

1914 年

第

卷

第

23

期



小
花
籃
中
的
花
兒

許青
畫

Lucy on Song

到民影照相

民影照相館開在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研究照相專門之學有年所用器具均係最新最精之品拍出之照無不神采煥發光艷動人而佈景（如飛艇草茵海濱花園之類）化裝（如古裝時裝戲裝洋裝着色之類）以及其他種種陳設尤為加意考究精緻齊全務令拍者身入照中咸具瀟灑艷麗之致久蒙海內外士女歡迎稱道歎為照相界空前所未有至定價則極低廉取件務期迅速又其餘事茲將價目列下

四寸	二張	五角	加印每張二角	每打二元
六寸	二張	一元	加印每張三角	每打三元
八寸	二張	二元	加印每張五角	每打五元
十二寸	二張	四元	加印每張七角	每打七元
十五寸	二張	六元	加印每張一元	每打十元
十八寸	二張	八元	加印每張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廿四寸	二張	十二元	加印每張二元	每打二十元

其他如放大化裝着色取回底片及晒入味紙電紙磁片或五金竹石綢絹帕布代製銅版玻璃版代配大小鏡匡等均極精審另有細目不及備載

小說時報第二十三期目錄

(一) 短篇

遺珠痛

(不佞)

鬻詩女郎

(毅) (笑)

血塔

(笑) (慈)

殺人者誰

(瘦鵲譯)

(二) 長篇

愛河雙鴛

(續) 英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鵲)

紅雪記

(熟庵天笑同譯)

療愁花

(著者瞻廬)

慾海情波

(揆) (笑)

(三)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續) (柴紫芳)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兩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或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彙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一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尚祈原諒

本報通告二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誌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誌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繳募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上海正書局出版

中日德法英

五國語言合璧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輪舟鐵道絡繹宇內將合五洲如一家其所用達情
愔相周旋者文字而外則語言尙已各國語言文字
雖云相合而尋常酬應之語往往有爲讀本中所不
及者本局廣爲搜輯編爲是書首英語次法語次德
語次日語殿以中語綜合五國釐爲三十八章都凡
六千餘言普通酬應之所必需者要已搜括無遺學
者得此一編既可研求一國之語言又可旁証他國
之語言斯一書而得四用洵會話書中之巨製無媿
合璧之稱也連史紙精印

中國名畫集第十七集

本局前出十六集頗承內外國社會推許謂爲美術界精品榮幸無任此集更求美備名畫十餘幀均人間未易經見之瓊寶其中五彩珂羅版套印三幀尤稱精彩試與原本比對淺深濃淡不爽毫厘既可爲玩賞臨摹之資又可爲插鏡張掛之用洵美術界之大觀也每集一元五角預定十集十二元並奉送木匣一只裝煌精雅極便收藏及送禮之用細目列下

- ▲五彩珂羅版印宋吳炳畫水禽團扇
- ▲宋馬和之梅竹雙禽圖
- ▲宋人工筆寫生
- ▲文徵明山水
- ▲明唐六如欸鶴圖
- ▲明唐六如高人深隱圖
-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 ▲王石谷摹唐解元一片秋山圖
- ▲王麓台溪山迥抱圖
- ▲華新羅五老圖
- ▲楊子鶴百禽圖卷三四
- ▲沈南蘋秋江水禽圖
- ▲張船山墨筆蘭菊
- ▲五彩珂羅版印戴醇士西湖采菡圖
- ▲五彩珂羅版印惲清於女士百花圖卷三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碑帖目錄

漢

碑

魏

碑

晉

帖

西嶽華山廟碑華險本合印 長垣本 三冊五元

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四陰本 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五冊 一元二角

明拓漢隸四種 六角

漢石經殘字 二角

隸書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五角

海內第一本漢劉熊碑 三角

宋拓孔宙碑 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禮器碑陰 二冊八角

魯相乙瑛碑 三角五角

魯峻碑及碑陰 六角

吳天發神儀碑 四角

明拓曹全碑 三角

明拓石鼓文 三角

明拓秦嶧山碑 六角

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合冊 二角五分

珂羅版何蟻叟藏張黑女誌 一元

初拓龔龍顏碑 五角

海內孤本大岱華岳廟碑 四角

初拓崔敬邕誌 四角

初拓刁惠公誌 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五角

初拓劉懿墓誌 二角五分

初拓鄧文公碑 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三角五分

魏墓誌三種 四角五分

魏鄭道忠墓誌 三角

龍門二十品 二冊六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四角

初出土拓魏王基斷碑 二角

宋拓魏黃初修孔子廟碑 二角五分

嵩高靈廟碑 三角

明拓賈使君碑 三角五分

珂羅版印越州本晉唐小楷 三元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二冊 一元六角

王右軍金剛經 三角

網目版印青玉版十三行 八角

宋拓十三行 三角五分

唐拓十七帖 六角

河南本十七帖 四角

宋拓十七帖 四角

黃庭內景經 四角

思古齋真本黃庭經蘭亭序 三角

匄齋藏瘞銘鶴兩種合冊 一角

水前瘞鶴銘 四角

珂羅版柯丹丘藏定武蘭亭 一元

宋拓定武蘭亭 二角五分

開皇本蘭亭序 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 一幅六角

中秋帖

平
等
閣
筆
記

布套二册
定價四角

此書曾在時報按日登載其中
有論科學者有論文學者有論
宗教者有論文者有論字畫
者見解超絕融治新舊又庚子
之役紀載亦極詳盡風會升降
時局變遷有可觀焉茲以各界
紛紛函索特彙印成帙首尾啣
接開卷了然誠一般學者不可
不讀之書也



1934. N. W. 10. 11. 12.



卯

可



實 林

仙 雲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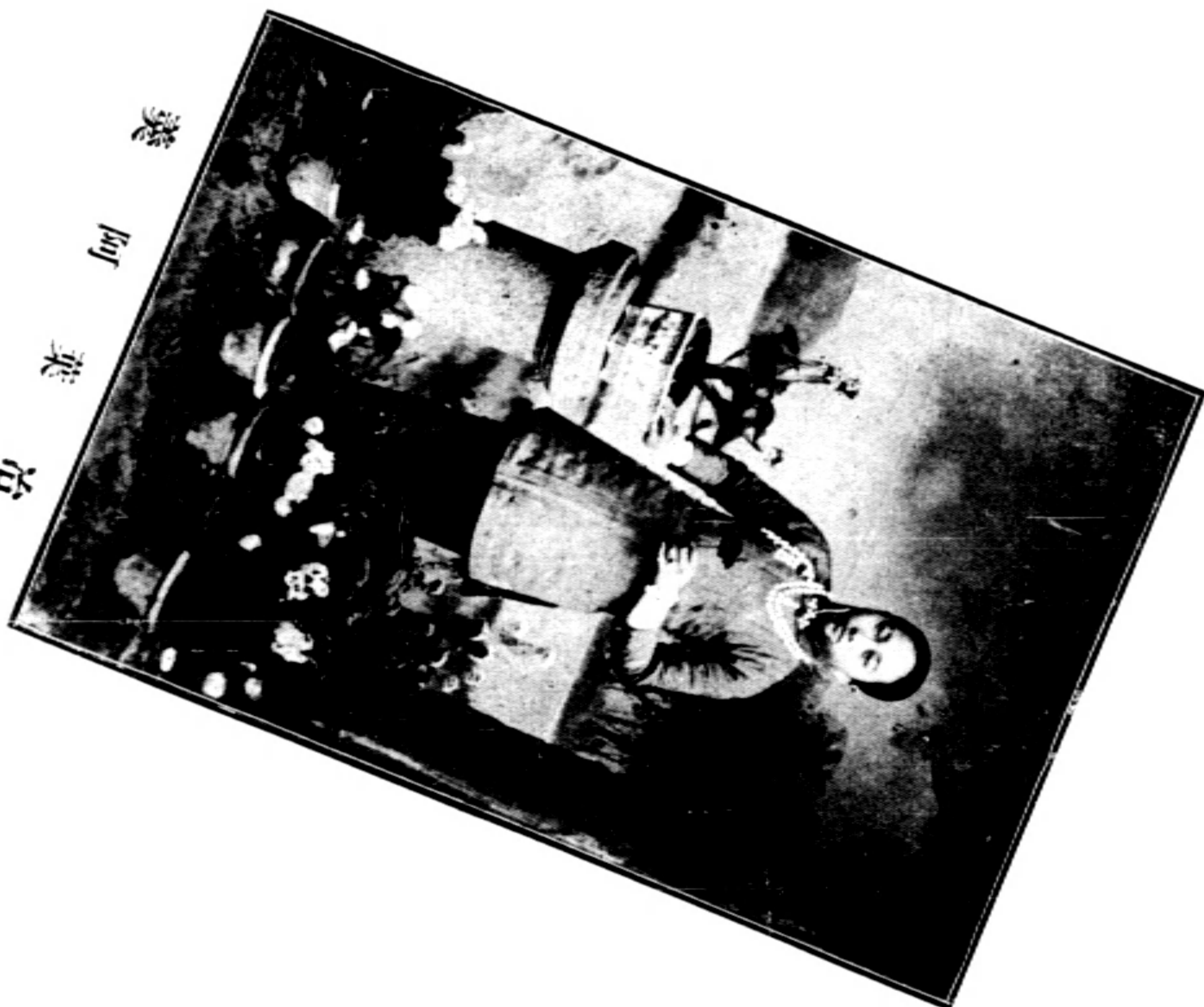
梅蘭芳與王蕙芳演虹霓關劇



軒 麟 墨



紅里十



葵阿葉治



營口日本藝妓種子夏時裝之攝影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 in a dark, high-collared dress sitting at a piano in a room with a patterned floor and a table with a cup and saucer. The photograph is framed by musical notation on both sides. The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s of several staves with notes and clefs, arranged vertical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photograph. The woman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room has a patterned floor with diamond-shaped tiles. To the left of the piano, there is a table with a cup and sauce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桃 碧

振衣千仞崗



金蓮紅

金蓮花



(甫羅斯柯)人俄夫情其及(納丁巴)伶女法
影攝之院劇大敦倫於舞跳演合衣伯刺亞着



泉 温 山 廬



峯 老 五



你以何字的寫得這好的不

若時常臨帖

你自字的然就會好了

有正書局專售各種碑帖
大楷小楷行書草書俱備
無論程度深淺均有適用
之帖習字諸君請就近向
下列各處購買可也

上海北京 望平街 正有書局 天津蘇州 分售處 各大書坊

正書局



各學校鑒

好模範

範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趙松雪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優待

秋季開學各學校需用習字帖至鉅查本局發行各種碑帖均係搜羅海內精本用最新西法精印與原本絲毫無異迥非坊間翻刻本可比足為習字模範凡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師範應用大楷小楷行書草書無不備具茲為裨益學界起見特行折價以示優待簡章列后至希 惠鑒

- 一 購買碑帖至十部或十種以上者一概照價減售七折
- 一 聲明購閱樣書者一概減售六折惟每種以一份為限
- 一 各種碑帖以上列學校應用者為限其他不在優待之列
- 一 學校名稱學生人數及欲購碑帖名目須詳細開示
- 一 書單上請加蓋學校圖記校長印章
- 一 優待處所概在上海望平街總發行所與分局無涉

有光紙印	連史紙印	初拓	初拓	宋拓	宋拓	三希堂
行草大字典六冊	南田叢帖	快雪堂	快雪堂	淳熙閣	淳熙閣	本閣法帖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元元



品 美 禮 送 設 陳 堂 廳

中 堂 屏 片

此種中堂畫片大者長四十二英寸寬二十四英寸小者長三十八英寸寬二十一英寸皆取名人富麗幽逸之作原本為墨色者用單色珂羅版精印原本為彩色者用五彩珂羅版套印與原本絲毫無異懸掛廳堂客座高雅堂皇不啻真跡其有用青綾裱成大幅者只須加裱工五角購去即可張掛尤為便利又本局印有三號大畫片專備插入鏡匣之用懸諸四壁亦極雅緻可愛細目如左

● 大 中 堂

八彩揮南田艷菊圖	二元四角
五彩沈南蘋柳陰鷺禽圖	一元八角
五彩郎世寧嬰戲圖	一元八角
五彩唐六如群鴉高樹圖	一元八角
五彩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一元八角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	八角
沈南萍五倫圖	八角
黃一峰天池石壁圖	八角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八角
蘇東坡畫竹墨寶	八角
王石谷松壑垂綸圖	八角
丁南羽淵明澆酒圖	八角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	八角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八角
慈禧太后畫硃筆葡萄	八角

● 小 中 堂

顧見龍仕女	八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八角
石濤溪山釣艇圖	八角
董香光山水	八角
仇十洲墨筆人物	八角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八角
五彩王小梅人比黃花仕女	一元
五彩戴醇士深山讀易圖	一元
五彩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一元
五彩陳老蓮春秋圖	一元
五彩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一元
條屏	二元四角
五彩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一元二角
單色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一元二角

● 三 號 大 畫 片

五彩王小梅仕女屏四幅	二元
湯樂民桐蔭整環圖單條	五角
揮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五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三角
王石谷做天遊生山水	三角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	三角
仇十洲畫臘梅水仙	三角
王廉州做梅道人溪亭山色	三角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	三角
仇十洲彈箏簫美人	三角
王石谷平坡曲淵圖	三角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	三角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	三角
朗世寧嬰戲圖	三角
王烟客擬一峯筆意山水	三角

洋裝
金字
布面

上海驚鴻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冊 相 照 人 美 白 五 名 一 ●

上海為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楚館秦樓於茲為盛
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
時髦之信人照片擇其艷名尤噪者都凡五百餘人上海
一埠之名妓盡網羅於此冊之中秦濃號淡燕瘦環肥各
盡其妙至裝飾之新奇爭妍競巧層出不窮非惟美術家
繪畫家得此裨益不淺即舟車行旅酒後茶餘亦一種陶
情適趣破悶消愁之良品也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原片
清明鮮麗有過無不及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茲
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 藍橋別墅 | 翁梅情 | 沈寶寶 | 趙斐雲 |
| 紅水館 | 醉春閣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 王寶寶 | 花蘭芬 | 左盤珠 | 王桂英 |
| 陳蕊寶 | 吟香館 | 凌鈺卿 | 金五寶 |
| 蔡新寶 | 花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廣 | 林月英 |
| 十二樓 | 金菊仙 | 秦薇雲 | 左芸臺 |
| 夏月閣 | 天香閣 | 洪蘭芬 | 林四寶 |
| 張殿 | 四金剛全 | 補後金剛 | 沈麗華 |
| 張雅雲 | 鷗波小榭 | 趙香玉 | 賽金花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星 | 時風儀 |
| 胡玉梅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寶 |
| 金元仙 | 妙香閣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 洪媛媛 | 花鴛鴦 | 韓翠蘋 | 金湘娥 |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 | 冶葉 | 阿小 | 阿招 |
| 文鍾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

洋裝
金字
布面

艷歛花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影 小 姬 名 埠 各 國 全 名 一 ●

蕭管秦淮燕趙歌舞為古人所詭稱本局前印海上
驚鴻影銷數逾萬蔚為大觀惟前只在一隅尚未普
及全國茲特搜羅各省會各商埠著名妓女及女優
小影都凡數百餘片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前尤為
宏麗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會合一冊形形色色各隨
其地方風氣嗜尚而不同非但為美術家繪畫家絕
好之參考書凡未經身歷其間者得此已不啻臥遊
矣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

- | | | | | | |
|---------|--------|-----|------|---------|-------|
| 北京 | 為 | 洪媛媛 | 洪彩玉 | 洪寶寶 | 洪寶玉 |
| 蘇寶寶 | 雲屏別墅 | 金月香 | 王韻秋 | 于品 | |
| 一 | 花寶琴 | 翠蘭 | 妙香閣 | 蘇映雪 | 花 |
| 五寶 | 韓月娥 | 喜鳳 | 桂蘭 | 金花 | 桂 |
| 蕙芬 | 湘雲 | 小萍果 | 賽金花 | 謝玉 | |
| 福 | 洪鴛鴦 | 金仙 | 月香 | 等共一百九十影 | |
| 天津 | 為 | 金月梅 | 賈玉文 | 王克琴 | 楊翠喜 |
| 孟金子 | 蔣玉文 | 小四子 | 小五子 | 小五寶 | |
| 南京 | 為 | 小喬 | 小四子 | 小五子 | |
| 薛文仙等十七影 | | | | | |
| 杭州 | 為 | 妓十江 | 山船上 | 諸九影 | |
| 蘇州 | 為 | 金鳳 | 李雙珠 | 小白蘭花 | 湘妃 |
| 閣 | 阿毛等五十影 | | | | |
| 上海 | 為 | 胡四寶 | 洪四寶 | 文桂香 | 花瑞英 |
| 高錕玉 | 金文仙 | 孫鳳雲 | 茶花女 | 怡情別 | |
| 墅 | 時鳳來 | 張娟娟 | 等七十人 | 皆最新之影 | |
| 其餘尚有 | 漢口 | 江西 | 九江 | 鎮江 | 揚州 |
| 奉天 | 山東 | 保定 | 烟台 | 河南 | 山西 |
| 西 | 安慶 | 蕪湖 | 回部 | 福建 | 廣東等不及 |
| 細載 | | | | | |

上海正書局發行

上海有正書局出版

北宋拓麓山寺碑

(每冊定價洋四元)

此曼陀羅室藏北宋拓本也序銘贊題銜都凡四千
一百六十一字闕泐不可辨識者僅一十七字按是
碑有黃仙鶴本英英披霧本大唐開元本碑至南宋
時已爲妄人開鑿謂之洗碑故諸本字形均方幅笨
滯全失李北海手意其尤謬誤者如冥搜之搜碩德
高闡之闡殆不成字此本則極爲分明無刻泐痕實
出諸本上羅君叔蘊跋云生平所見宋拓此碑不下
六七本以此爲第一確是北宋未剗改時所拓茲用
珂羅版精印連跋共六十五頁



短篇名著

社會小說 遺珠痛

(不佞)

荒村十里苦雨連朝遠舍炊烟隨風徐徐起突被層陰壓住鬱遏不能伸好似此間人有萬斛愁腸無可呼籲者然時有一家柴門臨水立一中年婦人視其面甚有憂色望遠興歎道噫天乎盍速霽明日果霽者向臧吏索余兒婦言未竟男子僕然走出長吁答道噫官果胡爲者作威福媚權要官之能力也區區失兒案彼且無暇理噫催官更胡爲者語際若不勝其太息婦聞之大爲缺望不覺淚泫泫下

俄頃鄰叟于于來故年老而更事多者覩彼二人狀趨前作慰藉詞因勸道福兒聰穎不類農家子走失信足憐惜矣但汝輩方中歲何事戚戚爲男子愀然道八年辛苦一旦空花人孰無情寧不繾綣且生而病夭則亦無憾於心獨奈何兒爲匪所圖竟死於拐匪手婦人在側忽聽此刺心語嗚嗚然哭更不止衆爲默然旣而叟語曰觸景傷神排遣爲愈汝夫婦家居殊鬱悶何不作城市遊乎男子曰微叟言余幾忘却矣昨夜得一夢亡父向我語儻欲覓兒者當賴貴人之提挈醒時魚更正三轉似非春夢無憑者證以

叟言益堅遠志。叟曰：汝果他行，必挈婦以俱去。否則望夫石遠，思子臺高，憂能傷人。汝婦不堪當此也。男子連聲唯諾，叟乃策杖去。

幾間老屋，一雙愁人，絮被繩床，論心長夜。雅有古人牛衣對泣風味。此爲誰？蓋即失兒之夫婦也。男子曰：宗旨既定，汝將何適？婦人曰：余輩之行如矢，赴的不達不止。前日汝不向街頭拆一字乎？拆字先生類靈驗，渠語何如？男子曰：拆字言尋人宜向北或往東方，余恐傷汝心，且近事亂如麻，汝不余詢，固不欲入汝耳。鼓也。婦躍起曰：汝誠誤事不淺矣。此地非瓜洲耶？鎮江東而揚城北，汝當過江訪覓，余乃向城內去耳。男子笑曰：汝大痴，進城庸有濟者？兒失已多日，豈拐匪携兒猶在城中候汝耶？噫，不走寧必走，滬兒之踪跡殆如冥冥之鴻矣。婦思半晌，毅然答曰：理想所在，寧勞過慮。睡矣。天將曉矣，倏忽間屋內已寂靜無聲，紙窗外隱隱泛魚白色。

綠楊城郭，今古繁華。達官富商，腰纏十萬，恒來此作寓公。而一般俊婢豪奴，尤多於過江之鯽。所以揚州爲奴隸之出產地，所謂媒行薦頭實即奴隸發行所也。某日清晨，缺口門裏有高薦頭家者，室列長凳四座，客已半滿，侏頎不一，男女無分。或笑或譁，咸候薦頭命令。而此失兒之婦亦雜廁稠人中，默默無詞，人疑其有羞容。或兒女情長，不忍輕離別，庸詎知皆非婦意。婦固別有心事也。

無何薦頭出，指揮衆人如牛馬。然若至某紳家，若至某大人公館，佈置粗畢，衆迺紛紛散。最後則及失兒。

之婦。蓋新來者。不敢躡等進也。薦頭謂婦曰。汝無姿色。不能伴閨閣。汝無女工。不能任針黹。雖然。汝力充足。一竈下媪足矣。隨指一少年曰。汝來。昨者徐凝門街。粵東黃公館。覓一可供炊爨者。汝送此婦去。且速回。少年應之。須臾。婦隨之往。

徐凝門街爲揚城市場中心點。有某紳別墅。擅園林花木之勝。闐寂。無人居。紳懼爲鬼怪佔。決計開放。出招租告白以徠衆。願賃金頗鉅。一時無問津者。久之。來一太守。公願以重價賃此屋。紳喜諾。太守乃携弱小寓廣陵而已。則部署粗完。渡江南去。云現任某省要差也。太守黃姓。名字不詳。眷屬無多。婢媪紛集。均爲嶺南產。間能作揚鎮語。入居近一載。鄰里亦甚相得。與他人無交際。一洗官場婦女飲食酬酢之惡習。家風嚴肅。論者賢之。願旬月之間。必有車聲。麟麟載篋筥而至門者。云紀綱從江南來。咸謂太守踞要津。飭僕送宦囊返。或言其蘇滬間有鉅肆。按月一結束。致餘利於主人翁也。言人人殊。雖不足信。然爲顯者之居。則固衆論如一轍。

一日。太守宅中一爨下媪。偶患微疴。遽登鬼錄。主家摒擋竟。囑僕往薦頭家。速覓一代之者。未幾。失兒之婦。應招至矣。婦入太守宅。見屋宇至宏敞。陳設精潔。頗羨其豪。迨後謁主者。爲一中年婦。狀甚和靄。有大家風範。口操粵音。謂婦曰。汝爲何處人。婦道。瓜洲鄉間。主婦道。曾入城傭工否。婦道。傭工實第一次。主婦道。然則於吾家閉關之宗旨。汝尙合宜。蓋吾家主僕均不許與外人有往還。以揚俗浮薄。懼沾染澆風故也。

汝。頂。體。此。意。婦。曰。承。主。婦。訓。誨。…。余。向。竈。間。作。生。活。矣。

流。光。如。駛。忽。忽。旬。餘。婦。依。太。守。家。以。耐。勞。爲。主。婦。所。稱。賞。婦。益。勤。乃。職。終。日。皇。皇。無。餘。暇。夜。間。倦。臥。備。念。兒。苦。每。欲。催。官。緝。捕。又。恐。終。爲。門。外。之。塵。再。四。躊。躇。未。敢。遽。發。默。思。主。人。果。歸。者。當。與。官。場。有。交。誼。余。屈。時。陳。苦。狀。乞。賜。憐。恤。主。人。儻。不。却。或。能。有。端。倪。較。余。一。弱。婦。人。以。空。言。催。緝。其。效。果。當。不。侔。矣。噫。賴。貴。人。之。提。挈。言。猶。在。耳。或。者。應。諸。此。地。歟。思。至。此。面。有。得。色。對。於。主。家。事。更。忠。勤。出。儕。輩。右。

某。夕。月。明。如。晝。夜。靜。無。譁。婦。抱。憂。思。徬。徨。階。下。不。忍。去。若。有。無。限。淒。涼。者。忽。聞。喧。笑。聲。啼。哭。聲。雜。入。耳。膜。隱。隱。從。後。園。出。婦。聞。之。驚。駭。萬。狀。自。語。曰。後。園。乎。何。可。怖。之。甚。也。憶。余。來。時。主。婦。叮。嚀。囑。後。園。爲。狐。仙。所。踞。封。錮。已。多。年。變。幻。不。測。觸。者。無。倖。免。顧。主。婦。日。往。數。次。似。無。畏。怯。之。容。殆。亦。焚。香。禮。拜。冀。不。爲。一。家。崇。耳。深。宵。岑。寂。聲。浪。胡。來。譎。哉。此。仙。直。愚。弄。人。矣。說。際。毛。骨。爲。之。悚。然。乃。匆。匆。歸。室。臥。

越。數。晨。夕。忽。一。人。向。晚。來。車。載。篋。笥。四。五。件。逕。入。太。守。宅。與。主。婦。相。接。見。語。絮。絮。不。可。辨。婦。適。自。厨。中。出。驟。覩。之。疑。主。婦。私。詢。他。人。則。曰。僕。輩。婦。遂。目。注。篋。笥。意。謂。此。中。充。實。不。知。貯。幾。許。黃。白。物。是。家。富。貴。足。令。神。移。乃。主。婦。微。覺。之。立。時。色。變。叱。婦。曰。此。庸。湏。汝。視。者。盍。速。去。婦。不。能。答。嘿。然。而。返。默。念。彼。誠。慳。吝。富。家。兒。大。都。如。是。豈。眼。光。注。視。足。損。金。銀。色。耶。既。主。婦。呼。僕。媪。三。四。人。將。篋。笥。送。園。內。並。囑。遠。來。之。僕。亦。下。榻。於。其。間。婦。聞。而。大。疑。意。僕。胡。膽。壯。若。此。旋。來。老。嫗。偶。與。之。譚。彼。謂。狐。能。守。銀。錢。故。篋。笥。恒。寄。此。僕。爲。走。無。

常者可與鬼神通。寓園有深心。蓋藉其威以懾其膽也。婦之疑團。於是始冰釋。

火……何處……後鄰史宅……去園幾何路……不遠什物宜速徙……什物有仙靈呵護。寧燬毋輕徙……主人言是徙則全家燬矣。此番緊急之問答。即爲黃姓之主僕。是時屋內諸人。面部盡現驚慌色。宅外則人聲鼎沸。鄰居且紛紛避。有覩此宅闔戶者。疑訝交并。好事之流。至欲奪門入。已而火燄烈矣。園牆垂及矣。黃宅主婦至此。益魂飛天外。急招家人作耳語。乃拔關向園內去。若有緊要之秘密。須親臨防護者。然婦固素抱熱心。且忠於主婦。驟遇此狀。不忍無一臂之助。遂從主婦後。蹀躞園側。意謂果畀以物。當爲主人負之。行一婢見之。猝語婦曰。汝何不歸厨下。午炊今尙未具耶。婦聞大恚。答曰。此何時寧能飲食。歟。顧婢促之。益力。婦不得已。乃暫歸厨竈。靜張冷眼。以覘主家之舉動。

不意火勢蔓延之際。幸荷天祐。霎時間大雨傾盆。如飛將軍從空而下。竟將祝融之駕。緩緩勸歸。一時居民莫不眉飛色舞。雖受半晌之恐嚇。固深幸。敵廬無恙也。黃宅主婦見火既滅。遲之又久。始從園出。隨命一嫗往室中檢取鉅鎖。親將園門扃鑰如舊。乃返廳事。召集僕媪。相慰問。詞隱約不可知。若喜若愁。現象非一。然自旁觀測之。主婦重有憂思矣。

大凡世間秘密事。無不畏人知者。願守之愈堅。則洩之愈速。非必有福爾摩斯之偵探術。以矚其後也。蓋蛛絲馬跡。每流露於不自知。而旁觀者。清微得端倪。已早攝全影而去。况彼之朝夕與共。能不春光漏洩。

也。哉。婦在黃宅。覩彼情形。每值服役餘閒。胸臆間作局外之討論。而益事狐疑。將謂園中所藏盡屬金寶。則置鉅資於荒僻而不虞盜賊。恐無是情。儻非重珍。胡又秘密。若是一個悶葫蘆。令人難以索解。遇災許願。獲福酬神。迷信之心。世人一致。而無知婦女。尤爲重視神權。當此鉅火之餘。佛號千聲。香花一瓣。黃宅主婦。蓋無日不作此舉矣。某日。購香燭紙錠之屬。擬往天寧寺。而造化小兒。乃竟無端苦之。必不得已。以爨飯婦爲代表。命之往。且囑其速歸。婦欣然應命。去半日未返。主婦大疑慮。陰悔彼屬新僱。非腹心比。而輒縱之外。出恐生意外之事。將求神以庇佑者。毋乃爲神所賣歟。思及此。心爲之寒。未幾而禍果作。

皇皇衙署赫赫宰官。升堂理民事。訟庭無一日閒。也是時所謂江都令者。正目迷手亂。聚無數盜案命案。錢財田土案。分別而曲直之。忽有婦女叫屈聲來。擊堂上鼓。令飭衙役導之入。見爲鄉村婦。令曰。汝何屈而任意若是。恃婦纏訟不汝宥也。婦曰。控余主婦無他也。令曰。噫。汝殆備於人者。豈而主不給汝值歟。婦曰。否。令曰。然則同儕口角。主有偏袒歟。婦曰。否。否。令怒曰。然則汝殆顛歟。果何事。其速語。婦嗚嗚哭不成聲。半晌始語曰。余前來案乞官捕拐匪爲母子。伸奇冤。而官不聽。今余訪得兒踪跡。且知拐匪之巢穴。官又支吾其語。噫。嘻。無怪乎拐匪爲官。蓋官殆與匪通也。

令聞其語。錯愕久之。轉笑問婦曰。拐匪爲誰。與主何涉。婦曰。主即拐匪也。余知匪耳。寧知主者。令曰。汝主

爲誰住居何地。婦曰：黃其姓。太守其官。徐凝門街其寓宅也。余出外久，詳情容細陳。此時請官先捉匪，遲恐聞風逸。兒命且休矣。令沈吟曰：汝言確否？婦曰：親目所覩，寧敢虛誣。令曰：誣告加一等。汝其具結以存案。婦諾。

高車駟馬，騶從數十人，呵殿一聲，行旅避道。專制時代，州縣吏其外出，不啻法駕之臨也。何意堂堂之江都，令微服向街市行，識者咸慄慄懼以令。故喜事嘗率健兒在仙鎮捕一巨梟，又於太傅街破私雕印信案。令每一出，必有罹其法網者。以是令之踪跡人多刺探。是時令經小東門，至徐凝門街，入一黃姓之宅。謁見其主，而黃宅殊忙碌，且現恐慌狀。閹者出語令曰：主人未歸，何勞枉駕。令哂曰：煩汝告主婦，余來非無事。慕宅中花園至雅潔，欲借以觴客。閹者大驚懼，吞吐答曰：此事似屬未便，固無庸語。主婦令勃然怒曰：人言汝主爲拐匪，花園中實爲悲慘之幼稚園，殆不誣矣。閹者聞言，面白如死灰，汗直透髮際。令笑曰：汝鼠膽，胡不值一嚇耶？言已，命從者出門一呼，衛隊四集，立圍其宅，逕入搜捕。

維時門外觀者叢集如劇場，顧不稔其內容，竊竊私語，或謂黃被言官劾令，殆奉命查抄者。或又言黃爲粵籍，夙抱革命思想，騰躍政界，是師徐錫麟之故智也。今必爲人告發，未知有無軍火出現否。當此紛紜議論之時，令已欣然出，微聞人語，杯蛇市虎，恐妨地方之治安。乃對衆曰：此爲拐案，此即拐匪之窟宅。諸君試觀此可憐之兒女，憔悴堪憐，有知者煩傳語各家屬，赴縣具結領言詞甫畢，衆爲拍手歡迎。既乃日。

線集視果有幼孩七八人。隨縣役踉蹌出。湏臾令率之行黃宅。一千人亦均捉向官裏去。拐案……大拐案街市爭傳聞者稱快。凡失兒父母與好事之流趨赴縣前以聽長官裁判。令以事關重要。且兒女湏給還家族。非尋常詞訟比。遂於是日晚開特別公堂。並延同城之甘泉縣令來署會審。蓋重之也。俄而三柳送響。羣役輕呵。令出東坐。甘泉令西坐。命將人犯齊帶案前。先傳叫屈婦人。速將詳細始末一一語。

婦乃含淚道。余農民張二婦也。世居瓜洲。樂守田畝。初未嘗荼辛茹苦。作依人之生活。豈知禍福靡定。失兒之日至矣。是日余往虹橋探親戚。子名福兒。纔八歲。突被匪徒掠去。覓三日無踪跡。曾偕夫來城乞長官下緝捕之令。乃盼穿秋水。信杳青鸞。輒喚奈何爲之。嗚咽旬餘以後。夫婦私計議。辭鄉里作傭工。經薦頭之介紹。來黃宅供炊爨之役。消遣無情之歲月。密探穉子之行踪。區區之心。固原在此。然不料朝夕尊崇之主婦。卽爲躬蹈罪惡之匪人也。黃爲貴官。庸敢輕譏。余具服從性質。極感主恩。更何能妄生疑竇。願事有出諸意外者。余固以偵探術刺得之。當余往時。主婦及婢媪監視頗嚴。而宅後花園尤爲禁地。不許越雷池一步。謂有狐仙母輕觸也。後余見主婦及遠來之僕。率往來於園中。而園中間有人語聲。已足令人疑懼。迨至鄰宅。患火。主婦受驚。余之眼簾又增種種之發現。閱時既久。積因非一狐仙之說。信爲託詞。是何迷藏百思不解。余故好事屢欲往探其端倪。意謂主婦果知者。度不過襖被去耳。然一念此中秘密。

或爲財產之關係。風吹池水。底事干卿。則此好奇覘異之心。幾爲懺除。殆盡不謂天牖其智。時值其機。而余母子前途。竟有大放光明之日。亦云幸矣。某夕。主婦以火災之倖免也。飲福酬神。饗家人以酒食。吾儕平昔蔬菜自甘。今荷主恩得賜大嚼。既醉且飽。未逾時而玉山頽矣。余素畏飲未入醉鄉。倏聽更殘。正將歸寢。瞥覩主婦匆匆入園去。余乃靜躡其後。主婦回首者。再若畏人然。時直下。夜黑不能辨。指掌余身短小。幸未爲主婦所知。覺既入園。寬闊可數畝。樹木紛披。亭館林立。主婦均不之顧。折曲行百餘步。獨由一山洞穿進。至此始見燈光如豆。遠遠從林間透出。余諦視之。約似廳屋三五間。知此中固有人居也。未幾越石橋抵室外。主婦擊掌者三。內應如之。門乃自闢。主婦悄然入。余不敢從。蹠踐門側。或時從窗隙偷窺。此時所發見者。屋內有婦二人。均非余所認識。而問答言語。至爲繁夥。操純粹之粵音。啾啾未易辨。不及一刻。有無數幼稚啼哭聲。從廂屋出。余甚異之。將聳身以往。覘乃雙扉輕啓。紛紛向外行矣。余急覓一山石爲潛藏計。彼輩固未窺破。用得作壁上之觀。第見主婦立於前。二婦殿其後。小兒女七八人。年齡均在十歲下。魚貫至屋外。若散步然。主婦撫循羣兒。備示恩誼之厚。而羣兒意殊不屬。且或淚下而號。若懼主婦之威。而不敢稍現苦狀者。主婦作揚語曰。留此豈善計耶。行將與遊滬瀆矣。言際甚有得色。且作鸚鵡笑。時一垂髻之兒。行且近。余前山石槎枒。兒不慎傾跌。直越余足。兒乃倚石哭。音至淒楚。適屋內燈光遠射。照兒面甚清晰。余猝覩之。幾悲痛欲失聲。強抑而後止。長官乎。余豈痴愚而竟至此。蓋深夜傾跌之。

子。即。余。寤。寐。懷。思。之。兒。也。是。時。主。婦。若。微。有。覺。忽。促。擁。兒。入。余。知。主。婦。行。且。返。乃。惘。惘。歸。寓。室。一。夜。未。稍。臥。迷。離。恍。惚。直。墮。五。里。霧。中。偶。思。余。兒。胡。爲。乎。來。幾。疑。境。入。華。胥。或。者。積。想。成。痴。積。思。成。幻。歟。繼。而。張。目。四。顧。現。象。畢。眞。始。漸。有。悟。於。心。知。若。輩。殆。爲。匪。類。樹。貴。顯。之。幟。行。陰。險。之。謀。借。廣。僻。之。園。作。秘。密。之。窟。哀。哉。一。塊。肉。不。幸。爲。彼。囊。中。物。矣。言。念。及。此。悲。憤。填。胸。恨。不。大。聲。疾。呼。撲。殺。此。婦。寢。皮。食。肉。一。雪。心。頭。之。恨。顧。孤。身。子。立。直。在。彼。勢。力。圈。中。脫。爲。所。知。勢。將。滅。跡。而。禍。且。不。淺。爲。萬。全。計。祇。有。暫。時。隱。忍。而。已。越。數。日。主。婦。命。余。爲。禮。佛。幾。忘。監。督。之。嚴。余。始。得。半。日。閒。來。案。控。訴。謂。非。天。奪。其。魄。而。與。余。以。可。乘。之。隙。歟。今。者。機。關。已。破。拐。匪。屬。眞。懲。惡。鋤。奸。權。在。官。長。而。余。有。所。請。求。者。兒。離。膝。下。久。矣。乞。賜。憐。卹。准。予。領。歸。合。浦。珠。還。連。城。璧。返。鄉。民。之。幸。抑。亦。長。官。之。賜。也。言。已。叩。頭。者。三。

令。聞。之。歎。且。語。曰。聆。汝。所。言。愧。余。不。職。而。福。善。禍。淫。之。說。益。覺。信。而。有。徵。快。哉。此。舉。固。足。去。社。會。之。蠹。而。禱。奸。人。之。魄。俟。案。讞。定。當。捐。廉。以。酬。汝。勞。寧。獨。領。兒。已。哉。雖。然。汝。姑。退。余。將。鞫。匪。黨。矣。言。至。此。傳。黃。婦。上。而。彼。妝。飾。明。麗。氣。度。雍。容。之。貴。婦。乃。匍。匍。以。趨。前。昔。爲。座。上。客。今。作。階。下。囚。罪。惡。自。召。固。亦。無。足。歎。惜。也。令。促。之。使。直。言。毋。隱。刑。求。徒。自。苦。耳。婦。亦。稔。贓。證。鑿。然。無。可。遁。飾。爰。浼。書。吏。爲。寫。供。詞。其。語。曰。余。輩。固。一。秘。密。結。社。也。總。會。設。立。於。香。港。支。會。紛。布。通。商。各。地。董。其。成。者。爲。會。長。任。其。事。者。爲。職。員。職。員。以。下。在。外。供。奔。走。者。稱。普。通。會。員。入。會。之。人。無。論。男。婦。以。守。秘。密。依。規。則。爲。合。格。風。聲。所。樹。近。達。萬。人。以。上。蓋。世。界。

之。生。計。日。蹙。中。國。之。生。齒。日。繁。黨。務。擴。張。愈。可。操。券。良。以。美。善。之。宗。旨。足。可。誘。動。人。心。也。宗。旨。維。何。則。曰。掠。賣。人。口。而。已。余。黨。內。容。約。分。二。部。一。外。部。大。都。爲。靈。敏。之。男。子。能。操。外。國。語。言。者。其。職。務。在。販。猪。仔。厦。門。上。海。爲。其。窟。穴。歲。不。過。進。行。二。三。次。獲。利。至。厚。而。黨。中。之。經。濟。此。其。大。宗。一。內。部。凡。內。地。會。員。及。女。流。屬。焉。技。薄。能。鮮。類。屬。下。駟。之。選。會。章。規。定。則。以。拐。掠。幼。孩。爲。目。的。關。繫。至。重。手。續。較。繁。稍。一。不。慎。易。蹈。法。網。如。余。今。日。足。爲。余。黨。羞。矣。

至於職務進行可得爲長官述其施拐騙之手段者爲男會員身藏各種迷藥城鄉之間遇有肥碩兒則偷隙以爲之十齡外者過長而知識充足不敢染指以七八歲爲合宜兒著藥時陡見高山大川臨其左右中剩一條岸道向前直趨緊隨會員之後有語言不聞也有父兄不覩也會員引兒至僻處急爲改裝束先秘藏於已室俟風聲稍定則運諸支部部有名冊獲者得領賞金運法如何隨機應變以遮掩耳目爲要義如余固僞稱宦宅者以幼孩臥篋笥車載而致余宅落落大方人固莫之疑焉支部積至十名例應送上海而達香港此物銷路頗覺暢旺常有應接不暇之勢女孩售妓館或髦兒戲場儻遇美姿身價自鉅即區區男孩子亦可供粵商之採購爲奴僕爲義兒生死富貧一憑若輩之命運余黨殆一撮合山而已余輩營業無用投資而歲入金錢自足濟其揮霍故雖刑法在前鬼神在後衣食所迫只得捐身命以赴之至於殘賊骨肉滅絕人道滔滔皆是寧獨余輩是責哉

余今言來揚歷史矣。先是香港將創設大劇團。懸重價購幼齡男女。余黨以揚產類清秀。命余來搜求。設一轉運所。所有管轄會員之權。宅中所寓之男婦。及前來作太守公者。均黨羽也。在此近一年。咨送已二次。目前以人數未足。事機致滯。存藏園內者。已八人。鶴唳風高。戒心頗具。日間用睡藥使之臥。一室夜則啖以果餌。使吸空氣。防護固匪易也。不圖天道惡。盈奸謀難久。一鄉人婦。竟挾余之藩籬。夫豈意料所及耶。噫。三十年倒縲孩兒。余固悔機事不密矣。然而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以余之罪大惡極。至今日而始蒞法庭。幸其遲當其罪矣。請長官速裁判。余復可言。

令閱供詞。竟向究黨人姓名。以爲株求之計。而婦置不答。隨詢僕媪。語亦如之。令無如何。照拐賣人口例。重治諸人罪。一面出示告民間。分別領兒歸。辦理至迅速。咸頌令明。允不置。

數日後。瓜洲南鄉大道上。麥隴風微。江村日落。正值欲暮未暮時。幾陣歸鴉。羣繞隄邊柳樹。載飛載鳴。不知覓鴉雛耶。抑方哺乳耶。此時一婦人。提携垂髫兒。緩緩來前。驟觀此景。無量歡樂。婦始而微笑。繼若有感觸。乃撫兒曰。福兒。汝今偕母歸矣。憶昔隨在覓汝。一失雛之鴉耳。今而後願汝如彼雛。羽毛易於豐滿也。

著者曰。嘗讀某雜誌。掠賣慘史。竊歎此種惡業。信爲社會之隱憂。願猪仔或爲利所迷。咎尙由於自取。而無知童子。不幸落匪人手。生死疾病。一任殘賊靡遺。時非亂離。人非孤獨。嗟嗟幼稚。竟長離生我之。

膝前而爲之親者。輕棄掌珠。更抱無窮之痛恨。滅絕人道。尤足悲已。今年正月。余過南通。將附輪作滬上遊。待舟港口。適有拐騙人口之事。爲王君嵩曾所發見。送警局一鞠而服。余感王君之勇於義而歎奸人之陰賊險狠。殆無不至。當茲共和時代。注重道德。此種社會蠹賊。尙彌布於塵寰。因憶舊聞。爲記梗概。可見無奸不破。有惡必揚。而乃假手於痛心者。以爲快心之舉。設施何巧。彼身爲匪類者。抑何眞歟。雖然。衣食所迫。身命寧捐。匪婦之言。頗足感慨。此所以前車既覆。來軫方道。而掠賣之事。日出而未。有已也。嗚呼。



●結婚奇談一

(冷)

▲百。五。歲。之。新。嫁。娘。紐。左。四。省。四。打。臣。地。方。有
西。婦。落。洒。沙。氏。年。百。十。歲。昨。日。在。醫。院。因。心。疾。逝。
世。婦。於。前。五。年。始。嫁。西。人。落。洒。沙。其。夫。今。尚。在。紐。
約。云。

中國名畫外集

上海有正書局啟

本局前出中國名畫集極承海內外稱許茲特更求美備搜羅古今名人名畫製成珂羅版網目版印為專集俾美術家得窺其全豹每冊之首均有畫家小傳足資考証名為外集以示與名畫集有別現已出六十四種以後仍陸續出版凡購本外集至四十種以上者照價減售七折并奉送木匣一只裝潢精雅極便收藏送禮之用分目如下

畫香光山水冊	一元二角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山冊	一元	龔半千細筆畫冊	一元五角
懌南田山水冊	一元二角	國朝名畫集錦冊	一元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五角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六角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八角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冊	八角
南田花卉山水冊	七角	戴醇士三卷合冊	一元六角	邊頤公花果草蟲冊	八角
御賜竹籬山房王孟端畫卷	一元二角	扇面第四集	一元	王煙客山水冊	八角
畫中九友山水合冊	一元	蔣南沙花鳥草蟲冊	一元	華新羅山水冊	一元八角
藍田叔山水冊	一元五角	李復堂寫生冊	八角	王耕煙墨筆山水冊	一元八角
四王心畫山水冊	一元五角	蔣南沙草花蟲蝶合冊	一元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一元八角
金冬心畫梅小冊	八角	扇面第五集	一元	顧西眉畫冊	一元八角
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一元五角	徐青藤墨筆花卉	一元	大滌子山水冊	一元八角
王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一元五角	華新羅八段錦畫冊	一元七角	趙孟頫書枯樹賦墨跡	一元八角
扇面第二集	一元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一元七角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一元八角
錢叔美山水人物冊	一元二角	張南華山水冊	一元六角	石谷老年擬古冊	一元六角
羅兩峰山水冊	一元	顧橫波女人鳥花山水冊	一元八角	廉州傲雲林山水冊	一元六角
王廉州山水冊	八角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一元八角	王奉常做古山水冊	一元六角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五角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一元八角	項孔彰山水人物冊	一元六角
明代名畫錦冊	八角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一元六角	扇面第六冊	一元六角
石谷臨安山水圖長卷	八角	費曉樓耕烟十萬圖	一元六角	郎世寧畫乾隆帝春郊	五角
戴醇士山水花卉冊	八角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冊	一元二角	石谷生平臨宋元十二景	二元八角

五彩印

西方

三

聖

像

像

一角五分

五彩印

西方

阿彌陀

佛接引

像

二角

洋金印 西方三聖報身像

一角

三聖者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也接
 引者凡人臨命終時佛即示現接引衆生至極樂
 世界也佛說阿彌陀經云西方有淨土名爲極樂
 世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吾人只須執持阿彌陀
 號念念西方願生彼土果能臨命終時一心不亂
 即能決定往生彼土云云我國夙崇佛教近世研
 究佛學者益多本局特恭印三種繪圖高妙色相
 莊嚴絕無俗陋習氣永合供奉之用定價從廉藉
 廣流布



短篇名著

嚮詩女郎

(數) (笑)

隆冬欲雪寒風砭肌余方蠅伏案首搜索枯腸以填報紙餘白館役傳言有女郎求見且曰我已告渠謂先生此時實不暇接見外賓而女郎堅請必欲見余曰女郎爲誰前此曾見之否曰未乃一生客也其言辭殊溫婉吾因不能却故來告先生其目巨狀似憂煩又似求見之心甚切者余曰班克我當見之爾可請渠稍待也

女郎者衣履皆黑面色灰敗如蘊無限憂鬱髮金色目巨如班克言全身皆黑如持服者雖愁態可掬仍不略減其美我一見其狀即深印腦中蓋此美人小影後此乃永永不能消除余笑問曰女士以何事見教者女郎略不遲疑遽答曰聞先生常購詩歌之稿我今有一詩稿意必投先生意求先生一讀之言已以稿授吾詩不甚佳題曰「紀念」吾欲拒之又覺不忍勉謂之曰吾頗喜此小詩爾可留之於此容當再加細讀也請以住址見告告意一決即當以函奉告也女容頓變噤嚙曰我有一言似覺不情先生必

怪我蓋我甚願先生於此時決之敢問先生果能於此際決之否余笑曰其取決投稿從未有如是之速者女曰雖成例不可破願吾甚欲先生於此時賜吾以值言至此澹白之容忽發赤又曰生死存亡全繫於先生之一諾吾有急需萬望先生毋拒……聲哀而摯

吾知此數語必一聲一淚特其淚逆流而不破眶出耳吾深其言不謬乃謂之曰善吾當助爾爾之『紀念』欲得何種報酬者女聞余言頗露羞怯狀曰吾所需者三堅尼可矣余立允之曰可吾當以三堅尼購其版權請少坐吾且以讓受版權之願書請爾畫押女喜極稱謝吾既以版權願書至女去其手衣纖潔如脂玉之手乃外露左手且戴有結婚之指環吾竊訝之女年方穉不宜已婚吾默忖個女郎之歷史必有可聞者余曰請女士署名於此吾當此酬金奉爾欲支票乎抑金幣乎女曰先生能以金幣予我者至佳言已即取筆書其名曰娜梨福忒思克書法殊嫩弱吾遂以三堅尼與之女起立而受曰謝先生盛德願先生晨安言已即去

『紀念』既出版不意頗受閱者歡迎利市亦不惡吾因此恒念彼黑衣之鸞詩女郎不置然此後乃曾未謀及一面女之來也飄然去亦渺然殊足令人稱異然吾意女若知其詩之有聲於社會當亦自喜也列却司脫者新進之小說家也於文藝界頗嶄然露頭角近日倫敦一般有小說癖者頗多道及列却之著作及其人吾嘗見其人儀容秀美瀟灑出羣頗喜之特與交尙未稔一日渠過訪余余竊異之渠笑曰

僕此來蓋有叩於先生也。余曰：若能爲君有所効力者，固不從命。列却曰：我所欲問於先生者，至有趣味。我昨見『紀念』其箸者姓名爲娜梨福忒思克。吾意此爲吾一舊友之別號。蓋此詩稿，余嘗見於吾友處。君識娜梨福忒思克否？余曰：此詩之箸者行踪奇詭，吾呼之曰：黑衣之鬻詩女郎。微論娜梨福忒思克，是否真姓名，然我固無權足以叩彼也。列却曰：君知其居址否？問時狀至誠懇。余曰：吾可愛之列却乎？吾甚歎未之知也。即余亦頗欲得一再見渠而未可得。余又以購詩稿之歷史告列却，列却曰：其狀若如黃金髮碧藍眼，若然則果吾友也。余曰：吾尙憶渠手戴結婚指環，列却遽失色呼曰：結婚指環乎？吾友固未字人者也。余曰：君與令友識於何時？曰：六年前矣。時我至貧窶，大類丐者。余不禁問曰：後此乃中道分散歟？列却頷首代答。余曰：君今欲覓之乎？曰：至願也。吾聞君言其狀貌可決其爲我舊友無疑。此後君若遇之，乞爲我一叩其居址，余諾之，列却遂去。

顧余因此欲見女郎之心益急，而女郎之踪跡益隱。三月後，余始見渠於一公共馬車中。余立於車之門次，既見女，卽其旁擇一座，問女曰：女郎尙識我否？尊箸大有價值也。女斗聞人語，駭然迴顧，繼而釋容曰：吾聞『紀念』已出版，信乎？余曰：然。此詩頗受閱者贊許，吾久欲與此佳運之箸者一握手。女遲疑，伸其纖手，頗羞澀。蓋此爲我第一次與黑衣鬻詩女郎握手矣。女細語曰：此詩得人贊許，我亦爲君賀。且君實至有仁惠於我也。余曰：女郎正宜自喜閱者謂詩中語語誠摯，似皆出自肺腑，故得爾許口碑。女無言。余思

年事已老髮斑斑欲白與此少年女郎譚或不致取厭遂謂之曰老朽頗欲與女士一談所談者又頗重要車中喧雜女士肯偕我入一食肆進膳乎

爾時女已有飢色狀頗遲疑余亟曰來女士毋謙拒言已令御者止與女同下入一小食肆肆頗精潔既就坐余即問曰女士能更以詩見賜否女曰噫我實無暇吾家小兒君不見……言至此突然止余聞之更不勝奇異女年方穉弱結婚已屬未宜何意渠竟已有小兒乎聆女言想必有大不幸事者余默然不審作何語始可顧以我之年齒而論儘可作渠父輩即爾多語庸何傷也遂作普通酬答語曰女士熟知倫敦事乎女曰奈何不知我生於斯長於斯直至今日矣余曰余亦以居倫敦之時爲多女士不見我已垂垂老乎即此已可知我居倫敦之歲月矣女曰然則我較先生居倫敦之歲月爲少吾纔二十五耳

言已以背倚椅曰先生誠仁者余曰否否今日特賀女士惠我之詩之成績耳女急蹙眉不語狀若深惡我言其詩者余遂亦不更言之已而余曰我尙有一事欲告女士女愕然曰信乎余曰吾若有所問於女士女士得勿以我爲無禮否曰否余曰然則請女士告我娜梨福忒思克爲女士之真姓名否女徐搖其首顧乃不答余益奇之曰余之爲此問實有故焉一二月前曾有人告我謂曾見女士之詩確否我不能知也女曰信有之言時微露懼色女郎殆已豫知列却方覓之乎余又曰此人深信此詩爲其舊友之件渠所言之友其狀貌與女士適同女急問曰渠欲見我乎余曰渠問吾以女士之居址余答以未知女長

吁。若。有。不。釋。於。心。者。曰。吾。憶。之。矣。先。生。能。以。其。名。見。告。否。余。曰。女。士。一。迴。想。必。能。知。之。此。亦。近。日。大。名。鼎。鼎。之。小。說。家。列。却。司。脫。也。女。士。詎。不。知。之。女。呼。曰。列。却。耶。列。却。司。脫。耶。是。殆。其。假。托。之。名。耳。其。真。名。爲。迭。克。布。郎。嘻。渠。果。在。此。乎。

言。時。忽。又。詢。余。曰。先。生。能。以。其。狀。見。告。否。余。此。時。幾。發。大。噱。蓋。女。郎。之。此。問。與。列。却。之。問。我。者。竟。不。約。而。同。答。曰。渠。之。狀。貌。初。無。異。人。處。殊。難。爲。之。形。容。其。髮。色。余。已。忘。之。似。爲。黑。者。其。睛。則。作。櫻。色。神。采。秀。美。頰。之。上。下。剃。淨。無。鬚。獨。有。一。處。則。可。爲。其。特。別。之。表。記。其。上。唇。有。微。癩。也。女。聞。至。此。色。白。如。灰。良。久。始。曰。殆。必。是。人。也。儂。於。數。年。前。識。之。彼。時。其。名。爲。迭。克。布。郎。乞。先。生。萬。勿。助。渠。覓。吾。居。址。吾。俯。身。以。手。輕。指。其。指。環。曰。殆。因。是。故。乎。女。急。以。手。掩。之。且。曰。願。先。生。勿。更。問。余。亦。不。願。以。居。址。告。先。生。先。生。不。言。渠。蓋。無。從。知。之。也。余。諾。之。更。略。談。他。事。食。畢。卽。別。之。返。嗚。呼。余。今。日。雖。得。與。女。郎。遇。而。其。居。址。姓。名。歷。史。則。仍。茫。然。如。故。也。

數。日。後。列。却。又。過。訪。余。方。慮。無。以。報。命。渠。詰。我。曾。否。遇。女。郎。余。不。得。已。以。實。告。之。列。却。大。失。所。望。責。我。曰。惜。哉。君。何。爲。遽。任。其。去。先。生。卽。不。能。探。悉。其。他。亦。當。叩。得。其。居。址。告。我。此。次。先。生。卽。不。得。其。住。址。此。後。將。永。永。不。得。復。覩。之。矣。余。曰。渠。不。願。以。其。居。址。告。我。我。又。烏。可。強。之。使。言。列。却。曰。渠。真。不。肯。見。告。則。君。宜。設。法。使。之。言。或。暗。尾。之。余。曰。休。矣。幸。君。恕。余。余。實。不。能。爲。此。余。亦。滋。爲。君。不。樂。然。君。與。渠。不。能。相。見。亦。大。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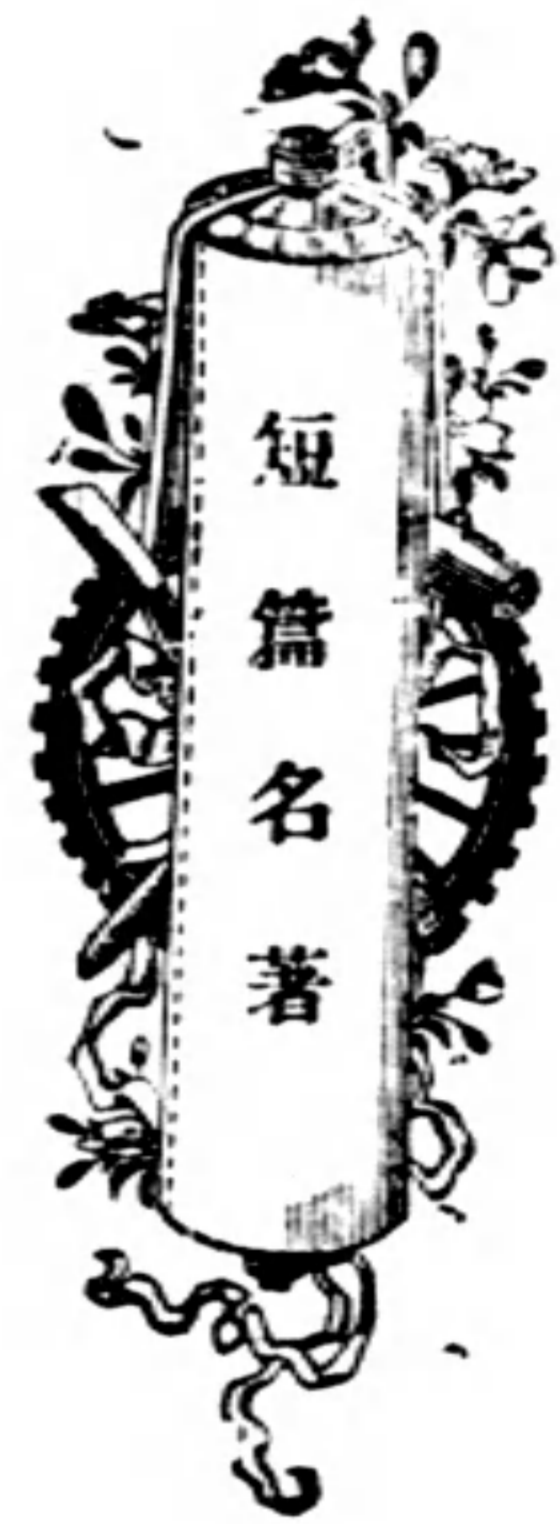
事君殆忘却渠指上已有指環乎。列却俯首默然。少頃曰：君殊未知吾意。余之覓彼，尙有他事也。余戲謂之曰：渠之結婚指環者，即君之所謂他事也。列却面露異色，已而強笑曰：雖然，余欲覓之之心，則仍至切。此後余果久不得與鬻詩女郎遇，女郎亦不更以詩來。吾意女郎必深懼與列却見，列却此後亦極鮮至。余處吾鎮日碌碌爲文字之奴隸，殊無暇晷以分身覓女郎。數月後，我膽中幾全然忘却此事矣。時或見「紀念」而偶憶及之。如是者年餘，忽有小柬自郵局寄來，書法嫵弱，箋首之地址，則固倫敦城中之貧民窟也。書曰：先生能撥冗一枉顧否？儂方病甚，不能親來也。下書黑衣之鬻詩女郎。上黑衣之鬻詩女郎。余於小食肆時呼之，吾見此東彼黑衣女郎，又湧現於吾腦中，抑且好奇之心，又勃發不可制，立去叩門。應門者爲一髻齡女郎，年可十歲，其容貌確爲鬻詩女郎之雛形。然我可決必非其女。余欲問之，又苦於不知鬻詩女郎之真姓名。方踟躕不知所云，女娃先余而言曰：愛尼方盼先生來也。余領之隨之入一小室。聞有聲曰：嘻，先生來誠大佳事。此聲即出自女郎。女方坐一安樂椅中，椅向爐爐火，至弱半明半滅。余即其前見渠消瘦甚，病勢似非輕。目旁起黑暈，手亦瘠如枯腊。余曰：女士，旣不快，則宜睡。楊中爲是女曰：儂甫自楊中起以迎君。君之來，吾心至感。余似不宜邀君至此穢陋之地。我慰之曰：女士，勿作是言。汝或無人能分爾憂戚。老朽年老固能之。女聞言若不勝感激。眶中滿貯淚瑩瑩欲滴矣。發微聲曰：我意我且死。故邀先生來一訣。余溫言謂之曰：勿作此不祥語。汝欲言者可盡告我。我竭力助爾。女忽垂其首掩面而

泣哽咽。幾不成聲。曰。吾自覺羞愧無地。不知何從說起。余復慰之曰。勿懼。人孰無過。能自悔者。斯無過矣。女忽舉首向吾。癡視良久。乃曰。實告先生。『紀念』者。非吾之作也。我竊此詩。以售之於君。實緣困極所迫。余愕然曰。然則。箸者爲誰。女曰。列却司脫。實爲此箸作之人。數年前。吾識其人。爾時。渠名迭克布郎。貧困一如我。吾貧極。無以自聊。又湏贍養吾家小兒。……余曰。然此女娃何人也。……女曰。是吾女弟也。尙有一阿弟。我意君必以我爲己婚者。……余曰。然則此結婚指環。又何自來。女曰。是乃余於亡母手中取下者。自吾母逝後。卽自誓必撫育弟妹成人。初不知撫育小兒女之苦也。吾姊弟三人。零丁孤苦。無一人能爲吾輩助。我乃恃女紅傭於縫紉店中。生涯亦良不惡。吾弟吾妹均得暖衣飽食。居於清潔之屋中。我方自慶不負所願。孰知天之窘人。有非人力所可抵禦者。吾病不能作工。遂一貧如洗。今尙未已也。吾病甫愈。而吾弟又病。吾既不名一錢。吾弟之醫藥費。皆無從而得。乃翻檢破篋中。冀得一二物以付之。質庫。無意中檢得迭克之詩。此詩乃吾與渠爲友時。見而喜之。渠知我喜此詩。乃錄以示我。爾時迭克不通音問已久。我意渠必已不在倫敦。遂以詩售之於君。以爲迭克必不知之。詎知渠仍在倫敦耶。余曰。迭克當可恕爾。女歎曰。我安敢乞其恕。吾竊售其版權。已獲罪矣。况又竊其名耶。吾惟求上天宥我耳。嗟夫君勿爲我憂。我自信此命不久。知先生爲有德長者。故邀先生來。欲以弟妹相托。女言時。余方有所思。至此謂之曰。余有要事去去。卽來。爾宜稍息。言已。忽忽出。至列却之廡所。幸列却尙

未外出。謂之曰。我已探得此女郎。然我敢詢君。君胡爲而必欲見彼女郎乎。列却愕然曰。君何說也。余曰。君請先答吾此問。君能恕之否。爾等事我已盡知之。列却曰。君已探得渠所在乎。我請爲君言之。我識女時。方處窮鄉中。女拯我於瀕危者。屢屢吾二人交甚篤。至於若何分散。亦無庸爲君詳言。此後常思之。不置。余笑曰。然則君殆愛彼乎。列却正色曰。然願君先去。君謂渠手上已有結婚指環。此事似已無望。余大笑曰。毋慮。毋慮。是乃其亡母者也。可隨吾來。一見爾意中人。

女郎自見列却後。病健減。不久而霍然起。今已與列却爲夫婦。我時或造其家。尙戲呼之曰。黑衣之鸞詩女郎。實則此後渠已不復衣黑衣。渠二人亦笑責我之多事。強爲彼二人牽合。一日余方坐於列却家中。之書室內。愛尼之弟則坐吾膝上。摩挲吾斑白之鬚。以爲笑樂。列却手捧一鏤金合。笑謂我曰。吾將以一奇物示先生。請君先試猜之。我屢猜不中。列却乃啓其合。以示吾。則「紀念」之第一版及其夫婦之小影也。





短篇
哀史

血塔

(笑)

(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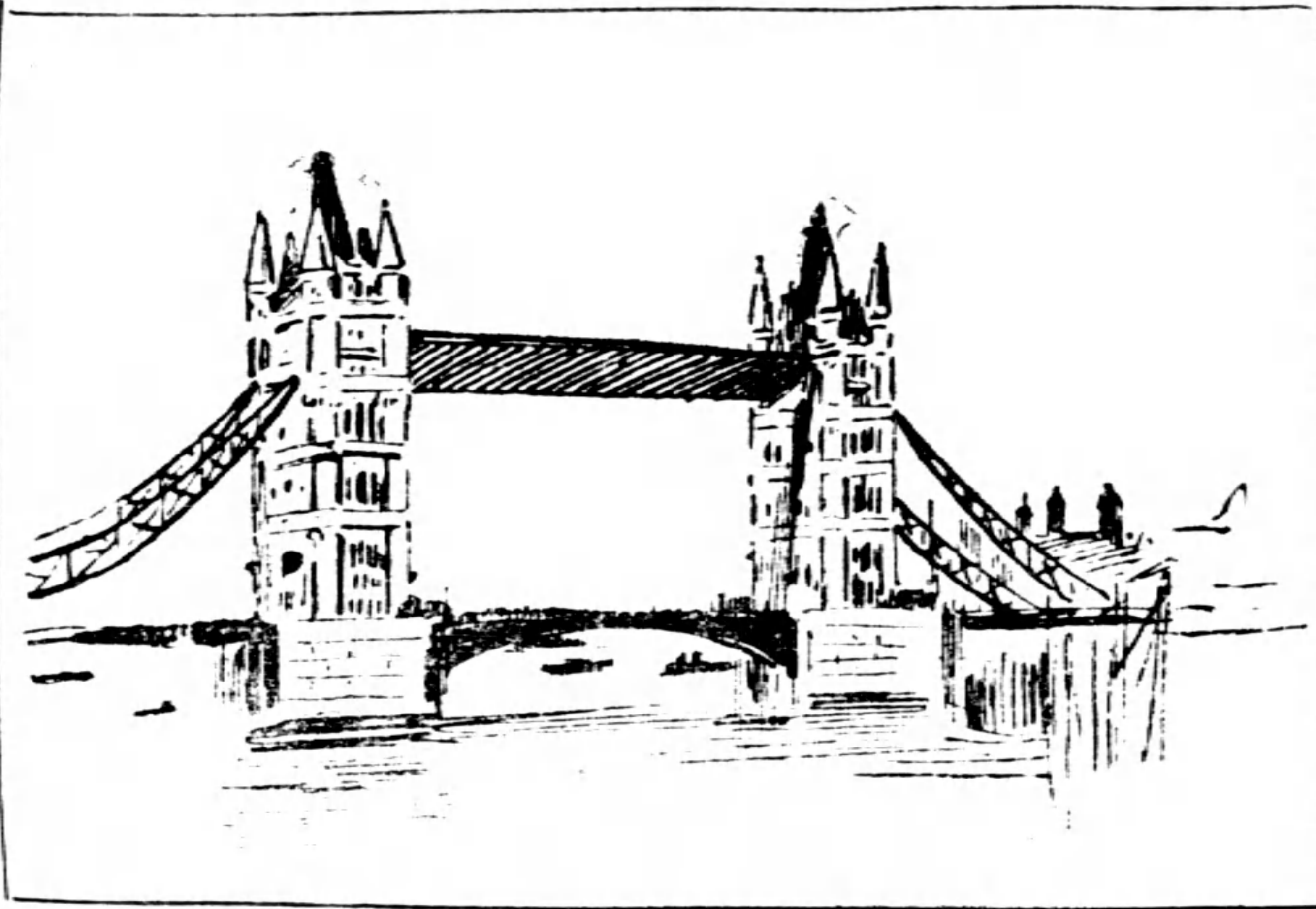
——附白塔之讓位——

●秘密之鍊環

英京倫敦之東泰姆士河之左有一可怖之大怪物焉。蜿蜒空際。勢若長虹。是爲一空前絕後之大鍊橋。橋之建築甚奇。自遠觀之。髣髴由中央劃然分爲二。架空之橋面。隱約如臥雲之龍。一時遽難辨認。而足以觸人眼簾者。則巍巍二塔。形若雙峯。之對峙。高矗雲霄。蓋二塔爲橋之基柱。習俗所以以「塔橋」名之也。「塔橋」之名。婦孺咸知。凡曾遊倫敦者。罔不詫爲世界一奇觀。

塔之原名曰倫敦塔。自塔橋之名。著倫敦塔之原名。轉不彰矣。塔之建在一千年以前。溯其既往之歷史。有悲慘酷虐。令人不能卒聞者。蓋此塔昔爲獄舍。入其中者。以國事犯居多。錙鐺鍊索。血肉橫飛。無辜被戮者。數以千計。有知其事者。言殺人最多之日。血濺牆壁。滴滴自窓隙。流下河水。盡赤。時人因以「血塔」名之。人有不知倫敦塔者。然未有不知血塔者也。

噫。塔之名。雖以血。而塔之質。實以石。石色古黝。氣象陰森。每當陰晦之夕。往往鬼哭。慘不忍聞。塔之入處。有一門。曰逆賊門。考其命名之意。蓋以入此門者。都為叛亂之罪人。雖間有史家文士。來此憑弔者。亦止於塔址附近。徘徊瞻仰。從未有以清白之躬。願入此不祥之門者也。且即有心欲入者。而雙門堅扃。無事不啓。亦不能飛越。以入。時人方錫其名曰生死之關。地獄之門。洵非無意焉。門為一千零九十八年。威利亞姆羅甫士所建。門前有大鍊。墮五里霧中。今欲述此血塔之一故事。而解此鍊環之秘密。不得不於敘述之先。撮舉此薔薇亂之大略。



環一鏘紅。剝落望而知非近年物也。凡罪人之送入塔中者。必以船。船之來此者。必繫纜於此鍊環。故雖區區一環。其所包秘密歷史。至慘且夥。言念及之。令人不能不回想六百年前薔薇之亂矣。

●薔薇之亂

夫薔薇之亂。凡有歷史知識者。人人知之。似不庸贅述矣。然文家敘事。苟不詳其本末。必令讀者茫無頭緒。彷徨如

以告。

當一千四百四十四年。英法戰爭一役。哇爾來安圍困之後。處女傑茄姆達克以火焙之刑。英軍之勢乃益張。時英王爲亨利六世。黯弱無能。政權旁落。權臣結黨相爭。朝政紛亂如麻。就中競爭最烈者。一爲格洛斯他公。一爲皮烏霍羅卿。二人互欲保其權勢。於是格洛斯他公謀以自己親戚之女配亨利王爲王后。皮烏霍羅卿則思以阿西局處之女侯瑪格蘭脫匹亨利王以拒之。至後格洛斯他之勢不敵。遂爲皮烏霍羅捕而殺諸獄。未幾皮烏霍羅亦死。其黨撒霍爾克乃崛起代之。專橫恣肆。威振一時。後亦伏罪而被放於國外。天道好還。報施不爽。作惡者豈能幸免哉。

此時有郁克侯利却特者。爲愛德華三世之第五子。覬覦王位。處心積慮已久。會亨利六世崩。乃假除賊爲名。乘機崛起。時王后瑪格蘭脫適生太子利却特。無計可施。於是偃旗息鼓。暫遏野心。藉攝政爲名。入宮陰握政權。以待機至。然王后瑪格蘭脫爲女中豪傑。一旦窺破利却特之野心。遂廢其攝政之權。自臨朝政。利却特經此挫折。羞忿莫名。念功敗垂成。何甘雌伏。遂於一千四百五十五年五月。號召黨羽。公然揭竿起事。即於是月之二十三日。與官軍相見於生脫阿魯朋斯之野。此爲薔薇亂之嚆矢。

●篡奪時代

此亂前後亘三十年。其間大戰十二次。內亂等小戰不知凡幾。所謂英國最黑暗之時代是也。王族之死。

者凡八十餘人。貴族之家。殆屠滅無遺。被虜者悉投入血塔之中。斬之。血塔之壁色爲之赤。當時兩軍之徽章。悉佩薔薇花爲標識。王軍之花爲赤色。曰倫喀斯他黨。是利却特軍之花爲白色。曰郁克黨。是曰薔薇之亂者。其故以此。

爾時瑪格蘭脫既敗。遂出亡蘇格蘭。郁克黨乃推首領愛德華即王位。是謂愛德華四世。

千四百八十三年愛德華四世崩。其子愛德華即王位。時年僅十二。是謂愛德華五世。縱橫數萬里。上下數千年。凡儲君在位。未有不啓政權之紛爭者。此千古不易之定理也。當時愛德華五世以冲齡踐祚。不諳政務。於是叔父格洛斯他公以攝政王名得專政權。時有利派斯侯派者。係前王后愛麗才培思之黨。羽嫉其專政。遂起與爲難。於是兩派視如仇敵。互相軋轢。暗爭甚劇。

（譯者案格洛斯他公前已爲皮烏霍羅卿所殺。此格洛斯他公當爲又一人。）

此時也。愛德華五世雖繼王位。尙居威爾斯之拉獨洛城。未行正式即位儀式。格洛斯他公乃定正式即位。日遣使迎王於拉獨洛城。親率精兵一隊。要擊之。於途中矯王命。囚利派斯侯。禁太后於獄。愛麗才培思以隱於某寺。幸免。至是格洛斯他公遂廢王而自即王位。是謂利却特三世。時在千四百八十四年也。於此數年。爭鬪不絕。篡奪相承。在英國史上爲最亂之時代。

●愛德華兄弟之被囚

嗚呼。悲哉。愛德華五世。以十二齡之童子。遽即王位。未二月而竟。爲叔父所篡奪。幽閉於「血塔」之中。且累及八歲。無知之弟。與之同囚。噫。孺子何知。遭此酷待。語曰：「象有齒。以焚其身。」彼二人者。苟非王子。何爲而受此禁錮哉。

血塔之一段慘史。即肇於愛德華之兄弟二人。此兄弟二人。被囚之處。即血塔之一室。室至陰慘。窗外護以鍊柱。窗內蔽有極厚之帘幕。因此光線之入。甚微。白晝幽暗如黃昏。四周圍以石壁。石色黝黑如處古墓。中石之質至堅厚。雖億萬年亦無虞。其塌室之正中。建有一裸體之女神像。像之彫琢甚工。貌絕美麗。室隅置一殊形之臥榻。質以檜木。爲之彫葡萄藤葉於上。工亦精細。榻之端有二少年在焉。一可十二三歲。一約八九歲。長者即愛德華五世。少者其王弟也。弟倚榻柱而坐。略側其右肩。與兄肩相貼。而以頰倚之。愛德華以金飾之書一大冊。置於弟之膝上。右手揭書。而左手與弟手相握。二人共御純黑色之上衣。然因揉擦而色已微現。灰白。愛德華目注膝上之書。且讀且語曰：「死爲人所不可免之事。人生世上。何往無死死而能與神相處。不墮地獄者。吾何恐哉。」

弟聞言。輕禱上帝。不絕其聲。哀惋而凄。時有風聲由遠而近。撼塔壁。格格作響。黃葉一陣掠窗而過。其聲颼然。一若天亦哀憐此二孺子。故爲是不平之鳴焉。弟狀甚毅。棘緊伏。兄肩不少動。兄又續言曰：「人有明知死而朝希於夜。夜希於明日。明日又希於多延一刻之生。以爲樂者。可鄙孰甚哉。」

弟又輕禱上帝聲澀而顫。是時愛德華推書而起，携短椅至窗前，登而眺矚窗外，祇見薄霧迷漫，寒雲四合，風鴉點點飛倦，知還。愛德華顧弟曰：「噫！日已暮耶？」弟不答。久之曰：「今日寒甚。」愛德華又曰：「人事變遷，豈能預料？想此時叔父已即王位矣。」所謂叔父者，即指格洛斯他公利却特三世是也。弟忿然曰：「余殊不願叔父二字再入我耳。」余所願者，惟願我母親來此。一會入夜，風尤烈，寒益甚。愛德華兄弟二人處此幽寂之室中，既無火爐，衣復單薄，體瑟縮，顫不止。於是相抱而寢。

●愛麗才培思王后之探塔

余嘗於酒哀克司批亞見「利却特三世」之戲劇，即於愛德華兄弟被囚之數日後，血塔之前，忽來女郎七人。此七人者，一即愛德華兄弟之母愛麗才培思，其餘六人，一爲郁克侯夫人，一爲獨羅塞脫公夫人，一爲格洛斯他侯夫人，一名安奈，一名瑪格蘭脫，普倫他才特，一名柯拉林斯。七人立未久，守塔長勃勒肯，葡格由塔中出，七人見之，愛麗才培思念子心切，首先開口問曰：「守長王子等，今何如者？」守長曰：「甚安。」特有一言奉告，奉王命嚴禁親人探望。愛麗才培思曰：「咄！王？王爲誰？守長急曰：「『否！否！』攝政王也。」愛麗才培思微慍曰：「余不知汝所語云何。余祇知有攝政卿，未知有所謂攝政王也。雖然，茲姑置之。」余今問汝嚴禁親人探望，是否彼自命爲王者所命？汝亦知余爲彼王子之母耶？汝以余爲何如人者？是時格洛斯他侯夫人、王子之叔母安奈亦相繼與守長爭辯，然守長爲保全一己之祿位計，嚴守新王命。

令始終不許。

是時忽有使者蘇湯來奉利却特王命至册安奈爲王后愛麗才培思聞之驚愕失色安奈亦面無人色如罪犯之待決其故以安奈本寡婦爲亨利六世子威魯司王之妻茲爲利却特之王后後必爲利却特所手殺況利却特爲愛德華四世之敵欲殺現在王子等之仇乎此至慘之惡劇即於是乎始嗚呼攝政王盜嫂乃世界通例乎是亦可笑事也我且弗談此事而塔內王弟方盼念母后之蒞止猶聲喚母親不止不亦悲哉。

●愛德華兄弟之被刺

利却特三世自篡奪王位之後念先王之遺孽尙在終難高枕安臥不殺既不可殺之又無名於是商於塔守長勃勒肯蘭脫令密殺之於塔中守長不允王乃令平素親信之馬夫曰他衣來爾者取塔鍵於塔守長處命於二十四時以內殺王子等二人於塔中是夜月黯星稀朔風怒號夜深人靜之後血塔之庭中有二黑影焉立於牆隅喁喁私語觀其狀若甚疲憊噫此何人乎一日霍來斯托一日達伊登一人曰吁！幸達目的然憊甚一人曰余心至今猶悸一人曰余輩殺人如草從未知所謂不忍不意此次竟大不然一人曰余初入時聞彼二人之語心中已大不堪苟無汝助者此行必徒勞無功矣一人曰當受絞時彼唇翕口張之狀至今猶深映余腦中一人曰噫觀彼額上紫筋暴綻眼珠突出哀嘶痛號之聲手

足震顛之狀不尤可憫耶一人曰止止毋再言矣言之令余心滋不寧矣一人曰吁！寒甚不如歸休自此祇聞風吹木葉颼颼作響月色迷離照此空庭一角二人之黑影已杳不知其所至矣

●帝王之悲慘歷史

血塔之前有廣場一片廣場之中又有一巍巍之高塔焉是名「白塔」此白塔亦爲倫敦塔中有名之古塔寬廣約一百二十尺高可九十尺壁厚一丈五尺四角皆有形如砲台之小樓樓之四壁尙有諾孟時代之砲眼存焉溯此白塔亦有悲壯可慨之歷史令讀者悠然神往諸君欲知此白塔之歷史乎請聽余述利却特二世之被殺千三百七十六年利却特二世襲愛德華三世後而即王位夫利却特二世者初甚英明剛斷饒有智勇不意即位之後一變素性終日沉湎酒色置國事於不顧而朝政廢弛人心離畔禍機於此伏矣

是時國會議員咸怒焉心憂群相聚議乃舉王叔格洛斯他公攝政未幾而王與公不懌大起衝突王乃捕格洛斯他公而投諸獄陰遣人殺之詔王叔倫卡斯他公代格洛斯他而攝政當時天下騷然盜賊蜂起而王仍耽於聲色絕不以國事爲意

未幾倫卡斯他公病沒王無端盡沒其遺產倫卡斯他公有子曰亨利初以爲人所誣被逐居於法國至茲乃請受遺產於王王諾而弗與亨利與王乃有嫌隙焉會阿衣羅倫特變起王率大軍親征亨利聞之

乃乘機募兵由法國襲倫敦京城王之人民群來投於亨利幕下王聞信大驚馳歸倫敦而倫敦人民咸不助王舉王罪案三十三條迫王讓位王不得已當衆僧侶貴族武士法士之前宣言讓位其地即在此白塔之中其時爲一千三百九十九年也

亨利既代利却特二世而即王位乃畫十字於胸額而誓之曰「亨利承人民不棄授余以大英國之王冠余當竭誠以謀國家之進步與我大英國人民共享平和之幸福苟言不由衷者天實鑒諸」

利却特二世讓位後被囚於奔脫弗蘭克托城一日忽來刺客八人圍而殺之而王神勇可嘉既以一禦八矣猶能奪一刺客之斧劈其一而傷其二嗣以衆寡不敵卒爲一人名哀里斯登者潛自背後擊殺之吁亦可哀哉

今日有遊倫敦泰姆士河歸者謂巍巍二塔依然高聳雲霄曾不少改舊時形容也噫撫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係之耶

(完)

●結婚奇談二

(冷)

▲五十年後始成婚。西人切本居波士頓埠。年八十四歲。昨與好路女史結婚。女年七十歲。聞兩方于五十年前已結情好。於五十年後始行成婚。亦一美談也。

珂羅敦煌石室秘寶

洋裝二厚冊布套
定價洋拾元式

有正書局發行

甘肅敦煌縣鳴沙山石洞（古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爲宋初西夏構兵時藏書之所外蔽以壁且飾以佛像故歷千年人罕知者光緒庚子壁破而書見由是稍稍流傳人間丁未冬法國文學士伯希和君來游迪化得觀其書審知爲唐人寫本亟往購求得藏書強半分置十巨籠捆載寄歸巴黎圖書館猶存數束於存古學會因往晤伯君假說擇要攝影茲特用珂羅版精印各種秘籍以公海內 細目列下

一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二唐人藻井畫佛堂諸佛像 三唐人畫壁千佛岩之圖 四唐人畫壁明王像 五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以上觀諸幅可以知吾國唐代人作畫之狀向見陶齋尚書藏有顧虎頭畫卷與此頗相似至寶也） 六唐太宗溫泉銘

（此拓本翦裝卷子行書圓勁流麗宋人寶刻類金石錄通志金石略著錄後此石久佚此本紙尾另行有永徽四年墨書款一行知爲宋唐拓本人間之墨寶也） 化度寺造禪師銘（僅存翦裝本一葉計二十九字然鋒穎如新似初出土本之蘇孝慈墓誌與流傳之初拓本大異） 七柳公權書金剛經（橫石本每行十一字裝成卷子計十二石誠懸所書此經爲平生最得意之作新舊唐書本傳並載之當刻石西明寺唐代已有二複本此爲西明原刻初拓宋人亦未見也） 八西州志殘卷（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間數十行卷內載西州領六縣曰高昌前庭柳中蒲昌天山交河較之新舊唐書均言領縣五者此爲翔實按西州自德宗貞元六年陷于吐蕃宣宗大中五年沙州首領張義潮逐吐蕃守首以十一州地圖來獻中有西州今卷中有見阻賊不通語似此志作於貞元間未淪於吐蕃之前） 九老子西昇化胡經（存卷一卷十按此經一燬於唐再燬於元故諸史經籍志及道藏皆不著錄惟晁氏讀書志日本現在書曰有老子化胡經十卷是此爲久佚之秘籍且可考見摩尼教之源流洵秘及也） 十摩尼教經殘卷（首尾均殘缺然繕寫至精今摩尼教經漢譯本僅此數行前數年德人在吐魯番得摩尼教經不少然無漢譯者） 十一景教三威蒙度贊（按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中州回民家得景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教皇許今此讀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足資彼教之考證） 十二金剛經（梵夾小本每半頁七行行十四字今存下平及署款共四十二行以彫板傳世之最古者款題弟子歸義車節度

特使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大福十五年「乃乾祐三年終漢世元忠未嘗遣使故仍用晉年號」己酉歲五月十五日雕板押衙雷延美按宋史沙川傳言宋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

殺人者誰

(瘦鵝譯)

有一天吾和一個朋友同坐書室之中。吾剛看罷了一張新聞紙。那朋友忽爾說道。近年來的謀殺案。直多於恒河沙數。但是總沒有像密司潘密拉不勃麥希一案的悲慘。這一齣悲劇中的登場人物。吾倒知道得明明白白。不妨說給你聽聽。那密司潘密拉是一個老處女。密司落山安恩不勃麥希的姪女。兩人住在濮哈姆森林火車站附近的一所屋中。那屋子雖小。却是新建築的。他們兩人之外。又有一個老女僕。司一切灑掃之役。那老處女是個好靜不好動的人。只蟄處家中。杜門不出。兩脚也未嘗踏進禮拜堂一步。就是鄰家開甚麼茶會談話會。也從沒他的足迹。所以這不勃麥希家的家事外邊的人都不子細。但知他們倆從前並不住在一塊兒的。鄰人們又互相告語說。密司潘密拉不勃麥希本是舞臺上的明星。不知道爲了甚麼。拋却歌衫舞扇。來過這寂寞生涯了。那老處女管得他又非常嚴厲。不許他出去幾乎要時時刻刻。瞧見他立在跟前。方始安心。那錢囊也一分一秒鐘不離左右。一天到晚。抱着怕姪女兒浪費他的錢。若是姪女穿了一件華服。戴了一頂花冠。他更是絕對的不贊成。直要從日出嘮叨到日落。

因此上密司潘密拉的光陰也不十分快樂。那所火車站附近的小屋子人家也就不去注意。只說他是畸人之居罷了。不道十月裏有一天是禮拜三。新聞紙上都登載着這小屋子裏的事。頓時驚動了英倫全國。那天密司不勃麥希的老女僕乾米麥嘉特到落登探望他妹子的病。去第二天早上纔能回來。那裏知道那嘉德去後的午後。密司潘密拉也離了他姑母上鎮去。夜中還沒有回家。一點零五分鐘時候。四圍寂寂無聲。那小街上的幾家人家反聽得一種慘厲的呼聲破空而出。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推開了窗。探出頭去張望。却見那密司潘密拉從小屋裏衝將出來。高聲嚷着用力撞那隔壁一家的門。可是漢哈姆森林是個最太平最安耽的。所在半夜三更出了甚麼事。值得如此大驚小怪。於是許多人披了衣服。拖了睡鞋。飛奔而出。圍着密司潘密拉。你一句吾一句的亂問。不一會就有一個消息像野火般佈散出去。說是密司潘密拉的姑母在他家裏的起居室中被人謀殺了。那時大家都不敢進那小屋子去。獨有一個蔬菜商密司脫密勒先告個奮勇闖然而入。有幾個略有些兒膽力的便也跟着進去。只見那起居室中靠着一扇弓形窗。有一隻寫字桌。抽屜開着許多紙兒散了一地。宛如秋林落葉一般。寫字桌前一把椅子。即是密司不勃麥希的尸體。一半在椅上一半却在桌上。兩臂展開。面龐向着下一望而知。是死於非命的了。當時有一個鄰人立刻坐了自由車飛也似的去報警察署。不多一刻便有兩個警吏趕來。驅散了閒人。盤問密司潘密拉一切情形。密司潘密拉究竟是個嬌怯的女郎。見了警吏在前一

時那裏還說得正話。虧得那巡長意文司，倒是個很和藹的人。和顏悅色，柔聲下氣的。對那女郎密司潘密拉，纔定了心，說道：「今天吾承一個老友請吾夜中到一個劇場裏去看戲。吾姑母也喚吾去別辜負人家的拳拳盛意。恰好乾米麥嘉特有事到落登去家中單有姑母一人在着。吾要想不去伴着姑母轉念一想，吾既答應了人家，如何可以爽約？於是吾竟自去了。剛纔吾坐了末班的火車回來，從火車站步行到這裏。吾原有鑰匙的，便開了門進來。一直到起居室中，只見燈兒亮着，燈光中吾……密司潘密拉說到這裏，早放出一片哭聲來，說不下去了。巡長意文司也不再問他，只守着屋子等警署中長官到來。再作計較。密司潘密拉却由鄰家一個婦人領去了。」

可是這命案發生在一點鐘左右，所以明天的新聞紙上只登出一段很短的新聞。畧謂：濮哈姆森林昨夜有一老婦被人謀殺，案情頗離奇。云云。夜報上也登得並不詳細，只說警署中人頗持冷靜態度。大約略有頭緒幾句話罷了。第二天吾（著者之友自稱）聽說官中人要在那命案發生地點查問一切。清早就趕到濮哈姆森林去，只聽得街頭巷口三三五五說的無非是那件悲慘的血案。吾到了那邊半點鐘以後，又有一個消息像野火般佈散出去，說兇手已緝獲過了五分鐘。那兇手的名兒已懸諸各人齒頰間。兇手到底是誰？卽是被害者的姪女密司潘密拉不勃麥希。吾連說幾聲有趣，有趣，奇怪，奇怪。到午後兩點鐘時候，近邊一個小警察署裏卽行審訊。吾即忙趕去，只見那許多聽審的人，已黑壓壓擠滿。

了。一屋子。便用力排衆而入。立在前面。見那潘密拉。丕勃麥希。被兩警吏夾持着。顛巍巍的立在那裏。那樣兒。很淒楚。可憐。吾聽得人家說。他芳齡纔到二十四。番花信。咧。吾那朋友說到這裏。從他粗布外衣袋裏。掏出兩三張照片來。取了一張。放在吾面前道。這個就是密司潘密拉。丕勃麥希。長身玉立。美貌如花。簡直好算是一個美人兒。可憐。他那時立在警署長跟前。已好似換了一個人。粉靨白逾梨花。兩個星眸。中流露出一派悲痛恐怖之色。兩隻玉手不住的相絞。這時萬目睽睽。都注在他身上。沒一個不當他是殺人的兇手。一會開審的時候。已到警署長先傳那驗屍的醫官上來。醫官便報告死者狀況。朗朗的說道。吾檢驗過密司丕勃麥希的屍體。知道那兇手是用一種銳利的東西。從背上刺入。直把他左邊的肺刺破。照吾瞧來。他那時坐在寫字桌前的椅上。那兇手一定從後掩來。用力刺了他一下。數秒鐘後。便魂歸太虛了。接着那警署長就問道。照你想。那密司丕勃麥希。被刺之後。可是立刻就死。一動都沒動。麼。醫官道。他動總動過。但是已不能從椅上立起身來了。警署長又道。那桌上有呼人鈴和鋼筆墨水。他可能按鈴。或者寫一二個字。麼。醫官沈思了半晌。纔答道。倘然那呼人鈴和鋼筆墨水。就在他旁邊。或者能敲也難說。但是只有數秒鐘的時間。就是寫字也寫不清楚了。醫官說罷。退了下去。那巡長意文司。走將上來。把潘密拉。丕勃麥希。告訴他的話。述了一遍。如何到劇場去。如何聽他姑母一人。在家裏。那夜如何回來。如何瞧見他姑母的屍體。潘密拉。那天午後到倫敦去。倒很有人作證。那站長和車站中人都瞧他上。

車的只是他回來時夜既洞黑又有迷霧旅客也人多於腳車站左近的人竟沒一個能證實他究竟是甚麼時候回來的潘密拉又不肯說出他在劇場中一同看戲的是甚麼人百方哄他說出來他總一百個不開口因此這事兒竟一時弄不清楚并且也沒有甚麼頭緒吾立在那裏只把兩眼悄悄地瞧那潘密拉只見他仍是不住的絞那玉手一雙妙目中依然現着恐怖之色那些看客們雖是疑他是兇手然而總想不出他所以謀殺他姑母的理由他姑母也並沒甚麼遺產殺了何益況且他是個無家之人虧得有這姑母相依爲命殺了他豈不是依舊做無家之人麼有了這兩個理由潘密拉又似乎不是兇手警署中人不肯操切從事把這女郎禁錮起來因此又召集了許多証人內中有一個就是那女僕乾米麥嘉德他身上穿着一身深黑色的喪服頭上戴着一頂黑紗的帽兒綴着無數的黑珠那個面龐好似黃蠟抵緊了嘴唇立着連正眼也不向潘密拉瞧一瞧當下就向警署長說道禮拜三那天早上吾收到了妹子一封信喚吾到落登去瞧他吾就在女主人前請了假說明明天回來女主人慨然應允說他和密司潘密拉自能料理家事儘去好了警署長道他可曾和你說起他姪女也要出去麼乾米麥嘉德道並沒說起早餐時密司不勃麥希當着吾面向密司潘密拉道潘密拉今天乾米麥要到落登去明天纔回來只有吾們兩人在這屋中了警署長道當時密司潘密拉怎麼說乾米麥道他說好姑母吾伴着你警署長道此外沒有甚麼旁的話麼乾米麥道並沒旁的話警署長道那密司潘密拉也要出去的

話竟絕口不提。乾米麥道：「絕口不提吾儷，然聽得他也要出去橫豎吾，不論那一天都可以去。那天萬萬不出去了。」乾米麥說到這裏，抿了一抿嘴唇，向潘密拉恨恨的瞅了一眼，似乎和他有切齒之仇。一般一會那警署長又問道：「那天這女郎和死者可會勃谿？過沒有乾米麥道：「那天並沒勃谿，過只是勃谿之事。也不時有的。」警署長道：「他們爲了甚麼事？勃谿。你可知道？」乾米麥道：「大半是爲了金錢。」密司潘密拉原是箇妙齡女子，喜歡穿華服，但是密司不勃麥希手頭也甚是拮据，除了一日三餐之外，那裏還有甚麼閒錢供他姪女兒的揮霍？他平日只靠着一分錢度日，然而爲數甚微，每禮拜不過一磅。警署長道：「這一分錢是誰給他的呢？」乾米麥道：「是密司潘密拉的一個閨友從前賣歌時同隸一臺的。」警署長道：「他爲了甚事好端端把錢供給密司不勃麥希？」乾米麥又抿了抿嘴唇，說道：「密司不勃麥希曾和吾說過那婦人的事，他知道一二，並且有幾封信在他手裏，萬不能使那婦人的丈夫瞧見的。因此那婦人每禮拜給他一金磅，喚他嚴守秘密，別暴露出去。後來密司潘密拉知道他姑母手裏有這幾封信，便時時要索要去賣給那婦人，取幾百磅的代價。密司不勃麥希自然不肯給他，緊緊的鎖在寫字桌抽屜之中。那知到頭來竟做了這幾封信的犧牲，被這萬惡的女子生生殺死。想想真使人毗裂呢。」乾米麥說罷，大家的目光一齊射到潘密拉身上，只見他玉容如死，玉軀亂顫，幸而有警吏夾持着，不然立刻跌倒在地。乾米麥嘉德退立一邊，木然不動，好似一個黃蠟的偶像。一般四下裏寂然無聲，幾乎連針兒墜地也聽得。潘密拉

喝了些水和白蘭地力自掙扎着。却見那蘇格蘭場偵探長勞屏生不慌不忙的上來啓口說道。警署長足下前天吾一得了電報之後就在禮拜四早上坐了第一班的火車趕來死者創處已經檢驗一過又在他右手下邊拾得一張紙兒。巡長意文司先吾瞧見指點給吾瞧死者手中執着一枝筆近邊有一個墨水瓶那紙兒在下已帶在這裏特此奉呈說着取出一張紙兒送到警署長手中一時滿堂又寂寂如死只聽得那紙兒的聲音警署長瞧了一瞧非常莊嚴的回陪審官說道陪審官閣下這紙兒是偵探長在死者手下拾得的是個很重要的證據接着便讀道「吾死矣殺吾者爲吾姪女潘……」警署長摺好了紙兒又道諸君這紙上只有這兩句想來定是那死者被刺之後一息尙存所以寫這幾個字兒給偵探們一個頭緒不致於冤沈海底警署長剛說畢潘密拉狂呼一聲香雲披滿了一頭雙眸中現着發狂之狀兩手向上一伸便撲倒在地暈了過去。

第二天又有一個消息傳遍各處那個周給密司丕勃麥希的婦人並非別人即是社會上大名鼎鼎的却惠司夫人他是個倫敦的大慈善家十二處善堂的領袖所有慈善事業都有他的分兒從前本是歌女名兒喚做白苔翻歌臺舞榭間芳名藉甚後來那泊昔佛爾特却惠司勳爵見他玉艷花嬌的是絕世無雙的美人就娶了他回去從此卸下歌衫做爵夫人了如今這謀殺案忽地牽涉了他他的名兒於是立刻傳遍衆口第二天警署長又傳潘密拉丕勃麥希審問這天潘密拉雖仍現着恐怖之色但是比昨

天已好了許多。他已聽了一個律師的話。把那天到倫敦去的實情和盤託出了。對着那警署長侃侃說道。那天吾坐火車到了倫敦。就想到那劇場去。先在火車站上買了一張夜報。翻來一瞧。忽有一條新聞惹吾注目。原來是說泊昔佛爾特却惠司勳爵和他夫人已從梅爾頓毛白來回到貝爾格來維市五十一號麥司屯屋來了。那却惠司夫人即是每禮拜給吾姑母一金磅的那個婦人。數年前他在劇場中賣歌的時候。吾就和他相識。那時吾一見了這段新聞。便想去瞧他。藉以把臂話舊。先在辟開狄來的斯賴透大酒肆中用了晚餐。然後趕到貝爾格來維市去。到麥司屯屋時正八點鐘。夫人恰好在家裏和吾閒談了好久。十點三刻鐘時。吾纔興辭而出。在聖丕克拉司等了二十分鐘。光景方始乘火車而歸。那時却惠司夫人早已在場。警署長便傳他上來問話。只見他姍姍而來。穿着粲粲華服。那玉容益發嬌艷動人。一頭香雲微帶黃金之色。向潘密拉瞅了一眼。便嬌聲說道。吾便是日爾格來維市五十一號麥司屯屋的泊昔佛爾特却惠司勳爵夫人。警署長道。夫人和這嫌疑犯可是素來相識的麼。却惠司夫人婉婉答道。不錯。數年前吾現身歌場的時候。曾和這女郎有一日之雅。但是已好幾年不見了。警署長道。禮拜三晚上九點鐘時。他曾來見夫人。可有沒有這事。夫人道。確有其事。他是來向吾索詐的。說時橫了星眼。又向潘密拉瞧了一瞧。似有輕視之狀。接着又道。據他說有甚麼幾封信於吾名譽攸關的要賣給吾。索吾一百磅的代價。可是吾並不知道有甚麼信。自然不理會他。末後他便恫嚇吾說。吾若是不買他的。他就

要給吾丈夫去瞧。吾不知就裏。喚他先取來給吾過一過目。他說在他姑母密司丕勃麥希手中。當下他就匆匆而去。他的姑母便是吾幼時的保姆。吾一向周給他幾個錢。因為他白髮盈顛。年紀已老了。警署長道如今吾只問夫人禮拜三那夜這嫌疑犯可曾和夫人好久在一塊兒麼。却惠司夫人道他並不好久。和吾在一起。他是九點鐘來的。警署長道甚麼時候去的呢。却惠司夫人道大約是十點鐘左右。到底是甚麼時候。吾却記不得了。警署長道夫人請想一想這嫌疑犯的生死都靠在你一人身上呢。却惠司夫人道無奈。吾記不起來了。想來總在十點鐘時候。警署長道夫人的下人們可知道麼。夫人道這女郎去時。下人們都在屋後。並沒瞧見。警署長道夫人的尊夫呢。夫人道他見女郎來時。便往俱樂部去了。那時還沒有回來。這時潘密拉一雙星眼中已現失望之色。發出一種很悲痛的聲音來道。白苔白苔。你何不仔細想想。然後說話。為甚麼信口亂道。把人家性命當兒戲。却惠司夫人不則一聲。只把那兩道遠山眉揚了一揚。盈盈而去。一陣紫羅蘭香。還裊在法堂之中。久久不散。只是潘密拉的一線希望已被他輕輕帶去了。

吾朋友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瞧了瞧那張潘密拉的照片。吾便問道。那却惠司夫人去後。潘密拉丕勃麥希如何。吾朋友微微一笑。答道。潘密拉丕勃麥希有救星來了。這救星是誰。真是人家所百思不到的。原來就是那個說定潘密拉殺害他姑母的乾米麥嘉德。當下裏他忽地走上一步。說道。警署長。吾家女

主人平日寫字每每用左手的。如今那筆是不是在左手裡。警署長不覺吃了一驚。急道：「怎麼他用左手寫字的麼？」此時那陪審官和聽審的人都側耳而聽。要聽那婦人回答出甚麼話兒來。乾米麥很溫和的答道：「正是因爲吾女主人幼時遇了一件意外事，受了傷，右手不能執物，那五個指兒變了癱瘓似的。所以不論做甚麼總用左手寫字。那墨水瓶也總在左面的。警署長道：「那死者平日既用左手寫字，被人刺了一下子，未必會用起右手來。如此說來，兇手必定另外是一個人。他見殺死了人，就取一張紙寫了那幾個字，然後把紙筆放在死者手中，悄悄的將殺人之罪卸在這女郎一人身上。他自己却能逍遙法外。咧。吾朋友說到這裏，便戛然而止。一會纔續道：「這案兒延擱了一來復，幸而又有兩個證人來把潘密拉的罪洗刷清楚。原來一個人是在那夜十一點十五分鐘時親見潘密拉坐了客車往聖丕克拉司去的。還有一個人是在十二點二十五分鐘時和潘密拉同坐火車到海登的。兩人都上堂子子細細的陳述一遍。於是警署長宣告潘密拉無罪，還他自由。只是這謀殺案仍然未破。不知道殺人的到底是那一個。更有那幾封信究竟存在與否，也是一個疑問。可是這幾封信和那却惠司夫人一定很有關係的呢。吾道：「然而吾想像却惠司夫人這樣一個如花如玉的美人兒，恐怕未必有這膽力。夜半趕到漢哈姆森林去把那密司不勃麥希生生殺死，更把罪卸在人家身上。吾朋友道：「原是原是那兇手既不是潘密拉不勃麥希，也不是却惠司夫人。他們兩個弱質珊珊的女子，斷不會做這殺人流血的勾當。以外却另有

一。人。最。懇。切。要。弄。那。幾。封。信。到。手。的。吾。急。道。是。誰。是。誰。吾。朋。友。道。自。然。是。却。惠。司。夫。人。的。丈。夫。了。吾。道。照。你。這。樣。說。那。兇。手。也。是。他。麼。吾。朋。友。道。你。少。安。毋。躁。只。聽。吾。道。來。那。夫。人。和。潘。密。拉。講。話。的。時。候。却。惠。司。正。在。隔。室。中。竊。聽。所。說。的。話。自。然。句。句。進。他。的。耳。他。一。聽。得。那。幾。封。信。說。是。有。關。於。夫。人。名。譽。的。話。便。想。立。刻。去。瞧。他。一。瞧。好。知。道。他。老。婆。貞。節。不。貞。節。因。此。就。坐。了。十。點。鐘。的。火。車。趕。往。濮。哈。姆。森。林。他。的。本。意。決。不。是。要。殺。人。的。想。來。也。不。過。利。用。金。錢。收。買。回。來。只。是。末。後。爲。甚。麼。出。此。下。策。惟。有。當。局。者。一。人。知。道。局。外。人。可。無。從。推。測。了。他。見。人。已。殺。死。法。網。難。逃。於。是。想。出。了。那。個。法。兒。寫。了。那。張。紙。放。在。死。者。手。中。把。這。彌。天。大。罪。罩。在。潘。密。拉。頭。上。他。自。己。却。坐。了。十。一。點。二。十。三。分。鐘。末。一。班。的。火。車。悄。然。而。歸。人。不。知。鬼。不。覺。那。一。個。知。道。他。已。把。一。條。老。命。生。生。斷。送。呢。如。今。那。潘。密。拉。雖。已。自。由。血。案。還。遲。遲。未。破。那。兇。手。依。舊。闖。天。闖。地。做。他。的。爵。爺。許。多。新。聞。紙。上。却。不。時。記。載。此。案。上。邊。的。題。目。印。着。第。一。號。四。個。大。字。道。殺。人。者。誰。

(完)



●結婚奇談三

(冷)

▲俄國婚禮 俄國舉行婚禮時。新娘之女友。羣集於新娘之母家。作通宵之號哭。且或輾轉於地。雖蒙污垢而弗恤。而新郎之父母朋友等。則偕至新娘之母家。由新郎用絲帶縛新娘之手。乃負之。而出。新娘之友尾隨而哭之。新郎之友則隨從而笑。舞及至男家。再將新娘新郎之手。共以絲帶縛之。由牧師向新郎新娘面前祈禱。行合巹禮。又由牧師出大麵包壹條。授於新郎新娘。蓋取發家之兆也。及夜深時。男女兩家之朋友。同叙屋而誦經。或奏樂。或以吉兆獻。或以生鹽撒歡。欣鼓蹈滿七日。而事乃畢。亦奇俗也。

● 四 十 六 第 集 外 畫 名 國 中 ●

品 精 一 第 平 生 谷 石

景 二 十 元 宋 臨

● 角 八 元 二 洋 冊 大 印 精 版 羅 珂 彩 五 ●

此冊乃瑤華道人舊藏後
歸臨川李氏近為龐君芝
閣以二千餘元得之為石
谷生平第一精品每頁有
瑤華道人及董誥曹文植
沈初劉墉鐵保梁國治錢
載等諸詩跋推崇備至謂
觀此始知石谷之真寶本
領己得盡唐宋人之法也
茲用五彩珂羅版套印為
一大冊精美絕倫實前此
所未有連跋共二十六頁
美術家不可不一觀以廣
眼界也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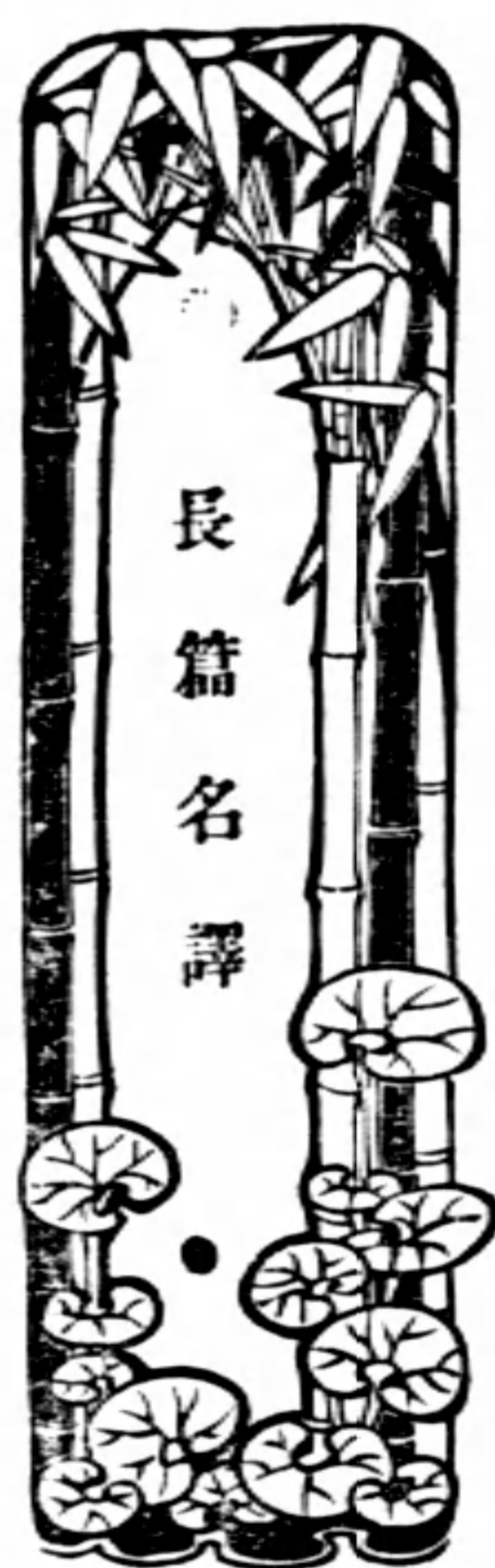
行 草 大 字 典

● 連史紙印 六册 一元八角 ●

書法為吾國特有之美術而行草又為
 日用所必需此書搜羅歷代書家行草
 之作集其精華按照字典部首編次凡
 應用之字無不備俱眉目釐然檢查極
 易足為臨習行書草書者之津梁而歷
 代書家之精構南北派別之名人行書
 草書之變化會合一編學者不難於此
 中窮原竟委考其大要得此一書足代
 古今書家專集數百種而有餘實高等
 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教員學生及美
 術家臨池家政治家商業家不可不備
 之良書也

● 有光紙印 六册 一元二角 ●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發行 廠琉璃北京



長篇名譯

愛河雙鷺

(續)

美國却而司佳維著

(吳門瘦鷗譯)

第八章

哀爾司瑪從那夜在歇泊登贏了一千磅後。賭興益發高了。樊麗霞被盜後的第二夜。他驅車往倫敦最著名的泊拉姆佛爾俱樂部去。想呼盧喝雉。賭他一下子。這俱樂部裏的輸贏原是非常大的。注高時。直能使人在一夜中傾家蕩產。沿門托鉢做化子去呢。哀爾司瑪走到一間裏頭。却見他一班朋友也在那裏。他那雙銳利的眼兒。頓時瞧見傑密霍華得的身邊。坐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有說有笑。十分有興。當下那少年見哀爾司瑪走將進來。也就悄悄的問題霍華得道。傑密這剛進來。那少年是誰。那時哀爾司瑪已漸漸走近。霍華得舉目一瞧。低聲答道。這是勞特哀爾司瑪。哀爾司瑪瞧了瞧那少年。歡然呼道。哈羅。傑密。吾同。挨密推奇。母女倆。一塊兒用了晚餐。所以又來得遲了。傑密請你告吾你那朋友是誰。呵。霍華得答道。這是吾的表弟。推倫。司伏恩。說時那樣兒。冷冷的。似乎不願意使哀爾司瑪結識他。表弟的一般。原來霍華得素來和哀爾司瑪不甚浹洽。交際場中。不得不虛與委蛇。其實是面和心不和。交情很

爲。淡。薄。加。着。哀。爾。司。瑪。平。日。作。事。都。像。下。流。行。逕。游。手。好。閒。無。所。事。事。便。翻。手。爲。雲。覆。手。兩。詭。計。百。出。詐。騙。人。家。的。錢。兒。霍。華。得。見。自。己。表。弟。剛。出。得。奧。克。斯。福。大。學。好。似。一。塊。無。瑕。的。白。璧。儵。然。一。交。了。哀。爾。司。瑪。不。但。是。要。上。他。的。當。并。且。潛。移。默。化。到。頭。來。說。不。定。也。要。變。了。哀。爾。司。瑪。一。流。人。物。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世。上。一。般。青。年。子。弟。須。得。留。心。交。友。呵。當。時。哀。爾。司。瑪。既。聽。說。那。少。年。是。霍。華。得。的。表。弟。便。微。微。一。笑。柔。聲。向。少。年。道。一。向。可。好。接。着。又。向。桌。上。一。瞧。說。道。你。們。爲。甚。麼。不。喝。些。兒。酒。這。樣。呆。呆。的。坐。着。未免。太。寂。寞。了。說。着。就。喚。下。人。們。去。取。幾。瓶。香。檳。酒。來。一。面。又。向。少。年。道。伏。恩。吾。現。在。已。馬。齒。加。長。了。但是。當。着。你。的。年。紀。却。也。裘。馬。清。狂。豪。放。不。羈。長。日。逐。逐。出。入。交。際。場。裏。最。喜。歡。的。是。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婦。人。第。二。件。是。金。錢。第。三。件。是。最。上。品。的。法。蘭。西。葡。萄。酒。霍。華。得。冷。然。道。然。而。吾。瞧。你。現。在。也。興。復。不。淺。從。前。喜。歡。婦。人。現。在。也。依。舊。偎。紅。倚。翠。竊。玉。偷。香。從。前。喜。歡。金。錢。現。在。也。未。必。不。喜。歡。恨。不。得。在。錢。兒。眼。裏。打。筋。斗。從。前。喜。歡。酒。現。在。也。依。舊。杯。不。離。手。鎮。日。價。沈。酒。醉。鄉。請。問。那。一。樣。掃。過。興。來。哀。爾。司。瑪。對。霍。華。得。看。了。一。眼。笑。道。傑。密。難。爲。你。有。這。一。口。伶。牙。俐。齒。佩。服。佩。服。說。罷。却。挨。近。了。那。推。倫。司。伏。恩。講。起。話。來。不。一。會。酒。已。取。來。大。家。都。開。懷。痛。飲。有。的。不。喝。酒。便。吞。雲。吐。霧。的。吸。着。烟。停。了。片。刻。忽。有。一。人。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開。口。說。道。吾。們。何。不。想。個。法。兒。出。來。頑。頑。這。樣。寂。寂。寞。寞。的。吾。要。入。睡。了。勞。特。哀。爾。司。瑪。道。弼。萊。吾。們。玩。一。下。子。紙。牌。如。何。弼。萊。努。琴。道。着。啊。着。啊。葉。子。戲。葉。子。戲。推。倫。司。伏。恩。欣。然。道。很。好。吾。也。

贊成傑密表兄。你也來入局。霍華得正要阻止他。那裏知道那哀爾司瑪早已用着嘲笑的口吻說道。好孩子。你爲甚麼不問了你表兄。不知道他許你頑。不許你頑。咧。霍華得一聽得這話。想好一個刁鑽狹的東西。竟想出這刁話來。吾若是不許表兄弟頑。在大庭廣衆前。豈不是丟了他的臉。想着就笑了一笑。說道。推倫。司。你要頑。儘頑。除了自殺外。吾萬事都許你做的。停了會兒。便有人取出紙牌。合夥鬥將起來。伏恩起初很不得手。末後纔漸漸兒贏了。霍華得也得心應手。並沒有輸。單輸了那哀爾司瑪一人。他那夜所得哀得華萊恩的一千磅。幾乎一古腦兒取了出來了。然而面上却毫無懊喪之狀。還微微帶着笑容。似乎早已胸有成竹的一般。一會霍華得忽地丟下紙牌。說道。吾們停了罷。今夜吾已贏得不少。推倫。司。比吾贏得更多。再鬥下去。勞特。哀爾司瑪益發要吃虧了。吾們心裏很過意不去呢。伏恩道。再鬥下去。再鬥下去。人家正在興頭上。爲甚麼就戛然而止。委實說。吾並不爲了幾個金錢。實爲今天鬥得高興。所以很要再鬥下去。哀爾司瑪道。再鬥也不妨。霍華得你意中如何。照吾想來。你不必干預。索性讓他樂一樂。下一回。你阻止他。也未始不可。霍華得道。你們要賭下去。儘賭下去。好了。只是你。今天運氣不好。輸得已不少。怎麼還興致勃勃。哀爾司瑪道。輸幾個錢。吾倒不大在意。他一面說。一面却在那裏想。再鬥下去。或者能穀反輸。爲贏好好兒的贏他幾個錢。要是依舊輸。吾便再作道理。於是兩下裏又繼續賭將起來。那知到頭來。仍是一敗塗地。哀爾司瑪便請伏恩到他家裏去用膳。又邀了許多朋友。伏恩早欣然應允下來。

霍華得也。只得不說甚麼。一同坐了彌萊努琴的汽車。趕往聖乾姆司街哀爾司瑪家去。到了那邊。霎時間酒肴雜陳。異常豐腴。大家大喝大嚼。也甚是高興。足足消磨了兩三個鐘頭。天上已現魚肚白色。曉光絲絲穿窗而入。催散這筵席。霍華得喝乾了一杯酒。便立起身來。伏恩樂了一夜。竟有些兒不願意去。的樣子。快快而起。面上現着很不快意的神情。一壁和哀爾司瑪握手告別。哀爾司瑪微笑道。吾們今日一見。便如舊相識。以後須得時時相見。纔好。伏恩願你晚安。更願你晨安。伏恩也說了幾句很懇摯的話。就同着霍華得出門。到了街上。伏恩欣然呼道。勞特哀爾司瑪。真是一個溫柔敦厚君子。霍華得道。只是吾要勸你。你別過於和他親熱。勞特哀爾司瑪這個人。委實不是個好相識。伏恩愕然道。爲甚麼。霍華得道。吾索性揭了天窗說亮話。他和你結交。不但無益於你。反而有損於你。伏恩道。傑密。他到底有甚麼不是。你這樣說。壞他把吾的眼光。瞧來他簡直是個忠厚長者。霍華得道。推倫司。你可巧說了一句反話。他嗜賭如命。血管裏也似乎充滿着好賭的血。爲了這賭。便甚麼事都做得出。竟變了個無恥小人。伏恩緋紅了臉。大聲說道。這個你說得不對。他既然甚麼事都做得出。剛纔賭時。爲甚麼一敗塗地。錢兒都進了。你吾二人的手。你不該把無恥小人四字。污蟻他。霍華得柔聲道。吾們不用鬥氣。你既信他。只好好兒張眼。瞧着現在。吾不過忠告你罷了。伏恩道。吾們兄弟。總是不該鬥氣。說着。兩人相將回去。按下不題。且說勞特哀爾司瑪送了那許多朋友去後。便獨坐室中。皺着眉。在那裏想心事。想那霍華得着實可惡。

時時和吾作對簡直是將來不共戴天的仇敵。今天又偏偏被他贏了許多錢去。吾差不多已囊空如洗。哼哼。但是日後吾總要把他疼着的表弟晦氣間接報他的仇。咧說時點頭微笑。

第九章

樊麗霞花園的中央有一個石泉。上邊立着一個女神之像。有一天早上。風光甚是明媚。樊麗霞亭亭立在泉旁。玉臂倚在石上。宛如粉藕纖纖。柔荑中執着一束嬌紅欲然的玫瑰花。遠遠望去。好似一幅絕妙的美人圖。哀得華萊恩在樓上瞧得親切。不覺拍案叫絕。想借重丹青筆摹他下來。只是總要得他香口一諾纔好。於是匆匆下樓。飛步入園。爬上梯子。做了個登牆宋玉。他嘴裏含着一個煙斗。手中却取了一個鐵椎和幾隻釘。假做釘牢那牆上的蔓草。把頭故意抬得高高的。要使彼美瞧見。但是樊麗霞這時正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一點芳心。渺無係屬。只把玉葱玩着。泉中的清水。蟾蟾低垂。潔白如玉。久久不抬起頭來。哀得華萊恩沒法想。便重重的敲那釘。樊麗霞聽了。這聲響。纔抬了粉頸。流波微睇。萊恩即忙含笑說道。密司推姆伯爾。晨安。樊麗霞也曼聲答道。密司脫萊恩。晨安。說着把纖指理了理那幾枝玫瑰花。扭轉了楊柳腰。預備入屋去。萊恩急道。請姑娘恕吾孟浪。別這樣匆匆而去。樊麗霞就轉身過來。把那剪水雙波注了萊恩。一會猛然間想起了被盜的那夜。何等勇敢。何等關切。因此上便亭亭的立住了。萊恩又道。密司推姆伯爾。小可斗膽。要請姑娘允許吾一件事。樊麗霞微現失驚之色。忙問道。甚麼事。萊恩道。姑

娘家的石泉給吾一幅絕妙圖稿。所以斗膽請姑娘許吾寫他出來。樊麗霞嫣然一笑道：「這個有甚麼不可以值得如此鄭重其事說時，輕移蓮步慢慢兒的走了開去。萊恩大呼道：「呀！如今這圖稿毀了，姑娘單寫那石泉有甚麼好看，必須借重姑娘的玉貌和那幾枝嫣紅的玫瑰花寫成後，纔能奕奕動人。」樊麗霞嬌聲說道：「嘎！吾知道了，你也要把吾寫入圖中麼？」萊恩點頭道：「小可確有這意思。」姑娘畢竟是聰明人，一猜就着。樊麗霞道：「你要把吾寫入圖中，也沒有不可以的事，只是隔幾天如何？」萊恩道：「今天爲甚不許吾寫？」樊麗霞道：「你既如此性急，今天也好萊恩心花怒放，面上也上了紅潮，帶笑說道：「多謝姑娘，多謝姑娘，請姑娘少待，吾立刻去取畫具來。」樊麗霞正要阻止他，他早已跳下梯子去了。不到三分鐘，就取了畫架、畫板、畫筆來，越過了牆，跳到園中，接着笑向樊麗霞道：「吾在這牆上往來，很不是事體，旁的人見了不免要當吾是個妙手空空兒。若是吾叩那大門進來，也有些恐懼，怕多延時候，你剛纔允許了吾的，又翻悔呢？」樊麗霞笑道：「然而吾剛纔究竟允許你沒有？」萊恩道：「姑娘自然允許吾的，有那牆兒作證。」樊麗霞搖了一搖頭，微笑無語。一點鐘後，馬丹勒克來爾出來，却見這女郎亭立泉側，做那畫家的模範。萊恩正忙着調顏色，馬丹勒克來爾照常道了晨安，就在近邊的一把椅上坐下，開口講起話來。萊恩止恨樊麗霞閉着檀口不肯說話，寂寞得甚麼似的。如今得了這好機會，便把他從前飄流世界時所經歷的事，信口開河滔滔不竭的說將出來。樊麗霞聽得非常高興，兩個漆黑的眸子，兀是注着萊恩。萊恩正講到落機。

山上的冒險史。他便輕啓朱唇嚙嚙的說道。你們做男子的比吾們女子着實有趣。世界上不論甚麼地方都可以去游山玩水登峯造極。真是前生修到的幸福。密司脫萊恩你可曾到過維尼司去麼。萊恩道。維尼司是個風物最美麗的城。那邊的風土人情吾都熟悉。驀地裡那馬丹勒克來爾插口問道。密司脫萊恩。這禮拜四。喀文狄希廣場的挨密推奇家。又請吾們用膳。吾們在那邊和你相會如何。萊恩道。很好。吾也已收到他家的請帖。馬丹你們當真去麼。馬丹勒克來爾道。吾以爲他們既然盛意相款。却之未免不恭。樊麗霞你可要去麼。樊麗霞道。親愛的李奈。不論甚麼事吾都聽你作主。萊恩拭淨了畫具。便利樊麗霞告別。樊麗霞把玉手遞與萊恩。杏頰上現了兩個笑渦。似乎今天的事很使他滿意的一般。過了一天。即是挨密推奇家宴客之日。哀得華萊恩就衣冠而往。只見賓客很少。認識的是弼萊努琴勞特哀爾。司瑪馬丹勒克來爾和樊麗霞四人。不認識的是一個貴人的寡婦施托爾白來夫人和他的女兒。又有一個德國公使館裏來的子爵。人數雖少。却個個興高采烈。哀得華萊恩見樊麗霞在座。更覺得登天抱雲栩栩欲仙。就是這一所挨密推奇家的屋子。也好似變了。朱扉絳闕。一般撒拉挨密推奇打扮得團花簇錦。翩翩往來。有如蛺蝶穿花。只囀着鶯聲。含着笑容。和賓客們周旋。停了會兒。那門驀地裏開了。走進兩個人來。一個是傑密霍華得。一個就是他表弟推倫司伏恩。密司挨密推奇即忙微笑過去相迎。那挨密推奇夫人也走將過去。彼此都握了一握手。伏恩慢慢地走到勞特哀爾。司瑪旁邊來。哀爾司瑪抬起

頭來欣然呼道。伏恩吾萬萬想不到在這裏和你把臂。這幾天你可好呵。哈羅霍華得你也來了。霍華得見哀爾司瑪也。在這裏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一些兒詫異之狀。只是立刻就笑容來遮掩過去。三人便在一塊兒講起話來。伏恩却不住的把兩個眼兒向四下裏溜見了那密司挨密推奇似有艷羨之色。那旁觀的勞特哀爾司瑪早已瞧在眼中。一會便是就餐時候。賓客們都紛紛就座。勞特哀爾司瑪在樊麗霞的身旁坐下。不一會兩人攀談起來。哀爾司瑪道。吾真莫名其妙。倫敦的變遷。竟這樣快。從哀爾司瑪爵邸關了門後。有許多人家都遷往鄉間。或是移居蘇格蘭。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樊麗霞雙波下注。玉手中玩着麵包。悄然說道。那哀爾司瑪爵邸怎麼不入你手。哀爾司瑪瞧了樊麗霞一眼。說道。這一件事。倫敦城中人人知道。個個替吾不平。咳。密司推姆伯爾吾簡直是英倫全國最不幸最可憐的人。你想好好一個哀爾司瑪爵邸。竟在吾手中滑去。墜入一個女孩子的手。真不幸極了。樊麗霞微哂道。你不幸。那女孩子倒是大幸。只這女孩子究竟是誰呢。哀爾司瑪道。是吾的表妹。他生性很怪僻。間直是個怪東西。樊麗霞又問道。他平日的一切事。你都知道麼。哀爾司瑪道。自然知道得一明一白。吾并且很嫌惡他。吾不見他。則已。見了他。就要作十日惡。哀爾司瑪家一向出名。出美男女。獨是這怪物。生得奇醜。一頭的紅頭髮。身體肥胖。面目十分可憎。比了無鹽嫫母還醜上幾倍。咧。樊麗霞道。當真麼。哀爾司瑪道。自然當真。他似乎還有神經病。他母親死後。忽地把哀爾司瑪邸空關起來。一切寶石珍品。悉數出賣。聚了些錢。便飄

他去。然而去得個無影無蹤。不知所在。樊麗霞道：奇怪，奇怪。現在他既去得個無影無蹤，那哀爾司瑪的遺產將來仍入你手也未可知。哀爾司瑪目中現着恨狀，說道：但望他不曾嫁丈夫。以前就一命嗚呼，魂歸太虛，吾便能安安逸逸坐享那一份遺產。這時那哀得華萊恩正坐在他們倆的對面，聽了哀爾司瑪的一番話，不覺起了憎惡之意，把個勞特哀爾司瑪瞧得一錢不值，恨不得學劉四罵座起來，把這鄙夫罵得個狗血噴頭呢。那時那伏恩推倫司正坐在撒拉挨密推奇的左面，甚是得意，只是撒拉却不甚理會他，猛可裏哀爾司瑪的目光可巧和撒拉的目光相遇，接着又向伏恩一方面瞧了。一瞧撒拉原是個聰明人，一看哀爾司瑪的目光心中早已明白，便也向哀爾司瑪霎了霎眼，放着千嬌百媚的鶯聲和伏恩娓娓軟語，一面倒了一杯杯的香檳，喚他喝。伏恩見了這紅袖殷勤，捧玉鍾，早不飲，自醉，禁不得一杯一杯不住的倒下去，就有了醉意，不多一刻，座上的許多賓客都退休到客室裡去。哀得華萊恩也跟着進去，只見繡幔垂處，有一架披霞娜，有一個女郎坐在那裏唱，一瞧並不是樊麗霞，即忙走了開去。一轉身却見樊麗霞坐在一邊，便慢慢地踱過去。樊麗霞移過一把椅子，也讓萊恩坐了下來。兩人半晌無語。忽見密司挨密推奇匆匆而來，說道：他們鬥白立奇，你們倆也不妨入局。樊麗霞道：吾不想鬥白立奇，并且一些兒也不懂的。密司挨密推奇笑道：密司推姆伯爾，你說那裏話來，像你這樣的聰明人，那有不會鬥白立奇的道理。就是偶有不明白之處，吾們在旁也能指點你。樊麗霞道：多謝你的熱心，只是吾一向

不喜。歡。賭。的。撒。拉。便。又。嬌。聲。向。哀。得。華。萊。恩。道。密。司。脫。萊。恩。你。怎。麼。樣。萊。恩。道。今。天。吾。賭。興。很。淡。煩。姑。娘。替。吾。好。好。兒。回。絕。了。罷。撒。拉。挨。密。推。奇。點。了。點。頭。走。將。開。去。接。着。繡。幔。揭。處。轉。出。那。勞。特。哀。爾。司。瑪。來。手。裏。執。着。一。副。紙。牌。向。萊。恩。道。萊。恩。吾。們。還。少。一。個。人。請。你。快。來。補。缺。別。學。女。孩。子。扭。扭。捏。捏。的。說。着。拉。了。萊。恩。入。到。賭。博。室。中。那。時。便。把。衆。人。分。爲。兩。組。那。一。邊。是。施。托。爾。白。來。夫。人。馬。丹。勒。克。來。爾。傑。密。霍。華。得。和。那。德。國。子。爵。合。爲。一。組。這。一。邊。是。推。倫。司。伏。恩。勞。特。哀。爾。司。瑪。弼。來。努。琴。和。哀。得。華。萊。恩。合。爲。一。組。哀。得。華。萊。恩。是。個。四。海。爲。家。的。人。足。迹。遍。於。世。界。各。國。的。紙。牌。他。都。鬥。過。并。且。能。毅。鎮。靜。一。些。兒。沒。有。手。忙。脚。亂。的。樣。子。只。是。今。天。却。有。些。兒。刺。促。不。寧。原。來。他。剛。入。局。的。時。候。就。聽。得。樊。麗。霞。的。歌。聲。悠。悠。揚。揚。的。從。別。室。裏。送。來。嚶。嚶。動。聽。他。那。裏。還。注。意。手。中。的。紙。牌。一。顆。心。早。已。飛。向。美。人。兒。那。邊。去。了。鬥。了。一。會。萊。恩。和。伏。恩。推。倫。司。却。沒。有。輸。只。輸。了。哀。爾。司。瑪。和。弼。萊。努。琴。兩。人。哀。爾。司。瑪。重。整。軍。威。抖。擻。精。神。的。鬥。下。去。正。在。吃。緊。的。當。兒。猛。可。裏。從。繡。幔。後。邊。姍。姍。的。走。出。那。撒。拉。挨。密。推。奇。來。把。秋。波。向。伏。恩。推。倫。司。一。溜。嬌。然。笑。道。你。可。鬥。得。高。興。麼。伏。恩。早。已。被。他。迷。住。信。口。答。道。高。興。高。興。撒。拉。玉。容。生。春。娘。娘。婷。婷。的。走。到。伏。恩。身。旁。嬌。聲。問。道。是。誰。贏。的。伏。恩。吾。並。沒。贏。初。起。也。有。些。兒。輸。撒。拉。低。聲。說。道。吾。很。替。你。愁。悶。伏。恩。一。聽。得。這。親。切。的。話。那。心。不。覺。別。別。的。跳。將。起。來。欣。然。道。你。當。真。替。吾。愁。悶。麼。一。壁。說。一。壁。早。錯。了。一。張。牌。被。哀。爾。司。瑪。贏。了。去。哀。爾。司。瑪。笑。道。伏。恩。你。未。免。太。忙。了。一。面。要。鬥。牌。一。面。又。要。和。美。人。兒。講。話。一。個。

身體。可。不。能。兼。顧。呢。撒。拉。道。呀。吾。忘。了。你。們。在。這。裏。鬥。牌。吾。不。該。來。岔。嘴。可。是。吾。從。沒。鬥。過。紙。牌。所。以。不。懂。這。其。間。的。道。理。你。這。回。萬。一。輸。了。都。是。吾。的。不。是。請。你。恕。吾。伏。恩。低。聲。道。你。別。說。這。話。輸。幾。個。錢。有。甚。麼。大。不。了。事。你。儘。可。坐。在。這。裏。和。吾。說。話。撒。拉。道。這。個。不。行。吾。再。累。你。輸。心。裏。很。過。不。去。伏。恩。道。你。別。拒。絕。吾。使。吾。失。望。撒。拉。道。如。此。坐。一。會。也。沒。有。甚。麼。如。今。且。待。吾。去。取。些。酒。來。說。時。揭。開。了。那。繡。幔。把。手。指。兒。觸。了。觸。頸。際。那。個。金。剛。石。的。頸。環。亭。亭。而。去。哀。爾。司。瑪。覷。着。這。機。會。又。贏。了。一。張。伏。恩。却。一。些。兒。也。不。覺。得。只。把。兩。眼。注。着。繡。幔。望。那。美。人。兒。再。來。這。時。那。哀。得。華。萊。恩。也。心。不。在。焉。兀。是。側。耳。聽。着。樊。麗。霞。的。歌。聲。聽。得。個。心。醉。神。往。可。憐。這。一。對。可。憐。蟲。都。被。美。人。柔。絲。縛。住。已。失。了。自。主。之。力。到。頭。來。被。哀。爾。司。瑪。和。弼。萊。努。琴。贏。了。去。他。們。倆。竟。一。敗。塗。地。輸。了。許。多。錢。正。要。再。鬥。只。見。繡。幔。一。動。撒。拉。翩。然。而。出。取。了。好。幾。瓶。的。香。檳。酒。來。伏。恩。依。舊。把。兩。眼。注。着。他。如。醉。如。痴。一。動。都。不。動。撒。拉。星。眸。斜。睨。微。微。一。笑。便。又。飄。然。而。去。一。會。哀。爾。司。瑪。開。口。說。道。萊。恩。吾。們。不。必。再。鬥。了。萊。恩。向。伏。恩。瞧。了。一。瞧。莊。容。說。道。吾。們。爲。甚。就。停。手。不。妨。再。鬥。下。去。伏。恩。也。笑。道。着。啊。着。啊。不。妨。再。鬥。下。去。吾。還。沒。有。大。輸。咧。前。晚。吾。贏。了。你。許。多。錢。你。爲。甚。麼。不。想。收。些。回。去。哀。爾。司。瑪。把。手。擱。在。伏。恩。肩。上。說。道。吾。親。愛。的。老。友。你。雖。輸。得。不。多。然。而。今。夜。也。輸。得。夠。了。可。是。吾。但。望。你。贏。不。望。你。輸。你。輸。了。吾。心。裏。覺。得。很。過。不。去。此。刻。吾。們。都。要。走。了。日。後。不。妨。再。賭。只。是。你。別。怨。吾。呢。伏。恩。道。吾。那。裏。會。怨。你。說。着。付。了。賭。輸。的。錢。往。別。室。裏。尋。那。回。頭。一。笑。百。媚。生。的。撒。拉。

挨密推奇去了。萊恩賭輸了幾個錢，也不大在意。當下便忽忽的瞧樊麗霞去。只見許多人圍在他四邊，似乎在那裏讚他的雅奏。萊恩不能接近，他只得遠遠地立着，心裏十分懊惱。猛可裏覺得有人微微觸他的臂兒，回頭一瞧，却是撒拉挨密推奇。玉容上微見不快之色，櫻唇也微微顫動，似乎要說出甚麼要事的樣子。撒拉突然問道：「今夜你的賭運如何？」萊恩微笑道：「今夜吾賭運不甚好。」撒拉做着西子捧心之狀，說道：「密司脫萊恩，你可是喜歡賭的麼？」萊恩道：「從前吾很喜歡賭，近來賭興已淡。」剛纔吾去入局，不過爲了朋友之情罷了。」撒拉道：「從此以後，吾倘沒有人來拉吾賭，也決不把指兒觸一觸紙牌。」一面說，一面把眼兒注着萊恩，要說出甚麼似的。萊恩也瞧着他，一會纔問道：「姑娘，你可是有些兒不自在麼？」撒拉正要開口，却見那勞特哀爾司瑪悄悄地握近過來，便疾忙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兒，笑着說道：「吾有甚麼不自在呢？」說罷帶笑和旁的人講話去了。萊恩自送他去，心裏兀是在那裏想這女孩子到底懷着甚麼鬼胎，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恰在這當兒，見樊麗霞預備要走了，就立刻走將過去，立在一旁。樊麗霞姍姍的走出大門，轉身向萊恩嫣然一笑。這一笑，直深入萊恩的心，覺得今夜還是破題兒第一回見。這笑容咧，接着樊麗霞說道：「密司脫萊恩，此刻你若是要回家，吾們不妨同車而去。」萊恩愉快萬分，欣然說道：「多謝姑娘的盛意。」一面便跟着樊麗霞和馬丹勒克來爾上車。車兒剛過街角，斗的走出一個很粗暴的人來，一臂縛着綳帶，握緊了拳兒，向車兒道：「今夜你坐了車兒去便宜了，你下一回老子總要報你的。」

仇。你可。留心。着。

第十章

樊麗霞去後。賓客們都散了。霍華得和弼萊努琴先同車而去。勞特哀爾司瑪却邀伏恩坐在他車裡。一同往俱樂部去。伏恩在車中說道。吾的好友。你瞧那密司挨密推奇。可不是天上安琪兒麼。哀爾司瑪冷然道。正是他很有幾分姿色。伏恩大喝道。你怎麼如此輕描淡寫。只說有幾分姿色。照吾瞧來。他簡直是。世界上第一個美婦人。今夜吾着實有趣。只不知道他家以後還肯請吾不請吾呢。哀爾司瑪道。那女郎一定還要請你去。他今夜很注意於你。待你的情。很不薄。伏恩非常懇切的問道。當真麼。哀爾司瑪道。吾倘然是你。必定時時要去。瞧他。可是得一個絕世美人做朋友。也是一輩子的艷福呢。伏恩聽了。心裏別別別的跳個不住。哀爾司瑪瞧了。瞧前面霍華得和弼萊努琴的車兒。說道。伏恩。吾吃了這一頓夜飯。覺得甚是沈悶。趁着夜未央。再想個頑意兒。玩玩如何。伏恩道。今夜吾在密司挨密推奇家裏。盤桓了幾個鐘頭。心裏都充滿了快樂。並不沈悶。但是。你要喚吾做甚麼事。吾也沒有不答應的。哀爾司瑪笑了一笑。探頭出去。和那馬夫說了幾句話。不一會那車兒便不向俱樂部的那條路上馳去。轉了一個灣。折入奧克司福街去了。不多一刻。已到了那托登哈姆考脫路一個黑暗的轉角上。伏恩忙問道。吾們此刻在那裏。這所在很奇怪呢。哀爾司瑪道。吾同你瞧幾個頑意兒去。說時。從車裏跳將出去。拉了伏恩的臂兒。又

到別的一條小街上。街盡處一片燈光。現出一個極大的場所。燈光中照見那牆上有許多花花綠綠的紙兒。畫着打拳較力之狀。裏邊似乎是演武場。門前立着一個彪形的大漢。一雙銅鈴似的眼兒。上遮着一片青色布。當下裏哀爾司瑪便走將上去。向他說道。哈羅。雪門司。今夜可有人來麼。那雪門司嘴裏噙着一個泥烟斗兒。含糊答道。今夜但有一兩個客人。你老快進去。咧。哀爾司瑪放低了聲音說道。吾帶着一個朋友來。你也替吾留心一些。雪門司道。吾理會得這種事。可也是吾的拿手好戲呢。哀爾司瑪笑道。着啊。雪門司接着又向伏恩道。伏恩。你跟吾來。吾要把倫敦最好最有趣的頑意兒請你瞧瞧。咧。說時拉開了近邊的一扇門。入到一間大廳之中。只覺得烟氣如霧。笑聲如雷。空氣中又夾着一種陳皮酒的味兒。廳的中央立着一隻四方的平臺。臺上正有兩人在那裏較拳。只見四手舞動。煞是有趣。霎時間全堂寂靜。都把眼兒注在臺上。注在臺上兩人的身上。兩人打到末後。似已分了勝敗。他們的朋友們都喊將起來。道。維廉司。你怎麼就一敗塗地了。傑克。你畢竟是健兒。好身手。勝券仍舊操在你手中。頓時你一句吾一句。堂中又鼎沸起來。伏恩舉目向四下裏一望。却見臺下有一隻桌子。有三個人坐在那裏。內中一個身體肥胖。臉兒緋紅。兩個又小又圓的眼兒。其紅如血。那嘴唇非常之厚。好似非洲的黑奴一般。瞧他的樣兒。却似乎是個主席。旁的兩人也生得和主席大致相同。手裏執着粗粗的鉛筆。在兩張齷齪的紙兒上寫字。似乎在那裏評判的樣子。哀爾司瑪又拉了伏恩走將過去。那主席點了點頭。又微微笑了一笑。說

道。吾的爵爺。這幾天。你可好啊。哀爾司瑪道。咦。培德。來。你還活着。這裡。是吾的一個小友。他要來。瞧瞧。你們的頑意兒。那主席聽了。就伸出一隻很骯髒的手來。伏恩本不肯和他握手。只爲哀爾司瑪不住的霎着眼。便勉強伸出手去。握了一握。那時較拳已畢。一夥人都喚酒轟飲。喚皮酒威司克酒的聲音。充塞一堂。這邊哀爾司瑪就問伏恩道。伏恩。你要喝甚麼酒。這裏最上品的酒。是拋脫酒。你可要嘗嘗味兒。伏恩答道。很好很好。就是拋脫酒。就是拋脫酒。哀爾司瑪立刻喚人去取了拋脫酒來。這拋脫酒原是一種甜酒。伏恩喝得十分得意。一杯一杯不住的喝下去。他在挨密推奇家已喝了不少。禁不得再加了這許多下去。便酩酊大醉。沈沈入睡。甚麼都不知道了。哀爾司瑪欣然呼道。好好。這孩子醉了。那些酒着實有些兒效驗呢。說着。就喚旁邊一個人幫着他把伏恩抬到隔壁一個房間裏去。放在壁角裏的一條板櫬上。悄悄地把他全身搜了一搜。搜出一隻閃閃射人的金時計來。疾忙收在自己袋裏。又走到外邊來。只見又有兩個大漢上臺比武。解衣磅礴。甚是勇敢。哀爾司瑪叫了一聲好。一轉身却見一個惡很很的人立在那裏。便道。施洛苟。臉兒紅紅的。你又遇了甚麼一回事。施洛苟道。吾只恨吾交了惡運。不論做甚麼事。總不能如意。說時。向四邊望了一望。又道。爵爺。他們倆在那裏比武。究竟誰輸誰贏。還在未定之天。吾們何不賭一個東西。道。橫豎吾有一隻手釧。在這裏。哀爾司瑪目光亮了一亮。說道。快取出來。給吾瞧瞧。到底是怎麼樣一件東西。施洛苟便取出一隻手釧兒來。授給哀爾司瑪。低聲說道。你說得輕一些。別這樣大聲。

大氣哀爾司瑪兩眼兀是注着那釧兒。面上微微的現出驚異之色。忙問道。施洛苟。這釧兒。你從那裏得來的。施洛苟答道。吾尋着的。哀爾司瑪笑道。很好很好。你還在吾跟前撒謊。誰信你來。施洛苟。你快實實。在在和吾說。這手釧兒。究竟是從那裏得來的。施洛苟道。吾拾得的。爵爺。請你別盤詰。這東西的來路了。只給吾一索佛令。吾便把這東西奉贈。可是他的價值。總不止這區區一索佛令（合一金磅）呢。哀爾司瑪緊緊的執着那手釧兒。說道。他的原價。原不止一索佛令。但是吾總要知道他的來路。來施洛苟。你既不肯告訴吾。吾告訴你如何。這手釧兒。以前吾曾瞧見過。是坎新登一個長身玉立很美麗的女郎的。施洛苟不覺微微却退。急道。爵爺。誰告訴你。你怎麼知道的。哀爾司瑪道。施洛苟。你別怕。只告訴吾這手釧兒如何會入你的手。施洛苟道。不瞞爵爺說。吾委實是偷來的那夜。吾還吃了些小苦。至今不忘。那人將來定要報他的仇。萬死不放過他。哀爾司瑪道。嘎嘎。吾知道了。可是你進那屋子時。有甚麼人在着麼。如今你不妨把一切事細細的告訴吾。吾瞧你臂上縛着紉布。一定是吃了人家的虧。咧說時。把手指彈着那手釧兒。施洛苟點了點頭。便放低了聲音。把那夜的事述了一遍。如何入樊麗霞的更衣室。如何被萊恩壞事。接着又說道。那女郎見了吾的手槍。早已嚇得魂兒出竅。甚麼都肯聽。吾取去不道好事。多磨。斜刺裏來了。那個天殺的小子。請吾吃了一彈。吾不得不負痛走了。哀爾司瑪道。你可瞧見他的面龐。不會他出落得怎麼樣。你可能說得出麼。施洛苟道。那小子的身材和爵爺差不多。面貌却比爵爺清秀。不過。

臉。色。略。黑。頭。髮。似。乎。是。新。雍。的。哀。爾。司。瑪。道。這。個。定。是。哀。得。華。萊。恩。了。施。洛。苟。他。們。可。追。你。麼。可。曾。喚。警。察。麼。施。洛。苟。道。並。不。並。不。那。夜。吾。仍。安。然。無。事。的。回。去。只。這。腕。上。着。了。一。彈。罷。了。哀。爾。司。瑪。道。那。小。子。也。是。吾。的。仇。人。此。刻。吾。給。你。五。索。佛。令。你。好。好。兒。的。去。行。事。好。好。兒。的。去。報。他。仇。施。洛。苟。道。爵。爺。賜。吾。這。許。多。錢。吾。心。裏。如。何。過。得。去。哀。爾。司。瑪。低。下。頭。去。輕。輕。的。說。道。你。也。不。必。客。氣。吾。和。你。說。他。既。然。請。你。吃。了。一。彈。你。也。該。請。回。他。一。彈。只。消。趁。黑。夜。裏。等。在。他。天。天。走。過。的。路。上。一。見。他。來。就。覷。中。了。他。的。腦。袋。放。他。一。槍。然。後。向。小。街。上。一。溜。好。了。施。洛。苟。你。可。明。白。麼。施。洛。苟。道。吾。明。白。了。究。竟。是。你。們。爵。爺。想。得。出。好。計。策。哀。爾。司。瑪。道。從。此。以。後。吾。們。倆。同。心。協。力。的。做。去。如。今。吾。要。你。時。時。緊。隨。着。那。小。子。探。出。他。和。那。女。孩。子。的。關。係。然。後。等。到。了。一。個。好。機。會。放。些。手。段。給。他。們。瞧。施。洛。苟。你。可。肯。同。吾。一。塊。兒。行。事。麼。施。洛。苟。發。了。一。個。誓。伸。出。手。來。說。道。爵。爺。吾。決。計。同。你。一。塊。兒。行。事。萬。萬。不。敢。變。心。哀。爾。司。瑪。冷。冷。的。點。了。點。頭。取。出。五。個。金。磅。來。給。施。洛。苟。道。這。手。釧。兒。存。在。吾。處。你。收。了。五。金。磅。去。以。後。你。每。夜。到。這。裏。來。一。趟。吾。有。甚。麼。事。喚。你。做。自。會。來。通。知。你。你。明。白。麼。施。洛。苟。把。五。金。磅。放。入。袋。中。向。哀。爾。司。瑪。點。頭。道。聲。晚。安。而。去。

第十一章

喀文狄希廣場挨密推奇家夜宴的第二天早上。風光甚爲明媚。哀得華萊恩便想去請樊麗霞坐在花園中寫那張畫。昨夜他們倆同車而歸彼此益發投契。萊恩愛樊麗霞的一點情根種得更深了一些。這

時他興興頭頭的跑去瞧樊麗霞不道樊麗霞却待他十分冷淡萊恩直好似冷水澆頭倒抽了一口冷氣忙鞠躬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今天晨光甚是明媚所以小可斗膽來請姑娘移玉到園中去使小可索性畫成了那幅畫罷姑娘可能允許小可麼樊麗霞微微一笑把手裏的一本書放在椅上亭亭而起向萊恩道密司脫萊恩今天吾很沒有耐心坐也坐不定呢萊恩道小可頻番的打擾姑娘心裏也很爲不安只是今天決不使姑娘多坐時候的樊麗霞便姍姍的走到園中去在那古泉旁邊坐了萊恩匆匆的調和了顏色就畫將起來一會馬丹勒克來爾也出來了坐在一旁和他談論昨夜挨密推奇家夜宴的事馬丹勒克來爾道撒拉挨密推奇究竟是在交際場裏折衝樽俎慣了的很懂款客之道看他昨夜往來酬酢何等周到萊恩道不錯但是吾很奇怪那密司挨密推奇怎麼專喜歡拉人家賭他自己却從不入局從不動手的馬丹勒克來爾道你不知道他實是一個鬥白立奇的名手百戰百勝的要是一入局你門便不得了所以他不肯輕意賭使賓客們不歡萊恩默然不語手裏執着那毛筆對馬丹勒克來爾熟視了一會樊麗霞柔聲說道撒拉挨密推奇想來未必有甚麼惡意密司脫萊恩你一定是誤會了萊恩連連說道不錯不錯吾誤會了吾誤會了說着又動筆畫了停了好一會纔問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可要到泊曼音樂會去麼樊麗霞道那裏開音樂會吾却沒有知道萊恩道昨夜他們在席上曾說起過那時你正和勞特哀爾司瑪講話所以沒有聽得那音樂會是泊曼公爵夫人所發起的預備做甚麼善舉

大音樂家波萊尼特地從巴黎趕來。所有一切事公爵夫人都托他執掌。聽說康佛脫園的諸名角也要到會獻技。咧萊恩說這一番話原要鼓起樊麗霞的精神。樊麗霞一聽得波萊尼的名兒。玉容上頓時好似一亮。萊恩忙道：密司推姆伯爾，你若也是也要與會，吾可以替你去設法取入場券。樊麗霞道：開會的日期你可知道了？沒有。萊恩道：大約總在這兩禮拜中。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你在意大利曾作客了好久，可認識波萊尼麼？萊恩道：吾不認識他。樊麗霞又問道：他如今住在那裏？你可知道？不知道。萊恩道：聽說住在哈特派克旅館中。樊麗霞道：密司脫萊恩，多謝你見告。吾想同馬丹勒克來爾去見他。咧說罷，花容上斗的現出憂悶不快之狀。萊恩見了這樣兒，也不說甚麼，摺起了畫架，預備走。一面執着樊麗霞的玉手，說道：今天吾過于煩勞你了，請你恕吾，你快休息休息罷。樊麗霞春山微蹙，抬起了粉頸，注着萊恩目光，非常溫和嬌聲答道：密司脫萊恩，吾一些兒也不覺得疲乏，只覺心裏有些兒不舒服罷了。萊恩低頭瞧着這如花之面，楚楚可憐，恨不得把他抱在懷裏，柔聲下氣的安慰，安慰他懇求他，決心相示和他分憂。但是瓜熟蒂落的時期還沒有到，只得按捺住了。當下便道：聲晨安而去。樊麗霞也就上樓到他自己室中坐下來。沈沈而思想，吾離家以來已幾個月了，出來的宗旨是要替母親報仇，如今却一些兒頭緒都沒有。那仇人的姓名至今尚未明白，仇從何處報起？爲今之計，橫豎仗着一條好喉嚨，先從音樂上着手，立了一個名，然後能馭涵迹各處交際場裏，探出那個仇人來。現在這泊曼音樂會正是吾着手

音樂的好機會萬萬不可放過。但是第一要着須去見波萊尼。求他相助。打定了主意。就用了一頓中膳。驅車往哈特派克旅館去。送上名刺。求見波萊尼。波萊尼得了那名刺。把他厚厚的黑頭髮向後一掠。自言自語道。哀爾司瑪。爵邸琪麗愛格蘭頓姑娘。吾素來不認識的。大約又爲了音樂會的事。來了。他們把一切事都推在吾身上。真忙得吾頭惱發昏呢。說時。便喚那下人去請琪麗愛格蘭頓姑娘上樓來。一壁在室中往來踱個不住。一會忽聽得門兒開的開了。樊麗霞不慌不忙的走將進來。曼聲說道。足下可就是波萊尼先生麼。波萊尼鞠了一鞠躬。樊麗霞又操着那流利的意大利語說道。先生的光陰是非常寶貴的。吾貿然跑來打擾心裏很過意。不去總要求先生見恕。吾此來的宗旨是要從先生學音樂。不論吃甚麼苦。吾都甘心。最好將來還帶吾到意大利去呢。波萊尼悄悄地瞧了樊麗霞一會。纔冷然道。姑娘請你恕吾。吾平生從沒收過徒弟。除非爲了萬不得已的事。纔偶一爲之。可是吾是個窮措大。從前曾發過一個誓。凡是貧不聊生的人。不能度日來求吾教他音樂。預備賣歌餬口。如此吾決不回絕他。定要助他一臂。若是富人要學來陶情作樂。吾就不便遵命了。樊麗霞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大失所望。一壁語道。然而吾在這音樂上也有些兒門徑。先生可要聽吾歌一曲麼。波萊尼點了點頭。向他從巴黎帶來的一架披霞那指了一指。樊麗霞便走將過去。坐了下來。彈他披霞那。波萊尼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攔着肘兒聽着。聽到末後。忽爾坐直了身體。滿面現出驚異之色。原來這歌聲似乎。在數年前曾聽得過的。他在做小

孩子的時候往來意大利各村仗着一條天然的歌喉賣歌爲生餐風飲露非常孤苦在維尼司時夜夜立在一所古屋的窗下放着悽惻的聲音唱他的悲曲那古屋中住着一個婦人倒是個愷惻仁慈的慈善家夜夜總丟幾個錢給他沒有一天忘却的有一天這婦人驀地裏喚他進去唱一隻歌給他聽嬌音嚶嚶曼妙無倫唱罷又給了他許多錢喚他到別處去從此以後一個苦小子就爬上了榮譽之梯從那夜聽了那婦人的歌後說也奇怪好似受了魔術一般自己的聲音斗的變了唱起歌來儼然是那個婦人的聲音於是他的歌名頓時傳遍遐邇波萊尼鏤心刻骨終不忘那婦人的大恩如今在這英倫三島上猛然間聽得了這女郎的歌聲覺得那恩人的歌聲也是這個樣兒感恩知己禁不住撲簌簌的掉下淚珠兒來樊麗霞唱罷了第一曲略停了一停便唱那託斯的氏的「行再相見」曲波萊尼側着耳屏息而聽等到樊麗霞唱到尾聲即忙立起身來取了樊麗霞的玉手恭恭敬敬的親了一親說道姑娘的兩曲妙歌真是難得人間吾恨不抉出心兒來謝你樊麗霞顫聲問道先生現在你可肯收下吾麼波萊尼道吾不但肯收下你并且要好好兒謝謝你姑娘請你告吾這兩曲歌兒你從那裏學來的樊麗霞徐徐答道那歌兒是吾母親教吾的波萊尼急道你母親是不是和吾同國也是意大利人麼樊麗霞道正是波萊尼道他是不是維尼司人樊麗霞道並非並非不過他在維尼司會住了好久波萊尼道姑娘如此吾同你母親是素來相識的吾終身不忘他的大恩今天幸而遇了姑娘樊麗霞一聽得波萊尼和他母

親素來相識。玉體向那披霞那一椅早暈了過去。下邊的兩句却沒有聽得。

第十二章

哀得華萊恩從一天早上見了樊麗霞的冷態。一連幾天心裏就老大的不高興。坐不定立不定。做事也沒有長性。一天到晚終不見彼美芳踪。似乎故意避他的一般。要問他是甚麼理由。又無從插身而入。心中焦急得了不得。只得把那張樊麗霞的寫真來解悶。以外的事一概置之不顧。一天那泊曼音樂會的人場券送來了。萊恩大喜過望。連忙封在一個信封裏。附了一個短簡。着人送給樊麗霞去。那短簡上是說音樂會開會之日。願意伴他同往的話頭。這幾天裏他也接到了許多人的請帖。有的請他用晚飯。有的請他用中飯。他却一概回絕。只寂處屋中。宛似老僧參禪一般。到了悶得慌的時候。便到挨密推奇家去走走。想在那邊遇見樊麗霞一瞻芳容。療他好幾天的渴病。這也好算是無聊之極。思了但是去了幾回。總是撲一個空。却生受了撒拉挨密推奇無限的溫存憐惜。使他精神上略爲舒服一些。更借着紙牌作爲排遣之品。一時或能忘情於樊麗霞。只是他去時那哀爾司瑪和他的賭友總先在那裏好像等着他似的。還有那初出道的孩子推倫司伏恩也。總逢場必到。瞧他的容貌已和從前大不相同。兩頰瘦得露了顴骨。并且白白的毫無一絲血色。賭時他賭一回總輸一回。面上雖不露急遽恐慌之色。然而拈起牌來。指兒好似拘攣一般。可見他心裏已非常不自在了。他除了沈溺於賭外。又顛倒於女色。那個撒

拉。挨。密。推。奇。兀。是。跬。步。不。離。的。在。他。旁。邊。用。着。柳。翠。花。笑。銷。他。的。魂。蝕。他。的。骨。伏。恩。一。見。了。彼。美。的。笑。容。臉。上。也。就。現。出。一。種。奇。異。之。狀。心。兒。似。乎。已。醉。了。呼。吸。似。乎。急。促。了。賭。的。牌。也。不。去。注。意。了。胡。亂。鬥。出。去。到。得。賭。罷。時。只。落。得。金。盡。囊。空。都。進。了。那。大。奸。巨。猾。哀。爾。司。瑪。的。手。咳。一。個。色。字。正。不。知。坑。殺。世。界。上。多。少。青。年。多。少。男。兒。鴛。譜。未。填。早。已。魂。歸。離。恨。想。來。真。可。憐。呢。如。今。這。伏。恩。一。味。的。醉。心。女。色。沈。迷。不。返。將。來。如。何。結。果。做。書。的。此。刻。還。不。知。道。惟。有。老。天。知。道。了。然。而。伏。恩。在。那。裏。學。春。蠶。作。繭。自。尋。苦。惱。難。道。沒。個。菩。薩。心。腸。的。人。渡。以。慈。航。出。之。苦。海。麼。那。哀。得。辜。萊。恩。是。個。明。眼。人。一。定。瞧。得。出。這。其。間。的。圈。套。爲。甚。麼。不。援。之。以。手。使。那。苦。小。子。覺。悟。過。來。無。奈。他。也。和。伏。恩。同。病。墮。身。情。網。之。中。無。力。解。脫。自。顧。不。暇。那。能。顧。人。呢。伏。恩。的。表。兄。傑。密。霍。華。得。又。往。地。中。海。游。歷。去。了。他。原。是。很。關。心。表。弟。的。臨。行。時。曾。去。勸。伏。恩。同。行。伏。恩。嚴。詞。扣。絕。勸。戒。他。他。反。而。勃。然。大。怒。起。來。說。吾。年。紀。大。了。難。道。自。己。管。不。來。却。要。你。管。你。要。吾。不。交。那。一。班。新。朋。友。吾。萬。萬。做。不。到。你。要。說。哀。爾。司。瑪。的。壞。話。你。有。本。領。向。他。當。面。說。去。霍。華。得。受。了。他。表。弟。一。頓。搶。白。心。中。何。等。悲。痛。默。然。了。一。會。纔。消。吾。倘。有。機。會。定。要。當。面。數。他。的。罪。夜。中。在。俱。樂。部。裏。遇。了。哀。爾。司。瑪。想。要。實。行。只。礙。着。許。多。朋。友。在。着。總。覺。開。不。出。口。臨。去。時。便。向。哀。爾。司。瑪。說。道。哀。爾。司。瑪。如。今。吾。把。那。孩。子。交。託。你。了。哀。爾。司。瑪。道。你。儘。放。心。吾。那。有。給。當。他。上。的。道。理。霍。華。得。去。後。可。憐。這。伏。恩。小。子。就。墮。入。危。險。之。域。要。是。他。身。入。虎。穴。倒。還。平。安。一。些。現。在。他。竟。悍。然。不。顧。的。同。那。比。猛。虎。更。利。害。

的哀爾司瑪在一塊兒。小性命便難保了。哀爾司瑪見霍華得已去。伏恩沒了保護人。益發肆無忌憚。卜晝卜夜的拉了伏恩賭。又拉了那女將撒拉挨密推奇。一天到晚的在旁邊佈迷魂陣。設相思局。弄得個伏恩神昏顛倒。他便從中取利。敲骨剝髓。吸脂收膏。似乎不見伏恩。做乞兒不見伏恩。死總不肯放手的樣子。那哀得華萊恩也一步一步的進這羅網。撒拉原是很愛他的。要想勸戒他。提醒他。無奈被哀爾司瑪箝制着。不敢開口。只得天天做他的傀儡。幫他害人。其實那一寸芳心。正痛如刀割呢。這也不必細表。且說過了幾天。即是泊曼音樂會開會的日子了。那天晚上。派克巷泊曼爵邸前電燈通明。有如白晝。車水馬龍。續續而來。一隊隊靚妝華服的美男女。好似長流之水。進那爵邸。那主人公爵夫人立在一所大客廳的大扶梯頭上。迎接賓客。一扇窗前立着那撒拉挨密推奇。和一個老子爵在那裏談天。驀地裏後邊來了一種溫和柔軟的聲音。撒拉雙波中頓時現出不快之色。接着便見哀爾司瑪已立在旁邊。故意的做出謙恭之狀。似乎是初次相會的樣子。說道：密司挨密推奇。晚安。吾剛從你母夫人那邊來。又轉身向那老子爵道：老先生。可見過了施託爾白來。夫人沒有他正在尋你呢。那老子爵匆匆而去。哀爾司瑪帶着笑容。又捱近了撒拉一步。低聲說道：吾喚你等在那門旁邊想來。你未必肯遵從。此刻吾有句話兒。要和你說。這話却是非常重要的。撒拉憤然道：如此爲甚麼不快些兒說呢。哀爾司瑪皺了一皺眉。纔道：伏恩今夜也到這裏來的。你快去找到了他。同他回去晚餐。你可要仔細萬萬不可失這好機會。吾心目

中很注重。今天的一夜。你可明白麼。撒拉抿緊朱唇說道。吾明白了。只是你爲甚麼注重今天的一夜呢。哀爾司瑪道。那孩子已從他伯父處弄到了一份錢。他和吾說這回實是末一回了。若是再一敗塗地。便沒有甚麼法兒想。因此上吾今夜必定要弄他到手。不使他囊中剩一先令。撒拉懶洋洋的說道。明天如何。哀爾司瑪仍含着笑。柔聲怡氣的道。吾們必須今夜着手。那霍華得。這歸在。即定要從中作梗。你可留心。伏恩來了。停一會你最好也邀萊恩一同去。今夜吾們要做一番事。遣此良宵呢。說罷。就一溜烟的去了。撒拉呆呆的立在那裏。玉靨慘白如死。一雙媚眼中。現出失望的樣兒。不一會。伏恩已走到跟前。撒拉便立時裝出淺笑之容。媚態橫生。那伏恩剛進來的時候。面色原白白的。兩眼下邊也隱隱現着黑影。及至一見撒拉。好似吃了一種猛烈的補劑。面上有了血色。目中放出奇光。依舊是一個活潑潑地。生龍活虎的少年。當下撒拉伸出一隻柔荑來。授給伏恩。曼聲說道。吾道你今夜不來的了。伏恩道。吾聽說你。在這裏。怎肯不來。就是你進地獄去。吾也要趕來。如何捨得下你。撒拉似乎沒有聽得。眼兒注着別處。說道。咦。密司推姆。伯爾馬丹。勒克來爾。和密司脫萊恩。都來了。不知道他們的位置。是不是在吾們近邊。伏恩一聽得這話。如奉玉詔。忙道。待吾瞧去。待吾瞧去。說着。向人叢中一攢。走向樊麗霞立着的所在去。撒拉也跟着過去。和哀得華萊恩握手。寒暄了一陣。只見他兩點黑漆的瞳子。中流露出一派愉快之色。撒拉也早已知道他並不是爲了吾自己快樂。定是爲了樊麗霞。抬頭一瞧。却見伏恩正和樊麗霞在那裏。

講話不覺起了些兒無謂的嫉妒心。只是也不能發作。祇得按捺住了。正在這當兒。忽聽得鏗鏗鏗一片聲響。知道開會的時候已到。於是大家都紛紛就座。一片拍手歡迎聲中。那大音樂家波萊尼氏同了一個康佛脫園的名女優翩然登場。那名女優舞蹈了一回。大家都擊節歎賞。等到舞蹈完畢。波萊尼引身將退。不道臺下衆口同聲的喊將起來。說波先生該唱一支妙曲兒。使吾們一聽這霓裳仙奏。沒的失望。而歸波萊尼本來不想唱的。如今被衆人逼着。不得不允下來。霎時間滿堂寂靜。半些兒聲也沒有。只聽得悠悠揚揚的槐啞林聲中。透出那悽悽惻惻的歌聲來。唱的便是那蘇格蘭古時的情歌。從前維尼司古屋中那個婦人所教的。樊麗霞聽了這歌聲。玉容如紙。雙蛾緊促。頓時想起了他父親心中異常悲痛。不免背人搵淚。音樂會閉會後。賓客們漸漸散去。忽有一個短簡送到他手中。只見上邊寫着道：「余今夜即離此赴巴黎。趣來哈特派克旅館一叙。波萊尼白。」樊麗霞看罷。便向馬丹勒克來爾道：「李奈此刻吾還不能回去。你先回去等着。吾回來時自有話兒告訴你。」馬丹勒克來爾點了點頭。不說甚麼。哀得華萊恩滿面現着失望之色。快快的說道：「密司推姆伯爾。你怎麼又要往別處去了。吾很望你和馬丹勒克來爾同吾一塊兒用晚餐呢。」樊麗霞很溫婉的說道：「多謝你的盛意。只是吾今夜委實不能遵命了。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正向着萊恩走來。樊麗霞便道：「密司脫萊恩。密司挨密推奇來了。吾們明天會罷說罷。就珊珊而去。撒拉走到萊恩身旁。那樣兒甚是滿意。嬌聲說道：「怎麼密司推姆伯爾竟匆匆的去了。萊

恩道。正是他因爲得了一封急信。喚他立刻就去。所以不能羈遲。咧撒拉道。吾此來並沒甚麼旁的事。只請你到吾家去用一頓便飯。你可不以為簡慢麼。說時。面貌非常溫柔。聲音也非常溫柔。教人不得不答應。萊恩原不想早早的回家去。便答道。有甚麼簡慢不簡慢。既承你殷勤相邀。吾那敢負你的盛意呢。

第十三章

數分鐘後。萊恩已和伏恩一同坐在一輛兩輪輕車中。向喀文狄希廣場去。伏恩似乎有些兒不安適的樣子。萊恩瞧了他一眼。向他說道。伏恩。吾若是一個達克透。定要勸你回家睡去。決不聽你再去用晚餐。門白立奇咧。伏恩道。多謝你關心。其實吾身上很安適。一些兒也不覺得甚麼。停了會兒。那車兒已到喀文狄希廣場。伏恩即忙離了萊恩。尋他片刻不忘的意中人。撒拉挨密推奇去了。用罷晚餐。那勞特哀爾司瑪正和伏恩在那裏講話。撒拉捉空兒低聲向萊恩道。你今夜可不門白立奇麼。萊恩道。吾此刻心裏正悶得慌。很想借重他排悶呢。撒拉伸出了一隻玉手。星眸中現着懇切之色。似乎要阻止他別賭的樣子。不道正在這緊要關頭。那哀爾司瑪過來了。做出非常謙恭之狀。向撒拉道。密司挨密推奇現在時候已不早了。吾們却還想玩一會兒。白立奇不知道。府上可厭煩麼。撒拉勉強裝出笑容。答道。你說那裏話。來。吾們那有厭煩的道理。就是門一個通宵。達旦也不打緊呢。哀爾司瑪轉身向萊恩道。萊恩。你也來入局。前天輸給吾的好趁。今夜翻本。老友快來。於是萊恩就跟着哀爾司瑪到一隻桌子旁邊坐下。只見伏

恩和那弼萊努琴早已坐在那裏。四人便動手賭將起來。萊恩的心終縈繞樊麗霞。一身不注在紙牌上。輸贏也毫不在意。推倫司伏恩却賭得很得手。獨贏了他一人。哀爾司瑪當下做了個暗號。撒拉挨密推奇就花枝招展似的走將進來。嫋嫋娜娜的直到伏恩身邊替他篩滿了一杯酒。把兩隻粉藕樣的玉臂擱在他椅背上。低垂粉頸。只向他嫣然一笑。一會哀爾司瑪又做了個暗號。撒拉便翩然而去。說也奇怪。這撒拉的一來一去。直使伏恩心如亂麻。那裏還注意手中的紙牌。早又漸漸兒的輸了。第四回賭罷。哀得華萊恩從桌旁立起身來。預備不別而行。忽見撒拉立在旁邊。玉容含笑的說道。你就要去了麼。萊恩道。時候不早了。請你見恕。吾原也很不願意去呢。撒拉又非常懇切的問道。密司脫萊恩。今夜你又輸了麼。萊恩道。吾倒也不甚放在心上。大約又輸了。撒拉道。如此。吾很願你去。萊恩笑了一笑。和撒拉道了一聲晚安。返身就走。剛走到扶梯頭上。忽聽得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回頭一瞧。却是撒拉。只見他張張皇皇的向後面瞧了一瞧。就走將過來。放低了聲音。斷斷續續的說道。密司脫萊恩。吾一吾萊恩執着他的手。輕輕的撫摩着道。你可要和吾說話麼。撒拉的玉手被他一執。又是快樂。又是悲痛。喘着說道。正是。吾要和你說一句話。吾必定要告訴你。說到這裏。忽聽得後邊起了脚步之聲。撒拉面容立時一變。忙道。吾望你明夜再來。願你晚安。說着。扭轉柳腰。急急的去了。萊恩不知其所以然。從那關扶梯上疾馳而下。馳入街中而去。一路歸家。只在那裏苦苦的想。那撒拉挨密推奇。究竟是甚麼意思。吞吞吐吐。欲語不語。

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甚藥呢。那時那勞特哀爾司瑪和推倫司伏恩却還留在挨密推奇屋中相對而坐。撒拉依依的坐在伏恩旁邊好似依人的小鳥。玉手摻摻不住的把香檳篩在伏恩杯中。春葱般的指兒時時和他相觸。伏恩頻親玉人。薈澤早已身軟如綿。骨化爲塵。腦兒好似磨盤般在那裏旋轉。一壁把杯狂飲。一壁仍和哀爾司瑪鬥白立奇。撒拉也仍舊貼着他身體坐着。半推半就。柔情脈脈。伏恩心也醉了。魂也蕩了。覺得這撒拉挨密推奇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天字第一號的美人兒。直是天上獨一無二。天字第一起的安琪兒。偷不得阿嬌貯之金屋。便一輩子不能做人。從此不願再挿足世上。當下裏便放着膽子求起婚來了。迷離惝恍中那美人兒答應不答應也不知道。只覺得他玉手遞過一張紙兒來。伏恩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當他是結婚的證書似的。欣欣然把名兒簽上。哀爾司瑪驀地裏起身說道。呀。時候不早。已過四點鐘了。伏恩也就踉蹌而起。和哀爾司瑪道了一聲晚安。又親了親撒拉的一隻柔荑。纔忽忽而出。這時已近天明。天公似乎故意惡作劇。下了一陣傾盆大雨。這一下子倒把伏恩的痴夢澆醒了。一瞧身上沒有穿外衣。知道忘在挨密推奇的一室之中。便連忙回進去。想不去驚動撒拉。悄悄地取了走罷。剛到那室中。猛聽得外室裏撒拉的聲音。在那裏和人講話。那聲音却又剛又冷一些兒。也不溫和。說道。如今你可滿意了。麼。那孩子已被你毀了。吾含着羞做這不道德的事。無非爲了你。今夜他竟和吾說起情求起婚來了。吾那能再忍下去。就要喚他張開眼來。瞧瞧清楚。使他知道。吾並不是真心愛他。指

點他出了迷津。快登覺岸也是莫大功德。以後倘有甚麼旁的事。委任吾。吾可謹謝不敏了。說着微微的透出歎氣聲來。接着又有一陣狂笑之聲。似乎從哀爾司瑪口中發出來的。此時伏恩已如夢初覺。側着耳子細聽着。聽得哀爾司瑪說道。今夜你真打起十二分精神。直把那孩子玩諸股掌之上。吾瞧他好似發了狂咧。撒拉悲聲說道。他不發狂。吾爲了人家做這不道德的事。陷害那青年子弟。這纔是發狂呢。哀爾司瑪道。撒拉。吾親愛的女郎。你別說怨話。你替吾做這一番事。吾自然感激不盡。如今吾有了那張紙兒。在手中。便終生不憂沒吃着。等到那孩子的伯父一死得了遺產。吾就取出這紙兒來。向他去要錢。就是將來沒有錢到手。也算出了吾多年的氣。可是那老頭兒一知道他姪兒迷於女色。把將來的遺產擅自送人。一定要勃然大怒。逐出那孩子。那孩子的一生也就完了。哼哼。霍華得你好幾年來。只和我做對頭。處處梗吾的事。現在老子把你最心愛的表弟。晦氣間接報你的仇。從此你可知道老子的手段咧。伏恩聽到這裏。纔恍然大悟。想吾究竟年紀輕。閱歷淺。不知道世途險巇。人心不古。進了他們的圈套。還不覺得可恨。那萬死的哀爾司瑪如此很心利用了美人做餌。劫奪吾的金錢。毀壞吾的名譽。道德以後。叫吾怎麼圓身世上。怎麼見人。想着那一顆心。好以千刀亂副。忘却了那外衣。就輕輕的下了扶梯。像飛一般跑入街中而去。那時雨勢還未殺。仍是傾盆而下。寒風颯颯。中人如刀。伏恩茫茫無主。心想往那裏去呢。以後怎麼度日呢。今天早上表兄霍華得要回來了。叫吾如何見他的面。就是要瞞他。不使他知道吾。

的事。但是他的目光非常尖銳。直能洞矚吾的心臟。只消一見吾面。便知端的。伏恩輾轉想的好久。決意不回到和霍華得同居的那所屋子中去。無奈又沒有錢上旅館。只得在街上徬徨。回首從前心裏非常懊悔。不一會天已漸漸兒放光了。警察們見了他。都兀是向他瞧。道是穿窬的宵小。然而也不能拘留他。因為早起晚歸的人。街上是常有的。伏恩趁着脚一步一步的走去。低着頭。灰白了臉。幾乎沒有生氣。他原是最愛撒拉挨密推奇的一向。當他是天上的天使。如今却當他是地下的惡魔。這一面窮途落魄。都是那粉頭的禍首。一壁想。一壁怨恨不止。停了會兒。天已亮了。雖在夏令。空氣却很冷。伏恩打了幾個寒噤。從頭到脚都瑟瑟地抖。那腦兒却好似火燒的一般。想來想去。總不知道日後怎麼樣纔好。一路走來。已到了隄岸上邊。伏恩斗的立停了脚。想這一泓碧流。大可爲吾歸宿之地。好借他的水洗盡吾的污辱。滌盡吾的煩惱。於是走近了欄杆。對那湯湯流水。呆呆的瞧了好一會。想活在世上。也沒有甚麼趣味。不如死的乾淨。橫豎此刻時候。還早。不致於被人瞧見。接着便咬緊了牙齒。預備跳下去。他到底跳下去。沒有吾們不知道。那推倫司伏恩。却覺得自己已墮入萬黑之中去了。

第十四章

哀得華萊恩對於那樊麗霞的寫真。非常熱心。不多幾天。已告成了。原來他愛樊麗霞的情。直深比泰晤士河。樊麗霞的玉容。好似已深深的刻在他心上。竟能默寫出來。那畫完工之後。萊恩十分高興。那天早

上。恰巧瞧見樊麗霞在那花園裏。便疾忙爬上梯子。向樊麗霞道了一聲晨安。接着欣然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在窗口中恰瞧見你的倩影。所以飛一般的趕來要告訴你一件事。那畫兒已告成了。樊麗霞嬌呼道。畫得這樣快。想來你一定朝夜從事於此。分外的認真呢。萊恩答道。吾畫姑娘的寫真。甚是得意。一些兒也不覺得辛苦。所以把旁的事都丟開了一心一意的畫。這一張姑娘如今可要去取來麼。倘有不合之處。還請姑娘指示。吾能設立加修改。這時馬丹勒克來爾恰好從裏面出來。聽得了萊恩的話。便接口道。密司脫萊恩。吾們不妨到你畫室中來取吾自從和你相識以來。久懷此意。時時想來瞻仰呢。萊恩道。馬丹果真要來。吾是很歡迎的。說時把兩眼微微的瞧了瞧。樊麗霞似乎問他。你肯來不肯來。啊。樊麗霞道。倘然方便。吾們沒有不來的。說罷却彷彿憂形於色。檀口邊也帶着鬱鬱不樂之狀。萊恩看了。很是錯愕。想他粉臆之中。到底有甚麼不如意事。從今以後。吾定要保護他。使他永永不受煩惱纒好。呢。接着說道。吾的畫室。骯髒得很。怕你們兩位未必肯廁身。其間。只是也不妨到吾花園裏來。喝一杯茶。瞧那張畫如何。樊麗霞嫣然一笑。說道。吾們甚麼時候來呢。萊恩道。請早一些。須待日光好的當兒。瞧起來纔分明一些。有甚麼不合的地方。一瞧就出。午後三點鐘好麼。樊麗霞道。很好。吾們三點鐘來。就是說着。又笑了一笑。姍姍的往裏邊去了。萊恩目送他。不見兩個眼兒。一動也不動。忽聽得馬丹勒克來爾的笑聲。纔定了神。只見馬丹抬起了頭。向他瞧着。一會操着法語。高聲說道。麥欸很好。很好。三點鐘。三點鐘。說着一

轉身也入內去了。萊恩就回到自己屋中。一早忙着預備茶點。把他的女管家弄得手忙腳亂。六神無主。忙了幾個鐘頭。纔就緒了。到午後三點鐘時。聽得門上有彈指之聲。便沒命的奔出去開門。歡迎他的上客。馬丹勒克來爾一進門。就嘆道。樊麗霞這屋中真不愧。是美術家的屋子。樊麗霞道。正是。但是吾也不知道。美術家的屋子。究竟。是怎樣的呢。一壁說。一壁走進一所廳事。只見四面琳瑯滿目。都是些古香古色的古物。四壁上張着無數的名畫。無數古代的軍械。密密層層的幾無隙地。馬丹勒克來爾向四下裏瞧了一下。說道。密司脫萊恩。今天吾儘這半天。要瞧你的許多珍品。不過密司推姆伯爾的那張畫。是第一要着。煩你快去取來。給吾廣眼界罷。萊恩道。你須得立在外面光線好的地方。纔瞧得分明。說時。轉身到一面壁角裏。拉出畫架來。把上邊遮着的一張紙兒揭去。活現出一幅鮮艷無比。美麗絕倫的畫來。馬丹勒克來爾歡呼道。妙妙。好一幅美麗的畫。好一幅精細的畫。筆致既佳。設色也工。樊麗霞的黑服襯着紅酣的玫瑰花。灰色的古泉。一道道的日光。映射在水面上。又成一種黃金之色。這一幅畫兒。委實好。算是五色雲錦。咧。樊麗霞把漆黑的雙眸。注在那畫上。芳容上。又似乎微露憂鬱之狀。冷然說道。密司脫萊恩。這畫兒。你自以為得意之作麼。萊恩不但不得香口中一句歎賞的話。反受了這一句冷如冰雪的話。幾天的心血。都付諸泡影。不覺失了一百二十個大望。馬丹勒克來爾道。樊麗霞。你怎麼如此冷血。吾以為這畫兒。直是美術界的神品。並世無雙的了。密司脫萊恩。你畫得出這樣的妙畫。無怪人家肯爭攬。

黃金來買呢。這時樊麗霞的櫻唇微微顫動，好像受了甚麼感觸似的。萊恩也莫名其妙，忙領着他們到花園之中。那桌兒正在榆樹下邊，綠樾當頭，宛似一個油碧幕。樊麗霞低低的說道：「好一個幽雅所在，好一隻富麗的桌兒。」萊恩聽了這一句話，心裏就一喜。當下三人都相將坐下。萊恩談笑風生，竭力的博樊麗霞歡心。樊麗霞倒也開懷，粉靨上時時現雙渦，玉蔥纖纖時時微觸。萊恩的杯兒一會茶已用畢，馬丹勒克來爾起身告辭，說要去寄一封很重要的信。樊麗霞道：「李奈，吾和你一同去。」萊恩忙道：「密司推姆，伯爾，吾有一架古時的小洋琴，要給你瞧，你慢些兒去。」樊麗霞微笑答道：「如此，吾不妨等一會，瞧瞧你的小洋琴。」萊恩一聽得這話，好似小學生得了獎品，幾乎要脫口歡呼起來。那時馬丹勒克來爾已匆匆而去。萊恩便同樊麗霞走到一架小洋琴旁邊。樊麗霞坐下來，略彈了一會，就盈盈而起，立在那畫前，默視了好久。萊恩也立着不動，半晌忽地問道：「密司推姆，伯爾，你可是，不，喜歡這畫麼？」樊麗霞轉身向着萊恩，答道：「正是這畫兒，原畫得很好，不過你把吾畫得過於好，未免失真了。」萊恩柔聲說道：「那裏，失真，吾實是照着姑娘的芳容，下筆請你從實答吾，你倒底喜歡不，喜歡這畫兒。」樊麗霞把那含愁的眼波，注着萊恩，說道：「吾喜歡的，只是吾有一番話兒，要和你說。」萊恩道：「甚麼話兒？」請你儘說。」樊麗霞道：「吾瞧了你這畫兒，就引起吾滿腔的憂思，覺得感慨不淺，你不見那畫上道道日光，好似在水上跳舞，萬紫千紅，都覺有香有色。夏天的明媚風光，已被你活活畫出，只是看吾一個不幸之人，在上邊從頭至脚，都黑黑的，似乎和這

畫有些。不稱。吾瞧了。這畫。就不知。不覺。起身。世蘋雲之感。咧說罷。回過頭去。星眸中。兩滴淚珠兒。早掉了。下來。哀得華萊恩。此刻。也不能再忍了。過去執了樊麗霞的玉手。很懇切的說道。親愛的。吾愛你。怎忍使。你不快。以後。吾總盡力的。安慰你。保護你。使你。永遠不受煩惱。樊麗霞面上。頓現失望之色。螭蟾漸漸兒。的低垂下去。兩手掩着面。只是嚶嚶啜泣。一壁又悲呼道。你別這樣說。你別這樣說。好個哀得華萊恩。這時竟長跽了下來。要想拉開他那雙掩面的玉手。樊麗霞猛可的抬起粉頸來。低聲說道。請你恕吾。吾不知道。甚麼愛情。但願吾們。倆以後。不再相遇。萊恩帶着哭聲說道。你別說這話。樊麗霞道。這話。雖覺得說。不過去。然而。吾總以為。還是不再相遇的好。要是再遇。便終生牽纏不清。并且也累你。進這愁城。萊恩道。這話是那裏說起。樊麗霞道。委實和你說。吾實是一個不情人。不能受你的愛情。因為吾曾答應一個人。做一件事。那人已經死了。他臨死的時候。吾曾向他立過一個誓。倘然吾不替他做成那件事。便終身不嫁。一輩子。不着愛情。那事體。又是很難下手的。將來吾的性命。送在他上邊。也未可知。如今吾只得求你。恕吾。你不必戀戀於吾。妄用愛情。從此再會罷。以後。你或想起吾。只想吾。是世界上最。一個崎零人。就是了。萊恩執了樊麗霞的玉手。親了一親。悲聲說道。再會。再會。吾總一輩子。不忘却你。一輩子。不忘却你的玉容。你的嬌聲。吾在世上。一天。總愛你。一天。就是死後。吾的愛情也。永永。不磨滅。再會。再會。願上帝。降福於你。

第十五章

却說奧克斯福街分出的一條小街上。有一家老店。一扇弓形的窗上。挂着一塊招牌。上邊寫着道。約翰。濮伯爾。成衣匠。這街喚做喀萊街。那成衣匠密司脫濮伯爾。已住在那邊好幾年了。也算是這喀萊街上。一個老前輩。只是他的年紀。究竟多少。竟沒一個人能說定。他瞧了他斑白的鬚頭髮。和額上疊疊的皺紋。似乎是個五六十歲的人。瞧了他的一雙眸子。熠熠放光。又似乎是個三十多歲的人。更瞧了他的。僵腰曲背。又似乎是個八九十歲的人了。他許多朋友們。都喚他做老濮伯。他膝下也並沒子女。好幾年。前在掘來巷中。拾得了一個奄奄待斃的女孩子。就帶到家裏。養育他。替他題了個名兒。喚做愛非。這愛非。漸漸兒的長大起來。倒聰明伶俐。眉目如畫。要算是密司脫濮伯爾心窩裏最得意的人。好在膝下。既沒有兒子。又沒有女兒。就把愛非當是自己親生的女兒。瞧他生得嬌小玲瓏。十分可愛。明眸善睐。澄如秋水。如雲之髮。都帶着栗色。那老頭兒。直把他當做掌上明珠。一般。一夜他們父女倆。在隔河一個老友家用晚餐。餐後。又長談了好。久時候。已不早了。加着大雨。不能回去。那夜便下榻其家。但是他們的成衣肆。照常八點鐘。就要開門。幾十年來。天天如此。沒有一天脫班的。第二天早上。烏雲已消散。曉風微拂。第一道的日光剛上。愛非已醒了。半點鐘中。父女倆便告別了那家主人。走將出來。那時街上。還沒行人。空氣清新。覺得非常暢快。一路從惠司明司德。沿着隄岸走去。正走到亨荷福橋邊。忽見階級上。有一個穿。

着夜服的人痴痴的立在那裏。眼兒兀是注在水上。愛非眼快早已瞧得分明。忙喊道：「濮伯，你瞧那邊立着一個人，一定想自殺。」說着，放了老人的臂，飛也似的奔過去。那時那人正展着兩臂，要撲將下去。愛非連忙把他衣服一把拖住，只向後一拽，那人便跌在地上。濮伯爾也氣噓噓地的趕來，只見那人已暈了過去。愛非瞧着他灰白的臉，顫聲說道：「濮伯，他年紀還很輕。」密司脫濮伯爾嘆道：「吾們怎樣處置他呢？吾們怎樣處置他呢？」愛非按了按那人的手和額，搖頭說道：「這人已暈了過去，一時怕不能醒過來。吾們不如帶他到家裏去療治。」濮伯爾道：「吾愛吾去喚一輛車兒來，你等着說着，匆匆的去了。」愛非坐在地上，鬆了那少年的領圈，把他的頭擱在自己膝上，只見那面目甚是娟秀的，是一個翩翩美少年。女郎瞧了心中很不舒服，想這樣一個人爲甚麼不好好兒的活在世上，却要向這森森碧流中去討生活呢？正在這樣想，那少年倏的張開眼兒來，熟視了愛非，一會愛非也一聲兒不響的瞧着他，只見他兩個眸子裏似含失望之色，不一會聽得一陣車輪轉轉之聲，濮伯爾已喚了一輛車兒來。那少年依舊暈了過去。那車上的車夫向下邊望了一望，似乎有些兒不願意的樣子。一壁說道：「這先生倘然和你們沒有甚麼關係，你們不必管這閒帳，讓警察們去管好了。」愛非冷冷的瞧了那車夫一眼，說道：「你也不必管這。」先生和吾們沒有關係，只盡你做車夫的本分。如今快助吾父親把這先生昇上車兒罷。」車夫飾詞道：「密司只是吾也不能下來。」馬繮一放手，馬兒就要跳起來。愛非冷笑道：「哄誰來，你快下來把這先生昇進車。」

兒。吾替你看守着這馬兒就是了。車夫推却不下。嘴裏咕囔着。跳將下來。依着愛菲的話。把那少年昇進車兒。接着愛菲和他父親也坐了上去。說明了去處。那車夫加上一鞭。車兒便疾馳而去。看官那少年是誰。諒來你們都已知道。不消說自然是推倫司伏恩了。且說推倫司伏恩進了喀來街那成衣肆後。又過了好久。方始醒來。張眼四望。這所在似乎以前並不到過。是一間又小又潔淨的房間。這身體却睡在一隻很適意的床上。伏恩兀是把兩眼向四下裏溜。只見四邊都是些古物。更抬頭向後面一瞧。却見羅帳揭處。露出美人半面。伏恩張大了眼。兀是瞧着。覺得這玉容不久曾瞧見過的。不過在那裏瞧見的。總想不起來。停了會兒。愛菲俯下頭去。很親切的問道。你可覺得好些麼。你好好兒的在這裏靜養。靜養別着惱。伏恩道。吾那裏會着惱。感激你正不暇。咧。愛菲急道。別多說。別多說。那達克透說你不能多開口。吾所以也不讓你開口。請你耐心做個緘口金人罷。伏恩道。你既不許吾開口。吾就不開口。但是開口也不打緊。吾覺得身體已全愈了。想要起來。咧。說時。掙扎着要起來。無奈支持不住。仍躺了下去。愛菲道。你別如此執拗。若是不聽吾的話。吾便喚爸爸去。伏恩伸出手來。執了愛菲的玉手。說道。你別去喚你爸爸。吾就依你的話。不說不動了。愛菲把一手撫着伏恩的枕頭。口角邊現出兩個微微的笑。湊說道。你別多說話。達克透知道了一定要怪吾。伏恩微笑道。達克透那裏會知道好姑娘。你別過於挖苦吾。總要讓吾說幾句話。你至今還沒告訴吾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又是誰。吾直好似在五里霧裏呢。愛菲道。吾就告訴你這

兩件事只是旁的事你不許再問了。如今你在濮伯的家裏。伏恩急道。濮伯是誰。愛菲道。濮伯你怎麼不知道。自然是約翰濮伯爾。你這人未免太荒唐了。如何不知道濮伯。他簡直是沒一個不知道的。沒一個不愛他的。許多愛他的人。就稱他做濮伯。他原是一個怪可愛的人呢。伏恩道。這濮伯可就是你的父親麼。愛菲道。正是這一回。你須得謝他。不必謝吾。濮伯實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生平從來不曾做過荒謬的事。好算得一個完人。天下少有的。伏恩道。然而吾要多謝多謝你。你是吾救命的恩人。愛菲道。那天吾見你痴立河畔。便知道你一定是厭世了。你正在撲下去的當兒。吾便疾忙趕來把你拉住。那時你己不省人事。就帶你一同回家。這也不必再提過去的事。只當他己死好了。伏恩道。如今吾只要問你一件事。外邊的人可知道吾投河的事麼。可知道吾在這裏麼。愛菲道。外邊並沒有人知道。你儘放心。伏恩又伸出那手來。執了愛菲的柔荑。緊緊的握了一握。以表感激之意。愛菲又道。吾們都替你守着秘密。並沒有告訴旁的人。除了達克透以外。外間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在這裏。你身體一復原。即能離此而去。人家永不知道。你有這一回的事呢。愛菲也不知道。爲甚麼緣故。說到「即能離此而去」六個字。那珠喉好以梗塞了。秋波裏好似有了淚痕。連伏恩的面龐也幾乎瞧不清楚了。伏恩緊握着那女郎的玉手。快快說道。你怎麼喚吾就去。未免太不仁了。你千萬別喚吾就去。天上的安琪兒。諒來總有仁心的。但是吾也早已知道你的心。你一定在那裏。厭吾恨不得驅逐吾出去。如此也好。明天吾就走。咧。愛菲聽了。把手一

縮似乎負氣的樣子。伏恩忙帶着笑臉，溫溫和和的說道：「吾說得太操切了，你別放在心上。你須要知道吾的心，很戀戀於你，怎麼肯匆匆而去？若能一輩子留在這裏，便其樂無極。吾與其離開這裏，寧可此刻死在這裏，死在你的面前。」愛菲把那玉手儘伏恩握着，低頭無語。伏恩也默默不聲，此心與彼心似乎已心心相印了。停了會兒，伏恩纔開口問道：「吾留在這裏有多少時候了？」愛菲答道：「已留了一來復。咧，伏恩大呼道：「怎麼已來了一來復？這一來復中都是你看護吾麼？」愛菲微微的點了點頭。伏恩忙低下頭去，在他玉葱尖上親了一親，顫聲說道：「你如此待吾，直使吾感激涕零。吾從阿母棄養以後，從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親切的人呢。」接着兩人又沈默了一會。愛菲的玉葱尖受了伏恩一親，芳心早已趑趄不置。伏恩見愛菲脈脈含情，那顆心也別別的跳個不住。

第十六章

停了好一會，那密司脫濮伯爾來了。朗聲問道：「那少年人已好了些麼？」愛菲欣然答道：「親愛的濮伯，他已好得多了。」密司脫濮伯爾道：「吾很要聽這好消息。」據那達克透說，他神經受了震動，必須靜養幾天，纔能復原。如今他既復原，老人的心也安了。愛菲你快去做一杯牛肉茶來。愛菲道：「濮伯，你倒提醒吾了。」吾立刻做去說着，悄然出室而去。伏恩啓口說道：「密司脫濮伯爾承你垂愛，小子小子，真感激不盡。」密司脫濮伯爾道：「這是那裏說起，人家有難若不援之以手，反而袖手旁觀，這世界便成萬惡的世界了。見義勇爲。」

君子人應盡的責任。世上那一個人不該如此。你又何必感激吾。況且這一回的事。都是愛菲一人之功。與老夫無涉的。伏恩道。你們賢父女。都是古之仁者。營救小子。恩同再造。此刻小子也不知所報。且待來日。喇密司脫濮伯爾道。這種很微細的事。何必懸之齒頰。你留在這裏。吾們都非常快樂。如今你可有甚麼事。需老人相助麼。伏恩相了半晌。纔道。這幾天。吾出來了家裏。有一個表兄。定要萬分着急。所以吾想寫封信回去。好叫他放心了。密司脫濮伯爾道。這個是罷不得的。這個是罷不得的。說罷。便走將出去。一會愛菲已取了信紙筆墨進來。一面說道。達克透說。你還不能勞動。伏恩道。不打緊。吾們別使他知道好了。愛菲道。你身體剛好一些。手裏未必有力。可要吾替你代筆麼。伏恩道。你一片婆心。吾總沒齒不忘。愛菲坐了下來。把筆放在墨水壺裏。說道。別多說閒話。吾已預備了。伏恩道。多謝。你便說道。親愛之傑密鑒。離家以來。忽忽數日矣。想兄必駭怪。然而弟凡百都極安適。了無所苦。近方居良友家。爲狀甚樂。尙須小住數日。方能言旋。惟友家地址。殊未能告兄。蓋比來弟頗厭塵囂。杜門謝客。不見一人也。今者弟有一好消息。告兄弟。已與哀爾司瑪輩絕交矣。兄聞之。諒必釋然。於懷闊別許久。思兄之情。頗切。弟所有秘密。容俟歸時。當緬縷爲阿兄告耳。汝至愛之表弟推倫司。伏恩上。愛菲寫罷。便道。如今快把那受信人的姓名地址。告吾。吾替你寫那信封。伏恩道。乾姆司霍華得收。辟開迭來泊拉姆佛爾俱樂部。愛菲取了一個信封。一一寫上了。舉起那雙星眼來。瞧着伏恩。問道。還有甚麼旁的事麼。伏恩答道。多謝。你沒有甚麼旁

的事了。親愛的愛。非你待吾真好。伏恩說親愛的愛。非時那聲音非常柔婉。愛菲聽了。頓時紅潮上頰。只嫣然一笑。亭亭出室而去。伏恩十分得意。躺了下去。兩眼注在天花板上。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的名兒。已排出腦海。就是想起了也。只當是一場噩夢。他自己深自欣幸。如今已跳出了煩惱之網。重登極樂之土。一輩子的希望。正無止境。咧他在這小室中靜養了幾天。已立定了一個決心。此番出去之後。定要做些事。謀得一個噉飯之地。不再遊手好閒。學那浪子行徑。過了幾天。病已霍然。他便出了臥室。到下邊起居室中。那天早上。日麗風和。天氣很好。坐在火爐前一把椅上。身上穿着一件羅馬大衣。面上已有血色。那密司脫濮伯爾見伏恩全愈了。甚是快樂。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愛菲立在近邊。玉靨笑倩。朱唇邊微帶喜色。想來他芳心中一定樂不可支了。伏恩也歡然呼道。這一間裏又華麗又爽塏。吾很覺適意。但是寂處樓上也並不厭煩。就是一輩子住在那邊也願意。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咳。只可恨此刻身體已復原不久。便須離此而去。咧密司脫濮伯爾微笑道。何必急急住一個月在這裏。也不打緊。吾們很願你和吾們住在一塊兒。愛菲你以為然麼。伏恩憂形於色。說道。吾只等脚裏一有了力。就要和賢父女告別。但是以後吾時時要來走動。你們別討厭。吾救命之恩。沒齒不敢忘却。將來定要設法報答。從前的事。吾也深自懊悔。今後便當革面洗心。做些兒事。自食其力。不倚賴人家。頂天立地。做一個世界上有用的人。密司脫濮伯爾把手按着伏恩的肩。說道。吾很要聽你說這有志氣的話。人生世上。自該做些兒事。不做。

事算不得人。你要做甚麼事。吾自信可以助你一臂。只是將來仍須你自己靠自已。吾無能爲力了。伏恩低聲說道。多謝先生。密司脫濮伯爾聽了。覺得這四字中含着無限懇切之意。似乎他已立了決心。定要在社會上獨樹一幟的樣子。濮伯爾自覺老懷彌適。且說推倫司伏恩寄信給他表兄傑密霍華得的。那天午後。勞特哀爾司瑪往喀文狄廣希場去。所贏的錢已經用光。一個辨士都不剩。心裏十分焦急。想不出甚麼法兒。再去撈錢。加着霍華得將要回來了。很怕見他的面。原來這哀爾司瑪生平甚麼人都不怕。只怕這傑密霍華得他的冷言冷語。委實有些兒攔不住哀爾司瑪。又是生就的一個膽小如鼷的人。目下做了虧心事。把個伏恩陷入悲慘之域。心裏很爲害怕。想見了霍華得。用甚麼話兒來搪塞呢。他到了挨密推奇家。入到一間客室之中。却見一個人靠窗立着。臉兒向着外邊。所以瞧不出是誰。當下他便走將過去。忽見那人也斗的轉過身來。哀爾司瑪不覺呆了一呆。原來那人千不是萬不是。正是那傑密霍華得。便疾忙搭趲着過去。伸出手來。說道。霍華得。你已回來了。親愛的朋友。想不到吾們在這裏相遇。真是事有湊巧呢。霍華得道。巧極巧極。哀爾司瑪放下了手。說道。你立在這裏。可是閒眺麼。霍華得道。吾是恭候密司挨密推奇來的。但是他大約有些兒不自然。所以還遲遲不出。想足下和密司挨密推奇是知交。吾有一件事要動問。足下定能代他回答。或者比他更明白些呢。哀爾司瑪坐在一把椅上。掏出一塊香氣撲鼻的手帕來。手裏弄着。說道。傑密。吾若是知道的。自然和你說。親愛的朋友。你可是要問吾甚。

麼新聞麼。霍華得冷然道：哀爾司瑪只問你一句話，吾須往那裏去，纔能見吾的表弟推倫司伏恩。哀爾司瑪驚呼道：怎麼說？你表弟不在俱樂部裏，便在你家裏，你怎麼問起吾來？吾要你表弟做甚麼？霍華得道：只是吾去的時候，會聽得人家有一句話說時，面上微現怒容。哀爾司瑪大笑道：吾親愛的老傑密，你要知道，表弟的所在，須探聽女人家去。吾那裏知道？吾不見那孩子，已一來復了。他還欠吾好幾個錢。霍華得悄然道：這個早在吾意料之中。哀爾司瑪道：你既明白，再好也沒有。你若遇見他時，煩你替吾提起這筆帳。可是這幾天，吾又阮囊羞澀，手頭非常拮据。咧霍華得這時早捏緊了兩個拳頭，恨不得撲將過去，勉強耐着，說道：想來他的錢大半已進了你的手了，你不知道你可曾一古腦兒都取了他的呢？或者發一些慈悲心，留些兒給他。哀爾司瑪起身說道：這話兒你說得奇了。吾並不是騙他，他搶他的，吾們不過玩玩，葉子戲，輸贏都憑着自己命運，無可假借的。霍華得怒不可遏，走上一大步，一把抓住了他的臂兒。哀爾司瑪吾剛纔的一句話，你快直直截截回答。若是不說，吾便把你這撒謊之口關起，使你永遠開不得。哀爾司瑪正舉起手來預備抵抗，忽見門開處，那撒拉挨密推奇亭亭的立在那裏，翠眉微蹙，花容無主，兩點星眸中，却現着鎮定之色。對他們倆瞧着，霍華得就放了手。哀爾司瑪似乎有些兒不快之狀，悻悻的說道：密司挨推密奇，你來得恰好。這妄人正向吾要他的表弟，咧霍華得也轉身向撒拉道：密司挨密推奇，吾此來有一件事要動問吾表弟推倫司伏恩在那裏。撒拉把兩道遠山眉揚了一揚，瞧了瞧。

霍華得又瞧了瞧哀爾司瑪似乎很詫異的樣子。一會纔答道：密司脫霍華得這個直使吾無從回答。吾要是知道自然萬沒有不告訴你的道理。無奈令表弟失踪。吾委實一些兒也不知道。總要求你原諒。則霍華得道：吾此來並不是孟浪。因爲有個人告訴吾。表弟夜夜在你府上和勞特哀爾司瑪鬥紙牌。輸得着實不小。他失踪的前一夜也在這裏。最後人家瞧見他在那堤岸上。據吾揣測起來。他別是自盡了。麼撒拉一聽這話。秋波中頓現恐怖之色。霍華得瞧了。那心也好似慢慢兒的沈下去。忙問道：你可知道他的確是自盡麼？撒拉答道：吾並不知道。不過聽了你的話。不免吃了一驚。委實和你說。吾見密司脫伏恩的末一回倒還記得。是泊曼公爵家開音樂會的那一夜散會後。他便到舍下來用晚膳。去時已經夜深。只消一問那下人。就知道咧。說時按了按呼人鈴。不一會便走進一個下人來。撒拉問道：你可記得密司脫伏恩末一回在這裏是那一夜？那下人答道：小人記得是泊曼公爵夫人開音樂會的那一夜。撒拉道：那夜領導他出去的。可是你麼？那下人道：正是小人。密司脫伏恩去的時候。忘了外衣。吾告知他。他却好似沒有聽得。匆匆的去了。停了兩三分鐘。纔回進來。飛步上樓。吾在下邊等着。却好久不見他下來。他甚麼時候去的。並沒有瞧見。因爲那時吾已不在門前了。撒拉聽了。向哀爾司瑪瞧了一瞧。那眼光直好像電一般。哀爾司瑪立在那裏。現着不安之狀。撒拉遣退了那下人。輕輕的向霍華得道：密司脫霍華得。你一定弄錯了。吾記得他回來取外衣的時候。曾和吾講了好幾分鐘的話。那樣兒依舊很是溫和。和平日。

並沒兩樣。霍華得瞧了撒拉一會，悄悄地說道：「多謝你見告。如今吾只得把這事去委託警察。想來總有個水落石出之日。」咧說罷，就邁步而去。霍華得去後，撒拉和哀爾司瑪都默然無語，沈默了好久。撒拉纔開口說道：「那孩子忽爾不見，別是那夜吾們所說的話被他聽了去，所以羞憤自戕麼？」哀爾司瑪道：「吾親愛的撒拉，你別說豈話。那孩子萬萬不會自戕，定是爲了輸了錢，躲在甚麼地方躲子。一兩個禮拜便會出現。」咧撒拉很悲痛的說道：「咳，吾願以後世界上的一般青年，別遇見你遇見了，你就身敗名裂死而後已。」這時哀爾司瑪也不說甚麼，取了帽兒，預備走。走到門前，又立定了，回過頭來，決然道：「吾親愛的撒拉，有一件事你須記着。若是那孩子果真死了，以前的事務須嚴守秘密。要是外邊有甚麼人講吾的話，吾只來問你，可是那死人斷不能開口自述其事呢。」

第十七章

哀爾司瑪伯爵邸巍巍然峙在榆樹林中，黑魃魃地似和世界隔絕。就是在夏天也現着一派陰森黯淡之象。到了夜深時候，這爵邸直好像一個鬼窟呢。却說有一天夜裏，風片雨絲狂捲空中，爵邸裏更是黝黑如漆，矗立暗中，似乎是個大怪物。惟有那管家福特住的一間裏透出一絲絲的燈光來。那時福特坐在火爐之前，喝着一杯拋脫酒，一壁喝，一壁在那裏想從前的事。忽聽得琅琅一陣子電鈴之聲，霎時間四面都有回聲。福特萬分詫異，疾忙立起身來，想這爵邸好久沒有人光顧了。這樣風雨蕭條的黑夜之

中還有誰來。欸。關呢。不要。是鬼麼。正在這樣想。那電鈴聲又琅琅的響了。福特顫着手。取了一枝蠟燭。走過一帶迴廊。到那客廳之中。立停了脚。一時遲疑不決起來。想從前琪麗愛姑娘出去的時候。曾吩咐除了那老律師以外。別放旁的人進來。正在委決不下。那電鈴又一陣子的亂響。福特便出去。拔了門。把手遮了燭光。探頭出去。瞧來的是誰。忽見一個人直闖進來。一面嚷道。哈羅。福特。福特細細一瞧。原來是那勞特哀爾司瑪。不覺退後一步。喊了一聲奇怪。哀爾逕到客廳裏。大聲說道。快把門兒關了。那風着實利害。撲上面來。尖銳如刀呢。福特囁嚅道。吾的爵爺。小人理會得。只是小人要求爵爺見恕。斗膽有一句話兒。要動問爵爺。黑夜中冒風雨而來。有甚麼貴幹。哀爾司瑪道。沒有甚麼事。沒有甚麼事。只爲迷失了。不能回去。因此上趕到這裏來。福特呆呆的立着。瞧着那哀爾司瑪帶笑的面龐。又說道。吾的爵爺。小人很煩悶。可是這爵邸已空關了。好久沒有地方。足以供爵爺下榻呢。哀爾司瑪道。吾並不要睡。只和你把臂話舊。剪燭談心。已能銷磨這一夜。倘能喚你老婆料理些兒東西來吃吃。更覺有味。咧。福特答道。吾的爵爺可憐。吾家的早已撒手人世了。但是小人或者也能料理。哀爾司瑪柔聲道。不論甚麼東西都好。不論甚麼都好。說着。只向着裏邊走。福特領他到了自己室中。哀爾司瑪把他的濕大衣放在近邊。一把椅子上。說好一間適意的房間。福特你陳飾得很好。一走進來。就使吾滿意呀。這可是一瓶老牌拋脫酒麼。接着倒了一滿杯。向那福特點了點頭。笑了笑。舉起杯來。喝了個乾。福特擦着兩手。立在旁邊。哀爾司瑪放

下了酒杯。坐在火爐前的一把安樂椅上。說道。福特。你也坐下來。可有甚麼新聞。和吾說。福特依着他的話。坐下一會。却又立起身來。低聲說道。爵爺。你一定餓了。只是近來這裏沒有甚麼可口的東西。真對不起得很。爵爺。倘不以爲簡慢。小人便去取來。哀爾司瑪欣然道。福特。不論甚麼東西都好。牛肉。羊肉。吾都要吃的。肚子裏委實有些兒餓咧。那福特就三脚兩步的去了。哀爾司瑪心中十分滿足。想平日千思萬想。要進這邸。總不成功。今夜冒雨趕來。居然達到目的。如願以償。以後便能着手探那女孩子的踪跡了。此時那福特已急急的趕回來。說已經喚厨子料理晚膳。停一會就來了。哀爾司瑪道。福特。累你這樣忙。碌。吾心裏很過不去。快坐下來。吾們談談心。說時。舉手指了指一把椅兒。福特不敢怠慢。坐將下來。哀爾司瑪又道。福特。你容貌還如往年。並沒大改變。吾記得小的時候。在這裏幾間房裏躲來躲去。捉迷藏。就瞧見你那時。你還強壯。如今吾已成人。你也白髮盈顛。變了個老人了。光陰容易。真可慨呢。吾從小至今。一切事。諒來都在你胸中。只恨吾從前秉性執拗。致和叔父意見不合。時時鬥氣。然而吾其實並不懷恨。叔父只瞧不過那個叔母。他如今已死了。在理吾不該再牽他的頭皮。也不必說他的壞話。只放在心裏。就是福特道。那伯爵夫人。原是個很冷心的人。他不但對於丈夫毫無愛情。并且也恨他女兒。好似不是自己生的。哀爾司瑪道。琪麗愛姑娘。從他母親死後。一向不在這裏。麼。福特眼兒注在地衣上。答道。正是。吾的爵爺。哀爾司瑪道。據吾想來。他定是喜歡自由。到外邊去遊歷。遊歷長進些。見識也是有的。如今這

司瑪家的遺產都在他一人手中麼福特道吾並不是琪麗愛姑娘的心腹所以也不知道底細哀爾司瑪知道他不肯回答便疾忙換了口氣講旁的事了。一會即見一個厨子捧了一隻盤進來盤裏放着一碟火腿和雞蛋更有一個斯的而登牛乳餅和一個麵包蘸着一大堆的黃乳油哀爾司瑪瞧了非常滿意那福特又開了一瓶拋脫酒上來便吃了一個盡興吃罷杯盤撤去哀爾司瑪取出一隻雪茄匣說道福特可要吸一枝雪茄麼福特取了一枝點上了火吸着。一面又喝着酒和哀爾司瑪講話那樣兒甚是得意哀爾司瑪又說道福特你須知道吾很愛這老爵邸只奇怪吾表妹爲甚麼流連在外不想回來冷落這好地方不少說時替福特斟了一杯酒福特道多謝你爵爺你的話兒真不錯吾老頭兒見這裏如此寂寞荒涼也覺得心痒呢哀爾司瑪道這個不消說得你已是這裏多年的老管家這屋子自然也非常關心就是吾從小出去之後好久沒有來了至今還戀戀於此咧福特道爵爺你能毅不忘其舊真是難得將來這裏的遺產也終要歸你的手哀爾司瑪道那遺產一層吾倒並不放在心上況且有表妹在着儘歸他執掌吾雖然和他沒有見過一面心裏却很喜歡他可是吾如今一個親戚都沒有惟有這表妹妹是吾最親近的人目前不知道他飄泊何方甚是挂念恨不得出去尋他就是踏遍天涯也要拉他一同回來使這老爵邸依舊鬧鬧熱熱回復從前烜赫的氣象老福特聽了兩個模糊老眼中霎時現出喜色對那哀爾司瑪瞧了一會然後注在火上心裏想將來這老爵邸果真能毅回復從前的氣象吾老

頭兒死了也含笑呢。接着那哀爾司瑪又說道：福特吾委實很要助吾表妹像他這樣又富又美的女郎却伶仃無依在外邊飄來飄去終不是道理。他爲甚麼棄了這哀爾司瑪爵邸出去吾不知道只是如此舉動吾很不以爲然。福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哀爾司瑪又替他斟了一杯酒。福特道：一家之中總要有個主人。如今這哀爾司瑪爵邸空關着寂寂寞寞的終不是久長之計。倘有人能覓尋到琪麗愛姑娘勸他回來直是莫大功德呢。哀爾司瑪道：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吾們既不知道他在外邊做甚麼又不知道他的踪跡如何是好。福特這時已微有醉意。緋紅了臉。瞧着哀爾司瑪說道：着啊着啊。這就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咧。哀爾司瑪道：吾表妹的事終覺有些兒可疑。他母親的死……說到這裏連忙住口不說下去。福特點了點頭。靠近了哀爾司瑪低聲說道：吾的爵爺這其間却有一件秘密事。這秘密吾已保守了好久。不曾洩漏出去。可是吾是哀爾司瑪家數十年的老僕。哀爾司瑪家的利害就是吾的利害。吾與其保守着這秘密而有害於吾當年保抱提携的女主人。不如暴露這秘密有利於他。哀爾司瑪目光中流露出懇切之色。慢慢兒的說道：吾但望不日能找到琪麗愛姑娘勸他回來。只怕你保守這秘密過久。來不及咧。福特囁嚅道：這秘密吾起初也不知道。吾老婆將死的時候也坐在這椅上。問吾說道：約翰吾如今要死了。死之前有一件秘密事要和你說。吾已久存此心要告訴你。但是這秘密事也並不是吾的秘密事。你別誤會。於是他便把那秘密事說與吾聽。說哀爾司瑪伯爵夫人死的那夜曾向他女兒

說明平日爲甚麼不愛他的理由。哀爾司瑪聽了心裏別別的亂跳。發生無限的希望。忙問道。難道琪麗愛姑娘不是他的親生女兒麼。福特道。並非並非。琪麗愛姑娘的確確是伯爵夫人的親生女兒。只爲夫人嫁吾們伯爵之先。愛着旁的一個人。但是已是個有婦的使君。在夫人前却絕不提。起一味的假意。溫存。後來被夫人知道了。自然恨他。刺骨。吾的爵爺可是意大利人。都是非常激烈的。只要和人家一有怨仇。終要報復了。纔肯罷休。否則死也不能瞑目的。哀爾司瑪道。不錯。吾叔母確是個不能忍辱。沒有耐性的婦人。有仇沒有不報的。福特道。正是。咧。他死的那夜。就逼他女兒立了誓。替他報仇。仇一天沒有報。便一天不休息。哀爾司瑪倚身向前問道。福特這話。可是你聽得的麼。福特道。吾並沒聽得。吾老婆聽得的。伯爵夫人病的時候。都是他日夜看護。夫人臨歿的那一夜。喚他去睡。他恐怕夫人還有甚麼事。使喚的。因此。在隔壁的更衣室中。等着。哀爾司瑪道。他們所說的話。你老婆都聽得麼。福特道。吾老婆並不是有意要竊聽他們的。話。起初在那更衣室中。睡熟了。醒時纔聽得。伯爵夫人。在那裏述他生平的事。他一動都不敢動。怕做出一些兒聲音來。被夫人聽得了。道是他有意竊聽。可不得了。後來他告訴吾。他心裏很替琪麗愛姑娘着急。像姑娘那樣嬌弱的女孩兒家。怎能當得起這重任。替他母親報仇呢。哀爾司瑪道。這倒不難。只消心熱。身邊有錢。不難找到仇人。剗刃其胸。福特起身又取了一瓶拋脫酒來。說道。爵爺的話。原也不錯。但是琪麗愛姑娘還不知道那仇人的名兒。如何着手。據吾老婆說。伯爵夫人正要說出那。

仇人的名兒便氣絕了。哀爾司瑪吐了一口氣。又替福特斟滿了一杯酒。說道：好一段奇怪的故事。好一段奇怪的故事。好一段奇怪的故事。福特擎起杯來。一飲而盡。他這時已酩酊大醉。含糊着說道：吾已有了那貯酒室的鑰匙。這裏的一切鑰匙都在吾手裏。那邊有一間密室。密室裏有許多文件。那文件惟有琪麗愛姑娘一個人能覓去。瞧然而吾也瞧見過。吾是一個忠僕。倘然琪麗愛姑娘回來向吾說道：福特你助吾尋這仇人。吾便把那文件給他瞧。但是旁的人都不能瞧見的。并且也不知道在那密室裏。那上邊寫的都是外國文。惟有琪麗愛姑娘。惟有琪麗愛姑娘一人能瞧。吾是一個忠信的。一個忠信的。說到這裏向火點了點頭。沈沈的睡去了。

第十八章

那時福特已深入睡鄉。哀爾司瑪撥了撥火爐裏的火。立起身來。執了一枝蠟燭。照那老人的面龐。只見他已睡得像死狗一般。手裏執着一把鑰匙。哀爾司瑪連忙取了。躡足走到門前。側耳聽了一會。旁的聲音一些兒都沒有。但聽得四壁風聲如虎。他就走到迴廊之中。又細細的聽了一會。心裏突突的亂跳。身上索索的亂顫。即忙回到室中。取了蠟燭。把一手遮了火。悄悄地走下扶梯。直至密室門前。逐一試那鑰匙。試到一個。恰和鎖眼相合。無奈裏邊鏽着。旋不過來。便塗了些兒蠟燭油。一旋就旋開了。開門進去。一瞧。即見一邊放着一隻小錫匣。哀爾司瑪大喜過望。忙放下了蠟燭。取在手裏。鎖了那門。走將出來。把那

一把鑰匙一一試去。却不濟事。那錫匣終開不開來。哀爾司瑪焦急得了不得。呆了好久。心想這時福特
倘然醒了。見吾不在室中。定要起疑。若是帶回家去。也不妥當。不如藏在這裏甚麼地方。待明天再來試
罷。正在這樣想。却見近邊有一個房間。裏面也生着火。哀爾司瑪就走了進去。把那錫匣放在桌上。拾起
地下一根火棒來。塞在火爐裏頭。自己坐了等着。一會那火棒已紅了。哀爾司瑪便取出來鎔去那錫匣
上的釘口。不到數分鐘。那文件已經到手。翻來瞧時。只見大半是法文和意大利文。都是那伯爵夫人的
手筆。內中有帳單。有關於商業的信札。和旁的各種文件。都無關緊要的。便依舊放在裏邊。其餘的一古
腦兒納入懷中。滿面現着得意之色。取了蠟燭。到那密室裏。仍置原處。然後慢慢兒的上樓去。到了樓上。
忽地想起那琪麗愛格萊登的肖像。想來那畫室裏一定有的。當下裏匆匆的入到畫室裏去。把蠟燭高
高的擎在頭上。向着四壁一一照去。那壁上都挂着哀爾司瑪家歷代祖宗的遺像。哀爾司瑪照到末後。
已照見了最近逝世的那個伯爵夫人。就立停了。對他瞧了一會。這伯爵夫人遺像的旁邊。却是一張少
婦的像。墨色猶新。似是一年前畫的。他急忙讀那下邊註着的字道。哀爾司瑪伯爵勞白脫伯爵夫人第
蘭雪司加之女琪麗愛像。哀爾司瑪擎高了蠟燭。照那面龐。只一瞧。就猛可的退下一步。臉兒紅泛。白
泛。紅那手也一陣子。亂抖。手裏執着的蠟燭。立時墜在地下。燭淚都沾在身上。接着揩了揩眼。再細細的
瞧去。却似乎見那先前的二十幾個字。已經抹去。早換上了樊麗霞推姆伯爾七個字。哀爾司瑪呆立了

好久纔到那福特的室中去。一壁自言自語道。據吾瞧來。那琪麗愛格萊登和樊麗霞推姆伯爾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是吾總須細心探他一個明明白白。然後好着手行事。不一會已到了那福特的室門之前。側耳一聽。但聽得那老頭兒的鼾聲。哀爾司瑪吐了一口氣。開門進去。走至福特身旁。把那一把鑰匙塞入他衣袋之中。接着微微一笑。在一隻椅兒上坐了下來。低着頭。回想以前的事。記得那樊麗霞推姆伯爾第一回現身於喀文狄希廣場時。就覺得有些兒奇怪他的容貌。委實和這畫中人一模一樣。然而此刻也不能說定他們倆究竟是一是二。務須一探纔好。於是立定了一個主意。從袋裏取出那施洛苟賣給他的那隻手釧來。放在桌上。燭奴的旁邊。一面輕輕的推那福特。又把火棒在火爐裏亂攪。故意的做出一片聲響來。停了會兒。福特果然動了。哀爾司瑪連忙坐在一把椅上。撐着頭。假做熟睡的樣子。眼兒却半開半閉的。在那裏偷瞧福特。福特打了一個呵欠。吐了一口氣。張開眼來。只覺眼前一亮。那桌子上放着一隻奇光璀璨的金剛石手釧。福特呆瞧了一會。又對那哀爾司瑪瞧了一瞧。慢吞吞的立起身來。取了那手釧。湊在燭光上。細細的瞧。接着顫聲喊道。吾的爵爺。吾的爵爺。哀爾司瑪擎起了兩臂。伸了一個懶腰。假做久睡初醒的樣子。含糊說道。哈羅福特。吾們倆在這裏做甚。福特道。吾的爵爺。求你見恕。吾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吾剛纔醒回來的時候。忽見桌上放着這手釧。吾一瞧便知道是那伯爵夫人的遺物。吾的爵爺。請問你從那裏得來的。哀爾司瑪笑道。吾不妨和你說這手釧兒。是伯爵夫人逝世

的一個月以前。着人送給吾的。并且還附着一個短簡。說借着這手釧。消釋吾們倆以前的宿怨。你將來娶了老婆。可以給你老婆呢。福特你想他待吾好也不好。福特聽了。面上仍現着懷疑之狀。說道好極了。但是伯爵夫人逝世前的三個月裏。不論甚麼信件文牘。都由吾代筆。却記不起有這麼一封短簡。哀爾司瑪道。那短簡是伯爵夫人親自寫的你自然不知道了。說罷把那手釧放入袋中。又和福特講了一會旁的事。福特纔領他到一間臥室裏去。哀爾司瑪等福特去後。立刻把門鎖起。取出那偷來的許多紙兒。一一瞧去。瞧了幾個鐘頭。天已破曉了。哀爾司瑪走到窗前。拉開了窗帷。面龐白白的。目光中却帶着無限得意之色。白語道。難道那女孩子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所要踏遍天涯尋覓的人就在比鄰。只有一牆之隔呢。第二天早上。那老管家福特醒時。哀爾司瑪早已走了。三點鐘裏。他已回到鎮中自己住的所在。只見桌上有一封信。字迹潦草。紙兒骯髒。一望而知是那施洛苟的手筆。忙拆了開來。只見上邊欹斜不整的寫着道。彼女郎與狙擊吾之人已去。吾踪女郎至却林克勞司火車站。知彼行將首塗赴羅馬去矣。今日十二點鐘時。余當前來見君施上。

(未完)



●結婚奇談四

(冷)

▲易妻 布碌崙有特夫人者以伊夫與一梅夫
人有私交求與夫離婚已得公堂許可矣梅夫人
之夫於是亦求與伊妻離婚於日前得公堂許可
乃昨日特夫人忽與梅君成婚梅夫人亦於是日
與特君訂白首偕老之約昔日之梅夫人今乃爲
特夫人昔日之特夫人今乃爲梅夫人奇聞也

美術家惠鑒

有正書局啟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油畫院也陳列場也無不網羅一國美術之精品供人展玩以發起高尚優美之思想非徒動其美術之觀念亦所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吾國立國最久不乏名人書畫惜無機關收集類多散佚湮沒弗彰自歐風東漸美術隨文化潮流闖入我國油鉛炭漆鋼筆水彩形形色色為吾國自古以來畫法所未有而一般歡迎者遂敬履我國數千年來之美術於不顧良可浩歎本局以保存國粹提倡美感為主指擬將吾國美術精品付印以公海內外人士惟斯項畫片搜集良不易其故有二一贗本多於真跡也吾國商業道德不發達魚目混珠濫竿充數專計影射已成習見試一入書畫骨董之肆非不充庭盈几爛然可觀然考其精粗則真蹟百無一二偽者十居八九倘於書畫之門徑未嘗稍研究者蓋罔不受其欺騙也一真本之價值昂巨也真蹟精品希如星鳳寸楮尺練有數千金不肯易者有不能以價限量者收藏之家愛護備極或且不輕與人觀是以欲得其真蹟至不易言無力者勿論矣本局不辭艱辛不惜鉅費盡力搜求每得一種必延有名多數賞鑒家嚴為審定汰其贗者留其真者似於真蹟之中采羅精英遺其糟粕蓋不欲以謬種流傳貽毒於美術界更不欲以自欺者轉而欺人審定之件均用最新發明印刷術之珂羅版紙日版分別精印其有原底為五彩非色不足以顯其神妙者則用五彩珂羅版套印雖手續繁重資本昂且亦不稍惜用是印出之件精采勃勃試與真本對照用筆乾濕墨色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盈集歷承內外國賽會內外國人士金牌優語褒獎舉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為吾國前此所未有足與東西洋媲美而千古秘藏名蹟得以流傳人間以視常用之石印等不啻天淵之隔本局得此曷勝榮幸益自振刷期副內外人士之雅意至於定價低廉裝訂堅麗一覽即知不待觀縷茲將已出版各種列舉於下敬希鑒察倘蒙採擇榮幸無任

中國名畫集

已出十六集每集一元五角

中國名畫外集

已出六十四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八角

袖珍名畫冊

已出四種每種六角

大 中 堂

已出二十一種每種由八角至二元四角

小 中 堂

已出五種每種一元

屏 條

已出十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四角

大 畫 片

已出十二種每種三角



偵探小說
紅雪記

(一) 雪中之遺物

蠶庵
天笑 同譯

且說德國某都會中有一條僻冷小巷巷裏却非常冷落兩傍多是些貧民窟和堆積貨物的倉庫在白
天時往來的行人已極稀少一到夜間那一種淒寂陰森的景象真令人心膽爲碎那一天是黃昏時候
北風吹得很緊天上飄飄蕩蕩吹下一天雪來這雪雖不甚大因爲這巷僻無人行走路上已鋪了雪白
的一層如棉絮一般道傍路燈半明不滅這慘淡的燈光照處只見兩傍多是些板垣茅屋和殘缺不完
之土墻以及庭園中之破磚碎瓦屋傍雜樹高矮不一枝桠上壓了積雪奇形怪狀彷彿野鬼在那兒攪
人這巷裏有一所古剎古剎裏矗立着一個巍巍的高塔塔上有一個大時辰鐘只聽得噹噹的報了八
點那時由某工場的小門內悄悄的走出一人這人垂頭喪氣面帶愁容觀他形狀可知他心中非常的
不快你道此人是誰這人名喚羅特溫恩斯推爾係某工場的一名職工因爲今天職工長下了一個無
理的命令他一個人反對觸了職工長的怒方在一點鐘前解去他的職業所以今日歸家心中非常

不快。低了頭。慢慢行走。較平日不啻要遲了十倍。這條路。雖然是僻靜。無人行走。然恩斯推爾自前年進工場以來。無日不由此路經過。每日往復。至少二回。可以無論日夜。在恩斯推爾。雖瞑目也。斷斷不會走錯。然而今天晚上。與往日不同。街上雖有積雪的返照。和薄暗的路燈。因為路上積雪凝結成冰。走起來非常滑達。就是像恩斯推爾的慣走此路者。亦覺遲遲不前。迥異平日。約走三十分鐘許。已至十字路口。恩斯推爾方低了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忽見兩行馬車的輪迹。深印地上。恩斯推爾心中非常怪異。想這等荒寂的地方。這樣寒冷的雪夜。何來此馬車的痕迹。豈不是件怪事嗎。恩斯推爾那時跟着輪迹。一步一步的走去。只見直前的路上。已被那積雪所埋沒。模糊不能辨認。更走了數步。見此迹。又直顯轉向北面。直通至野外。恩斯推爾那時更詳細觀察。覺這車又非尋常的馬車。因為尋常通行的馬車。車輪甚狹。現在觀所印的輪迹。那車輪直與貨車的車輪闊狹相同。真令人可驚可疑。到了十字路口。因為是往來的要道。於此特懸一盞路燈。這路燈的光線。雖覺薄暗不明。然而照在附近地上。尚覺清悉。恩斯推爾在此時。對着車輪闊狹的問題。方疑慮不置。忽於輪迹之外。燈光中。又發見一怪物。你道是何物。拾起一看。只見晶瑩閃爍。是一片玻璃的碎片。更俯視地上。只見碎片甚多。大大小小。散着滿地。且在那碎片之間。有彷彿薔薇色的紅色斑點。點點在白雪之上。那顏色非常鮮艷。不言可知。一定是血跡無疑。再細細留心一看。只見有血跡之處。即馬車經過之處。血跡和輪迹恰成一平行線。這樣看來。這玻璃碎片和

血跡一定和所過的馬車有密切的關係無疑了。只是地處荒僻時值黃昏加以風雪交加的天氣有馬車在此處經過經過之處有玻璃碎片又有血跡這情節必非佳兆奸淫賊盜必居其一端恩斯推爾思至此好奇心勃發而不可遏於是追着血跡只管前走見血跡直延一邁當之長至一板垣之傍而止板垣之傍有無數矮樹枝葉繁茂在風雪之中絕不露萎衰的氣象他在此周圍詳察見矮樹的枝葉上亦沾有數點血跡此外並無別種可異之事方欲轉身覺足下觸着一物拾起一看見是一長方形的紙包紙包之紙是普通所用之紙也並無奇特處形狀扁而平輕而小其封口處覺着手猶有粘氣似用黑麵包粘糊而歷時還尚不久的恩斯推爾拾得此包後心更怪異愈加不肯將此事捨棄那時將此包就路燈下細細察視只見包之裏面有字一行字體歪斜不正係用鉛筆所書者文曰「寄最近之警察署」恩斯推爾此時綜合前後情節細細三思心中恍然大悟想一定是馬車內所坐的人被困無法擊破馬車上的窗玻璃投出此包以求援於人的即使所思差誤這紙包一定是求援的證據斷斷無絲毫疑義了那恩斯推爾的爲人心爽直而極有熱誠替人家辦事一如已事現在發見此事他思那車中人求援之心必非常急切他雖未嘗託我然吾既拾得此求援的證據吾不替他出力誰能知道此事去出力救他想至此恨不能一步就走到警察署報告此事設法去救他然可恨就近並無警察署心中非常焦急恩斯推爾此時兩足不停用全速力一意進行直向警察署中來既至署走入人民控事所先用極簡約

的言語告訴了守門人。由守門人導至一室。此室是值日警官的辦事室。既入室見警官年紀甚輕。方同傍立的一個少年閑話。這警官見恩斯推爾走入。就問道：「什麼事？」恩斯推爾手持拾得紙包答道：「吾在瓦爾敦街在地上發見這紙包。警官道：「這紙包怎樣？」恩斯推爾將紙包放在桌上。警官看了一看。見包口封糊甚固。方欲將他破碎。傍立的少年取包看了一看。取出一柄小刀。授與警官。道：「請將這小刀裁開。勿令破碎。」警官微笑道：「米有拉君，你很小。心。原來這警官名奇爾脫福馬林根。本來是一位青年的紳士。他父親亦是一位有身分的貴官。馬林根在警察署中。現在暫時代理職務。尚未實受警官的職位。態度翩翩。年紀很輕。手上常戴一指環。紋理細密。鑄有二個。不知什麼的文字。想是預備贈一個美人。作爲訂婚約的証據。所以一刻不離身的。這米有拉君是什麼人呢？源來是警部中一個有名的秘密偵探。米有拉不在警部中。諸事即非常棘手。所以上官對他非常器重。常用特別的待遇。不與尋常偵探相同。馬林根對他更比他人敬愛。時時竊自師。其所長把他來補自己經驗的不足。這時馬林根見紙包上面有字。高聲讀了一遍。即用小刀細心劃開。劃開之後。即將紙包展開。見裏面包着一物。綺麗燦爛。光彩奪目。你道這是何物。原來是一冊。嵌有金文字的日記冊。米有拉一見。即開言道：「此冊一定是女子之物。說畢。又取冊反覆看了一看。又道：「這女子一定是個金髮的美人。馬林根警官和恩斯推爾聽他如此說法。覺着很是詫異。看着米有拉一言不發。此時米有拉也默然不語。徐徐由包紙上面解下一絲奇麗堅韌的金髮。授與警

官是時馬林根和恩斯推爾始恍然大悟。心裏暗暗佩服米有拉不置。這時馬林根取冊在手約略翻了一翻。翻至一頁只見上面寫道「余被殺之始末」此文字之下豎一大線叫人注目的意思。馬林根和恩斯推爾此時非常驚異。只有米有拉神色自若。只管察視包紙的封口處。一言不發。馬林根想了一想。徐徐說道。寫此書的人恐怕是一個狂人。此時恩斯推爾心中非常焦急。忍不住問米有拉道。不管他狂人不狂人。究竟將此事若何處置。米有拉道。然則此包究竟發見在何處。恩斯推爾道。瓦爾敦街。米有拉道。什麼時候。恩道。約在二十分鐘以前。米道。能否將汝所知道的再詳細細的告訴我麼。於是恩斯推爾把適纔之事用簡單明瞭的言語一一告訴了米有拉。米有拉聽了。自言自語的說道。他們究竟要將此女怎樣帶到他什麼地方去呢。心中默默籌思。覺此事很是棘手。是時馬林根細細將日記冊自始至終約略看了一遍。心裏不覺狐疑道。這日記冊上爲什麼並無一個名字。記出看他字跡粗大而毫無秀媚之氣。絕不類女子手筆。恐怕是一個男子麼。米有拉道。否否。遂將包紙給馬林根看。道。冊內所寫確與這紙包上字同出一人手筆。不過包紙上用鉛筆所寫。所以驟觀似和冊內不同。但看他所用的鉛筆筆鉛堅而削得很尖。這個書法確合女子性格。斷斷不是男子所寫得出的。還有一個證據。更可指定他不是男子。凡男子手上的手指皮膚必較女子爲粗。今觀包紙封口處麵包上所印手指痕迹。膚理的組織很細。所以我可決定他一定是個女子。

馬林根覺此事毫無頭緒不曉得怎樣辦法纔好停了一停問米有拉道無論如何總須設法救出此女子纔好但不知從何處着手米有拉道此刻毫無把握必須先到那馬車過處察勘一察勘再說說畢立起來取了外套欲出馬林根道我們不先看看這日記冊麼米有拉點頭道請你先看一徧就是了於是穿上外套向恩斯推爾道雪已止了麼恩斯推爾道我來時尙有小雪此刻不知米道現在就和你同去好麼恩道好米有拉富於好奇心對着此種不可思議事最喜研究今觀此事很有興味所以辭了馬林根同着恩斯推爾匆匆走出恨不能一步就走到該處探悉其底蘊纔稱他的心馬林根俟二人去後仍返至座上再將日記冊細細揣摩約歷三十分鐘之久始將全冊讀畢覺離奇恍惚彷彿墮在五里霧中好難索解所可解決者知道這女子決不是個狂人於是從座上立起在室內往復來回低了頭沉吟默思停了一回米有拉一個人已先自回來慢慢兒走入室中把手杖先倚在牆隅脫了頭上的雪帽自言自語的說道此人一定是個女子一定是個有身分的貴婦人發狂麼爲什麼要發狂這時馬林根也一心在日記冊上想這一余被殺之始末」的啞謎竟未見米有拉回來猛聽得他的說話方纔驟然警覺纔知他已經來了半晌馬林根見了米有拉方欲問他察勘的事情一擡頭瞥見他手中握着一方白巾巾上香氣撲鼻滿灑着香水一嗅其味就可知道此種香水價值高貴決非尋常婦人可以輕易購得到的馬林根連忙問道這是女子的東西麼米有拉道是又道從此可以斷定一事試看日記冊上豈非有

「L」二字麼現在這巾上亦有此二字從可知這巾和日記冊其物主一定是一人米有拉說話時神氣激昂形狀很是得意馬林根突由座上立起道你這話並沒有錯誤麼馬林根此問雖甚簡捷然而其意甚深對於這白巾彷彿有很不滿意的樣子米有拉此時僅微笑不答馬林根見他不語忍不住更問道只有這東西嗎米有拉徐徐把拾得此巾的始末告訴了馬林根稍爲停了一停又續言道吾以爲僅此數事足供研究之處已很多第一就是那日記冊第二是日記冊的內容這兩件之中尤以日記冊的內容爲最重要此外又有現在的白巾和巾上貴重的香水此等皆足以供研究中的資料吾等如能察知他其中一件因是牽連知道的定然增多爲什麼還要嫌鄙不足且此事果能從吾等手中救出這貴婦人否還是僅能替這貴婦人復仇這都是不可不預先探察一探察的馬林根聽了覺米有拉所說的話很是有理愕然了半晌不能回答停了一停兒道這合市人口不知共有幾十萬米有拉笑道不管他人口有幾十萬幾百萬總之這罪人苟在此東西兩大陸上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捕着他的馬林根握着米有拉的手欣然笑道米有拉君苟能如此我不勝佩服之至願君勿將這話兒忘却米有拉道除却人力不可爲的事罪人可以做得到我們斷沒有做不到的道理試思犯人犯了一事他雖極力彌縫可以一毫不留痕迹麼即使他巧奪天工果然被他瞞過然而彼亦是人我亦是人彼可以彌縫我總可以發見故天下無難事只怕不肯做苟能盡力做去斷沒有做不到的道理今天的事只須盡力探索這罪人斷

沒有捕不到的馬林根。欣然道：「既然如此，就將此事委托了先生。好麼？」米有拉欣然領命，略不推辭。當時就向馬林根要了日記冊和包紙，退至室內，獨自一人細細去研究。馬林根命值日巡警向最近的咖啡店中調了一杯咖啡茶，又取了一匣上等的卷烟，送與米有拉自己，一人一口裏銜了一枝雪茄，靠在長椅之上，瞑目定神，默默籌思。他自就職以來，此等不思議的事件，實破題兒第一，遭遇着故並不覺其苦，而轉覺其樂。米有拉此時對於馬林根非常感激，恨不能立刻將此事查明，以酬其好意。於是展開日記冊，從頭細看，默自研究。至日記冊中所記的是什麼事，現在姑且不題。我今先宜將米有拉和恩斯推爾察勘的事先補述一番。當時米有拉別了馬林根，就和恩斯推爾走向此凄絕無人的犯事處，來約行十五分鐘許，已至該處。米有拉細細察看，並無一事一物可以查得。這時米有拉忽想起馬車在此處經過，必定有來踪和去跡的，何不先就此處着手偵察？或者有些眉目，亦未可知。於是便問恩斯推爾道：「我今和你分道偵察，請你循馬車的來處去一查，好麼？」恩斯推爾道：「如此甚好。」米有拉道：「但是偵察之後，不可不即來報告。」恩斯推爾躊躇道：「這却難說，不知道能覓得有眉目與否，尚在未定之天。」當時米有拉別去之後，就發見恩斯推爾所見的玻璃碎片散着一地。米有拉拾起來一看，見是通用的尋常玻璃，却並無特別之處，可供研究。但是因此便可知此車是尋常的雇車，決不是人家特造的馬車。因爲人家的馬車斷不用此種尋常的玻璃。此外還有一事，也算是米有拉的新發明。你道什麼事呢？照着馬蹄的遺跡，可決

定。此。車。是。一。馬。所。引。的。單。馬。車。這。二。件。事。都。與。正。題。無。甚。關。係。的。那。時。米。有。拉。依。着。輪。跡。緩。緩。而。行。平。心。靜。氣。隨。處。留。心。希。望。這。貴。婦。人。在。車。中。投。出。紙。包。時。或。者。再。有。他。種。証。據。物。遺。留。在。此。那。時。雪。花。飛。舞。漸。下。漸。大。米。有。拉。恐。怕。輪。跡。被。積。雪。所。掩。步。履。加。速。衝。風。冒。雪。直。向。前。行。行。不。到。里。許。已。到。郊。外。了。見。輪。跡。直。走。入。一。低。而。狹。的。小。路。中。去。於。是。依。着。輪。跡。更。向。前。行。行。無。多。路。只。見。地。勢。略。高。彷彿。似。一。山。坡。到。那。裏。方。見。輪。迹。忽。斷。絕。無。絲。毫。影。踪。可。尋。這。時。朔。風。怒。吼。大。雪。紛。紛。想。這。車。輪。之。迹。或。者。被。風。雪。所。掃。去。也。未。可。知。再。向。前。行。已。是。個。三。叉。口。右。行。就。是。某。工。場。的。通。路。左。行。是。一。個。小。村。落。向。前。直。行。却。是。個。曠。野。越。過。曠。野。有。個。牧。場。通。過。這。牧。場。便。直。入。一。森。林。中。距。此。數。十。里。却。是。國。中。有。名。的。第。一。大。河。河。傍。人。口。繁。密。街。市。喧。闐。是。一。個。極。熱。鬧。的。都。會。所。在。且。說。米。有。拉。走。到。此。處。迷。迷。惑。惑。不。曉。的。往。那。裏。行。加。以。風。雪。交。加。寒。砭。肌。骨。在。這。立。一。立。已。覺。牙。齒。相。擊。全。身。戰。栗。怎。能。再。事。探。索。無。可。如。何。只。得。仍。循。原。道。而。返。米。有。拉。既。轉。身。返。行。忽。想。就。此。回。去。此。行。殊。無。道。理。且。在。恩。斯。推。爾。一。面。尙。未。得。着。報。告。倘。然。彼。之。所。得。較。我。爲。多。豈。不。被。他。竊。笑。如。此。一。想。萬。萬。不。能。回。去。必。須。要。探。着。些。線。索。纔。好。那。時。他。不。從。自。己。探。的。方。向。走。去。反。依。着。恩。斯。推。爾。的。去。路。細。細。察。勘。他。意。思。裏。想。如。有。所。得。可。以。顯。偵。探。家。的。心。思。手。段。果。與。常。人。不。同。否。則。爲。何。與。恩。斯。推。爾。同。走。一。路。獨。有。他。一。人。能。察。覺。麼。米。有。拉。此。時。也。不。顧。風。雪。正。是。眼。觀。四。處。耳。聽。八。方。慢。慢。的。一。路。考。察。而。來。直。向。前。進。行。無。多。路。只。見。道。傍。有。松。柏。類。的。雜。樹。一。叢。樹。枝。搖。曳。葉。

響。颼。颼。好似和風雪在那兒交戰。不願被他摧殘的形狀。可憐當中一個鳥巢被風雪壓了。行將毀落也。算他經了一場浩劫。米有拉略一觀看。覺無甚可以研究。方欲捨去。忽見一個樹枝上飄飄蕩蕩懸着一物。驟見之時彷彿杏花村的酒帘。很覺有趣。你道是何物。原來就是前所說的一塊白巾。只是想此路在米有拉來時已經走過。況且恩斯推爾和米有拉分手之後。也先在此處經過。爲甚都未看見。直至此時纔被米有拉發見呢。原來此處已在市外道傍。並無路燈。雖有雪光返照。究竟不及燈光的明亮。又先前的風不甚刮得大。巾懸樹上絕不展動。有此二層緣故。所以未曾看見。至於現在呢。一則米有拉加倍留心。二則此巾隨風招展。非常觸目。所以雖在黑暗之中。有了偵探家的一雙銳眼。豈有漫不覺察的道理。米有拉既見此巾。立刻趨至樹下。取了下來。纔入手中。只覺一陣芳香。直衝鼻觀。一直鑽到腦門裏。令人神迷心蕩。聞了此味。彷彿覺着此巾的主人是一個絕色的美人。突然不知不覺的幻出一虛像。在他眼前。你想如此荒僻之地。來往的行人。本已絕少。何況乎在夜間。又在風雪連天的夜間。尋常人來此已經出人意外。何況乎是個貴婦人。這樣看來。此巾與過去的馬車。一定有關係無疑。米有拉既取此巾在手。覺此巾雖在風雪之中。並無一些濕氣。此事雖似奇特。然細細一想。毫無奇特之處。因爲懸掛此巾的樹枝低而且短。風雪有上面的枝葉所蔽。所以侵沾不到巾上。這等粗淡的道理。在他們偵探家一毫不費思索。立刻可以明白的。此時米有拉已經走到路燈之下。於是展開白巾。反覆一看。只見角上繡有奇麗

的「A L」二字和日記冊上所記的相同。這樣看來，持此巾的主人，必與日記冊的主人一而二，二而一的。又無疑，這便是米有拉所值得的事實。

(二) 奇怪之日記冊

米有拉從馬林根處退至室內，先將日記冊和包紙放在桌上，關上了窗，開了瓦斯燈，栓點好了火，脫下外套，懸在衣架之上。然後對鏡照了，一照不覺叫聲：「阿呀！好怕！」只見頭上頭髮都被風所吹亂，好像一個夜叉模樣，狀殊可笑。他便取了木梳，拭子，將頭髮徐徐理清了。這時小使剛剛拿了馬林根所調的咖啡、茶及雪茄煙卷進來。米有拉正用得着，於是將茶一氣喝盡，取了一枝雪茄，燃着，銜在口中，入座取日記冊在手，先將他表面一看，只見那冊長約一得夕米，突許（約三寸二分許）表面綺麗，裝潢華美，表面用褐色革製，上面左角上綴有金色的「A L」二字，裏面是綺麗的光紙，頁數約有五十餘頁，每頁多誌有數字，起初的字蹟銀鈎，鍊畫纖細，而又工整，愈後愈潦草，至「余被殺之始末」的表題下，則歪斜不正，蚓曲鴉塗。一看便知道書此之時，心中非常忙迫，一定有極可恐的事在身，決不能暫時可以拋開的。米有拉方欲將日記冊展開觀看，忽覺革製的封面內膨脹，有物細細一看，原來封面上有一小袋，袋之中確置有物件，取出來看時，見是些惡劣下等的絨氈破片，折疊得皺裂不堪，色爲暗青，上面倒壓了雁齒形的金線，不過這金線也不是上等的罷了。此外還有一物，和此破氈片同置在袋中，是一紙鍊道馬。

車。的。車。票。米。有。拉。見。此。二。物。無。甚。可。研。究。乃。仍。舊。置。入。袋。中。揭。開。日。記。冊。的。第。一。頁。看。看。只。見。上。面。寫。着。道。

「今日爲七月二十八日海特烏伊方首途。余心中非常悲痛。余知君極有熱誠。然此後恐不得再見君矣。」

米有拉一面看着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看這文意大約這女子年齡尙輕。宅心忠厚。且很篤於友誼。而且在當時着實享着些真實的幸福呢。又觀以下也有記着旅行的事的。也有記着訪友的事的。也有記着尋常家中瑣屑的事的。都沒有什麼關係。讀到那鉛筆所書之處。於是知這A.L.女子住在鬧市之中。曾經費了許多金錢。購了無數的高貴裝飾品。和鈕扣等類。以及小兒等的衣物。并知此等物均非A.L.女子自己所購。都是買來送給人的。看那所購裝飾品之傍。注有一行小字道：「凡此種種均余爲梅爾推購。」在鈕扣等類之傍。亦註有「余爲某寺院購」字樣。在小兒等衣物之傍。則註有「余爲貧民學校購」云云。字體端正。筆墨清楚。可知書此的時候。心中尙安樂。毫無絲毫不適意事在心。但當此愉悅的時候。用鉛筆寫。而不用墨筆。可知這個時候。不是在鐵道馬車之中。一定是在勸工場中。無疑。米有拉且讀且思。又知此女心思綿密。而作事極有秩序。且富於慈善心。與人交際容易。令人感服。一頁一頁讀下。讀至「余被殺之始末」的表題下。只見字跡絕異。前後如出兩人之手。歪斜屈曲。一望就可知當時心亂。

如麻有極可恐的事在身。而由百忙中抽此餘閑出寫的。又有一事亦甚奇特。觀那「A.L.」女子所用的墨水。亦後先不同。令人無從索解。起初所用的都有金色光。至後漸漸黯淡。到那字體潦草處。則模糊隱約。彷彿不常寫字的人所用的墨水。又觀字跡處處模糊。一定是寫的時候匆忙。未用吸墨紙吸去水分。因將字體擦污。未及詳察。此又可斷言的。觀「余被殺之始末」下。接着寫道：「無論何人不能救余者。務必爲余復仇。此後所記即此事之正文。請觀者注意。」云云。米有拉平心靜氣。瞑目定神。自始至終。詳細考察。終不能得此事的端倪。時馬林根警官忽然走入道。恩斯推爾已來。你見過麼。米有拉見了馬林根。忙立了起來。道：「你來得正好。請你向車站相近的各地地方打一電報去問問。有這婦人沒有。馬林根微笑道：「凡是這裏所有警察署的地方都已打電去。不勞你費心了。米有拉道：「然則瘋癲病院中曾託他們去查問麼。馬林根不覺頓了一頓。道：「尋常病院中都叫他們去查問了。唯有瘋癲病院中那倒沒有想着說畢。隨立起身來。走了出去。辦他的事去了。此時恩斯推爾已經走進來。形狀瑟縮。被那寒風吹得手足都麻木了。米有拉連忙取了自己所飲的勃蘭地。倒了一杯。遞與恩斯推爾。道：「請飲一杯。禦禦寒氣罷。我看你面色很不好看。身子有什麼不舒服麼。恩斯推爾似笑非笑。帶着一副很憂愁的面色。道：「並沒什麼病氣。實在因今天解了職。從此連麵包都沒有吃了。所以在此憂愁呢。米有拉道：「你結婚了麼。恩斯推爾道：「那裏結什麼婚。家中祇有一個年老的母親。米有拉道：「請你把住址告訴我。待我在馬林根君前替你

說項說項馬林根君見你作事勤儉身體強壯包管有相當的位置給你這事可不必擔心現在且飲一杯酒再說罷恩斯推爾於是一氣把一杯勃蘭地喝了隨說道這輪跡的起原實在無處找尋可怎麼好呢米有拉道無處找尋也就罷了不過現在這事總要請你留心察探要曉得這秘密偵探勢力很大能做出一二件驚天動地的事來名譽是很好的請你不要嫌鄙纔好馬林根君如用你所派的事大約也逃不出這範圍的現在我們再會罷米有拉說畢隨送了恩斯推爾出去回轉身來閉上了門坐於椅上再細細把那日記冊接着看下去道

「今日爲星期三今日果爲星期三乎余不能知唯彼人持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之新聞紙來以是余知爲星期三此新聞紙雖有新印刷之墨香然以此處多濕氣因之如隔日之宿舊自後余於何日何時取筆作書歷幾日幾星期病困以及失去物件等事余一概不知所知者唯余驟失知覺一事及醒時在此陰濕之室內一事耳

余之身畔時有醫師照料然余唯除一不知名之老婆外均不知識此老婆從不與余交一言然可決其斷非惡人彼聞我長吁短歎及質問之言唯以微笑答之余聞彼唯一之言語只有一句其時以指指余額曰「此女殆有疾病」彼殆視余爲發狂或比余於類似發狂之人也

此老婆之聲低啞而時時咳嗽入夜尤甚彼住居於余之隣室余尙聞之彼殊亦一有病之人焉然余

實無病。余實不如彼之所思。余今日熱勢漸退。脈搏亦漸靜。此由余手中所遺留之時。計測脈搏而知之。且余之記憶力甚活動。在停車場飲茶一事。猶記之甚悉焉。

余方飲茶。有一閒行之男。狀甚可厭。不知以何物投於余之茶中。逼余強飲之。此人之風采。余無論如何不致忘却。因誘余於瀕死之境。皆此人之力。此人甚高大而肥碩。燦然作金色之髮。與連鬚之髯。右頰有一傷疤。甚顯。眼常戴一遮塵之眼鏡。其聲甚低。彼投於余茶中者。雖不能決爲何物。然以余度之。必含毒之麻醉劑無疑。

余飲此茶。並不覺其苦。祇覺一時手足麻痺。頭目眩暈。心地模糊。而驟失知覺。此猶能記憶。雖然。余非發狂。不過爲週身所起之危險所迫。余因之恐怖不安。遂生妄想耳。今日者。腹中雖甚飢餓。然除茶與鷄卵之外。概不敢入口。昨日偶思湯汁。乞少許飲之。覺其味不同。似有藥物。自此之後。凡可疑之食物。概屏除不食。云彼毒余之人。來見余。無恙。心甚異之。揣其意。似必欲使余絕命而後已。

前日傍晚。余又覺醒。忽見床側機上。置一信紙。其中語言爲法蘭西語。其文字之筆跡。似爲相識之人。而並不署名。

於此奇怪之信紙上。所語云。何蓋要求余於保護人處。告以有不可告人之理由。忽然自殺云云。又謂承認此事後。即移余於極愉快之所。而立刻釋放。苟不然者。則有性命之憂云。

余當時一心只求離開此處已安排紙墨筆硯等預備承認此事矣一轉念間忽覺不安承認之後從此墮於黑暗之中余之運命將沉淪而不可救藥是烏可者余此時直如狂人絕望之餘不覺頽然倒於席上此時老婆忽現於前見余狀即以一濕布蒙於余之面上余覺一陣異香直觸鼻觀遂入於深眠之境嗣後思之其時老婆之外必別有一人在室指使彼老婆以巾蒙於余面也余眠後直至翌日之晨遂醒後見机上奇怪之信紙與余擬寫之回信及筆硯等俱已不見後知果如余所考察老婆之外果別有一人在室此人即強飲余茶之男子乘鍊道馬車而來者也蓋余於机傍絨氈之上拾得一鍊道馬車之車票者

今日爲星期日余於前日之傍晚甦醒當時入余耳之外界之音爲工場汽笛之音且此工場距余處甚近放瀆笛時震動窗玻璃格格而鳴苟在遠處其振動力必不能如是之大也

是日自朝至午街上人聲甚喧鬧緣是日爲星期日多休息之人故也余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之傍晚乃至此處此處爲何處我不能知約略所知者在途中確曾到赴都之諾爾托停車場也

今日爲星期日余旅行以後第一次之星期日也雖然余自來此後一切事模糊不知唯憶十一月二十日曾由老婆給余星期三之新聞紙誤歟確歟不得而知余於十一月十八日緣余已達成年欲訪余保衛人爲最後之面會旅行中遂落於此可厭男子之手此事余憶之甚悉自此之後余遂時迷時

醒并時日亦茫然不能確定矣。

是日此可厭之男子忽來與老婆相爭所爭何事似與余甚有關係余傾耳聽之似老婆不服從彼之命令此老婆視余爲發狂不願如彼男之所命以待余彼男忿怒遂致相爭未幾此男子忿忿而去疾走下樓聽其足音乃知此樓梯以木造以前竟茫然不知焉。

今日余心中略覺清爽忽於余身傍發見一紙條其上所書見之令余胆裂略謂「余終不免死勿呼助於他人若然則余之死當更迫」云云所書之字又全用法蘭西語其故蓋以老婆不知法語不欲使老婆知此紙上之語故也噫余在此室直何異處於決死獄中雖欲不死安可得乎。

余所處室之地上敷有醜惡不堪之絨氈余想用此絨氈之人當不多設在製造此氈之工場求此氈之購主當不甚難余遂取此絨氈之一片隱置於此日記冊中當亦可爲探察者之一助又由余室之窗格中向外望之窗之下遙見一銹色之屋頂以意度之當爲一倉庫之一部窗之前及右面爲無窗之後屋牆壁右面則可見一寺院中之塔尖其形細長而綠色塔之光端似裹以銅質距塔數武之前有約高丈餘其形不整齊之白楊樹二枝。

一日已過又一日矣是日午前余以心中煩惱不堪暫就窗前眺望忽見一赤綠色之鸚鵡羽毛逆立而凝視余此鸚鵡固余所常見者也初不以爲異余亦凝視之而此鸚鵡俄即飛去。

余見鸚鵡不知何故覺全身不寒而栗。余此時鼓勇步至窗側欲觀此鸚鵡之究竟。嗚奇哉！見在此雪中之一橫木上絕無彼之痕跡。想此時戶外雖有風然決不能掃去其痕迹。如此之速。噫！余目中之幻覺歟。余心中之妄想歟。令人殊莫解其故。

今日之晨余以見此鸚鵡之狀告老婆而問其故。老婆唯微笑不答。此次余見老婆之笑不禁又不寒而栗。意余在此將爲彼惡漢之犧牲歟。抑尙能復我自由俾得重見天日歟。此處者爲罪人之獄舍歟。抑爲瘋人之病室歟。余重思之直令余不能片刻安。余雖病然余之脈搏尙靜。余之記憶力尙強。既往之事常深印腦中而不忘。

今日老婆來持余食餘之食物去。余請於老婆此後除鷄卵外一切食物概勿以之來。老婆從之。雖然余言之久尙未將余之姓名告於諸君。余名亞斯他倫根。余之保衛人爲鍊道軌道製造所所長。名託特爾反魯奈爾。住於獨末街十四號。余之手携物俱爲彼男所奪去。所幸懷中留此日記冊與香水一瓶。未爲彼男所知。更幸此室之机上抽屜中又遺有舊筆與少許之墨水。殆能將此事拉雜記出之。

星期三此可厭之男子又來與看守我之老婆在廊下切切私語。余傾耳聽之。祇約略聞數語。曰「明日之晚」——「帶去」——「無責任」——云云。噫此等語言與吾身一定有關係無疑。嗚「明日之晚」……

明日之晚帶余往何處乎殺我歟否歟余思之余重思之不禁頭痛欲裂自此余唇雖乾枯不敢飲一滴之水蓋恐混麻醉劑與毒物於中焉

雖然此可厭之男子欲我失生命突以何故歟揣其意豈欲得吾父之遺產故導我於此危險之境乎讀吾父之遺言書所有財產如無相續之親戚必悉助於慈善事業彼何人斯而必欲致余於死地焉老婆與彼在戶傍私語余在門隙窺之見彼男子之狀心殊恐怖此時余狀直如化石腦中思潮起落迷離恍惚如在雲霧之中於頭暈目眩之中忽若彼鸚鵡又突飛至眼哉一噫：鸚鵡鸚鵡

此時余將發狂乎——否否余實爲周圍所迫來之無限恐怖使余一刻不安噫余誓必防之星期四日由老婆送還余之旅囊今日此老婆心殊不安長在余身傍蹀躞洒掃余此時欲以彼男子之情狀一問老婆然竟無詰問之勇氣老婆見余無言未幾遂離去

今日者余思在余身上當有事矣余徹夜不眠中心撩亂惴惴焉無一刻安余之敵人誤以余爲發狂豈不可笑彼若殺……

至此亞斯他倫根的日記冊以下就不寫了米有拉讀完之後瞑目定神將前後事細細揣摩了一番形狀若有所得遂取了架上的外套匆匆走至馬林根處取了放在彼處的手杖與帽子方欲對馬林根說明要出去的緣故馬林根問道米有拉君到何處去米有拉道獨末街馬林根道現在已經十一點十五

分。了。何。必。這。樣。急。急。獨。末。街。是。人。人。知。道。的。反。魯。奈。爾。又。是。個。名。望。家。容。易。打。聽。的。我。已。先。派。但。爾。甫。刑。事。到。那。裏。去。探。察。了。你。何。妨。等。一。等。呢。米。有。拉。笑。道。要。探。人。家。的。真。相。愈。主。夜。間。愈。好。這。一。遭。是。不。能。貪。懶。的。馬。林。根。遂。走。至。机。傍。預。備。了。辦。理。此。事。的。全。權。委。任。狀。交。與。米。有。拉。米。有。拉。將。日。記。冊。交。付。了。馬。林。根。遂。取。了。委。任。狀。匆。匆。向。獨。末。街。來。這。時。天。上。雪。花。紛。紛。愈。降。愈。大。朔。風。凜。凜。割。面。如。剪。米。有。拉。豎。起。了。外。套。的。領。襟。將。面。孔。遮。住。了。急。急。而。行。不。一。刻。已。至。獨。末。街。其。時。剛。剛。十。一。點。四。十。五。分。街。上。靜。悄。悄。絕。無。一。人。米。有。拉。方。慢。慢。向。前。走。來。忽。覺。牆。脚。邊。一。個。黑。影。在。眼。前。一。閃。咦。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人。呢。定。睛。一。看。原。來。是。馬。林。根。先。派。來。的。但。爾。甫。刑。事。米。有。拉。見。是。同。道。中。人。遂。招。呼。了。問。道。有。什。麼。消。息。麼。但。爾。甫。道。沒。有。別。的。大。事。祇。探。聽。得。反。魯。奈。爾。方。罹。疾。病。據。其。總。管。言。這。病。勢。着。實。沉。重。這。總。管。對。他。主。人。很。有。忠。心。把。他。主。人。的。事。倒。告。訴。得。我。很。詳。細。呢。米。有。拉。道。噯。噯。原。來。如。此。他。主。人。的。事。我。已。知。道。不。必。說。了。天。氣。很。冷。立。定。了。說。話。足。都。凍。得。麻。木。了。現。在。沒。有。你。的。事。請。你。先。回。去。罷。當。時。米。有。拉。和。但。爾。甫。握。手。作。別。但。爾。甫。遂。先。自。回。去。米。有。拉。挨。戶。看。着。門。牌。來。到。十。四。號。的。門。前。見。房。屋。高。大。建。築。得。很。有。古。風。果。然。是。一。個。閱。閱。人。家。的。邸。宅。然。而。在。米。有。拉。眼。中。只。知。道。什。麼。賊。窩。盜。窟。等。等。不。管。什。麼。閱。閱。不。閱。閱。的。當。時。米。有。拉。既。至。門。前。即。按。着。電。鈴。站。在。階。上。靜。候。不。一。刻。呀。的。一。聲。門。已。開。了。走。出。一。人。就。是。那。但。爾。甫。所。說。的。總。管。這。總。管。雖。和。米。有。拉。絕。不。相。識。然。而。他。看。見。了。米。有。拉。並。沒。有。什。麼。詫。異。的。樣。子。立。

刻領了。米有拉進去。且開口道：「足下是電報局裏來的麼？快請裏面坐。我已等候多時了。」米有拉聽他這樣說法，知道他是反魯奈爾親信的家人。他們於阿斯他倫根娘遇險的事，一定一些沒有知道。等着阿斯他倫根娘儘管不來，所以只管等着倫根娘的電報。否則爲何把我當作電報局員嗎？雖然我既來到此地，怎樣可以面會反魯奈爾？見了他之後，怎樣用話探他呢？一面想着，一面看那總管叩了一叩門，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婆來，睡眼朦朧的樣子，問着總管道：「電報來了麼？」總管道：「是米有拉。」此時連忙接口道：「否否，我不是電報局員。我是有要緊話要和反魯奈爾君面會的。」二人聽了米有拉的話，很是詫異。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停了一停。那老婆開言道：「要和主人面會麼？」「咦，什麼事呢？」「是不是爲着倫根娘的事麼？」米有拉接口道：「正是爲着倫根娘的事，所以一定要面會你們主人的老婆。」這事很爲難了。主人有病呢。醫師叮囑……米有拉不等他說完，就插口道：「不妨不妨，請你主人只管起來。那事我負責任就是了。」總管道：「然則君究竟是什麼人呢？」米有拉見這老人非常的小心謹慎，不覺暗暗好笑，答道：「總之我是爲着倫根娘身上的事來的，請你主人速速出來，且不要問我什麼人，我總之不是歹人就是了。」米有拉說話時，神情非常嚴肅，令人一見就可知決不是說謊的人。這也是偵探家的一種技藝。否則無論你怎樣說法，不能使聽者相信你，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這樣看來，一個人的神情態度的確也是極要緊的一件事情呢。閑話少說，且說當時總管和老婆聽他這樣說法，也就不問了。連忙請米有拉至室內等。

候。老婆持着他照出來的一盞燈，回身進去了。那總管隨把自己房內的燈放在米有拉處，面帶憂容，一副半信半疑的樣子。問着米有拉道：「足下是否深知倫根娘的事情？特來通報的麼？」米有拉道：「是的。總管道：然則在倫根娘身上，出有什麼事呢？」米有拉道：「然則你對於倫根娘和他家族裏的事情，是否深知底細的麼？」總管道：「這個你不必問。總之，我自從倫根娘惹起了這可恐的事件，我很出力幫助他的。米有拉道：「這可恐的事是什麼事呢？」總管道：「那是離婚……嚶……我和你絕不相識。這人家的私事，我是不能告訴你的。請問你現在倫根娘身上究竟有什麼事？你可告訴我麼？」米有拉搖首道：「那是一定要見了你的主人，方纔能告訴的。」這時老婆已奉了主人之命，出來請米有拉進去。米有拉隨着老婆，一直走到一個大寢室中來。米有拉既至寢室，只見床上果然倚着一個病人。此時老婆已返身閉門出去。那病人見了米有拉，連忙把身子坐了起來，問道：「足下是什麼人呢？」米有拉道：「鄙人是偵探。米有拉這裏有證明書呢。」說着，隨取出證明書給反魯奈爾看了。反魯奈爾此時面上現着詫異之色，問道：「咦，我有什麼事勞警察署遣人來呢？」米有拉連忙接口道：「就爲你是保衛人的事。」反魯奈爾聽了，把身子向前坐了一坐，恍然道：「啊啊，原來如此！阿斯他！今日我接到他財產管理人處來的信，方纔知道他從十一月十八日起，身特地到此處來的。說着，用手指着文具內的來信，又續言道：「但是十八日果然動身，當日傍晚就應該來爲什麼？至今已歷十一日，還不見他來呢？」米有拉道：「你此刻正等候他麼？」反魯奈爾道：「十二月三日是他

第二十四回的生日。他曾經說要到我來舉行祝典。所以我知他來是一定要來的。米有拉道。阿斯他姑娘（即倫根娘）每次來時例不先行通知的。麼反魯奈爾道。不是他來時雖不先行知照。然我在三日以前打一電報給他。教他將緊要的書類帶來。這電報打去之後。就由他財產管理人處寫一回信給我。我說阿斯他已知道云云。然而直至今日還不見他來。我心裏着實在此擔憂呢。說着以冰冷的手撫在米有拉的肩上面。現可恐之色。帶着嗽聲道。米有拉君。請你快說。阿斯他已死了麼。米有拉聳着兩肩連忙答道。阿斯他姑娘的存亡。我不能知。總之今晚八點半鐘時候。還有人接着他的報告呢。反魯奈爾道。誰接他的報告。米有拉道。距此處最近的警察署。米有拉此時隨把恩斯推爾發見輪迹等事。自始至終。用簡約的言語告訴了反魯奈爾。那反魯奈爾老人聽了。非常驚疑。一邊拭着額上的汗。一邊喘吁吁的低聲自語道。這事究竟怎麼處。阿斯他還是死。還是活呢。上面現着很憂愁的樣子。米有拉此時對着反魯奈爾道。我此刻有幾件事要請問。你可一一答我麼。反魯奈爾道。凡我知道的總可以答你。米有拉道。阿斯他有財產麼。反魯奈爾道。三十萬圓的動產。以外還有許多的不動產。米有拉道。阿斯他娘有親戚沒有。反魯奈爾道。沒有說完了。忽又想着道。有一個異腹的男兄弟。米有拉失驚道。有一個嗎。反魯奈爾見米有拉如此驚慌的樣子。忙問道。你何故這樣驚慌。米有拉道。我想他如何在日記冊上沒有提着此事。阿斯他姑娘難道不知道有此人麼。反魯奈爾道。阿斯他確然不知此事。此事在阿斯他未生以前他

父親在德國時私娶了一個女子。遂生下這個兒子。後來不知爲着何事就把他母子二人一齊逐出。逐出之後這女子未幾就死了。這個兒子起初不知飄流在何處。後來聽得在亞斯托利亞地方不知道確不確呢。米有拉道。這兒子安知他不回來。等着機會覬覦他父親的遺產嗎。反魯奈爾被米有拉一句話提醒了。不覺呆呆的看着米有拉。一言不發。用手撫在米有拉的肩上。滿面現着絕望的神氣。米有拉此時想了一想。又慢慢的說道。這兒子呼做什麼名字。反魯奈爾道。名哀供倫根。米有拉又問道。然則哀供最利於阿斯他姑娘的死嗎。反魯奈爾道。或者如此。米有拉道。除哀供外。沒有第二個人利阿斯他姑娘死的麼。反魯奈爾道。恐怕沒有了。米有拉此時好似心有所得。欣然道。先生這裏有阿斯他姑娘的肖像麼。反魯奈爾道。有。有一面答應。一面按着電鈴。未幾那總管走進來。問着何事。反魯奈爾道。我書房內。机。上。放。着。一。個。銀。邊。照。架。的。阿。斯。他。姑。娘。肖。像。快。去。取。來。反。魯。奈。爾。的。聲。音。低。而。顫。一。聽。就。知。道。他。心。中。非。常。不。安。一。定。有。件。極。可。恐。事。在。心。上。那。總。管。聽。了。不。覺。呆。呆。的。望。着。主。人。暗。暗。驚。異。反。魯。奈。爾。對。着。那。總。管。嘆。了。一。口。氣。道。勃。爾。奈。爾。總。管。的。名。字。禍。事。來。了。你。知。道。嗎。噯。一。阿。斯。他。姑。娘。被。人。誘。去。此。刻。不。知。是。死。是。活。呢。總。管。驚。道。有。這。等。事。嗎。然。則。有。救。助。的。人。沒。有。反。魯。奈。爾。道。可。以。救。助。與。否。此。刻。還。不。知。道。呢。你。且。把。姑。娘。的。肖。像。取。來。罷。勃。爾。奈。爾。遂。走。出。去。不。一。刻。把。肖。像。取。了。進。來。米。有。拉。一。看。原。來。是。一。個。絕。世。的。美。人。雖。肖。像。不。能。活。動。那。一。種。斌。媚。風。流。的。態。度。自。流。露。於。外。令。人。見。之。真。個。欲。使。人。的。魂。也。消。

米有拉遂從照架中取了出來。藏在懷內。那時反魯奈爾問道：米有拉君去了，要來麼？我盼你早些兒來。我對你說：如有救助阿斯他出來的，或者替他復仇的，我出一萬圓作爲酬謝。這酬謝金是特別的。其餘一切費用也歸我這裏開消就是了。不過這筆開消要請警署裏暫時先墊一墊。俟以後總算庶免煩雜。我決不食言的。或者我親自到警視總監處就是了。反魯奈爾一面說一面留心察看他的神情。怎樣只見米有拉取了手杖與帽子在手，立定了聽白己說話。說至酬謝一萬金的話時，果然見他很是高興的模樣。俟反魯奈爾說完了，他連忙趨至床前，道：謹依尊命。我一定盡我力量救助阿斯他姑娘，或者替他復仇就是了。但是……說至此，笑了一笑道：但是這一萬圓的酬謝切不可忘了。反魯奈爾急道：放心放心。我決非食言的要救助一個人出來。決不吝此區區的。米有拉遂辭了反魯奈爾出來。勃爾奈隨在後面。代主人送米有拉至門口。剛剛走至門前，米有拉忽問道：哀供倫根的右頰上，是否有一很顯的傷疤？麼？勃爾奈聽此一問，面現驚異之色。心裏想：如何一素不謀面之人，竟能知道此事？暗暗奇怪。口裏急忙答道：是的，是的。足下何以能知道此事呢？勃爾奈此答形狀，很是倉皇，囁嚅着，似乎不忍出口。這時米有拉也不回答。一出門就急急的去了。勃爾奈目送米有拉去遠了，遂退進來，想要閉門，不知何故，手足瑟瑟的亂動，竟無力把門閉上。於是暫就門傍長椅之上，頽然坐下。此時街上路燈已被風所吹滅。勃爾奈獨自一人，坐在黑暗之中，用兩手掩着面，一個人私語道：阿呀！可怕呀！可怕！說至此，突然中止，看他的

情狀。幾幾乎疑他是發狂。

(二)空屋之察勘

魚更五躍。天色將明。這時米有拉已回至警署。把見了反魯奈爾的話。告訴了馬林根。退至室中。伏几假寐。睡眼朦朧之際。忽見恩斯推爾。直立在面前。米有拉問道。什麼事。恩斯推爾徐徐道。我和你分別之後。我細細想這偵探一事。好雖好。然而較別的職業。想不出怎樣好法。米有拉道。你是否爲了這句話。特地。在這雪地裏。一清早到此處來嗎。恩斯推爾微笑道。不是。還有別的事要告訴你呢。米有拉道。原來如此。什麼事。快說罷。恩斯推爾道。昨日馬林根警部問我。門前有白楊樹二枝。中有一綠色細長的高塔。這個寺院是何處。米有拉道。不差。你知道麼。恩斯推爾道。我當時想不起。後來我細細一想。我有一妹葬在一個寺院裏。這寺院好像就是這個所在。如果是的。距此却不遠。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你。米有拉君。你高興一同去走一遭麼。米有拉欣然道。甚好。立刻就去。說着。立起身來就走。二個人急急向前行走。約三十分鐘許。已至這寺院之前。見此寺位置在一空地之中。寺院之前。果有那三稜形的二枝白楊。巍巍矗立。在二邊。狀若二個巨人。一枝稍曲。一枝稍低。米有拉此時似科學家發明了什麼似的心中。非常欣喜。恩斯推爾問道。馬林根警部所問的。不知果是此寺院不是。米有拉答道。是。是一定不錯的。二個人走進寺來。尋着了。一個供差遣的侍役。說因爲聽得寺內有這高塔。登臨一眺。可以擴充眼界。特地來瞻仰的一邊。

說一邊米有拉從身邊摸出些零碎錢來。給了那侍役。那侍役看錢眼開。墨黑的眼睛見了雪白的銀錢。心花一朶一朶的放了。連忙問道。此刻就到塔上去麼。米有拉道。就去也好。侍役道。這個時候最好。可以在上面多游玩些時候。再隔一點鐘就嘈雜了。說着。身邊取出鑰匙領了。米恩二人到塔上來。米有拉等二人既至塔上。教那侍役不必陪着。先下去了。於是二人立在一個小小鐘樓之中。向外一望。因為這時候極早。市上寂靜。人家屋上還不見有一縷的炊烟。飛起天上一碧如洗。雲霧不生。夜裏的雪積在人家屋上。望去粉裝玉琢。彷彿着一個琉璃世界。真是絕妙的一幅天然圖畫。寺的周圍四邊是空地。一面與其他一個小寺院爲隣。一面却建築得很高很大。殺風景的一個貧民窟。這鐘樓四面有窗。米有拉順次一面一面的到窗前望。去都不能望見。目的地不覺搖着頭。又心焦起來。於是再走到向東的窗口一望。此時太陽剛剛出土。直射到眼睛上。望出去。很是費力。米有拉對着恩斯推爾道。你的年紀比我輕。眼力比我好些。那前面靠着右邊紅磚砌的烟囪。傍邊可看見什麼。恩斯推爾順着米有拉所指的方向定睛看着。道。那烟囪的右邊有一所高屋。他後壁之傍。就是那烟囪。此屋界在許多新造房屋之間。形式非常古樸。建築得着實考究。他附近人家並無什麼裝飾。獨他家有彫像。然這屋的位置安置得很覺不適。向着我們的一方面。橫壁上似有一個罅隙。米有拉道。這屋的窗怎樣。恩斯推爾道。看不甚清楚。窗的方向似對着一家風火牆。右後的院落。米有拉道。前面呢。恩斯推爾道。是一帶泥土的低圍牆。此牆就是這所。

房屋與街道的境界。米有拉道這土牆裏邊。是否是庭園與建築場。恩斯推爾道。是這時。米有拉心甚滿。足很稱許。恩斯推爾的作事能幫助自己。省却許多的工夫。因爲此次若不是恩斯推爾領到這寺院來。那裏能探出這許多頭緒呢。當時看完了。二個人一齊走下塔來。別了先刻的侍役。走出寺院。來至街上。恩斯推爾道。我們是否就到那望見的人家去麼。米有拉笑着點了一點頭道。孺子可教也。恩斯推爾見米有拉。雖和他說笑。很有稱許他的意思。心裏也十分得意。隨在米有拉之後。匆匆前走。不一刻已到了目的所在。定神一看。只見這所房屋是老式的三層樓。這屋直對街上的窗。祇有四扇。恩斯推爾閉目。想了一想。覺與先刻望見的所在。一些不錯。遂道不誤。麼米有拉道。一定是此處。不必疑慮。於是走近前來。再留心一看。見此屋矗立在新築的許多租屋之中。形式雖舊。材料非常堅固。有洛誇式的彫刻。逆知從前此屋之主。一定是個精細的人。建造此屋時。頗費一番心思呢。米恩二人既至此屋門前。米有拉伸手把門鈴輕輕按了一按。遂站在一傍等候。無意之中。忽見隣家壁上貼着一張大字的招紙。那半張已被風所吹破。倒掛着在風中飄蕩。米有拉遂走過來。用手杖挑起來。看了一看。恩斯推爾初以爲這紙上所書一定與這被誘的女子有關係的。走過來看時。原來因逃走了一隻赤綠色的鸚鵡。是一張十圓的招尋賞格。這時恩斯推爾方看完。忽聽得呀的一聲。由這古屋的門內走出一個亂髮蓬蓬的老婆。這老婆看見是二個素不相識的男子。面上現着驚異之色。顫聲問道。二位有什麼貴幹。米有拉柔聲答道。我們

因爲要到這屋裏去煩你把這屋內門上的鎖鑰給我還要煩你引導一引導老婆聽了變着顏色囁嚅道到底二位是什麼人呢米有拉揭開上衣露出一件東西給老婆看了那老婆不禁嚇了一跳戰戰兢兢的說道這屋內除了我是沒有什麼人了諸君可知道米有拉給老婆看的是件什麼東西呢原來是一塊皇帝的鷲章這是在奧大利國中最有名譽的警官所帶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當時米有拉聽了老婆所說連忙接口道你說什麼話來我知道昨日夜上還有一個貴婦人和一個紳士在此處呢那老婆看着米有拉的顏色仍顫聲說道那貴婦人因爲發狂所以今天已送入病院中去了米有拉冷笑道好好——這句話是那紳士囑咐你這樣說的麼老婆至此知道隱無可隱拒無可拒遂把鎖鑰遞與米有拉形狀反泰然自若的說道既是如此請進裏面去罷說着自己在前領導米恩二人緊緊隨在後面原來這屋的門一重一重都由內部閉着米有拉一重一重的開了向樓上走來第三層的樓梯確係木造米有拉點了一點頭但是這屋的形式甚古頭上的天花板非常低人在屋內覺着很不暢快米有拉命老婆領至那貴婦人所處的室內揭開窗簾一看暗暗說道此室想是我阿斯他姑娘所處的室了於是就沿窗一張椅子上坐下問着老婆道這貴婦人現在在何處老婆道不知米有拉道那紳士的名字喚什麼老婆道不知米有拉道然則那貴婦人的名字呢老婆道不知米有拉道那紳士所作的惡事你知道麼老婆道那紳士常常給我錢用我不能評論他的善惡米有拉道然則你不怕被他連累

麼。老婆道。常言道。心中無事自然涼。他是他。我是我。總之。我對於那貴婦人。沒有絲毫對不起的地方。就是了。怕他怎的。米有拉道。這却我也知道的。老婆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那紳士和貴婦人。是否是夫妻。米有拉道。否。否。那紳士並沒有妻子。——我現在。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你可回答我麼。老婆道。什麼事呢。米有拉道。那紳士所作的事。都是違背法律的你。今和他在一起。終不免是一個嫌疑犯。你要脫卸你的罪名。你可把怎樣認識他。以後怎樣幫着他。——告訴我麼。米有拉用着帶騙帶嚇的手段。要探聽老婆的實話。那老婆聽見他是一個嫌疑犯。果然嚇的面無人色。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說——我說——凡是我所知道的。我總一一告訴你。就是了。米有拉道。如此甚好。請你說罷。老婆道。十一月一日。那紳士來租借這房子。我於是與他認識。租屋之時。紳士說是自己住的。然而自租屋到帶這貴婦人來時。僅來過二次。且從未住過。那貴婦人來後。常獨居於此處。從未出去過。那貴婦人初來時。有病甚沉重。進來時。由這紳士負荷到此。我當初見此情形。想替他請一個醫生來看看。問了紳士。那紳士一定不要。據他說。這貴婦人是他的妻子。此病時常發作。不消數天就可好的。且說自己也是個醫生。藥物隨身帶着。不必請教。得外邊醫生的說罷。遂把藥水交與我。我留心着給他吃。他就去了。我見他已去。於是把病人睡在床上。就把這藥給他吃了。然而這藥雖給他吃了。二三次。那病人總是昏昏沉沉的睡着。長時間總是這麻痺的樣子。絲毫不見有甚起色。隔了一日。那紳士來看了一看。說這病勢十分可危。不可不入病院了。但現在不

曉得那一所病院好些。俟打聽着實了。再來送他進去。現在仍要我好好看護。說着他就去了。臨去時候。他交給我一枝手鎗。命我替他藏好。勿令那貴婦人看見。這事情實在奇怪。至今還解不出什麼緣故呢。那老婆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的告訴了米有拉。米有拉聽了暗暗想道。看起來那貴婦人的病一定不是發狂。不過受些驚嚇所致。那男子把手鎗置在此處。不過要打算打殺這貴婦人罷了。一定沒有什麼深意的。想了一想。又問道。那紳士的形狀是怎樣的呢。老婆道。身子非常肥大。肩背很高。生有連鬚的長鬚。常帶着一副黑眼鏡。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眼睛。米有拉道。顏上可有什麼特徵。老婆道。沒有。唯這人鬚鬚最多。幾幾乎遮住了半面像他的人。是很少的。米有拉道。頰上呢。老婆道。也不見有什麼。雖然我沒有十分留意。或者。有亦未可知。米有拉道。可有什麼遺落的物件。可資考察的。老婆道。沒有。又想了一想。道。有是有一件東西。然而據我看來。恐怕沒有什麼關係的。米有拉道。什麼東西。或者。有關係的也未可知。老婆道。昨日昇這貴婦人到馬車中時。因為那貴婦人自己一毫沒有知覺。那紳士非常費力。在這時遺落一隻手套。不知是紳士的。還是貴婦人的。現在我置在樓下室內。等一等下去取來。就是米有拉道。甚好。此時米有拉立起來。走到窗前一張舊桌之傍。打算看看桌上有無物件。可資研究。只見桌上所置物件。東歪西斜。翻得碌亂。有黃色的普通卷紙（信紙）甚多。傍邊有筆頭極尖的銳筆一枝。此外更有一物。甚是希奇。真是一萬個人也想不到。諸君試猜。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呢。原來是一片麵。

包。在廚房裏和餐室裏的東西。竟供到了書桌上。來豈不是一件奇事。米有拉見了恍然道。原來如此。看着恩斯推爾道。這貴婦人在這比較的自由。最後之瞬間。就是造那個麵包了。你看桌上這幾件。就是造這麵包的憑據。恩斯推爾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不錯。米有拉就把紙筆麵包收了起來。對老婆道。我們下去罷。說着。同恩斯推爾慢慢走下樓來。老婆也緊緊隨在後面。跟了下來。米有拉一面走。一面問道。那貴婦人所乘的馬車。怎樣的種類。你知道麼。老婆道。是二個人乘的馬車。米有拉道。什麼號數呢。老婆道。這倒沒有留意。總之。那馬車和御者。都是很齷齪的。米有拉道。那御者。是否。是老人。老婆道。約四十餘歲。像歡喜飲酒的模樣。身上着一件白布的上衣。米有拉道。嘎嘎。你住在何處呢。老婆道。我就住在這裏。說畢。就走到房內。向衣廚內取出那一隻手套。交與米有拉。米有拉取了手套。就叮囑老婆。速速遷開。因為不曉得。今天。明天。就要命警察來看守房子的。說着。就同恩斯推爾走了出來。來至街上。取出手套。細細一看。只見此手套之指。纖細而甚短。決不是彼肥大男人手上的。中指之內。髣髴似有物件。在內取出。看時。果然有一紙團。咦。這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張鐵道馬車的車票。米有拉將手套藏好了。對着恩斯推爾道。那老婆說這馬車。是二人乘的御者。約四十餘歲。着一件白布上衣。是歡喜飲酒的你聽見麼。恩斯推爾道。早聽見了。米有拉道。我另外還要幹別的事。這一件事。要托你了。你可往二人乘馬車的聚集所去探一探。如有這個馬車。你可雇了他。到警察署來。倘中途有甚變端。可報告就近的警察署。又此車如

他人所僱。你可記了他的號數。這件事交托你了。你必須立刻去辦呢。恩斯推爾想了一想道。事情是很易辦的。但要認定這馬車。倒有些爲難呢。那二人乘的馬車。不止一輛。四十餘歲的御者。想來也不止一個。倘使他換了衣服。我又怎樣認的他呢。至於飲酒。一層也不能作爲他的特別證據。想御者之中。大約歡喜飲酒的。也不止他一個的。米有拉笑道。人是活的。總要你到該處隨機應變的。察探纔可探出這馬車。若僅僅照了老婆所說的幾句話。去看一看那裏能尋的出呢。說罷。又想了一想道。還有一個證據。倒可作爲此車的特別證據呢。我想這馬車一邊的窗玻璃。不是打破了麼。他今天一定換上新玻璃了。你祇須看不是破玻璃。一定是新玻璃。看准了。再看御者。總萬無一失了。米有拉一面說。一邊就取出阿斯他姑娘日記冊內所置的鐵道馬車票來。和這手套內取出來的一比。只見二張車票。都是下午六點鐘到七點鐘的記號。所乘區間的距離。亦二張相同。恩斯推爾看了問米有拉道。這就是那誘拐貴婦人的紳士所持的麼。米有拉點了一點頭道。是的。恩斯推爾道。有甚研究麼。米有拉道。說出來。你也不得明白。此刻且不必問你快去罷。正午時。我在警察官舍的第七號室候你。屆時你來報告就是了。說罷。米有拉與恩斯推爾分手。各人幹各人的事去了。米有拉和恩斯推爾分手之後。就走到一家小珈琲店內。喫了朝飯。回去報告了馬林根。再走到反魯奈爾老人處來。告訴了所探的事情。就在反魯奈爾處。坐了一歇。問了些阿斯他姑娘家族內的事情。就仍舊回到警察署來。既至署。見馬林根。桌子上來了許多電報。這

電報就是打聽阿斯他姑娘消息的各處警察分署以及各病院中的復電都是一樣的回說並無此人。米有拉和馬林根見了此等電報不覺非常失望。兩人面面相覷默不一言。米有拉第一次返署之時心裏想雖已命恩斯推爾去探察這二人乘的馬車。但是這件事很非易易。倘若探察不着豈非虛擲了許多時候。所以一回來又遣了許多秘密偵探分頭去搜索這輛馬車。然而去了許久一個人也不見回來。報告心中似非常失望。方和馬林根議論此事。這時剛剛正午。只見恩斯推爾走得氣喘吁吁的奔進這第七號室內。來道：幸不辱命。那御者已駕着馬車在門外了。米有拉大喜道：甚好。足見辦事認真。從此我多一個好帮手了。原來米有拉早已把恩斯推爾舉薦於馬林根。不過馬林根沒有見過他。辦事心雖允。許當面還沒有訂定。此刻見他辦事果然不錯。且聽米有拉這樣說法。就當面和恩斯推爾訂定了。屬於米有拉部下專辦秘密偵探事務。又獎勵了一番。恩斯推爾此刻大喜過望。謝了馬林根。從此就跟着米有拉。天天在一處辦事了。閑話休題。且說米有拉見馬車已來。遂穿上外套。走出來付了賃錢。看這御者面龐而確似歡喜飲酒的模樣。那御者接了賃錢。看着米有拉道：這車算雇定了。麼。米有拉道：是。御者道：請你們就坐罷。米有拉道：我要問你。昨夜那個有病的年輕婦人。和着一個男子。到何處下車的。麼。御者突然聽見此問。不禁呆了一呆。像很是驚異的模樣。對着米有拉相了一相。道：請教先生是什麼人。米有拉笑着道：此地是中央警察署本部。你不知道嗎。御者聽了。默然不語。米有拉命他暫時等一等。道：還有

二個人要一起去呢。說着他也不回進去了。就到馬車中看了一看。希冀車中還有什麼遺留的物件。不覺方纔把頭探進去。就覺一陣芳香。直衝鼻觀。這香味與那白巾上的香水。絲毫無異。不消說一定是那貴婦人所用的香水無疑了。又在車內四面一尋。果然又尋着一個香水瓶的玻璃塞子。此時米有拉不禁暗暗歎這貴婦人的用心良苦。猜度起來一定是這貴婦人故意把香水洒在白巾上。和這日記冊一同棄在路上。教人拾着。再把這香水洒在這馬車內。留此紀念。好教人容易尋着這馬車的意思。唉！唉！怎麼說他是發狂呢。

(四) 荒寂之別墅

當時當值警官與恩斯推爾同坐一車。此車的御者臺上有警戒衛兵。攜着武器。着了私服。坐在上面。代御者控馬。米有拉另外乘着一馬所引的馬車。隨在後面。米有拉命御者先到獨末街十四號。去邀了反魯奈爾處的勃爾奈總管。一同前去。反魯奈爾因爲清晨時去訪了一訪警視總監。身子疲弱。懶於行動。所以不能同去。僅命勃爾奈代自己前去。自己在家內靜候他們的消息。御者此時間米有拉道再到何處去呢。米有拉道你只照着昨夜所走的路一樣。走到昨夜所停的地方停下就是了。御者不知米有拉怎樣知道昨夜的事。心裏以爲米有拉已洞悉此事。況且是警察本部出來的人。怎敢隱瞞不依加之。他於昨夜的事。不過所得的錢較尋常多些。事不關己。又何必替人家隱瞞呢。於是照着昨夜所走的路。兩

部馬車。一前一後。風馳電掣的向前走來。這時天色已黑。那朔風。又捲着雪花撲面吹來。冷如針刺。米有拉。一心只注意着所經的路。對於那風雪寒冷。一層絕不在他心上。只見所過的路。都是極荒僻的。所在兩傍。板垣。竹籬。雜樹。葱鬱。街燈。黯淡。爲狀。疑非人世。這馬車約走三十分鐘許。忽然停止。米有拉先如飛的跳下來。問御者道。此處有犬。沒有。御者道。昨日沒有看見。米有拉此時走過來。開了馬車的門。扶持勃爾奈老人。走下車來。勃爾奈到了此處。四面看了一看。顫聲說道。好一個荒僻可怕的所在。米有拉柔聲安慰道。回去時不走此路了。請你同警官等在一處。不必胆小。萬事有我呢。此時警官與恩斯推爾亦已相繼走下車來。警官的眼睛很銳利。雖在這黑夜之中。他望出去。還約略看的清楚。見停車之處。在一家人的門口。這人家沿街。有一帶板垣。板垣之內。有樹木繁茂的一個庭園。庭園之中。矗立着一所小小樓房。樓房上窗戶。緊緊閉着。裏面燈光閃閃。悄無人聲。此時米有拉同着恩斯推爾。急急走至板垣之傍。只見米有拉對着恩斯推爾。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二個人就站在板垣腳邊。用雙手扳住了板垣的板。一塊一塊的搖撼。這晚風聲甚大。怒鳴如吼。所以二人雖極力將板垣搖撼。並不覺一些聲息。不一刻。只見恩斯推爾已折下一塊板來。米有拉非常歡喜。連忙回過來。對衆人說了。不到一分鐘的光景。已一齊進入這庭園之中。一衆人雖進了庭園。然而走到各處窗戶口。用手試推。多由裏面向外關閉。無法可入。室內。此時恩斯推爾見下層之窗。並無橫格。想了一想。輕輕對着米有拉道。無門可入。怎麼好呢。我想必

須再像拆板垣似的用一用野蠻手段纔進得去呢。米有拉點了一點道：很好。恩斯推爾於是用手摸着窗板一扇一扇的推了一推。推到一扇窗覺得有些活動。於是就按着這扇窗的窗板像拆板垣似的用力一扳。已經輕去了一塊。遂伸手進去去了。窻門用手一拉。只聽呀的一聲。兩扇窗已大開。但是室內黑暗不辨一物。真所謂伸手不見五指的一樣。當時恩斯推爾第一個奮勇先進。隨後米有拉等一個個都到了室內。恩斯推爾立在窗口。取出手攜電燈。捻明了一照。只見室內並無什麼陳設。地板上非常潔淨。室之一邊是一扇出入的門。和走到上層去的樓梯。一張。此時恩斯推爾和米有拉各暗暗取出手鎗。藏在袖內以防不測。一衆人既至室內。忘却將窗關好。一陣風來。兵的一聲將窗關了。此時一衆人以爲有人來了。倒吃了一驚。細細一看。方知不是。於是各人輕輕走上樓來。警官第一個走到一個室內。忽見有一線火光。不知由何處直射出來。警官看了一看。見傍邊有一個門緊緊閉着。原來做偵探的和做賊一樣。身邊常帶着許多鎖鑰。凡是普通的鎖總可以配得上的。當時米有拉就取出一把鎖鑰。遞與警官。警官揀了一個最普通的投入鎖穴。一旋果然開了。警官第一個先走了進去。第二個就是勃爾奈了。那勃爾奈來的時節。心裏常懷着一個成見。以爲無論如何。阿斯他姑娘一定是死了。此刻他以爲這個室內一定是幽閉。阿斯他姑娘的所在。阿斯他姑娘在這室內。一定是赫然橫陳於地上。變了一個死人。無疑。所以他在未開這室以前。心裏已勃勃的亂跳。及至開好了門。警官進去之後。他眼中彷彿見地上墨黑。

一團阿斯他姑娘橫臥在地上的樣子。所以他一隻脚方跨進門口，像裂帛似的叫了一聲，立足不穩，幾乎跌倒。幸虧米有拉和恩斯推爾二人，在後扶住，不致跌下。然而這室內果然有阿斯他姑娘的屍。麼那有什麼？阿斯他姑娘的影子。常言道：疑心生暗鬼。勃爾奈心裏抱了這個偏見，所以眼睛中現出這個幻像了。當時倒把米有拉等嚇了一跳。於是勃爾奈定了一定神，遂和米有拉等走進這個室來。這此室中也無什麼陳設，亦並無一個人影。四個人不覺面面相覷，想適纔這火光從何處射來的呢？心裏暗暗納異。四邊看了一看，見還有一扇門向內關着。於是推了一推，也是鎖着的。米有拉仍取鎖鑰配好了。把鎖旋開，輕輕推進去一視呀！那火光原來從這個室內射出來的。米有拉纔進室內，不覺迴血管內的血一霎時好像轉了不知幾百回。腦神經上有一種異樣的激刺，幾幾乎也。像勃爾奈老人似的，聲喚起來。咦，什麼事呢？難道阿斯他姑娘果然死了嗎？不是，不是，是那勃爾奈老人的聲喚。是驚，現在米有拉的聲喚是喜，一驚一喜，兩個人外面的現象，雖差不多，而原因却絕端的兩樣的。當時四個人走了進來，見阿斯他姑娘低了頭，斜倚在一張安樂椅子之上，不勝歡喜。四個人中尤推勃爾奈老人歡喜得更，是真切。那阿斯他姑娘起初聽見開門，以為是惡漢來，結果他的甚是驚惶。今見進來的不是惡漢，也知道是特地來救他的，不禁轉驚為喜，面現喜色。方想立起來不意連日處在憂懼惶急之中，一旦遇救，心中突然一喜，那衰弱的腦筋受了過度的激刺，一時不及回復常態，只覺一陣頭暈，竟昏暈不省人事。勃爾奈

見阿斯他娘突然暈去。以爲真又死了。不禁哀號痛哭。道：「阿斯他姑娘！阿斯他姑娘！你真死了麼？在此忙亂之際，衆人的視線方集於阿斯他姑娘的身上。米有拉忽見室門驟開進來一人，軀幹長大，顏上無鬚，右頰有一傷疤，甚顯進來了。見有許多人在室中，連忙想退出去。米有拉眼快，忙走過來當住門口。那人見門口已有人當住，遂回轉身來，走至窗前，想要開窗。米有拉取出手鎗，對着那人，喝道：「止！否則我立刻發鎗了。」此時恩斯推爾等亦俱看見，連忙走過來將他圍住了。那人見無法逃逸，只得嘆了一口氣，就向机傍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對着衆人，看了一看，道：「你們是什麼人？到此處來做什麼？」米有拉正言厲色的答道：「哀供倫根，你自己作的好事，我們是從中央警察署中來的。我是偵探米有拉，你還裝作不知道麼？」哀供倫根至此明知無法隱諱，遂將自己所作的事，細細述了一遍。至於他所供的是什麼言語，看官且不要性急，待我自始至終慢慢寫出來，給你們看。若僅述哀供倫根一面的言語，恐怕諸君又要頗費一番思索。所以我刪繁就簡，重新照哀供倫根的話編了一編，好教諸君一看就可明白呢。

原來哀供倫根和阿斯他姑娘是異腹的兄妹，不過哀供倫根是私生子，被阿斯他姑娘的父親和母親一起逐出的。阿斯他姑娘父親的財產，除不動產外，有現金三萬圓。阿斯他姑娘的父親死時，他年紀尚小，照父親的遺言書，所有財產悉傳於阿斯他姑娘。如一旦阿斯他姑娘有不測死了，這遺產就悉助入慈善事業。所以遺言書上說：「苟無可以相續這遺產的人，這財產就悉助入慈善事業，却忘記

了。還有一個哀供倫根。可以受取這遺產。照遺言書上看來。倒明明變了。阿斯他有。不測死了。這遺產。就悉傳於哀供倫根。要哀供倫根再死了。方可將遺產。助入慈善事業。這一着的錯處。就惹起哀供倫根。覬覦遺產的狠心。幾幾乎把阿斯他姑娘。斷送了性命。

反魯奈爾老人。是阿斯他姑娘的保衛人。這一年。是阿斯他姑娘。成丁之年。本來應該將財產。受取了。恰恰反魯奈爾老人。生起病來。反魯奈爾覺得自己病勢不好。就寫了一封信。催促阿斯他姑娘。早一日去領取。於是阿斯他姑娘。就打了一個電報。約定了日期。到反魯奈爾老人處來。所約的日期。就是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月十八日。阿斯他姑娘。動身之後。中途就遇着哀供倫根。被他在茶中放了麻醉藥。先灌醉了。安置在一個預先租定的空屋內。這空屋就是寺院的塔上。望見的所在。米有拉和恩斯推爾先去察勘。遇着老婆的地方。

哀供倫根。既把阿斯他姑娘安置在空屋內。就推說是自己的妻子。又恐怕阿斯他姑娘醒後。把被拐來的情節說出來。就推說他有狂病。將麻醉劑和了少許毒藥。命老婆按時給他吃。不意老婆看着情節可疑。且吃了這藥病人。毫無起色。轉覺昏迷不省。所以不肯給他吃。了哀供倫根。幾幾和老婆爭起。來。爭論的時節。不想哀供倫根裝的是假鬚。稍不留意。就落了下來。當時被老婆看破了。哀供倫根。索

性將所謀告訴了老婆許了極大的酬金教他不把此事漏洩并交一手鎗與老婆以備不虞後來隔了一日哀供倫根見老婆不像肯幫助他且這空屋所處的地方也不甚僻靜遂把阿斯他姑娘遷至後來的地方遷出來的時候恐怕老婆將此事漏洩遂許了永久的酬金所以老婆未將此事告訴米有拉等

在哀供倫根的打算單單將阿斯他姑娘謀死了知道這遺產依舊不能到自已手裏的所以要教阿斯他姑娘寫一自殺的信告訴了保衛人使人人知道阿斯他姑娘已經自殺然後自已可安穩穩接受這遺產在一個柔弱的女子要脅迫寫一封信原是很容易的不想阿斯他姑娘很是心細把自已被騙後所知的事寫在日記冊上又恐怕不易尋覓就搜集了地毯的碎片和哀供倫根所乘的鐵道馬車票等放在一處等到那日由空屋中遷出來的時節在馬車中打破了玻璃丟了出來好教人拾着之後來救助他又恐怕路上的人不留意又將異香撲鼻的手巾一起棄在地上如此還恐怕拾着的人視為尋常事件或者竟未留意豈非依舊枉費心思所以在臂上嚙去了一大塊肉將臂從馬車破窗裏伸出來使流出的血滴在地上好教人疑是殺人案子令人注目否則試想地上血迹從何處來的呢就是打破窗玻璃被玻璃劃破手臂這不過小小傷破那有許多血來阿斯他娘這番佈置真是哀供倫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這事的底細如上所記。想諸君當已明白。不必再詞費了。然還有一件可疑的事。不能不剖一剖。明白。當阿斯他姑娘在起先的空屋內。豈不是有一日。憑窗閑眺。曾經看見一隻赤綠色的鸚鵡。非常驚恐。哩。原來這鸚鵡是哀供倫根養的。哀供倫根出來時。常帶着這鸚鵡。同走刻不離身的。阿斯他姑娘對於哀供倫根。曉得是要謀害他性命的惡人。所以見了哀供倫根。來彷彿像老鼠見了貓。非常恐懼。那日覺着心中煩悶。所以到窗前來。要想舒舒悶氣。不想突然看見此鸚鵡。知道這惡人又來。所以不期然而然的心中。害怕起來。要知道他怕是怕的惡人。並非怕的是鸚鵡。不要誤會了。

這書至此已完。做書的也要與諸君暫時告別了。至於哀供倫根和阿斯他姑娘等。後來怎樣。那不必說。到了警察署中。自然罰的罰。賞的賞。這照例的事情。可不必贅述了。



原本紅樓夢

兩函 三元六角

此書數華採藻立意遺詞無一
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
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
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
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謬陋殘
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
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
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
情詞美完乃無間隙實有一無
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
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
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
處真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
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至印刷
精良字跡清朗尤為前此所未
有二十册分裝兩函極便攜帶

原本聊齋誌異

八册 一元八角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
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
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
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
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
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
妙可與聖歎接席但不知何人
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
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
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啟
北京版西門

吳門
周瘦
鵬譯

霜 刃 碧 血 記

每冊
大洋
四角

此書叙一警者踣於道經一女子救入
 巨廈此巨廈中忽出現一暗殺案警者
 累欲告發咸為女子所泥不果後女子
 竟設法使警者之目重明利用為傀儡
 演成種種可驚可駭之國際交涉大案
 然卒為警者輾轉偵破而與所愛結婚
 情節奇幻令人拍案稱絕全篇釐為三
 十章七萬數千言按日登載時報早博
 社會歡迎茲復彙印成帙凡二百餘頁
 首尾啣結開卷了然洵言情小說中別
 開生面者已

時報短篇小說第一集

三角五分

九十三年

四角

空谷蘭

七角

情網

八角

阿難小傳

五角

環球旅行記

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

六角五分

窟金銷

四角

雌雄影

三角五分

雙淚碑

一角

莫愛雙麗傳

三角

雙冑絲

三角五分

曼玳琳

九角五分

土裏罪人

四角

新西遊記

三角

梅花落

八角

上海 有 正 書 局 發 行



長篇名譯

言情
小說

療愁花

(著者瞻廬)

第一章

凍雲壓檐朔風撼樹玉龍銀蚪紛紛決鬪於空際殘鱗碎甲作漫天飛舞狀時則有一郵局使者被綠色制服戴深簷之冠綴以銅質之徽章繫革囊於肩窩中實以函件踽踽獨行於莫釐峰下莫釐峰者距吳郡數十里隋莫釐將軍曾駐兵於此山由是得名環山居民數千戶爲一大市集俗所稱洞庭東山者是也郵使行里許滕六君挾風姨之勢益惡作劇片片瓊瑤亂撲人面或黏惹於眉梢或渲染於頰輔拂之不去拒之即來郵使乃喃喃自語曰此去翠峰隴爲程須五六里脫不稍避風雪者身且立僵矣酒帘在望不如往覓一醉去行行重行行不覺至市尾遂抖搜身上餘雪僵僕入一酒肆破屋三椽塵埃拂拂動牆壁斑駁如瘡疖白堊剝落殆盡以葦箔蔽一楹作寢舍餘爲沽飲之地折足之鐺空腹之甕纍纍作陳列品襪襪子六七輩鬻集其間作牛飲酒酣耳熱輒娓娓談村中瑣事東舍育兒

西鄰失雞。皆視爲鄉土歷史之資料。故入其間者。不酖顏而出。不止焉。時郵使面爐而坐。一觥既盡。寒威乃稍稍卻。顧酒肆。滲漉特甚。六出之花。屢屢自瓦縫中穿入。飄墮樽內。郵使見而攢眉默忖。當此奔走役。亦良苦。東西往來。有若牛馬。脫不爲飢寒所驅迫。誰復能向冰天雪窖中替人碌碌作寄書郵耶。方飢饉。間。驚聞隔座喧呼曰。金坤哥來矣。金坤哥來矣。旋曰。金坤哥真忍人哉。鎮日擁着爐兒。靜聽翠姑子講三國演義。殊不念酒肆故人舉首高望頸兒垂垂作絲瓜狀矣。來！來！三杯之罰。不爲遲到者宥其速飲。毋辭。語次。衆撫掌助之。聲若春雷。郵使急視來者。則一年五十許之村農也。

金坤既入肆。除去首上之笠。倚於牆隅。含笑入座。曰。今日風雪緊。吾家翠姑亦太愁生。絮絮語余。勿外出。顧余以杯中物爲第二生命。一日不訪醉鄉。喉間即奇燥欲裂。妮子挽留。雖力而余之愛酒甚於愛翠姑。荷蓑戴笠。卒踐酒徒之約。君等又何苛責爲。語訖。舉一觥立盡。又曰。翠姑居城中。五載薰陶。漸漬早博得才學。無算不特三國演義言之津津有味。即孝經女四書等亦能背誦如流。不遺一字。人謂翠峰。隴中有女秀才……金坤未竟其辭。郵使忍俊不禁。遽詢曰。翠峰隴吳金坤君非子也耶。金坤曰。然。郵使曰。如天之福。得邂逅於此省。卻風雪中一番跋涉矣。因探手革囊中。出一函以授金坤。曰。此係加速之郵件。由蘇州寄君者。金坤得書後。摩挲兩眼。僅封面姓名三字。略能辨識。開緘視之。則春蛇秋蚓。一一作盤曲之狀。而不知所語云何。以示儕輩。則亦瞠目相顧。如得玄女天書而無從索解者。因喑曰。寄此函者。誰歟。城中。

田主催租耶。老妻向家中索寒衣耶。惜翠姑不在左右。脫座中有翠姑者。則一紙從頭孜孜看。啞謎兒早已猜破矣。時衆中有一人笑曰。金坤哥。殊癡駭不曉事。我輩雖目不識丁。而斯間固有識字者在。盍往求之。金坤恍然有所悟。因持書至郵使前。曰。先生其爲余誦之。郵使默念。平時慣作傳書之雁。今日卻來此處。作立羣之鶴。因亦不辭。取書閱良久。僅得其片鱗。斷爪曰。恐成篤疾。曰。巧姐甚憂悶。餘均以模糊出之。金坤疑慮滋甚。因曰。巧姐者。余妻也。抱病者誰歟。郵使曰。度即巧姐耳。既而又曰。否否。抱病者或另有。金坤急曰。先生毋作模稜。兩可語。郵使有愠色。遽抵書於几。曰。投函余職也。欲悉個中委曲。請以不敏辭。語訖。即匆匆付酒資。遽挾革囊而去。金坤既不得端倪。心志不已。略進數觥。酒即納書於懷。加笠於首。起與酒徒作別。亂踏瓊瑤而歸。將與翠姑子解決此問題矣。

第二章

層巖疊嶂。迴抱如玦。有廬舍數十戶。匿於雲山深處。悄揜荆扉。自成村落。蓋即所謂翠峰。隴者是也。隴西一家。傍長松爲門。戶圍以槿棘之籬。門內廣場一片。雪花朶朶。鋪地如白銀。場後爲草堂三楹。一垂髻女郎。坐其間。以纖手就爐內煨榾柮。且煨且語。曰。這般大風雪。兀自向市中買醉去。三杯到肚。不管峭寒。砭骨。脫再濡滯不歸者。山中爲積雪所封。蹊徑且不復辨識矣。奈何奈何。語次。眉峰雙鎖。作鬱伊狀。旋聞板扉敲擊。甚劇。女郎離座。問曰。阿父歸來乎。隔扉有人應曰。翠姑速啓。榷余返矣。未幾。門開。然闢。金坤欹斜。

而入。偕翠姑至草堂。全息言曰。余今日沾飲。滋不快。未盡數。觥已覆。騰有醉意。翠姑爲余去黃蓊。解青囊。爐內添楮。數枚。余爲風雪所困。顛甚。將藉以取暖焉。翠姑如父命。一一摒擋。訖。因曰。阿父他日欲沾飲者。可就家中爐畔飲之。老年筋骨。何苦與風雪相激戰。且阿母又在城中。吾父倘因寒……翠姑語未畢。金坤恍若有悟。遽曰。微汝言。余幾忘之。今日城中。有函來。彷彿言。汝母有疾。翠姑愕然曰。父言信乎。金坤曰。有函在。烏得不信。因就懷中取函。良久不能得。瞪目四顧。嗒然若喪。翠姑秋波一瞥。見戶限之旁。若有紙裹中物。急拾視之。呼曰。阿父函在斯。兒當爲父誦之。中紙瀏覽。則蘇垣楊覺夢夫人致翠姑書也。書曰。

翠姑知悉。自汝返山後。晚兒無日不念汝。五年主婢。一旦遽成勞燕。戀戀之私。固無足怪。汝以歸侍老父。不獲時來省垣。余亦何能相強。惟天禍吾家。忽遭意外之舉。晚兒晝夜飲泣。五中痛裂。積憂傷人。日後恐成篤疾。余解勸無效。巧姐亦甚憂悶。輾轉思維。竟無良策。因思晚兒夙喜汝。汝苟常侍左右者。則我兒百結愁腸。亦可寬解。一二汝得書。卽束裝來蘇。余當令巧姐返鄉。以伴汝。父勿使汝有內顧憂也。

覺夢手書

翠姑閱書畢。悉抱疾者非阿母。心志乃略定。因爲金坤陳述其梗概。金坤右手摩醉眼。左手拍案者。再大聲言曰。余固知巧姐無病。而庸奴妄言之。竟敗乃公酒興。翠姑曰。誰則言。吾母抱疾者。金坤朦朧應曰。彼

戴洋帽而挾革囊者向余言如此咄咄彼實一庸奴耳外襲西裝而胸無半點墨汁其所識乃出於了角女郎下可耻也翠姑知父被酒不復窮詰其故傍晚匆匆作餐父女會食訖乃各就寢

顧翠姑雖就寢乎而心事歷歷如春潮之奔起伏無端久久不可以合眼默念晚芬姑娘遇我良厚五年來息息相依分爲主婢而情則骨肉姑娘書繡儂爲之擘棧姑娘夜讀儂爲之添香時而餘音繞梁則姑娘歌而儂爲之按拍也時而墨香溢硯則姑娘書而儂爲之拂箋也儂本一山陽村姑子自侍姑娘飄飄乎如被濯於甘露醴泉而俗骨爲之盡換也者覺夢夫人嘗笑擁姑娘於懷以手指儂曰孰謂汝二人爲主婢耶沆瀣一氣無分爾我晚兒所可則汝亦可之晚兒所否則汝亦否之以汝與我晚兒較謂爲鏡中之肖影可也畫中之副片亦可也夫人斯言雖不無溢美然姑娘陶鎔之力實足以使儂變化氣質此儂之所鑠骨而不能忘者脫非阿父去年罹疾儂奚肯輕棄姑娘而歸今阿父疾良已儂之夢魂正縈繞於姑娘之閨闈而姑娘忽遭此意外之變長日以淚珠洗面來書簡略雖未言姑娘抱何種之痛苦然以儂意測之可決其爲重要之問題不然姑娘固夙抱樂觀主義者尋常細故又奚爲浪拋淚顆乎儂得此消息苟能傅翼以飛者當立赴姑娘妝閣憑三寸舌爲之盪決愁陣顧漫天風雪中吾母未必即來阿父老矣鎮日與酒徒相徵逐亦滋可慮儂往如老父何儂留如姑娘何思至此行止兩難迄不得解決之策而別室齟齬大作聲出戶外則金坤之睡夢正酣也

翠姑鎮夜無眠。迨晨雞唱曉。才朦朧睡去。正夢與晚芬綠窗絮語。互訴衷曲。而板壁上隱隱有彈指聲。夢乃驚破。乍聆之。則聞戶外呼曰。翠姑起也。未。翠姑起也。未。於是嬌聲應之曰。阿父儂尙未起也。金坤曰。妮子戀睡哉。紅日高三竿。檐牙殘雪將融盡。汝外祖七十許人。跋涉四五里。已由湖濱來。吾家而汝猶擁着衾窩。得母令人齒冷耶。翠姑聞父言。急推枕起。匆匆整衣襟。以往面此湖濱之老人。

第三章

讀者諸君。此七十許之湖濱老人。爲書中重要之關鍵。脫無斯人者。則書中之主人翁。將抱切骨腐心之痛。而吾書且不得美滿之結果。老人葉其姓。天福其名。生長於菱角嘴。菱角嘴者。山麓餘地。作半島形。伸入太湖中。銳狹如菱角。由是得名。生平務農。爲活銖積寸。累晚。乃日臻恬適。湖濱有地數十畝。徧植女桑。春夏之交。日光炙之。葉綠中含有絲光。一時迸現。老人顧而樂之。謂此燦燦者。乃數十年血汗之代價也。金坤家故貧。時呼丈人峰。爲將伯。米鹽瑣屑。受惠良多。自巧姐母女傭役蘇垣。擔負遽輕。乃不煩老人之補助。願橐中稍得餘資。即欣欣然向鱸頭。覓醉不垂橐。不歸而於老人前。則諱莫如深。從未一語及酒。有時醉眼酡容。不能揜其天然之表。幟老人則撚其如銀之髯。厲聲訶之曰。若昂藏一男子。日恃裙帶上供。生活猶不知愧。且酣飲耶。金坤問心自疚。亦祇俛首無語。其畏懼老人。大類頑兒之憚嚴傅。面之則嬌。爲誠樸背之。則跳踉如故。翠姑嘗言。吾父五十許人。猶未脫稚兒積習。蓋實錄也。今日老人既至。壻家與

金坤父女寒暄數語外。即睨其愛壻而言曰。若曩以耽酒致疾。余滋不憚。幸翠兒悉心調護。疾乃獲痊。願病魔去而顛賴猶如故意者。當釶泥飲。若尙未泯狂奴故態。耶。翠姑僂語曰。阿父日來……語至來字。故引長其音。階回眸視金坤。金坤頻以目懾之。乃更易其辭曰。阿父日來頗畏寒。雙扉嚴閉。時向爐內煨槽。拙始終未越雷池一步也。

語次漸及巧姐事。翠姑乃云。阿母行將歸矣。金坤愕然曰。若何由知之。翠姑低語曰。阿父何健忘。乃爾昨晚被酒歸。楊夫人郵致尺一書。輕撩檻畔兒。拾而誦之。父曾戟手詈洋裝者。不置……金坤急止之曰。若勿言。余已省憶矣。回視老人。幸老人已重聽。所聞不甚了了。止曰。翠兒若母何由而旋里。幸爲老夫述之。翠姑進至老人前。細述楊函中語。且言聞姑娘疾。心滋不寧。願阿父獨居。不能絕裾遽去。奈何。老人掀髯而言曰。姑娘遇汝厚。今有疾。汝宜速往。若母未返。余可暫伴。若父作數日之勾留。汝第去。母慮翠姑聞言殊欣。然而金坤則心房爲之一震。默思老人果居此者。彼將與麴秀才作數日之小別。不免遽形失望。願又不能違拂其意。惟有緊蹙眉尖而已。方金坤沈吟間。老人忽含笑而言曰。翠兒。汝唇上留有墨痕。比來恒習字耶。翠姑曰。暇輒一爲之。老人曰。吾家玉麟自在。中學校讀書。後每值假歸。恒善搦筆作字。日必三四紙。老夫雖不識一丁。顧見孫輩弄翰。未嘗不引爲至樂。今汝亦復爲之。何大類吾家玉麟也。翠姑聞斯語。紅霞起於兩頰。遽卻走三四步。匿其身於金坤之後。讀我書者。於翠姑含羞之由。不假思索。當可洞

若觀火著者固不必贅一辭也。

肩舟一葉截太湖而東渡於是乎翠姑行矣老人與金坤亦止送至湖濱珍重而別而戀別最殷作白衣之相送者厥惟戴雪之莫釐峰客舟去已遙送者猶在望迨夫一聲轉舵折入胥口而此長途伴客之峰巒乃匿而不見昔人以家山爲多情之物非虛語已翠姑斯時急欲面碗芬而舟行愈覺其遲緩抵暮乃達蘇垣春星萬點歷亂波心則一枝柔艣已闖入金閭燈火中矣既入城關匆促登岸數十碼外隱隱望見楊氏門前之電燈而翠姑之精神已飛度於深閨洞闔將與碗芬一訴其膈臆入室面母不及語家事而曰姑娘何如者巧姐曰噫姑娘滋可慮登堂拜夫人不及道晚安而曰姑娘何如者覺夢曰噫苦我兒矣既面碗芬不及與碗芬言而緊握碗芬之手而熟視碗芬之顏良久良久乃凄梗而語曰姑娘何自苦姑娘玉精神花模樣而今乃……而今乃消瘦至是姑娘何自苦語次淚隨聲下碗芬不答一語惟有伏案大慟而已。

第四章

覺夢聞碗芬慟哭急至室內搖手止之曰我兒勿爾汝昕夕念翠姑翠姑今至矣在理宜承以笑靨而汝乃以淚臉對之此烏可者復轉面向翠姑曰得汝伴我兒余心滋慰顧有不能已於言者我兒鎮日垂淚眼波涸矣汝可兒夙嫻詞令旁出捷讐聞者頤解余今以我兒付汝汝當運梨花之舌使我兒轉悲爲喜

即不爾亦勿令其續續下淚。翠姑識之。余願汝爲掃愁之帚。不願汝爲釣淚之鉤。翠姑踉蹌曰：「婢子下愚，縱不能分，姑娘痛又奚敢益？姑娘悲顧愁，必有根源，必有源夫人。試言其概，婢子將爲姑娘抉此愁根，望此淚源，覺夢曰：微汝問，余固將言之。雖然，此事至複雜，非數言所能罄。我兒初面汝，痛淚未乾，余暫守祕，密毋滋我兒之根。觸翠姑不敢復詰，迴面視晚芬，晚芬已止慟而殘餘之淚，猶晶瑩於眼角，乃出素巾一幅，捲其四角，摺疊作承露之盤，雙手捧至晚芬前，含笑語曰：「姑娘果夢儂者，請以殘淚相貺。」晚芬愕然。翠姑曰：「婢子此語殊唐突，願非無因。」婢子鄉居時，村舍羣兒，恒環繞婢子，爭訊姑娘作何狀。婢子則云：「姑娘者，雪其肌也，玉其骨也，蒸霞其兩頰也，明星其雙瞳也。時有五齡女童曰彩雲者，忽問姑娘之淚作何狀，婢子因以珍珠告之，而彩雲遽向婢子索淚。婢子謂日後面姑娘時，當爲汝索取珠淚數顆，以供賞玩。彩雲乃歡躍而去。婢子頃見姑娘眶中殘淚，猛憶前語，姑娘嬌姑嬈，此兩顆未破之珠，倘令吾母賣歸者，彩雲見之，當不啻無價寶也。」語次，高擎其承露之盤，漸至晚芬，領下作欲受狀。晚芬急轉其軀，低語曰：「癡婢子癡態，依然誰耐聞？」是言語時，頰邊間略呈一絲笑痕，覺夢見之，樂乃無藝，旋曰：「翠姑，汝能常運此妙舌者，掃愁有帚矣。」遂欣然而出。

翠姑索淚數語，雖足以引逗晚芬一粲，願不轉瞬間，笑容遽斂，眉峰雙鎖，若不勝其鬱。伊者，噫嘻，重陰互結之中，隱隱露一綫晴暉，而慘霧愁雲，又復障空而起。翠姑於是歎晚芬之痛在骨，抉而去之，非可責效。

於立談之頃也。覺夢夙耽。禪悅獨居。一室以焚香誦經爲常課。自晚芬忽嬰慘痛。長日雪涕。覺夢擔憂。不淺。遂經旬未翻貝葉。今則翠姑至矣。療愁花植自閨中。弱息綠窗有侶。正不必藉萱草以忘憂。於是乘此餘閒。手牟尼而口梵唄。匿其身於旃檀煙裏。巧姐則檢束行裝。準備明日作歸計。懸懸於心。喃喃於口者。一爲翠峰。隴中之醉漢。一爲菱角。嘴畔之老人。彼別二人。久思之良苦。萬語千言。今宵特預爲布置。以供晤面。後盡情之剖訴。維時沈沈閨闔中。僅留此主婢二人之倩影。晚芬支頤而翠姑垂首。支頤者自愴身世。垂首者默忖伊人悲痛之由。腸迴九轉。仍不得其端倪。而火爐閃閃。作光茶鐺中已沸騰。聲細碎如瓶笙。翠姑乃曰。姑娘渴耶。晚芬微頷其首。於是翠姑以茗進。顧晚芬捧茗在手。又不卽飲。簌簌一聲。而彩雲夢想之珍珠。又落於茗瓊之內。翠姑矍然曰。姑娘抱何恨而傷心。至是晚芬不語。徐徐置瓊於几上。太息者再。翠姑又續續語曰。姑孃曩者恒向婢子語我二人。分雖主婢。而形泯爾。我脫有心中事宜。直言無隱。彼此苟匿其絲毫者。在我則爲負汝。在汝則爲負我。噫。姑孃斯言。歷歷猶縈繞於婢子耳鼓中也。晚芬聞之色稍動。旋曰。翠姑斯言。吾寧不憶及。顧此事……翠姑曰。姑孃宜質言之。勿下轉語。此事果如何者。晚芬微微吁氣。片晌乃曰。此事尙在黑幕中。我不欲遽言。翠姑曰。然則姑孃隱之耶。晚芬愠曰。妮子殊不諒人。此事寧能終隱。我縱欲隱。亦決不隱。汝惟真相未得。我不能遽翹人。過翠姑無奈何。亦姑置之。因刺刺語鄉中瑣事。以破岑寂。晚芬若聞若不聞。惟注視翠姑。不已良久。忽顫聲言曰。噫。翠姑。我果絕無希望者。

當借爾鄉居……語至此悲梗不能續翠姑恐增其酸楚因不復談是夜翠姑卽伴宿閨中久久不能成寐而摒擋歸計之巧姐已深入黑甜鄉裏正夢與白髮老父酩酊夫婿絮絮作家庭之談話也

第五章

無賴東風綠徧瀛洲芳草而翠峰隴裏檜籬中已陡添幾分春色蓋巧姐返棹後條經匝月矣金坤與其妻對坐草堂不復爐煨楮旁侍一十五六許之少年手執卷帙逐行細觀久久不忍拋釋金坤詢之曰此翠姑所書乎少年曰然翠姑之字如何少年曰良佳較汝如何少年曰姑丈翠姑所書者姪奚能與之較姪雖喜作字直信筆塗鴉耳翠姑則格擅簪花所造勝姪萬倍金坤笑曰玉麟休作謙翠姑謂汝字佳也巧姐聞述及乃女茫然若有失因謂金坤曰人生團聚良不易余將歸之際夢汝夢老父既歸之後又夢吾女夢姑孀係念深則幻夢多余雅不欲夢余願此縈繞心頭之諸人永永……語未竟而籬外犬聲大吠金坤拔關往視則此風雪遞書之郵使又甞得蘇臺消息至矣

金坤既得書入謂玉麟曰此西帽銅章之男子直虛有其表耳曩者姑孀有疾而渠乃妄稱曰病者爲巧姐噫儻父余今不復受汝給親愛之玉兒其爲余剖視此尺素玉麟曰灼灼視金坤不知所言何指顧急於閱函不暇叩問其原由仲紙在手從頭細視甫閱數行而眼錫又閱數行而齒露迨全書閱畢則傅粉之面全部都含笑意左顧而呼曰姑丈右顧而呼曰姑母旋又自捫其胸曰姪讀此書兩區區方寸地不

禁作春花之怒。放巧姐斥之曰：玉兒勿作此愁態。此果誰氏書書中又奚語者。玉麟曰：姑母頃不憶及翠姊耶。翠姊行將歸矣。巧姐曰：然則姑孃何如者。玉麟曰：姑孃亦借翠姊同來耳。金坤正色而言曰：汝於姑氏前勿作誑語。玉麟笑曰：姑丈豈有誑人。葉玉麟耶。此書在手。姑丈不之信。請自閱……語甫出口。旋轉易其詞曰：姪當為姑丈誦之。因朗誦來函。且語語加以詮解。書中略謂：「姑孃近日又得惡消息。前途希望斷絕。厭恨塵囂。寧甘岑寂。乞阿父於湖山佳處代覓一相當之第宅。彼將侍其母。夫人終老於斯。宅不貴華而貴樸。不求近市而求面湖。束裝在即。物色宜速。餘俟面稟。」云云。金坤聞其事。喏曰：厭膏梁而思螺蛤。寧非怪事。巧姐曰：人各有懷。汝何由知之。又曰：我方有所語聞。犬吠而中止。我意蓋謂聚此縈繞心頭之諸人。永永居於一處。也不謂吾言未竟而好消息已從天而降。吾夫乎。吾姪乎。吾得此音。心乃滋懌。吾不復有所夢矣。玉麟斯時把金坤之袖曰：姑丈去去。彼覓宅孔亟。吾儕盍往物色之。既又屈指計之曰：春假一星期。此為第一日。設今日而覓得第宅者。當夜繕書加急郵遞。不三日翠姊當至。維時校中猶未開課。或可作四日之句留也。金坤無語。偕玉麟同出。

玉麟之出也。巧姐目送久之。默思個兒郎。經年不見。便爾丰彩照人。比來阿父屢提議婚事。欲以儷我翠兒。此事大佳。余固求之而不獲者。顧翠兒癡妮子性。滋拗執。渠以姑孃為方鍼。姑孃賦于歸。則妮子亦立詠宜家。否則願以丫角老。余頗反對此議。而妮子堅欲負連帶之責任。滋可怪也。又念我父與我夫同以

務農爲業。顧阿父縮衣節食。湖濱已置有田產。我弟又善營商業。建設旅館於姑蘇。歲入亦頗不惡。姪輩入校肄業。嶄然。漸露頭角。異日跨竈之慶。固意中事耳。吾夫五十許人。祇知向牀頭人索取阿堵物。博酖。陶之一醉。膝下僅一顆明珠。又不早爲之計。以畢向平之願。歲月蹉跎。此鳥可作爲久計者。巧姐一思再思。以至無窮。思卒不得解決之策。而金坤已覓得第宅。欣欣然自河濱歸矣。

第六章

赤日跳丸。長繩難繫。而玉麟所謂七日之春假。已隨水流電掣而去。靜坐一室中。意忽忽不樂。攢眉久之。起而繞室以行。且行且語。曰：翠姊。殊不近情理。來此已數日。僅於湖濱晤一面。晤時落落數語。卽翩然而逝。比來匿跡閨中。與彼主人作楚囚之相對。聞姑氏言。主人爲一怪僻女子。因遭失意事。潛徙來此。屏絕親朋。長甘韜晦。翠姊愛其主形影不離。誓以終身相伴。噫。翠姊誤矣。主人憤而避世。或迫於精神上之苦痛。汝則奚爲者。盛年虛擲。詎亦無病而呻吟耶。且傭役彼家。初未有終身服務之責。卽曰。主人情重。時一慰問足矣。白日堂堂。竟甘拚此一生之枯寂。豈主人之怪僻病。亦化爲時行之傳染症耶。余於假歸之先。輒云歸後。苟面我翠姊者。則黃庭可共寫也。琴譜可互訂也。疑義可相析也。不意此魂夢交縈之膩友。竟化爲海上蓬山。可望而不可即。翠姊不來。余又不獲往。咫尺間。天樣闊。端的要透骨髓。相思病纏也。方玉麟喃喃自語時。而鬚眉皓然之葉天福。已自外推扉而入。曰：汝滿口呶呶。又背誦校中教科書耶。余頃往。

湖濱雇一舟備汝詰朝赴校汝當料理行篋勿作此書狀幾冊教科書儘可在校中背誦之奚汲汲爲玉麟聞老祖言幾欲失笑旋復強爲抑制而謹應之曰唯唯著者於此則忍俊不禁敢爲天福進數語曰老人汝謂令孫背誦課本耶令孫心得之科學乃西廂記中之絕妙曲文轉瞬間透骨相思彼將服膺斯語作實地之練習矣

距菱角嘴半里而近群峰環抱如玦有岑樓數楹當其缺處綺牕四拓湘桁半垂其地本面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一一收入眼底來帆去檣由欄檻外徐徐而度樓頭坐一可憐女子目送湖光支頤不語維時風和景明水面削平如鏡層巒崩岸倒影波中爲狀如芙蓉朶朶樓中人一窅春愁至是亦強半消釋俄而浮雲由東南方冉冉而起初僅膚寸漸乃滂勃歔歔如輪如旗廣可蔭畝天光旣隱水色亦黯而風姨推波助瀾頓增其跋扈之概湖中浪花亂濺訇訇作聲榜人相顧失色降帆下檣紛紛折入小港以避風勢樓中人雙眉蹙蹙顧其侍兒而言曰噫翠姑春光澹沲之際而風雲竟遽爾變態天意不可知人情又何能逆料世間薄情之男子其變幻當作如是觀滋可畏也翠姑曰姑娘又觸景傷情耶願姑娘放下眉尖婢子當爲進一解風波險惡惟身在舟中者爲之危吾輩穩坐樓頭儘可高撐其冷觀之眼慄慄畏懼奚爲者即以姑娘所經歷者言之曩者情海洄漩猶未窺破彼人之真相此猶身在舟中時也一遇風波自不能不震驚失次今則彼人一紙書已自露其薄情之供狀叔寶全無心肝此豈屑屑掛諸齒頰者姑

孃姑孃。汝今爲樓中人。而非舟中人。莫釐春色已成。世外桃源。斬斷情絲了無罣系。彼不足齒之。儻只索以冷眼觀之。願姑孃勿復道及姑孃言之殊足污令孃之吻。婢子聞之亦大足塵婢子之耳也。語次覺夢徐徐自外入襟袖間。猶襲有旃檀氣息。坐定以手指翠姑笑謂。晚芬曰。個妮子真具有佛性者。滔滔清辯。余於隔扉聞之甚悉。剷盡煩惱樹。度脫生死輪。實能囊括斯指。我兒宜諦聽之。醍醐灌頂。抵得一服清涼散也。又曰。衆生自造孽。我佛以慧眼窺之。徐俟其最後之結果。我兒參透此義。則反覆叵測之。蔣縵雲原可置諸度外。卽老身亦不再道其姓氏。縵雲會見汝……翠姑不俟言竟遽云。果如夫人所云。何屢屢舉彼儻之名字。耶。覺夢笑曰。妮子可謂以矛陷盾矣。

第七章

讀我書者觀此東鱗西瓜之談片於晚芬之傷心史。究難瞭然其始末。然而翠姑爾時固明明知之也。翠姑所以知之者。則晚芬曾鑿鑿言之也。惟是巧姐歸後。我書於晚芬之事實。初未加以特別之鋪叙。使諸君懷疑至今未覩真相。則著者之過也。今將乘此餘閒。爲諸君補叙其梗概焉。覺夢所謂蔣縵雲者。武林人也。其母於覺夢爲從姊妹。覺夢於十年前歲必至天竺進香。至則恒主縵雲家。且必挈晚芬偕往。維時晚芬才七齡。縵雲與之同歲。以所生之月爲序。次則雲兒而晚妹也。一對小兒。女肌膚玉雪。可念。蔣母顧而樂之。笑謂雲曰。雲兒愛汝。晚妹否。雲曰。兒愛晚妹。逾於愛已。然則以晚妹爲汝婦。何如。雲曰。兒得晚妹。

爲婦兒心滋懌。顧不知晚妹何日爲兒婦。語次日灼灼視其母。晚芬聞言遽投身覺夢。懷中格格笑不已。旋蔣母於覺夢前微露求婚之意。顧覺夢早歌別鵠。所恃以慰藉者。僅此掌上明珠。苟字縵雲。則異時弱息遠嫁。母蘇而女浙。將不勝其係戀之私。因語蔣母曰。擇婿如個郎君。寧非快事。雖然妹亦諒之地域不同。朱絲要難遽繫。偷妹家果同住吳中者。則舊姻作新特。敢不惟命是聽。蔣母笑應曰。姊果爲此問題耶。則解決亦至易。易汝妹倩不日歸。余當強之遷住蘇臺。與姊家望衡對宇。屆時再索晚兒作新婦。姊其何說之辭。蓋縵雲之父時適作縣令於魯省。瓜期已屆。月內將解職歸。故蔣母云云也。覺夢返蘇後。忽忽五六月久不得蔣氏遷吳消息。後聞蔣父實未歸。交卸後旋調別缺。且眷屬已迎至任所。自是楊蔣二氏。久不通音問。曩所提議者彼此遂成閣置。越五年得蔣母病歿之耗。於是雲晚二人之因緣日馳於反對之軌道。雲隨侍在外。久不作歸計。而晚則肄業於郡中高等小學。所業銳進。畢業時哀然居首。開會延賓。演述科學錦心繡口。妙緒環生。衆賓歎觀。止鼓掌聲若春雷。時晚年甫十二。秀髮猶未堆鴉。也受憑後覺夢。即延師課之。不復入校。顧以無人伴讀。爲憾。適巧姐挈其女至。覺夢意大愜。遂留之。俾作愛女。綠閨之伴。侶翠姑初面。晚芬意即投合。荏苒至五年之久。而主婢之感情遂永永膠附而不可釋。晚芬之畢業也。才名藉甚。議姻者踵至。而覺夢遴擇至苛。鮮所當意。彼蓋有一雲郎之小影貯留於心目間。則除卻衛玠。此外都非俊物。而晚芬爾時得一知心良伴。便視爲閨房之至樂。夙夜伊唔。祇安排作女。

博士腦蒂中亦別無綺想無何翠姑歸侍病父。晚芬乃岑寂滋甚。識字青衣。添香紅袖。方寸間之篆刻深矣。當晚芬索居無侶時。而十年不見之蔣縵雲。竟儵然而至。時縵雲已卒業大庠。得最榮譽之學位。此行藉掃墓之便。迂道來省。姨氏垂青聲價。慘綠年華。覺夢既賞其姿。制晚芬亦欽其言論。勾留旬日。縵雲清談。霏屑時時。爲學術上之討論。晚芬益聞所未聞。而憐才之念。怦怦然已有動機。夫憐才云者。情愛之代名詞也。於是晚芬九轉腸中。縈繞而蟠結者。不僅戀戀於一翠姑子矣。瀕行。縵雲賦別詩數章。且於覺夢前。申求婚之請。略云。母氏病中。時以晚妹爲念。彌留之際。執雲手而告之曰。他日汝苟南歸者。必面姨氏。面則必申前請。如天之福。得以晚芬爲汝婦。則長逝者之魂魄寧矣。雲泣而識之。不敢忘。數年來以守制。讀禮未能遽議婚約。服闋後。又因所學未就。不敢冒昧啓齒。頃者百尺竿頭。稍有進步。老父敦促來南。云此事汝自往求之。汝姨氏苟念其亡妹者。則姻事且立。諧諧則余將營菟裘於生公臺畔。撫有佳兒佳婦。當不復窺足於宦途也。嗟夫。姨氏雲誠無似不足副雀屏之選。顧重之以母命。申之以父訓。跋涉二千里來此。請命願姨氏報之以一諾。覺夢聞言。愴念前塵。淚顆簌簌而下。祇此一淚。而十年閣置之因緣。霎時重復諧合矣。

第八章

縵雲行後。覺夢盈盈望眼。專盼蔣父南旋。以實行此奠雁委禽之禮。蓋縵雲曾言。伊父於一月後必賦遂。

初也。乃在此希望美滿之中而無情之飛電竟稠疊而至。一則曰雲父句當未竣旋里暫緩再則曰雲父今歲不及來南婚事緩議三則曰婚事有阻力請作罷論三電之發先後僅距旬日反覆蒼黃愈出愈幻嗟彼晚芬何以堪此一電而魂驚再電而魄攝三電而涕淚齊隕矣。覺夢悲雲之失信憐晚之嬰痛中夜徬徨絕無良策不得已乃貽書縵雲詰其反汗之由詞嚴義正不稍寬貸惟結束數語仍留其轉圜之餘地謂汝苟受人之愚者早爲剖白則前愆可謀晚蓋解鈴繫鈴惟汝一人云云發書後即促翠姑來以紓晚芬之痛迨翠姑詢此事之始末覺夢堅不以告此非覺夢之意實晚芬之意也晚芬蓋謂情海初航未必遽遇滔天之浪且讀縵雲留別詩情文兼摯詎一轉面後先後竟判作兩人此續續之電雖足葬人於淚窟之中然而電文由逐譯而成斑斑點點之符號初非縵雲之手筆也黑幕未揭要不能於青衣之前遽定縵雲之罪狀越數日晚芬於彈淚之餘默念吾母一紙書度已入縵雲之目縵雲見之必大詫以爲吾烏得有此電發電之人是必媚嫉我因緣而施以破壞之策者也於是馳書剖辨曰姨氏勿疑晚妹勿悲吾固無此電也吾行期已定將隨阿父來南立踐諾約矣思至此而千皺百皺之芳心刹那間竟平如髮貼然又一刹那則皺皺又起矣萬丈思潮無端起落歷一閱月之久而縵雲之覆書乃至嗚呼縵雲之書蓋即翠姑所謂一紙薄情之供狀也書中略謂「姨氏責備之辭雲祇一一俯首受之而不敢爲片詞之辯護雲負疚深矣鑄錯已成寧復有文過之餘地即欲文過而適足以增姨氏之怒益晚

妹之悲則言之亦奚裨於事。姨氏夙諳內典，須知九幽地獄正爲雲而設耳。雲於月內當就婚濟南丁氏，此固姨氏所不樂聞者。然雲欲自實其罪狀，此事寧能終諱。至於取銷前議就婚他氏，雲雖有不得已之苦衷，然既自墮其人格，則難言之隱，尤未敢輕瀆長者之耳。苟姨氏而猶以雲爲人者，則此中曲折日後當自剖其膈臆，藉曰不然，則願姨氏及碗妹勿復齒雲，雲亦不求人諒，惟有擔受惡名，長此沒世而已。』

云云。覺夢閱竟，抵書於地，唾曰：『儂薄兒喪心至是，猶向老身作乞憐語耶。噫，惡奴，余深悔……語至此而乍然一聲遽起於座隅，急視之，則碗芬痛極而暈矣。』

碗芬之暈實由於鬱怒之所致，迨施以療救，亦旋復其常態。所可異者，平日淚如鉛瀉，而此後則無涓滴之嘔痕，蒸霞之頰，易以嚴霜，枯坐室中，不言不笑，絕世美人竟作老僧之入定。蓋碗芬之抱恨者深矣。翠姑於此事始末雖已刺探得實，顧勸慰百端，曾莫能引逗其笑。醫覺夢則憂之滋甚，監護並至，恐稍縱而卽生不測。碗芬微窺母意，因曰：『阿母，母過慮兒受生養十七年，何忍舍母而死。顧日來之枯寂寡懽，恍若有失者，兒無他想，惟自悔耳。兒悔一月中之無窮淚，類直同浪擲。覺夢曰：『余固誠汝勿淚，而汝淚不止，汝果早從余言，又寧有今日之悔者。』碗芬曰：『母乎，亦知兒前此之淚究爲何人而發乎。覺夢曰：『度係自悲身世耳。』碗芬頻搖其首曰：『否否，兒所悲者強半爲彼人而發，覺夢訝曰：『汝言大奇，不悲已而悲此儂薄之子。』碗芬喟然曰：『噫，阿母，此兒之所以深悔也。兒始以爲彼人必不墮其信用，前電之發必別有一戀愛之敵。』

假借名義以施其詭譎之謀而彼人初不之知既又念彼人或爲反對者所劫持且誦得其隱事故疊發此電以墮其名譽愈思則愈幻愈幻則愈悲日則以淚洗面夜間才一合眼彷彿見彼人已爲人箝制拘於暗室中行止皆失其自由見兒後惟指心自明精神上若受無窮之痛苦者兒大慟而寤自此每合眼輒夢每夢輒賸淚無算嗟乎阿母兒早知彼人肯自承其罪狀者則兒雖淚多於雨亦不屑爲此薄情人輕拋其一瀋也

第九章

吾書於是又銜接第六章而言矣碗芬聞以矛陷盾之語亦爲破顏因謂翠姑曰余聞山中有草曰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仰陶學士清異錄曾載此說而未詳其產地而今悟矣此草爲莫釐峰下之天產品翠姑翠姑汝殆笑矣乎之化身耶翠姑曰婢子賺姑孃一笑卽攬得一笑矣平之典實姑孃笑愈數則婢子所聞之典實亦愈多婢子欲增進其知識須於姑孃笑貌中求之姑孃其速笑婢子將洗耳以聆妙論也語至此覺夢母子復露其春風之笑面同聲而呼曰翠姑可兒翠姑可兒

翠峰隔中之草堂枯寂如禪舍巧姐當廣場而坐手理鍼黹爲藁砧紉綴敝衣且紉且有所思時夕陽已達嶺巔廣場藉其返照巧姐得於餘暉之下徐徐度鍼顧未盡一綫而四山漸暝草堂中如張黑幕於是離其坐次插鍼於髻皮紉具於承塵之上閉戶燃燈以準備其宵來之常課正摒擋間驀聞叩門聲砉然

大作。巧姐攢眉曰：渠又被酒歸矣。蓋白板雙扉爲試驗醉人之惟一利器。中酒之量愈多，則叩門之聲亦愈劇也。迨巧姐出而相迎，門槌未啓，而酒氣陣陣已自戶縫中直刺人鼻矣。

金坤酩酊入室，口中迭呼曰：今日飲滋快！今日飲滋快！巧姐哂曰：汝飲誠快，惟不念守門人之岑寂。金坤注視其妻者半晌，旋曰：翠姑不來伴汝乎？巧姐曰：噫，汝真憤憤。翠姑侍其主，烏能時來伴余者？金坤曰：然則汝不當往耶？巧姐曰：余固願往，第汝長日在醉鄉，余往則家事誰爲主持？詎欲倩鄰舍中人爲汝執炊爨，司啓閉乎？金坤垂首無語久之，忽撫掌曰：今日之飲，真人生第一快事。巧姐不之應。金坤又續續語曰：趙三謂我家中有女秀才，壽我一觥，飲之立盡。西村塾師張先生聞我將得快壻，壽我兩觥，飲之又立盡。巧姐慍曰：誰爲汝壻者？金坤曰：汝家玉麟，非欲偶我翠姑耶？此事雖未實行，而村中喧傳殆遍。塾師張先生萬卷撐腸，平日日無餘子，且於洋學堂生徒嫉恨尤甚，而對於汝家玉麟，則譽之不絕口。渠云：玉麟恂恂儒雅，不染學堂習氣，異日飛黃騰達，可操券而得。且云：此言脫不驗者，願挾此雙眸，供君等蒸醬之用。噫，巧姐我聞斯言，云何不樂？我固願玉麟作官，我尤願玉麟作紹郡之官。彼處佳醞多，丈人峯當爛醉如泥矣。巧姐曰：今日之飲，又汝作東道主耶？金坤曰：萋萋之費，奚足吝？巧姐曰：汝作東道主，則酒徒之貢諛初無足奇。噫，我夫須知滿座頌辭，都出於酒殘之中。樽中酒空，則座上之頌辭亦立止。汝不悟此理，而猶自鳴得意耶？維時金坤頻點其首，若贊成此說者。比巧姐再欲與之語，則鼾聲大作，已入睡鄉深處矣。

翌晨巧姐屬金坤守門戶。往湖濱探視其女。蓋昨夕聞醉人之言。意不能無動。默念美滿。因緣何可失之。交臂此行。當膏唇拭舌。令弱女幡然變計。婉從母意。於是且思且行。預籌進言之策。驀聞背後有人呼之。曰阿母。奚往何過門而不入也。巧姐返顧曰。翠兒。汝何由在此。翠姑曰。頃在樓頭望見阿母。由湖濱來。兒急理茗具。思爲阿母解渴。顧良久不見母入門。遂蹤跡至此。阿母速告兒果。奚往者。巧姐曰。余爲探汝而來。適有所思。遂使僕大門閤熟視。無覩自問。亦不禁失笑。翠姑余欲叩汝。姑孃起也。未。翠姑曰。未也。巧姐曰。未起。良佳。汝第隨余來。余將有以詔汝。翠姑因偕母行。數十步。擇道周一磐石。二人並坐其上。時值首夏。綠樹陰濃。作天然之帳幄。籬豆倒垂。其筵。曉風吹之。顛顛焉如。與人頷首。巧姐四顧無人。悄語翠姑曰。姑孃徙此已匝月。余雖數面汝。然有幾許心中事。要不能於姑孃前向汝剖訴。翠姑熟視母面片晌。乃曰。阿母斯言。殊奇。突兒與姑孃相依爲命。體雖異而心則一。母苟可以語兒者。奚不可以語姑孃。巧姐微喟曰。汝事事可與姑孃表同情。顧不能沾染其怪癖。翠姑愕然曰。阿母斯言。何指者。巧姐曰。蔣氏事初未文定。前途縱悔。議姑孃無守貞之必要。如水流年。甘以寂寞終老。寧非怪事。夫人亦憤憤挈女來深山。詎欲爲姑孃建童貞之綽楔耶。須知天下父母心。無不願子女之早有室家者。余既不敢強同夫人。汝亦毋得步武。姑孃翠姑顛聲應曰。兒殊不敢以母言爲然。巧姐愠曰。汝何執拗若是。亦知汝外祖七十許人。日薄桑榆。亟欲爲冢孫授室。余家又夙荷垂青。何能過拂其意。汝縱戀戀姑孃。而姑孃固近在咫尺。汝嫁後時。

一。過。從。亦。未。必。遽。背。其。主。翠。姑。聞。言。倚。其。首。於。巧。姐。肩。際。悽。梗。而。語。曰。噫。母。果。愛。兒。者。幸。勿。復。爲。是。言。兒。與。姑。孀。有。夙。約。度。母。亦。憶。及。之。姑。孀。曩。在。安。樂。時。兒。猶。守。此。千。金。一。諾。今。日。姑。孀。罹。憂。患。安。有。反。汗。前。言。之。理。矧。鑒。於。姑。孀。之。變。兒。知。世。間。之。男。子。良。不。足。恃。終。身。不。嫁。母。又。何。能。斷。其。爲。非。計。巧。姐。曰。玉。麟。夙。愛。汝。必。不。負。心。汝。何。颯。颯。過。慮。翠。姑。曰。人。固。未。易。知。當。蔣。氏。子。求。婚。時。誰。則。知。其。負。心。者。即。如。母。言。玉。弟。果。愛。我。果。不。負。心。然。一。主。一。婢。枯。苑。互。異。亦。大。傷。姑。孀。之。心。噫。母。乎。兒。志。決。矣。願。勿。復。爲。是。言。巧。姐。正。欲。有。所。語。驀。聞。籬。落。間。有。人。跡。聲。因。急。回。顧。則。一。村。嫗。方。俛。身。摘。豆。莢。且。摘。且。語。曰。前。日。之。豆。尙。穉。嫩。如。新。剝。之。茨。不。謂。才。越。兩。宿。已。堅。韌。如。是。巧。姐。拊。其。女。背。曰。孺。子。聽。之。閨。女。之。年。齡。與。籬。豆。同。母。蹉。跎。爲。也。

第十章

覺。夢。母。女。自。息。影。於。莫。釐。峰。下。鎮。日。樓。居。日。送。此。過。客。光。陰。冉。冉。以。去。覺。夢。耽。岑。寂。閉。戶。卻。掃。參。拜。瞿。曇。輒。云。山。居。之。樂。遠。勝。於。城。市。翠。姑。則。日。侍。晚。芬。之。側。廣。喻。曲。譬。以。解。釋。其。煩。惱。故。晚。芬。爾。時。亦。不。復。縮。其。眉。結。時。樓。下。司。奔。走。者。一。爲。執。爨。之。嫗。一。爲。應。門。之。僮。均。邨。中。土。著。嫗。駭。而。僮。拙。供。役。以。外。儘。多。餘。晷。僮。則。鳴。鳴。作。牧。牛。兒。歌。嫗。則。枯。坐。厨。下。垂。頭。而。睡。樓。中。人。一。部。傷。心。史。彼。二。人。都。付。之。不。聞。不。見。翠。姑。見。之。時。加。以。詆。訶。晚。芬。曰。母。庸。渠。雖。蠢。如。鹿。豕。而。余。則。羨。之。滋。甚。噫。翠。姑。人。生。不。過。百。年。惟。此。渾。渾。噩。噩。之。歲。月。爲。可。貴。也。

一日晨起。晚芬推窗憑眺。見薔薇殘片爲櫓際。蛛網所罥。頓起。棖觸。因曰。癡哉。蛛也。春去已多時。汝欲留之。使住耶。翠姑笑曰。蜘蛛不癡。姑娘癡耳。彼自張其屋角之絲。初不計春來春去。惟姑娘含有癡情。遂覺形形色色無一非有情之物。雖然。婢子願爲姑娘力破此情網也。語次。出一竿。就櫓端捲此蛛網。霎時淨盡。格格笑曰。姑娘情網破矣。晚芬曰。妮子真多事情。網之破除。殊不若蛛網之易。翠姑曰。以婢子觀之。則情網與蛛網等耳。晚芬哂曰。妮子何言之易也。汝未爲情網所籠罩。故不識此中之甘苦。翠姑曰。婢子殊不信。情網足以困人。噫。姑娘情網縱密於數罟。婢子遇之。當立時漏網而去。著者曰。翠姑汝勿自誇情絲。萬丈轉瞬。將加諸汝身。會見汝俯首受縛也。

湖濱老人坐一室中。頻搓其掌。口中嗟歎不已。侍坐其側者爲中年婦人。二皆神色沮喪。淚瑩瑩於眼眶。作欲墜不墜狀。一日四喜去已久。尙未引得翠姑來。令人躁急。欲死。一日我家翠兒殊執拗。勸之不少。悟使彼果早從。余言者安有今日之事。語次。門樞憂憂有聲。入者爲小廝。四喜老人問曰。汝一人歸耶。曰。否。翠姑子實偕來。我足捷。故先至。須臾門樞又作聲。則翠姑至矣。旣面其外祖及妯。氏又見阿母亦在座。彼此均有淚痕。則大震。瞠目而視。不知語從何起。始曰。比有人自城中來。言玉兒有疾。且甚劇。余聞之。滋痛。今晚當隨汝外祖乘夜航。往彼探視。顧有一言與汝商榷。故速汝至此。翠姑聞玉麟疾。意頗惶駭。及聞商榷之說。則惶駭之中。又雜以疑懼。凝睇始面。以靜俟其發言。始未即語。而巧姐已僂言曰。翠兒亦知玉

麟之疾由汝而起乎。翠姑立絳其頰。徐曰：阿母此何如事而可譎言者？巧姐曰：汝以余爲譎言耶而不知彼病中人已自吐其供狀。翠姑愕然曰：渠言云何？巧姐曰：渠爲伊父言渠病之發生實由於春假旋里受汝冷淡之故。渠於假期內聞汝將返鄉歡抃欲狂而汝乃疏之遠之湖濱一面僅落落數語。此後則匿而不見。渠行又不作一程之送。噫！翠兒余固知汝神注姑娘初非有意鄙棄我姪第玉麟孺子未必體念及此。渠終以見棄於汝鬱鬱不自聊久之久之遂釀成今日之疾。翠姑曰：母能察兒隱衷兒心滋慰兒何如人而敢鄙夷玉弟乎？顧玉弟今日何如者？巧姐攢眉曰：渠病滋可慮。渠於七日前由校中送至伊父處日內臥病於旅館（旅館即玉麟之父所建設見第五章）勢益增重伊父亦束手無措今日遣人來言渠夢囈中屢呼翠姊不置且謂翠姊果與我一語者疾當立瘳。噫！翠兒汝將以何法處置此孺子者？翠姑聞言俯首無語。顧頸項愈低垂而心潮則愈洶涌適成一反應之比例。數秒時間迴腸盤轉至不可以數計而其最後之結果則兩顆未破之珠漸漸將奪眶而出。嗟夫此破天荒之情淚脫爲晚芬所見者則翠姑窘矣。於是始氏語之曰：翠姑勿悲余亦知汝委曲我兒臥疾城中度汝不能躬往探視顧余欲移病人於斯間俾得常常面汝以瘳其疾。汝儻許之乎？翠姑曰：惟始言是聽。巧姐曰：此舉或足以瘳其一時之疾顧非久策。翠兒汝欲吾姪不再病者汝必……語未竟翠姑已哭失聲曰：母乎勿窘兒太甚兒苟可從母命者何必俟諸今日？顧令娘……維時上坐之老人不得不出數語以解圍。乃謂巧姐曰：汝言亦殊鹵莽。翠

兒不背姑。恨此大。可敬。何爲強拂其志。且玉兒係念汝女。亦第孺子。戀其伴侶之常態。未必遽萌他想。苟得汝女一存。問疾當立瘳。至於二人家室之問題。且解決於他日。今茲不當齒及。又笑謂翠姑曰。翠兒。姑娘遲汝久。汝可返矣。

第十一章

翠姑者。一好勝之女子也。旣面碗芬。則故作閒適之狀。不示人以弱點。且云。老人見召。初無特別之事故。不過高年無俚。渴念女孫。故召往一破其岑寂。後此老人或屢屢召婢子往者。姑娘其許之乎。讀我書者。當知翠姑此言。已預爲他日存問玉麟之地步矣。而碗芬不之知。乃曰。爲女孫者。不當如是耶。是夕。翠姑即詭言頭痛。蒙被先寢。歷歷心中。事除卻衾窩。更無他人知曉。蓋衾窩曾屢親其淚頰也。

居數日。竟不得玉麟返鄉之消息。翠姑疑訝滋甚。旣慮爲碗芬所窺。破則惟有僞作笑容。以飾之。顧笑非出於自然。則皮笑而肉不附。噫。翠姑者。樓中人之療愁花也。而今則花之愁。亦待療於人矣。維時。翠姑雖力揜其愁。而愁爲一種無形之利器。其鋒芒正不可揜。雖處囊中。其末立見。眞天然之比喻矣。始則碗芬疑焉。繼則覺夢訝焉。竊竊私議。以爲個妮子。何失其常度。偶一致詰。翠姑輒以頭痛解之。然而頭痛者。其名心痛者。其實也。經旬日之久而。翠姑之頭痛。竟奏效於孔璋之一檄。檄非眞檄。乃老人之尺一書也。顧署名爲老人。而手筆實出於玉麟。書中略謂。玉孫病已就痊。不日當挈之面汝。所以未定行期者。緣

日內爲要事所羈絆，暫難脫身。此事果如願，以償則相慶者，不獨汝一人已也。」云云。入後數語，雖墮人於重重雲霧之中。顧翠姑既得玉麟病愈之佳音樂，已無藝此種悶葫蘆，勿復縈縈於腦海間，以減少其權愉之趣味。樓頭言笑已回復其自然態度，而翠姑可見翠姑妙人之褒評，仍屢屢出於覺夢母女之口也。

無何應門之童子忽高呼於樓下曰：「翠姑汝外祖家之四喜又召汝往矣。」翠姑聞召，頗色喜，匆匆出門去。時則樓頭對坐者，祇覺夢母女。晚芬因言比來翠姑舉止竟使人捉摸不定，乍戚乍喜，忽顰忽笑，在在啓人之疑竇。覺夢曰：「余亦云然。個妮子平日頗鎮定，初未恍忽至是。恍兮忽兮，惟情海中有此一境，意者……」晚芬曰：「否否，翠姑非投身於情海者，彼嘗爲兒言之。覺夢笑曰：「見女子慣作是語，實則未經閱歷所言，殊不足依據。噫，我兒汝於二三年前亦云不信，世間有情海，今竟何如？」晚芬垂首不答。覺夢又曰：「三四日來，個妮子頗怡然自得，一種愉快之意，輒自眉宇頰渦間躍躍而出，以余觀之，彼蓋已彌縫其闕憾而於情海中作安瀾之慶矣。噫，我兒情海無涯，果人人能慶安瀾者，寧非大樂。」晚芬聞言，色立變，而是時樓下足聲雜，還覺夢正欲致詰翠姑，已全息上樓。曰：「外祖有要事求見夫人，暨姑娘。」又曰：「我母我姪均至此，請速下樓。」一會覺夢母女殊愕然，詢以何事，翠姑則云：「下樓自知之。」語至此，不俟其主充分之應許，推之挽之，敦促下樓。於是二人乃下。翠姑隨其後，比至堂前，巧姐正介紹諸人，謁見覺夢。晚芬目光一瞥，倏見龐

眉老人之後。匿一慘綠之少年。乍視之。彷彿蔣縵雲。心房大震。如中惡魔。急迴步返樓。而屏後之門。已爲翠姑下鍵。進退維谷。則呆立若木雞。神魂離舍。不辨諸人。作何語。恍忽見少年。漸漸進至母前。若有所陳。訴狀旋見。少年又轉身向己。進行則卻立以避之。及至牆隅。乃不能復作退步。而少年亦止而不進。口中喃喃自訴。卒未有片語。人晚芬之耳。蓋晚芬苟非負牆而立者。爲狀當傾仆。片晌神志略定。而「晚妹。恕我」之四字。乃不期而與耳謀。此固出於少年之口者。而晚芬聞之。則腦海中波濤遽湧。而此身竟暈於牆下。

第十二章

吾書於百忙中。不得不略述縵雲至此之由。以清眉目。初老人挈其子婦。往探玉麟之疾。比至逆旅中。謂其子曰。銀富。汝兒何如。銀富微喟曰。噫。阿父日前。玉兒自校中送歸時。初以爲尋常感冒。而不知孺子之病根。乃起於相思二字。銀富言時。其妻作不耐狀。止之曰。汝母辭費。第告余以玉兒之現狀。銀富以手指樓曰。彼臥於此。頃尙未醒也。老人曰。能安睡良佳。於是三人躡足上樓梯。旣入室。揭帳視之。玉麟果未醒。形容顛頓。聲息薄弱。老人攢眉無語。而慈母之淚。則纒纒如貫珠矣。少選玉麟於睡夢中。噉然而哭曰。翠姊。眞忍人哉。汝乃始終不與我語耶。一慟而覺。張目四顧。則阿母在牀頭。柔聲慰之曰。兒勿驚。母在斯。汝祖亦在斯。汝念翠姑。余將携汝返長日。與翠姑相對矣。玉麟熟視母面。旣又熟視老人之面。孺戀之狀。可

掬片响。乃曰。阿母斯言。確乎。老人曰。余素不作誑語。汝第安睡。翠姑行將伴汝。一如汝母之言。語次。驚聞隔室作呻吟聲。老人大訝。而玉麟則朦朧。又入睡。鄉老人復躡足出。招銀富至樓下。詢之曰。隔室呻吟者。誰歟。銀富曰。若人蓋與我家玉兒同病者。相思子茁於一地。可謂咄咄怪事。老人叩其詳。銀富乃曰。客爲錢唐蔣姓。某日薄暮。由東魯抵此。自云訪親。不值。語時爲狀殊慘淡。翌晨。即病不能起。昨日延醫視玉兒疾。便道往診之。醫咋舌曰。二人真所謂同病相憐者。治相思無藥。餌請以不敏。辭。老人微聞。晚芬家事。意有所疑。乃曰。彼所訪者。爲誰。海曾詢及之乎。銀富曰。自我家玉兒病。意乃如麻。何能干預他人事。老人佛然曰。汝真自了漢。雖然。余必往探其顛末。語竟。獨至樓上。以面此抱病之旅客。良久。乃下。復語銀富曰。汝欲已。玉兒疾。盧醫扁鵲近在咫尺。間而乃交臂失之。汝真憤憤哉。銀富茫然不知所謂。老人告之曰。玉兒之抱病。爲翠姑也。翠姑之不嫁。爲晚芬也。晚芬之避世。爲若人也。老人頃與若人語。悉其別有苦衷。初非負心者。比因以幹旋此事。自任此事。一幹旋則避世者。釋其憾。不嫁者。破其約矣。玉兒尙何病之有。因言若人。即縵雲。且語以晚芬縵雲之事。甚悉。銀富大悅。於是合父子之力。以調護縵雲。而玉麟則仗其母氏之扶持。病亦日有起色。不半月間。而此同病之兩少年。均脫離床席。一葉扁舟。齊向莫釐進發矣。

讀我書者。見晚芬一暈之後。著者竟不着片語。未免代爲擔憂。然而晚芬固無恙也。芳魂一返。星眸四轉。則此身已臥於繡榻。而牀頭之慈母。俊婢。頰上猶留有淚痕。於是悲梗而言曰。噫。我母頃其夢耶。何負心。

人忽而相迫。覺夢拭淚語之曰。兒勿復作此語。此事固非夢。雲兒亦未嘗負心。晚芬沈詳久之。乃曰。兒殊不解母意。云何覺夢曰。汝不解耶。余當令雲兒爲汝解之。晚芬猶豫不能決。而翠姑已匆匆下樓。導引縵雲入室矣。雲乃婉轉致詞曰。妹乎。余之鑄錯實當時百思所不及。顧已無可奈何。惟有忍痛須臾。徐謀表曝之策。如天之福。錯雖鑄而未成。滿擬泥首金閨。以自達其難言之隱。不謂踏破吳門。未識人面。何處奔走千里。虛此一行。脫無長者相助。則殫殫旅舍中。惟有伏恨而死耳。於是晚芬仰視母面曰。母乎。兒聞斯言。頭腦泔泔然。殊無端緒。可尋覺夢。因顧縵雲曰。汝第質言之。幸毋辭費。縵雲乃櫟括其辭曰。余承姨氏許訂婚。星夜覲我父。以冀早日奠雁。旣面父而此事竟橫生阻力。緣我父宰魯省。賠累甚鉅。倉卒不得解篆。上官又以刻覈著公。欸稍有短絀。則我父且獲重譴。計無復之。則商之於濟南丁氏。丁氏者。巨室也。與我父夙相契合。麥舟之助。初無吝色。惟言苟以縵雲壻我者。所求當立應。阿父不獲已。姑諾之。嗟夫。晚妹余爾時。苟反對此議者。則我父必以虧帑之故。俛首而入囹圄。兩害相形。取其輕。不得不忍痛須臾。疊電以取消前議也。我父得丁氏之助。禍遂解。而消吉有期。余將就婚於巨室。適姨氏書來。責余以失信。余讀之。愧恨欲死。初欲馳書表白。顧念事已至此。即百喙亦窮於措辭。不如深自引罪。以平姨氏之憤。無何丁氏女罹時疫。暴卒。維時正結婚之前三日也。鑄錯未成。余乃詳述顛末。以告我姨氏。深望青廬一張。則前憾可以永釋。乃書凡三發。迄不得我姨氏一字之裁覆。令人惶駭無已。覺夢語晚芬曰。雲兒書來。余等已

徙居山中。宜其不得報也。縵雲又續言曰：吾父既脫身宦海，余侍之旋里，奉命赴吳中，至姨氏前請罪，而不知姨氏已築隱於此。探訪既窮，希望盡絕，自分客死異鄉，已不作生還之想。何意山窮水盡之時，復覩柳暗花明之象。嗟夫！晚妹長者之大德，滋可感也。因述抱病旅舍及葉天福救護事，纖悉無遺。晚芬聞言，不作一語，淚點墮枕上。簌簌有聲，覺夢顧縵雲曰：我兒已恕汝矣。

某日莫釐峰下，有二姓同時結婚。一爲蔣縵雲，一爲葉玉麟。簫鼓遏雲，賓朋滿座。一人連飛數觥，玉山頽矣。醉眼才合，彷彿見愛婿排衙視事，爲狀殊赫奕。公退之暇，頻頻以紹郡佳釀爲丈人峯壽。其樂至不可紀。極此何人，歟！讀我書者，當自得之，不待著者布告也。



●結婚奇談五

(冷)

▲英女以彩票爲冰人。英國蘇格蘭有少女名尼羅者。慧美之名遠近知之。幼失怙恃而家業甚富。向依母舅拉德以居。年十六歲求婚而相當者已有五千四百九十二人之多。拉德與女均不能決。明年又增至七千三百八十一人。女忽籌一奇策。開辦彩票。設額萬號。每號售價十磅。中首彩者妻之所得。票資創教養院數處。嗣得首彩者爲一大學之卒業生。其結婚之美滿可知。而蘇格蘭貧民更感女不置云。



長篇名譯

慾海情波

(續)

(撲)

(笑)

第十二章

查里思深。腦動不能成寐。陡覺危險之事。已懸諸彼妹之身。願以查里思之深。遂不覺懼之切。蓋其念念均爲郎華德女士也。查里并思及彼所言黃金者。誰之黃金。歟。彼所言女郎者。又爲誰耶。此種問題。查里實難揮而去之。直至裴爾入室。命彼檢視甲板。而查里尙未睡。且人頗清醒。查里實刺激於若輩所談之語。遂至終夜不知所決。惟查里固確信所謂司德芬者。決非善類。次日查里第一次所接觸者。卽首見司德芬。查里不覺面有抗慢之狀。因思彼竟傲然爲船主者。實一囚人耳。轉念我亦未可造次。倘彼司德芬要求我指出其犯罪之證據。則亦無從指證。念及此。而查里覺向者欲報復之念。爲之頓戢。否則查里將據此以辱船主矣。又念彼爲船主。一船中人。爲彼權力最大。渠將命彼水手拘禁。此船員長則亦易耳。或竟以莫須有之獄。而彼乃濫用命令。投彼部下於清流。亦所常有之事。查里思及此。而不覺毛爲之戴。惟見司德芬終不欲面彼。因思時機未熟。今惟有枯守之一法。晚間查里見朗德芬獨坐甲板間。並以火

燃雪茄。迨查里立近其旁。而彼尙狂吸未已。嗣與查里略談航行事。既又遇視甲板。頗意似爲注意者。卽向查里微言曰。鮑朗君乞恕僕一事。僕本無權可以問君此事。然僕知君諒勿以此見責於老朽也。查里曰。惟君下詢。僕決不介懷也。朗德華曰。如此老朽斗膽敢一言君前。此曾經一犯罪戾乎。查里聞此。面色蘊赤。手震唇顫。卽曰。脫有人詢余以此種問題者。不能不視爲莫大之侮辱。然余固許先生以弗怒者也。余必本誠心以答君。則托天之幸。余尙能明白致答。並視朗德華之面而言曰。余今能宣誓。余實從未一觸法網也。余默計余一生從無些微之事稍違法律。惟前者曾欲早日脫離彼艦。第以余思之尙不爲過。蓋在艦之日。實盡失人應享之自由。以是遂出於此耳。余言盡。此自信實無半絲之虛誑。朗德華曰。孺子。余已知之。並出其手與之相握。又曰。余已逆料君不致如此。蓋視后面卽可知其爲人矣。今唐突殊甚。務乞見恕。且惹抱愧深矣。查里曰。僕今知君必受人之給。且不需詢君受給於誰人之手。君知之乎。蓋給君者必司德芬也。然彼果以何宗旨而欲欺君耶。

朗德華曰。然確爲司德芬也。渠言君之廁身於彼船中者。係彼加施惠及君耳。彼謂君在英國曾罹法網。處以流刑。彼又告余深信君卽逃至美爾本。後恐亦將故態復萌。重罹於罪。當彼巡船來追。全雪可艦時。卽爲足下之事。然彼寧以砲擊敗巡船。不將君引渡與巡吏之手。余與吾女初至此艦時。得此消息。莫不深訝君之不幸。查里大呼曰。毒哉。此槍狡哉。此槍余必有以報之。此後余第一次犯罪。卽於此人身上實

行之。朗德華曰。勿聲。勿聲。君勿太激烈。但以實情告我。可也。查里曰。余本不識此。儻在美爾本時。彼特聘余爲一艦之船員。長我又烏知彼爲一奸猾之徒。然則先生識彼幾時矣。朗德華曰。余亦於前星期始識此人。查里問。此稍慰。曰。上帝相君。此非君之老友乎。朗德華曰。余實告君。余之識彼。爲時僅一星期耳。當余旅居於美爾本時。始得識彼。爾時。彼對余。異常親密。余告以不久將往英國。且有大宗之黃金。頗欲得一可靠之艦。載往英國。查里聞。此不覺駭然。頓憶若輩。前夜討論分金之語。繼思若輩欲分者。豈即朗德華之金耶。當朗德華躊躇之際。查里又曰。嗣後君乃與司德芬同航此舟矣。朗德華曰。君且靜聽。余言當余道及欲雇一舟時。彼亦不置一詞。但言此事當格外謹慎。惟至次日。彼來。余處爲狀。滋欣悅。此時余猶未知彼意。而渠卽告我。以彼係船主。并有極可靠之船。正欲出航。余聞彼言。初甚疑之。蓋我向未聞彼有艦也。渠揣知我意。卽含笑語我。極力欲祛余之疑念。謂彼船適有空艙一間。且甚雅潔。余爲所動。遂往視此室。確合余意。且余藉此又可作有益衛生之航游。須知余以體衰。故醫生僉謂宜作航海旅行。於余身大有裨益。及余一登此船。四顧空曠。更洽余意。乃卽與之訂定船費。爲值至廉。蓋此間航行至英者。從未有如此之廉值者也。彼又告余。以尙有一密室。儘可爲余藏此大宗之黃金。余因彼所言誠實。似力足以護此巨金者。故亦未通告吾醫生。以意不欲彼伴吾行也。查里聆此一席語。幾如疾雷轟頂。且默視朗德華之面。良久。始期期言曰。黃金耶。其卽在此船上耶。朗德華曰。已在船中矣。分裝九鐵箱。藏彼秘密室之。

案。下。查。里。曰。天。乎。此。真。一。複。雜。之。問。題。也。余。殊。莫。明。其。究。竟。朗。德。華。曰。余。亦。至。此。惛。然。詎。吾。輩。將。臨。於。危。乎。但。余。乞。君。萬。勿。以。此。事。告。吾。女。吾。女。膽。怯。彼。將。懼。未。來。之。禍。而。病。也。且。更。有。一。事。告。君。者。則。彼。偷。於。前。日。竟。敢。求。婚。於。吾。女。之。前。吾。女。以。嚴。詞。拒。絕。之。然。我。恐。彼。將。爲。第。二。次。之。請。求。以。斬。得。達。此。目。的。也。查。里。大。呼。曰。彼。匪。徒。也。亦。敢。有。此。奢。望。耶。上。天。鑒。之。余。誓。必。有。以。償。彼。也。朗。德。華。言。君。且。噤。聲。而。不。見。遠。處。似。有。一。人。在。平。查。里。舉。首。望。之。見。一。人。正。在。輪。際。尚。有。一。人。與。之。作。密。談。兩。人。見。之。亦。遂。無。語。顧。在。今。日。夜。間。查。里。又。會。合。種。種。思。潮。起。落。於。腦。中。而。不。能。安。睡。矣。

第十三章

天。色。清。明。和。氣。披。拂。海。面。有。如。明。鏡。之。平。遠。接。天。際。一。望。無。垠。舟。行。於。上。如。履。康。莊。蓋。自。出。航。以。來。爲。第。一。次。天。氣。最。佳。時。矣。至。夜。查。里。見。晴。雨。表。驟。然。降。落。且。和。煦。之。風。亦。漸。急。驟。鏡。面。之。微。波。轉。瞬。將。成。駭。浪。奔。濤。碧。蔚。之。天。爲。愁。雲。所。冪。雲。氣。往。來。有。如。萬。馬。奔。馳。次。日。黎。明。查。里。即。不。令。落。帆。并。將。橫。帆。等。件。一。律。撤。去。至。下。午。船。卽。下。錨。此。時。氣。象。驟。變。天。低。而。黑。查。里。至。此。中。心。惴。惴。意。謂。必。將。有。巨。變。起。者。顧。爾。時。艦。長。尙。在。醉。鄉。至。此。危。急。之。秋。彼。尙。絕。跡。於。甲。板。惟。司。德。芬。此。時。尙。不。甚。卽。對。查。里。之。布。置。至。晚。風。益。急。少。選。一。輪。明。月。已。自。天。半。破。黑。雲。而。出。風。亦。漸。漸。止。此。船。略。可。前。進。以。爲。藉。此。可。以。安。然。無。事。矣。不。料。轉。瞬。間。颶。風。又。至。雨。亦。乘。之。當。此。之。際。司。德。芬。即。疾。入。艦。長。之。室。擁。此。酒。浸。之。艦。長。出。現。於。甲。板。之。上。彼。禿。冠。

而。不。衣。外。衣。其。狀。一。如。自。夢。中。扶。起。者。面。色。白。如。死。灰。並。大。呼。陽。光。其。出。乎。因。彼。以。爲。際。茲。危。急。存。亡。之。秋。如。陽。光。一。出。大。事。即。了。矣。彼。又。顛。頓。而。前。勢。將。緣。登。頂。室。然。攀。援。許。久。未。見。一。登。衆。見。之。大。笑。查。里。聞。彼。醉。態。亦。笑。不。可。抑。白。秋。曰。上。帝。加。被。吾。靈。魂。速。來。救。我。並。曰。嗟。夫。誰。爲。此。者。耶。乃。令。全。船。均。落。帆。此。何。爲。耶。查。里。曰。彼。晴。雨。表。驟。落。頗。迅。恐。將。有。狂。風。驟。雨。至。矣。艦。長。曰。晴。雨。表。何。足。異。我。身。之。經。驗。即。晴。雨。表。耳。我。知。此。時。尚。足。以。使。帆。汝。尙。未。知。微。風。與。颶。風。之。別。何。能。貿。然。來。吾。舟。居。司。令。之。職。速。即。張。帆。勿。違。吾。命。查。里。曰。然。則。暴。雨。且。來。其。將。奈。何。艦。長。大。呼。水。手。長。來。囑。其。將。全。船。前。後。之。帆。一。律。高。張。水。手。長。曰。吾。輩。適。在。下。帆。今。何。又。湏。更。張。耶。艦。長。曰。趣。往。起。帆。衆。人。目。視。艦。長。皆。有。不。服。之。意。然。以。艦。長。之。命。不。可。違。則。惟。有。竭。力。以。張。各。帆。查。里。視。之。默。然。但。見。各。帆。旣。張。驟。覺。風。力。過。大。漸。有。不。支。之。勢。此。時。風。又。加。甚。天。色。驟。暗。幾。如。午。夜。桅。桿。爲。風。所。撼。其。聲。隆隆。然。船。身。爲。風。顛。簸。勢。將。陷。危。而。艦。長。不。顧。也。水。手。長。及。衆。小。工。皆。上。帆。桿。以。支。持。之。船。益。顛。蕩。不。可。支。駭。浪。驚。濤。飛。越。此。船。而。過。各。帆。亦。有。爲。風。吹。折。者。水。手。輩。均。奔。走。往。救。查。里。以。爲。彼。艦。長。覩。此。亦。必。收。回。成。命。矣。然。而。彼。竟。漠。然。正。於。此。時。查。里。覺。又。有。暴。風。將。止。而。船。身。傾。側。幾。不。能。支。查。里。即。命。砍。斷。帆。索。各。工。人。皆。遲。疑。不。進。蓋。今。日。將。從。誰。之。命。令。耶。互。而。狂。颶。起。處。巨。響。一。聲。一。時。呼。救。之。聲。大。作。但。覺。四。週。黑。暗。半。船。已。浸。入。水。中。矣。船。上。桅。桿。盡。折。似。見。一。人。捲。入。浪。花。中。去。查。里。即。縱。聲。而。呼。又。自。解。衣。並。令。即。卸。舵。機。放。下。舢。板。以。備。施。救。爾。時。工。人。輩。有。揉。升。桅。桿。者。司。德。芬。

雖在甲板固束。手無策。查里至此。即由甲板一躍入水。奮力游泳。且四覓。遭難者。設法救護。猛力與巨浪。鬪一時。回顧己舟。忽而渺不可得。不覺大驚。遂盡力前進。勇氣倍增。以彼精於游泳之術。故能隨浪上下。時伸首一望。覺足畔有一物。意爲海藻。鬣髯似一人之面。現於水際。查里乃奮力以手握住此人之顛。游泳而前。然手攜一人而泳。水爲力至疲。且以浪力過大。此人輒爲浪捲。查里偶一回顧。此人之面。乃知即係水手長。因念全船尙有人在。我乃極力救彼。何爲者。矧更有心之所切戀者。一人至今生死莫卜也。查里方欲捨此。他往耳際。覺有微呻呼救。默念渠猶生存。又思此係合謀圖危。吾所愛之人者。似死不足惜。繼思視死不救。爲天良所不許者。即游泳至前。捉住其衣襟。提伸水面。此際查里鼓舞其義俠之心。則視彼仇人。實同兄弟矣。然而水深浪急。殊有不能支持之勢。顧以救人之心。勝轉覺他人爲重視己。命爲輕。又默念彼朗華德女郎。如何者。恐正在待人施救也。查里即舍命力泳往救。彼姝竊思。我不往援女郎。一旦爲司德芬所迫。脅則其道甚危。查里因思念之切。幾欲成狂。易之疾。且白浪滔天。身無自主。亦惟有一任其飄流而已。查里至此。腦中昏瞶。恍惚間。如入家園。然相距固一萬二千里之遙。今得驟回故里。不覺奇甚。一時似兒時景象。皆萃集於腦際而已。往之樂境。至此盡皆恢復。計此次之遇險。反爲大幸之事。然則凡人死於海中者。實爲最安靜之死法也。爾後乃覺此身漸漸軟化。宛如有一天仙。携之以行。而自顧己身。乃成爲一小孩。臥諸牀上。并見阿母坐於榻旁。閱一書。並將書中之事。誦於查里。細聽此書。似爲

畢爾格林所著之進步論書中歷述畢爾格林氏從百鬼之山岩中逃生之事凡此議論雖覺奇闢顧頗似兒時所熟聞者查里一轉眼間則於暗處見有百鬼猙惡之狀勢將攫彼而嘲笑擲之聲了了可辨在萬聲騷動中遽聞有一靜妙之音殷殷慰問此音吐蓋彼母慈愛之音也且語查里曰兒母恐雖在此鬼域中有母在兒可勿懼也查里聞此心亦稍稍慰

第十四章

一轉瞬間查里又覺在洋洋巨浸之中一望無際念方在家園中何以此境警焉卽逝豈死而復生耶抑生而復死耶迷離惛恍不知己身之究居何所而恍疑在一大海灣中少選則巨灣已過啓目視之則見己身實在全雪可之艦室內所有幻象種種俱爲夢境中事顧夢中各事至此竟漸將忘却又以迷夢初醒心神爲之不甯一時殊難復舊觀身旣勞疲欲舉手而無力但覺手中握有青布一小片亦不解其何因少選漸覺彼所經之事皆湧現於腦際又注視片布者久之茫然不解所爲嗣聞室門已闢似有人入室者然查里此時不能起視何人繼而聞裴爾語音悄然語曰嗚呼吾可憐之查里乎何竟若此查里在此黑暗之室中不能啓吻裴爾爲之燃燈並鞠躬以視查里之面爲狀至親切查里急閉其目裴爾覩狀不覺爲之太息並曰吾可憐之老友乎汝何不幸乃爾時則查里狀至困頓半啓其眸而兩目亦失其光彩裴爾大懼曰噫此何爲哉得非抽筋症耶遽卽近前注視查里之面見雙目閃閃作光抽搐不已裴爾

大呼曰。天平。吾友其已乎。查里聞言。微作笑容。並以極細微之聲音言曰。吾今已清醒矣。夫查里所居之室。本極湫狹。裴爾至此。已覺無可轉身。而又聞彼半野蠻之印度人。尙謔浪喧笑。無所不至。其聲浪喧雜。於病者之耳。遽有一人入室。大呼曰。余爲醫生。知君已。日就痊。可試思。君以一少年。何至溺水。即斃語時。又伸手與查里握手。觀彼緊握查里之手。一如藉足以起死回生者。彼擾攘許久。始去。又語查里曰。今汝覺如何者。噫。余又忘之矣。汝今尙不能啓吻。作語。汝今不必答我。以語也。查里唇吻翕張曰。汝言僅此耶。余曾放棄彼人耶。（按卽指在水中救獲之一人）裴爾曰。否。汝疲勞極矣。然汝緊握彼衣服。竟不一釋手。汝以彼人故。幾至同占滅頂之凶。查里曰。然則彼幸未死乎。裴爾曰。彼昏暈約一刻鐘。卽爾復原。查里曰。我輩入水時。似爲昨日晚間。裴爾曰。非昨日晚間。當是前日耳。查里曰。然則余之失。此知覺者。兩日矣。裴爾曰。汝新愈氣促。且毋多言。當謹記醫者之言。查里曰。誠然。此時卽以手中所持之片布示裴爾曰。此胡爲者耶。裴爾曰。當吾輩以救生船援爾兩人時。吾輩奮力以援汝。出水而汝乃緊握彼衣。不肯一釋手。及已登舟。而汝堅握不釋。余不得已。遂以小刀割斷彼衣。故汝今手中尙握衣之殘片也。查里曰。君可告我以當時情狀。歟。裴爾曰。俟汝痊後。當自知之。又曰。侍役來矣。渠將來視君也。時則此愛爾蘭人之侍役。口含烟管而入。曰。今日查里先生確已稍痊可矣。請君賜與握手。此一杯威司克酒。君其嘗之。余意此實船主之優待君也。汝如需此者。後將續續飲。汝裴爾曰。汝何其言之煩也。竊以汝以早出此室爲佳。蓋以

汝之擾擾大不適於查里之保養。汝宜澄心思之。查里知彼二人語言有衝突之意。苟或反唇。必且破裂。一人急欲已之。幸而未及數十分鐘。彼侍役亦即出室。裴爾乃謂查里曰。今汝宜少睡。待余速將汝醒後。事告知若輩。查里曰。告何人者。司德芬乎。裴爾曰。否。余往告朗華德女士及其老父耳。須知彼輩曾掛念君。余曾允彼父女往告也。嗚呼。爾時查里聞及女郎之名。不知面容喜悅何若。以裴爾嫌室暗。不得覩否。則必且發有奇彩。以查里聞裴爾之言。始知朗華德女士實安然無事。此樂實爲不小。足以起彼之疴。裴爾出彼臥室後。渠乃喃喃然似爲祈禱之詞。深謝彼蒼之呵護。女郎念彼女郎脫瀕於危者。已必竭力以援助之。而今則已蹈於危。使彼女郎聞之。亦將有所不安。幸而今裴爾往告。則彼輩聞之。必且大慰矣。思定神疲。查里亦安然睡去。直至次晨。方覺裴爾。即餉以麥粥一大甌。爲查里之晨餐。查里乃力請裴爾將彼墜水之情形詳爲叙述。查里欲聞此事。意頗焦急。且自安睡後。身體已覺暢遂。於是遂欲聞其詳。裴爾曰。其實亦無多事之足述。汝尙憶方君下命令收帆檣之索。並轉舵回舟之事乎。查里曰。余今已全忘之矣。裴爾曰。此際余亦迷惘。髣髴清醒時。則汝已入水。余即奔入救生船。欲以救汝。此時艦長亦重申汝之命令。而司德芬見汝躍入水中。彼大呼啓輪前進。不令停船。施救。司輪者至此進退維谷。將無所適從。而當此之際。甲板上斗現一人。玉貌雪衣。似天上安琪兒下世者。非朗華德女士乎。渠乃亭亭玉立。以清揚婉約之音。發令停舟。此時司德芬在船爲狀。乃如獵狗而吾輩亦即放救生船以援汝。此當時之情形也。

其他即汝力握水手長之衣而不釋。余不獲已。乃以刀斷之。司德芬自其命令爲朗華德女郎所收。回彼乃久不見面於甲板之上。嗣後則向侍者查問及汝。而朗華德父女尤關心及汝。當余昨晚至女郎處。告渠以汝體復原。而彼即出纖手與余力握。此際室猶未暗。余髣髴見彼面有淚痕也。爾時渠猶低語曰。感謝上帝。幸無礙也。當時情形我已傾囊倒篋告君矣。查里聞言默感。朗華德女郎之爲己誦禱。而以老友斐爾與侍役派西等之看護。查里亦日漸起色。至次日晚間。則已能扶杖於甲板矣。彼靜視水面浪花波紋頗多。美觀念彼無情之水。前何可畏。今何可愛哉。注目沉思。不覺神往於其間。嗣聞背後有細碎步履聲。自遠而至。渠即轉身迴視。乃朗華德女士也。亭亭玉立於月光之下。容光回射。麗若天人。彼出其溫軟如綿之手。以與查里握手。並細語曰。幸哉。知君遇救。使儂心安。慰殊未可以言語形容。想君已飽受驚恐矣。查里即將其玉腕置諸吻際。嗣卽言曰。僕感姑娘大德。實不知所謝。昨日之事。脫姑娘不向彼人發令。停船。則恐我已逐海神而去。則更永無相見之日矣。女郎曰。我何德者。願君自復珍重耳。查里自女郎去後。心茫茫無所主。顧此時已漸漸入於薄暮矣。彼念及己與女郎之地位。思潮益起。落無已。彼自詢曰。余之生命實爲彼女郎所救護。然今日女郎四週均危險之境。脫余不能爲之維護。心其安乎。又念倫彼涉於危險之地。我其如何救護彼哉。查里隨思隨行。見有一人疾趨己前。將地上之繩索拾起。並不注意。查里然查里固識其爲水手長也。因恐其未辨爲誰氏。查里即趨前呼曰。水手長。汝今何如者。汝在水中。或

無恙乎。言時爲狀。至親切。水手長聞言。即起。然實未舉目。以視查里之面。且喃喃然。不知所語。云何者。又急急他避。查里大駭異。以爲此人何寡恩。乃爾當彼溺水時。已曾奮力施救。今彼乃視之如陌路人。抑又何耶。查里至此。不覺滿腹疑雲矣。

第十四章

海波若鏡。夜色如澄。全雪可鑑。如坐天上。南來薰風。助以一帆之力。甲板上狀至岑寂。二等員巡視艙面。各水手皆在甲板臥息。查里似聞有步履聲。恐爲人所襲。即從牀上躍起。輕啓室門。則見一人立於門外。且低聲致詞曰。先生醒耶。查里知此聲爲水手長之聲。則亦以同聲答之。惟略高耳。水手長曰。余此來有事。語君此事。關係甚巨也。查里曰。幸無他人在室。君其一告。余可也。水手長搖首曰。此間殊不機密。惟大桅之下。爲地尙相宜。我輩曷往一談。君請先往。我必於五分鐘內。遲君於此處也。查里見彼作如此急遽之狀。不免有所疑訝。時水手長即先行。查里則掩其室門以行。無何。即至彼所約之處。則見水手長踈伏於桅蔭。查里即詢曰。觀汝今日情狀。若有重大之秘密者。汝究欲有何事。語余耶。水手長曰。先生未知之耳。今日吾輩誠處於危險之地。不能不出之以秘密。萬一爲他人所聞。則吾輩死無葬身之地。直將爲彼輩投入海中耳。查里曰。水手長。吾二人前曾同入於海。前此不死。今後再有此遇。庸何傷乎。水手長曰。君尙憶吾兩人入水時。彼人即命其船前進。不令停舟。施救乎。查里曰。余曾聞此說。且知吾輩之性命。皆

承。朗。華。德。女。士。救。護。者。水。手。長。曰。確。也。吾。輩。既。爲。丈。夫。自。應。報。恩。於。女。耶。復。仇。於。彼。偷。也。先。生。知。吾。所。指。之。人。爲。誰。查。里。曰。非。司。德。芬。耶。水。手。長。曰。是。也。余。之。與。彼。合。夥。蓋。已。三。年。於。茲。矣。汝。未。知。今。之。所。謂。司。德。芬。者。實。爲。世。界。著。名。之。兇。徒。葛。里。遜。也。查。里。曰。葛。里。遜。耶。詎。非。曾。犯。僞。造。紙。幣。之。罪。犯。乎。水。手。長。點。首。曰。然。查。里。曰。彼。非。已。判。定。流。刑。十。年。乎。水。手。長。曰。誠。然。惟。彼。被。流。五。年。後。即。潛。回。而。余。此。時。亦。同。流。五。年。蓋。余。之。所。犯。實。較。輕。於。彼。也。吾。二。人。適。同。流。於。一。處。自。彼。潛。遁。後。而。余。亦。得。以。赦。出。自。後。余。即。與。彼。分。離。余。亦。得。以。乘。此。時。機。週。歷。世。界。直。於。最。近。時。始。知。彼。已。有。所。業。嗣。即。在。美。爾。本。道。中。相。遇。見。彼。衣。服。乃。大。華。麗。狀。似。貴。紳。須。知。余。在。數。星。期。前。當。尙。在。仰。光。也。至。道。中。相。遇。時。渠。乃。昂。然。而。過。若。不。相。識。竟。似。以。彼。乃。貴。紳。在。此。遇。一。水。手。而。與。之。爲。禮。有。碍。其。尊。嚴。之。態。度。余。以。在。此。驟。遇。故。人。至。以。爲。奇。已。而。至。一。無。人。處。彼。遂。與。余。相。語。且。約。余。晚。間。相。叙。叙。時。渠。即。詢。余。以。在。何。船。執。業。余。即。告。以。此。船。係。由。英。國。開。赴。仰。光。經。由。美。爾。本。者。船。既。到。埠。則。以。船。主。司。德。芬。君。未。回。尙。有。十。天。之。停。留。彼。即。詢。彼。艦。長。如。何。者。余。答。以。此。艦。長。者。實。名。一。酒。蟲。耳。終。日。無。所。事。惟。沉。溺。於。杯。酒。耳。彼。又。問。余。艦。長。司。德。芬。者。美。爾。本。人。皆。識。之。乎。余。答。之。以。否。而。彼。遂。吞。吐。語。我。曰。脫。君。能。助。余。成。一。事。者。則。足。以。立。致。鉅。富。也。余。思。得。擁。多。金。爲。人。人。所。願。望。因。告。以。凡。力。所。能。任。者。當。無。不。竭。力。既。而。彼。遂。告。余。謂。近。日。已。圖。謀。一。事。蓋。有。一。貴。紳。携。得。大。宗。黃。金。正。欲。覓。舟。運。往。英。國。倘。得。冒。爲。司。德。芬。其。人。以。領。此。全。雪。可。艦。且。於。司。德。芬。未。回。時。即。將。全。雪。可。解。纜。啓。行。

則事必濟矣。此時余爲所動，即允爲之運動。此酒浸之艦長，渠亦知此艦長之爲人，倘允其不司航事而專意於杯中物，且於將來啖以重利，彼必樂從此舉。水手長語至此，復力言曰：先生嗣復，彼得此機會以登此艦，及開船事，先生皆已洞知之矣。至於欲在彼紳士手中將若何掠得其黃金，則余不敢知矣。查里曰：天乎！乃墮入奸徒之手耶？水手長曰：爾時彼得同黨之助力，即由白秋艦長處借得。司德芬親筆之文件，而葛里遜復假造一信致白秋，下蓋有司德芬之圖章，內稱司德芬已抵埠，訂於次日往訪。惟白秋則尙不甚滿意，以彼所造之另一公牘，固有種種不符處也。查里曰：然則不畏他人致疑耶？水手長曰：幸也。葛里遜曾至仰光，故頗能詳述仰光之風物，不然殆矣。查里聞此，駭怪之，歷史不禁汗下，乃曰：然則彼欲攫此黃金，究以何法處之？水手長曰：當吾輩至船中時，黃金與旅客均已在舟，而半途中彼紳士即罹疾，一時因不能痊，我正恐彼已無復有登陸之望。蓋船至美洲，即將脫售，而以其所得之價，衆人朋分之而已。查里聞此一席話，不禁大駭，並叩詢水手長以他事。水手長曰：今已無事可述矣。總之，彼船主者一兇狡之徒也，而汝與斐爾已爲彼所賣矣。彼曾笑語余曰：我新雇二人，實人類中之最柔馴者，故余知彼之用。君輩全出於彼之權術也。且君或未知在余舟出發之前一日，彼真正之司德芬氏曾致一函與白秋。書中述彼將於次日至美爾本，君猶憶開船之後，非有一巡船尾追吾輩耶？查里至此，覺此人設計之狡，可云極矣。即曰：然則我輩今將如何？其即將船主殺却而救此女郎以出死域乎？水手長急掩查里之

口。曰。勿。聲。勿。聲。如。有。人。偵。得。吾。二。人。在。此。密。談。則。必。將。投。吾。輩。入。於。海。耳。脫。捫。舌。不。言。者。則。且。許。我。輩。均。分。其。掠。得。之。貨。物。前。夜。彼。曾。與。余。言。欲。吾。輩。處。置。艦。長。蓋。以。彼。曾。維。護。女。郎。也。查。里。曰。然。則。吾。輩。今。亦。入。危。險。之。境。矣。吾。輩。將。以。何。法。抵。制。耶。且。吾。知。汝。與。司。德。芬。及。艦。長。現。皆。一。鼻。孔。出。氣。願。吾。知。全。船。之。人。諒。非。盡。有。此。意。耳。水。手。長。曰。先。生。意。以。余。與。司。德。芬。同。謀。耶。查。里。曰。誠。然。余。蓋。於。前。夜。聞。之。矣。水。手。長。問。曰。然。則。先。生。何。爲。尙。舍。命。救。余。乎。查。里。曰。患。難。相。救。爲。人。生。之。本。務。余。初。亦。不。知。究。爲。何。人。惟。同。船。共。命。我。安。得。視。死。不。救。水。手。長。曰。先。生。知。之。今。吾。輩。尙。非。可。動。之。時。必。須。應。時。乘。機。乃。可。且。今。日。先。生。與。余。所。語。者。萬。不。可。形。諸。顏。面。否。則。必。爲。所。覺。今。夜。吾。輩。談。話。久。矣。余。可。發。誓。嗣。今。以。後。余。將。勉。爲。一。正。直。之。人。至。死。不。渝。其。初。衷。余。向。者。誠。多。罪。惡。今。余。知。先。生。或。尙。信。余。余。且。感。謝。彼。蒼。將。自。茲。脫。離。惡。魔。乎。查。里。聞。言。兩。目。向。彼。注。視。狀。似。爲。其。所。感。動。者。卽。出。手。與。之。相。握。且。曰。然。則。余。之。責。君。也。過。矣。但。余。甚。望。君。視。力。所。能。行。者。試。爲。一。二。事。則。余。之。信。君。益。堅。矣。水。手。長。此。時。緊。握。查。里。之。腕。作。誠。摯。之。語。曰。余。嗣。後。誓。必。信。君。凡。我。思。想。動。作。及。言。詞。等。皆。一。惟。君。之。命。是。聽。否。則。余。將。仍。爲。惡。人。矣。查。里。曰。佳。哉。君。也。余。殊。信。君。言。吾。輩。且。必。救。彼。朗。華。德。君。及。其。女。郎。出。彼。惡。槍。之。手。耳。此。時。查。里。遂。亦。潛。步。回。彼。臥。室。並。即。閣。其。門。彼。坐。於。筭。篋。之。上。力。思。其。頃。者。所。聞。之。事。此。時。彼。思。潮。起。落。覺。千。頭。萬。緒。竟。如。身。涉。夢。境。且。連。呼。曰。余。必。救。彼。女。郎。余。必。救。彼。女。郎。以。此。數。語。實。爲。彼。心。坎。中。所。指。之。方。針。坐。於。暗。陬。頻。以。此。語。自。堅。其。心。意。願。爲。狀。似。將。

狂易而「余必救彼女郎」之一語則誦之無有已時然其籌畫之結果實無善策以處之舉日四顧更不知計之所從出因思倫不得彼倫之鉄證實難制此兇徒然則證據一事殊爲今日所最當注意者也查里輾轉思維突聞啓門之聲爲之驚醒起視來者則爲同伴裴爾蓋來呼查里巡艙也裴爾曰查里君汝已起身耶汝乃新病初愈何不靜養安睡勿事勞頓也裴爾自查里墜水救出後於此數日中每見查里恆多醫家之言例必頻搖其首以示彼係知醫者顧裴爾曾約查里如彼病體痊後允將當日之情形詳告查里者也爾時查里即語裴爾曰吾友平汝知此時尙有一人不能獲安睡乎裴爾曰君言吾殊不明瞭顧此時實爲君安睡時矣君當靜養切勿將諸事梗諸腦中也查里曰君言良是時則查里與裴爾適行至甲板仰觀星光已漸漸隱淡曉風煦拂知日將出矣未幾而黃金之日球漸白水平線探首而出水面受光散綺可愛舟行其上水痕爛然而此一丸黃金之日碎作億萬之數逐波而動查里目注旭日之光而心實仍在其昨夜桅桿隱處所聞之一席話意爲此係夢耶幻耶繼思我所聞者均爲真確之事直至曉日瞳瞳彼腦中所蓄之事尙不能遽釋

第十五章

吾今日述彼之自稱司德芬者自查里痊可後曾不與之交一語實則司德芬亦未一至甲板某日查里見彼自船尾來其處自開船以迄於今從未行過今渠從是處來查里又爲之疑雲大起意彼必行近查

里前與之商酌。關於船中各事。願彼竟掉頭而去。查里知彼必非常疑忌。又知己必與賈華德女士會晤。圖不利於賈華德父女。當益急耳。至膳時。司德芬假意與若輩頗爲允洽。極盡懇勸之致。願查里至此終不能釋然於心。恐怖之念湧現於心。且欲忠告此擁有黃金者有所防於仇敵也。且查里在未膳之先。曾發見一事。彼於向午在日光中測其航線。因知全雪可艦已漸向北行。此與常行之線不符。急至艦長室中探問。擬詢彼艦長曾知改易其方向否。願艦長則獨坐室內。酒杯置於前。須知此艦長者事大如天。初不問詢。惟一杯在手。卽爲彼有生以來最重要切望之事業。况自朝至暮無刻不在醉鄉中。雖天崩地裂亦不能止其酣飲也。時查里立其前。彼始停杯。愕視茫然曰。少年汝來何爲者。汝須知余爲一艦之長。汝應勤汝職業。來此何爲。汝前日曾躍入海中爲狀如水鷗之泳游狀。乃滋樂汝。今又來耶。汝須知余以艦長之尊。寧能與汝瑣瑣語畢。以一手抵案。一手敲瓶。滿注於杯。卽以杯承唇。際力吸使乾。查里曰。我告艦長恐無多日。余輩將停舟矣。艦長啓吻大笑。聲如破竹。曰。停舟耶。穉子殊夢夢。試思在此茫茫大海中。將何從而停舟耶。汝實似曾未駕過海船者。查里曰。我輩何敢比汝。艦長彼酒浸之。艦長聞言大怒。緊握其拳。幾欲向查里揮之。目灼灼視查里。而查里轉避其視線。艦長蘊怒已極。轉作乾笑。且曰。余無他意。余無他意。惟余深知若輩事汝。且坐請進一杯。查里曰。謝君。余未渴也。艦長曰。有酒不飲。得無罪過孺子。其進一卮乎。余尙欲告君以船主之爲人。及彼與女郎之事。君知之否。此言一出。卽爲查里所最懼迎者。較之

詢彼船移方向之事更有價值故查里此時即行近艦長之次且力握其臂艦長曰穉子余將與君以最
大之警告汝亦知女郎與彼凶徒之相接愈近乎余今可以與君宣誓者此實非良善之徒也未幾艦長
又起立狀甚恐懼者惟其恐極遂轉而爲笑容且曰穉子汝其出手與余握之汝實爲舟中最佳之一人
惟余誠恐汝若不與吾輩聯絡者汝必有難堪之事查里曰汝言聯絡者於意云何爾時見艦長發此言
時似醉魔已離艦長之軀壳然猶現其狡猾之態笑現於面且曰我之所謂聯絡耶君自思之可耳又曰
少年乎汝其行矣汝其行矣查里亦知無強留此室之必要故亦不作一詞而去然終不釋然於船之進
行蓋彼確知方向已移矣並知船已涉於可畏之大平洋矣查里於饒後即以此事語司德芬查里以爲
雖於水手長處聞司德芬之密謀惟於船主接談時當仍如昔日之態度極力自飾一似與己無嫌者查
里即至司德芬處曰乞船主恕余君亦知船已改更方向乎脫向船樓一視便知彼舟已越過航線且遵
陸迅行君如以羅針測之即知其風角度數皆已大變余曾告諸艦長然彼似不以爲緊要者司德芬聞
言注視查里半晌哆其唇頗現冷笑之態並曰鮑朗君乎汝在舟中已久尙須余告汝耶此非汝之職分
所應管汝若改其職役余必告汝以方向改易之故汝不過船上一船員耳非船主也何勞汝挾此種種
事來余之前况余非汝之艦長亦無須告汝以船中之事汝更屢瀆不休者莫怪余之嗔斥也查里聞言
如焚之面至此幾變爲土色彼亦不答一詞而出既入己室後竭力自持不然渠殆將發暈矣繼而思脫

彼如與己戰者則其相助之人蓋亦不少彼老友裴爾及水手長皆允助己者也此時查里因將以前之事釋然不係於懷自查里離司德芬時默然不作一詞惟司德芬思之彼船員長查里不足慮也查里行至桅際適見水手長來前即與之語並前指以示查里曰先生曾見後帆已升起手查里曰尙未之見也水手長曰先生未之見耶細視之當可了然也然脫有人見吾輩在此者彼又以為吾輩作秘密談矣查里知機即舉目向上注視並指出桅頂上足以注意之物且曰君欲有言者詔余可也余當澄耳聽之水手長曰我今將以桅頂所見之事詳為解釋又曰彼船主之聲非已向吾處輩來乎余知彼近日已別有所圖以對付彼妹汝尙不知彼女郎至船之日司德芬氏已立定主意第一則攫彼黃金其次即偶此玉人也彼如實行此事一切擁為己有而樂乃無極固知此獠之野心不死也查里曰彼竟如此乎然我知女郎已深矚其為人矣水手長曰余深望女郎不動聲色否則倘為彼所知恐將於女郎有所不利也查里曰彼女郎心至聰慧對於司德芬嫌惡已甚彼見司德芬種種之態度彼芳心懊惱甚矣水手長突然曰果如是耶我向者輒為此老魅迷惑彼知此狡猾之夫確有心致吾輩溺死於重洋余今恨之刺骨矣查里於是乃知水手長之深恨司德芬至此乃決無搖惑矣

第十六章

查里歸已室時已夜半和風漸起自南方覺甚暢適至四點鐘查里又出室眺望覺萬籟無聲惟於岑寂

之中。佐以水波。擊船之音。響及帆布。拍桅之聲。浪海中。巨魚爲波浪所激。浮遊水面。魚鱗之光。閃耀波面。舵工。聳於甲板。近輪處。瞑睡如死。鼠查里。即趣之。使醒。並怒責其怠。棄職務。其人惘惘然。注視查里。曰。是矣。是矣。吾知吾確熟睡也。君及在舟。諸人精神。獨如此健旺乎。查里曰。汝知天氣。變幻。恐有風浪。作乎。此人以手指天。曰。明星爛天。此何謂耶。言畢大笑。又曰。余於此海中。已航行多年矣。且一切沙線。素稔無誤。况船向北行。致如許之遠。焉能不遇風浪哉。查里曰。然。汝乃素有經驗者。查里之爲此言。意欲使其欣悅。並曰。余本不諳路線。惟於艦長室內之地圖。曾見及之。余知方向。已誤。曾告艦長。而艦長不聽。余言。余伴乎。汝知何時。將有風浪耶。舵工曰。風浪。烏有定期。第今無此象。余曾聞有無數之船。在此遇風。以致擊爲粉碎。然而風雲不測。寧可料耶。查里當即別彼而去。竊思以前次之駭浪。幾葬身於魚腹。今聞彼言。心乃大戚。綜思種種危險。實甚。惟亦聽諸命運耳。少選衆星。皆漸次澹隱。旭日之光。如黃金之照於水面。而淪漪之波紋。一變而爲平鏡之面。各帆飽風。如行天上。襯以蔚藍之天色。日光如染。景色如畫。司德芬氏自旭日昇後。卽出至甲板。瞭望四週。狀甚安適。惟查里於遠處隱隱見之。彼乃堅嚙其齒。繼卽入於艦長之室。未幾。彼尊貴之艦長。亦自室中出。衣僅半束。醉度蓋達八十度以上。蹣跚而行。狀如風搖之竹。頻拍司德芬之肩。且含笑與語。而司德芬。突以一手。擱彼頸。投諸甲板之上。艦長受此待遇。不禁大駭。彼卽一躍而起。力趨司德芬。查里見此行爲。不禁爲之駭異。彼俟諸船邊。以觀彼兩人之舉動。嗣見艦長挾一笨重。

之栗木直奔司德芬。讀者諸君試思爾時之情狀，非將爆烈乎？司德芬則以手槍報之。查里觀至此，立至二人之前。然查里至此，後彼二人所挾之武器均隨手而下。蓋別有一人至矣。此人爲誰？乃朗華德女士。亭亭玉立，嬌容作驚惶之色。彼酒浸之艦長則怒氣勃勃，注視可數秒鐘。嗣即將笨重之栗木擲諸舷畔，並喃喃自語而去。司德芬乃將手槍仍歸囊中，且含笑而至。女郎所立處，並曰：女士受驚，未當知余之舉槍者實出於不得已也。且亦未知女士在旁，脫其知之亦決不爲此獷狀，致使女士飽受驚恐。女士其諒而恕之。女郎曰：謝君厚意，言畢即現冷落之態。又曰：儂適過甲板往早膳也。司德芬漸下至彼室，而朗華德女士急行至查里處。此時女郎之驚魂尙未定，呼曰：天乎！天乎！乞告余此爲何事者？究以何事啓覺耶？查里曰：女士尙未知耶。若輩戰鬪開矣。女郎曰：戰鬪耶？果以何事請君告我？君勿謂此可恐之歷史。足懾吾胆，須知儂已年長，不致受驚。君其暢所欲言，庶幾吾之苦思不得者，得以恍然也。查里奮然曰：朗華德女士僕必告君一切矣。惟君當自行決擇耳。查里即以簡要數語略述水手長告彼之一切。惟有關於女郎一身者，則皆隱而不言。顧此外如司德芬及其黨徒設計盜取彼父之黃金等等，皆詳言無隱。查里語時，女郎默然靜聽。查里不禁暗暗稱異。至查里詞畢，女郎注其面，頗有疑訝之色也。蓋以女郎之心純潔，或不識世人心險惡至此也。未幾女郎作微笑狀。夫人將有大難臨其後，而反驪然作笑容者乎？查里此時竟木然不知。彼妹微笑之深意，即曰：君以爲僕言爲駭人聽聞而不之信耶？僕知君猶未審世人。

毒。逾。蛇。蝎。者。也。女。郎。起。立。曰。是。矣。是。矣。儂。已。知。之。初。不。料。世。間。有。如。此。惡。毒。者。也。吾。父。乎。今。已。入。於。危。途。矣。余。惟。有。至。彼。惡。人。處。以。求。彼。勿。蘊。此。毒。耳。查。里。曰。乞。君。勿。聲。否。則。殆。矣。脫。爲。彼。所。聞。吾。輩。無。瞧。類。矣。幸。今。日。危。機。尙。未。即。臨。我。輩。尙。能。破。彼。奸。謀。今。君。速。至。己。室。立。告。尊。翁。囑。其。早。餐。後。亟。臨。僕。室。也。朗。華。德。女。郎。此。時。頗。心。感。查。里。之。誠。旋。即。道。謝。而。去。查。里。乃。一。人。獨。立。於。帆。桅。之。下。此。時。日。光。已。照。臨。全。舟。至。早。餐。後。見。朗。華。德。即。在。甲。板。之。上。四。顧。無。人。遽。入。查。里。之。室。查。里。起。迎。之。朗。華。德。微。語。曰。頃。吾。女。告。余。者。是。先。生。所。言。乎。吾。輩。眞。懸。諸。彼。凶。徒。之。手。乎。查。里。亦。微。聲。答。曰。茲。事。確。也。苟。不。注。意。及。之。則。吾。輩。將。無。法。抵。制。彼。矣。今。彼。悍。魁。確。已。在。吾。輩。之。前。然。吾。輩。固。不。畏。也。惟。君。之。黃。金。纍。纍。頗。覺。慢。藏。誨。盜。司。德。芬。日。光。迴。旋。及。之。矣。朗。華。德。聞。言。日。光。閃。爍。如。已。胸。有。成。竹。者。彼。力。挽。少。年。之。臂。而。言。曰。吾。友。乎。余。可。以。一。言。告。君。須。知。僕。之。黃。金。在。舟。者。值。不。逾。一。磅。查。里。聞。言。幾。驚。而。踣。並。曰。然。則。我。將。爲。彼。水。手。長。所。欺。矣。當。時。僕。信。彼。言。爲。確。也。彼。謂。確。見。盈。箱。之。黃。金。運。入。舟。中。此。又。何。說。也。朗。華。德。曰。否。否。余。祇。言。箱。笈。並。未。道。及。黃。金。也。惟。彼。水。手。長。確。見。此。箱。之。上。船。因。而。彼。知。此。纍。纍。者。皆。黃。金。查。里。君。余。今。將。告。君。以。秘。密。矣。余。所。携。之。箱。內。所。值。乃。不。逾。數。磅。至。余。之。黃。金。則。已。不。在。此。船。先。是。余。確。欲。以。此。舟。載。吾。黃。金。惟。於。至。此。船。之。時。曾。遇。一。多。年。老。友。彼。極。力。諫。阻。吾。友。語。我。曰。此。船。殊。有。未。妥。黃。金。何。物。而。以。委。諸。不。可。恃。之。人。物。之。手。乎。余。聞。彼。之。忠。告。乃。即。變。計。而。以。郵。船。運。至。英。國。且。用。白。鉛。實。滿。各。箱。運。至。船。間。以。代。黃。金。不。然。將。令。彼。起。疑。慮。

也。查里聞之。第一澈彼腦際者。以爲彼朗華德之友。進此忠告。後朗氏及女郎不趁此全雪。可而改乘他舟者。爲理至當。何乃復乘此船。躬冒危險。蓋黃金雖代以白鉛。而彼之凶徒。尙欲有所一逞也。又念朗華德所言之知友。或彼飾詞耳。脫有不測。彼其何可爲力。以一衰朽老人。與嬌弱女郎。奚能與彼抗乎。此時查里終屬疑信參半。又思彼父女聞有人掠彼資財時。皆以一笑置之。何以態度如此。其鎮靜也。查里曰。先生此舉。良足慰我。然鄙意尙不能無所戒備。蓋若輩狡計。正在進行也。朗華德曰。老夫尙有力。足以抗彼。但吾女尙須有力者。爲之保護耳。語時。雙手掩面。不作一語。查里見老人作此悲慘之狀。心乃大爲感動。矧以查里之與女郎。彼之視之。實較已命爲重。且防護女郎之心。更比乃父爲切也。查里置手於朗華德之肩。曰。先生勿憂。姑娘必無危也。上帝鑒之。我必出全力。以保護之。不使女郎遭此厄也。叨天之佑。吾輩必可安然無恙。然終當謹慎從事。勿墮彼惡計。朗華德曰。然則吾輩將如何。足以制此羣憾。余雖年老。精衰。然若生此人世者。誓必不任彼凶徒逃却也。言時。雙臂奮舉。查里亦舉手以壯聲勢。實則凶悍如司德芬者。必不懼若輩四臂之示威運動也。查里曰。祝君平安。彼凶徒者。終有難逃天網之一日。吾輩誓必戰勝渠也。朗華德曰。是也。上帝其鑒諸。查里即退。未幾。少年查里一人。在室。即安排爲作戰之準備矣。

第十七章

次日。水手長一手持釣魚之絲。一手持數魚鈎。而至查里處。即曰。先生。汝欲聞秘要之新聞乎。查里曰。願

聞水手長曰。我告先生。先生宜自備。他人處不能洩。一語也。彼船主今日又至。余處道及彼之所圖。蓋將決計排除。艦長然後及於君。余亦不得不表同情於彼。至於二等船員。斐爾彼以爲不足念也。彼又百計唆我。令我爲之助。余觀此黃金之面亦已爲所惑矣。查里曰。然則彼意云何。水手長曰。君脫聞余所述。將驚悸而踣。聞彼掠得此黃金後。不令衆染指。祇與余二人分肥之。彼且預計得此金後。如何以救生船。分運。並至夜間。吾二人竊離此艦。覓一島嶼安置。此掠得之黃金種種佈置皆已告余。查里曰。然則將如此。艦何。水手長曰。彼擬於夜間離舟。後即出以破釜之一策。顧此艦以如此之結果。則艦中人危矣。嗚呼。此水手長之愚蠢。堪憐。竟以此犯罪之證據。罄吐於查里。亦足異矣。查里曰。汝之告余者。已盡於此乎。水手長曰。盡矣。余且已允彼於數日中。配置救生船。並準備一切。余又擬以明日起。從事於此項之計畫。查里曰。此纍纍黃金。究在何許。耶曰。此金皆在船後一室之內。安放地板之上。彼又力言。見此鉅大之黃金。將如何能令人放棄耶。蓋黃金之光。實世界中最有權力之光也。查里佯問曰。彼不懼彼之狡計。上帝已知之。恐將不俟。汝等躍入小艇。已擲汝等於巨浸中矣。查里作此語時。蓋欲激動其天良也。而水手長聞言。果若有所感動。乃曰。承君提醒。我亦覺茲事似非良善所爲。我其勿助此凶惡之徒乎。查里曰。今可告汝以我之秘密矣。汝若助彼行惡。則空擔惡名。而我可保汝於此項賣買中。不得一便。士汝與司德芬皆謬以爲箱中皆黃金乎。噫。汝輩誤矣。彼箱中皆實以白鉛耳。水手長聞言。瞠目無語。木立查里之前。狀如中。

痢。乃曰：汝欺余哉！余曾見此多箱運入船中，何云非金？查里曰：我可宣誓此均鉛也。並將朗華德如何設計給彼凶徒之事一一告諸水手。長水手長之顏色初亦暗淡無光，既而漸近和藹，蓋貪利之心死矣。查里曰：此非戲言也。當余初聞此言時亦殊不信，然彼皆可以證實之。然以彼白鉛而謬認爲黃金，其愚可笑。爾時余將聯合多人拒彼凶人之計劃。嗣聞此言，乃知彼凶徒亦被給矣。惟令彼見此盈箱之白鉛，不知作何態度也。噫！彼且來矣。彼正目灼灼視吾輩，速將魚竿釣絲來。司德芬適從室內出，乃見查里與水手長聚談，惟見查里乃持魚竿釣絲在手，即亦他去。立於船之暗處，身依桅桿，因之彼二人亦即分散。查里則終日下釣，但彼思慮過深，名雖下釣而半日實未一下其鈎。且後竟知其魚鈎尙未結也。當時頗籌思其制敵之計劃，以爲此必慎重將事，且嚴守其秘密之態度。否則必爲敵人所偵而功敗垂成矣。查里當卽照舊入室用膳，惟女郎及乃父對於司德芬甚爲謹默。查里見之未免起疑訝之心。朗華德女士且不言不笑爲狀，更爲沉默。顧容色灰白，食乃大減。朗華德與司德芬以尋常交際之語爲之酬答。查里見司德芬於若輩聯合制彼之情形似未有所疑慮，心中大悅。惟與裴爾交談外亦不與他人接一語。一句鐘後查里坐在船邊，嗣見侍役派西携一水桶及地帚而來。並白查里曰：余業至苦也。人皆安睡時而余則碌碌無暇晷。且又時時令余送酒不其憊乎？查里曰：若輩命汝送酒何爲者？派西曰：洪飲耳。查里曰：誰命汝者？派西曰：艦主耳。先生思之人類至不平者若輩，縱飲流樂，余乃奇渴難忍。查里聞彼奇異之詞不

大笑。既又自詢曰。彼司德芬。抑何縱飲。乃爾。此實不可解之疑問也。至日落時。彼艦長乃由室中而出。巡視船中之事。彼瞥見查里。即呼曰。查里君。汝來前。余有事告汝也。查里遂即至前。顧見彼獐狀。可掬。雙目睜視。眼如發火。且頻頻流轉。四顧無時。或息。彼雙手及全身震顫不止。齒擊有聲。查里從未見有人震驚若此者。嗣見彼啓吻。發言曰。噫。余之生命不久矣。余其將被殺乎。因余曾宣言必不令此女郎爲彼所鯨鯢也。脫余若被殺者。彼老猾快心矣。蓋彼恨吾已久。汝曾見彼老猾乎。彼刻刻隨吾輩之後。欲圖一逞。余每於夜間在水光中見彼之影也。並於夜間力促余飲。我知其心懷叵測。我故恨彼。至於刺骨也。繼而又大笑曰。余今可告汝。余實恨彼。澈骨汝。且視一物語時。一面探手於囊。取出銳利之長刀一柄。並微言曰。今夜倘彼迎余者。余即以此物奉餉矣。此即餉此凶徒惡漢盜賊等至妙之物也。語時。彼即將可畏之武器。藏入衣囊中。並將外衣及袒服加意鈕扣。並力握查里之臂。以表其決心。查里曰。汝可待彼至前。即以利刃報之。然查里語時。忽又覺此武器不適於用。並知此人爲態。有如狂易。以此銳利之武器。任彼終日醉鄉之人。挾以赴敵。終非妥法。彼狂易之艦長。視查里之面者。半晌。並曰。汝言是矣。惟吾輩語聲不可過高。恐爲彼人所聞也。汝見此水否。我常於水中見此奸徒之影也。彼時已行至船邊。距躍而過。並示意查里。令其前行。查里亦遵其意而行。並自隨後探窺一切。而艦長則一顧水面。突然躍回。蓋彼見一大鯊魚之翅。浮於水面。噴水上。衝船亦爲之顛播。顧鯊魚之爲物。每於海船碍事。故衆水手協力捕捉查里。亦如

衆水手之盲從附和。其間彼見此艦。長狀如中風。注視此魚。目未一瞬。既即突然。出其長刃。盡力刺之。刃光與落日之光相映射。乃成奇觀。查里即聞此艦長大笑之聲。水面旋有血痕浮起。余知此鯊魚中刃被創矣。查里曰。汝今除此物。此後將不爲其所困矣。艦長大呼曰。然此物已沉水底。一害除矣。然世界之害無盡也。語時。顛頓欲仆。查里竭力扶之起。彼即衝入室內。并將室門緊閉。此時想彼必放量縱飲爛醉如泥矣。查里又聞水手喧嘩之聲。大起則若輩均在燈光之下。作菓子戲。直至繁星布天。而碧水如澄。倒射之星點點。浮於水面。查里窃思。如有一日能脫離此艦者。則一切可恐可慮之現狀。可以不入於心目。則此明星皓月之良夜。爲境當至樂也。查里至午夜方入室。和衣仰臥。彼因困疲已極。未多時。即已熟睡矣。查里方在睡夢中。突聞呻吟之聲。發自艙面。並聞似有物墜水之聲。渠即由牀間躍起。並思以何種武器。足以防衛已身。時即聞艙面足音雜沓。而船亦搖搖不停。查里於是即出其室門。亦未見有若何之動靜。惟司德芬與一水手在此。二人方佇立船邊。查里乃問曰。適聞水聲。湧洞何爲耶。司德芬答曰。吾艦艦長已躍入水中去矣。彼患神經病者多日。嗟夫。不知彼之結果。乃若是耳。水手曰。誠然。彼乃躍入水中。此余可以宣誓者。查里曰。惟余聞及傾跌於艙面之聲。司德芬微笑曰。汝聞之耶。是矣。當彼欲躍入水時。余往阻。故彼乃推余使仆。君之所聞者。或即此耳。水手曰。誠是此余。可宣誓者。查里大聲曰。然則何以不停輪施救。耶。彼此時。或尙在水面也。司德芬行至船邊。復曰。殊不見彼踪跡。查里曰。沉沒耶。司德芬搖首曰。此

間多巨魚。彼恐已葬身。鯊魚之腹矣。水手曰。然此又余可以宣誓者也。查里知停輪。亦無濟於事。沮喪而去。是夜夜色如畫。明星皎潔。海天一碧。景物凄清。然查里則對此良夜。愈覺悽其可怖。彼思第一人被殺。則其第二之目的物。豈將及於已耶。查里轉展自詢。終夜不得安睡。

第十八章

是日查里未及陽光之出。即至艙面。徘徊欄杆之傍。觀日出於東海面。作金色蕩漾。四散頗呈異觀。嗣聞若有人微扣船邊之聲。查里初時了不爲意。既而其聲加劇。彼乃俯身出船欄之外。下窺水面。猛然見一物不禁大駭。蓋一艦長之屍體也。查里見之大怖。則見其面色灰暗。雙目大張。兩睛直視。彼常御之眼鏡。則歪覆額際。顧此頻擊船邊之聲。則又何爲乎。來哉。乃此無情之鯊魚。頻以翅擊屍體。方拍船邊作響也。查里又於艦長頭顱之前部。發見一創口。此必於艦長入水之前。擊成此口。以制彼死命者。且必司德芬之凶殘。乃出此查里。注視少時。突有一巨鯊直泳而前。奮力一啄。彼可憐艦長之遺蛻。遂不可得見矣。嗣水面波紋大作。彼衆鯊魚分食酒浸之艦長矣。查里亦悽然而回。方欲轉身。見斐爾適自己室出。固未知查里俯身欄外所窺何事也。因即問曰。查里汝何爲者耶。我觀汝氣色非佳。汝其何所見耶。查里曰。余之所見者。乃可怖之尸體耳。斐爾曰。與我一觀之可乎。即趨行至船邊。惟見血色蕩漾。波中餘無所見。查里搖首曰。此即昨夜喧擾之結果也。斐爾曰。何余未聞也。查里曰。昨夜艙面擾攘之聲。似有人傾跌於甲板。

之上。並有以物投水之聲。汝詎不聞耶。斐爾曰。余瞑睡如死。一切皆未有所聞。查里將頃者所遇。詳告斐爾。並將尸體頭部之傷痕告之。並曰。此必爲司德芬所擊傷者也。斐爾聞查里之言。咋舌不能作一語。嗣即言曰。余信此僮確非善類。彼所行各事皆惡劣。不可狀。然余思殺艦長者。或非彼也。既而又曰。今汝恐將爲此艦之長矣。汝曷勿召集全船之員。役縛彼以鐵鏈。迨吾輩抵埠後。俾設法交法庭審究。查里曰。汝既言此。余可以將全情告汝也。遂將水手長告查里之言。一一告斐爾。並力言司德芬已與水手長約定。將掠得之黃金。二人均分之。其餘則不與。以一便士云云。斐爾曰。嗟夫。我輩來此船時。庸詎知此人之爲兇徒歟。今如此。我必助君。查里曰。然則余感君極矣。第吾輩當救此女郎。以出此險。斐爾曰。女郎耶。我必助汝。出彼於險也。斐爾語已。即急急而去。當時船員多人。方聚而談論。而凡此臥於甲板之衆。水手亦漸醒矣。並起而各行所事。每人皆擁一爐。預備煮彼咖啡。至早膳後。各人皆照常操作。惟船員長重至艙面散步。因見侍役又携酒兩桶而來。意此必司德芬以酒灌醉衆人。俾便於行使彼之奸謀也。而其携酒之人。即爲彼之同謀。時水手長亦至。查里曰。請君與我一釣絲。查里言時。其聲高朗。欲令司德芬聞之。水手長曰。先生。酒魚絲乎。查里曰。誠然。并望與余數鈎。余將繫鈎而釣也。查里至此。準備下釣。司德芬已坐於離彼稍遠處。然彼祇能見彼海員長與水手長二人。準備下釣之事。以彼爲商榷捕魚事耳。蓋司德芬偷稍移其坐。必且聞若輩所言矣。時則水手長問曰。汝所欲之鈎。已得之乎。查里曰。余知旨矣。余將告汝。以

所見彼艦長已爲渠輩謀斃而投諸海中矣。水手長曰：先生何由知之？查里曰：余於晨間親見艦長之屍浮於水面，見其頭之前部受創頗重，故知其先謀斃而投諸海也。水手長曰：確也。余亦知之，言之勿駭。今將甘心於君輩矣。余見司德芬入艦長之室，後即將其扶挾而出，彼似以黃銅桿之一物擊彼艦長，此傷痕自必留而未退也。且渠已詔余將別有所圖。查里曰：圖何事耶？彼曰：非也。即此葛利遜之事也。渠命余將牛肉餅乾等類運入救生船中，余今已在彼掌握之中。嗟夫！君其恕之。船主與余所作之事，今尙未逾半也。且余二人仍擬在舟中照常會食，以防他人之起疑耳。查里曰：然則汝將從船主命，真擬將此物等預備入救生船乎？水手長曰：此無可如何之事也。汝試思倘船主偕余入小艇，後則此舟必沉，君亦宜早爲之計。查里曰：我今尙有一計較彼船主者，惡人耳。汝何爲助彼？且彼之狡計，吾輩已知之。今我所欲與汝言者，意不如以救生船載去此舟之搭客員長及水手長，前往海島之中，至船主以及彼之同惡相濟者，則留於此艦如此一更易，豈不大妙乎？故此事必取決於君耳。汝當日爲我所救，則今日正宜助我。余於此事慮之熟矣。君如能允者，即乞汝於夜午時來余室可也。水手長沉吟半晌曰：當如君命。彼即將下鈎之魚竿，交與查里。將行時，又言曰：君言信耶？查里曰：事在必行。一面即將魚鈎配就擬釣。當時朗華德偕其女亦自艙中出，見查里之狀態頗見沮喪，雖在下鈎意頗不注於此。而水手長離查里後，即至司德芬處，微言曰：彼等尙不知吾輩之謀。老友乎！渠輩不久將上鈎矣。司德芬含笑曰：轉瞬間將餌彼鯊魚之

腹耳。又曰。汝往準備救生船。今如何耶。汝宜多積食物於艇中。水手長曰。余今備置帆桅矣。至食物等。余已將入牛肉二十聽及淡水二箱。今夜又擬搬運各酒以恣汝飲。司德芬曰。善哉。然則萬勿忘携巨斧。至吾輩入艇後。汝必力鑿一巨孔於船之旁。必使船內易入海水。方足溺斃若輩。水手長曰。我已預備。君可放心。惟吾輩屆時觀此慘狀。能無惻然。司德芬曰。勿聲。脫令若輩聞之。必起大疑。吾輩謀主祇二人。若爲彼所知者。吾輩入險境矣。水手長曰。諾。時彼即他行。各船員仍作葉子之戲。而喧譁之聲達於四週。水手長大怒。頻呼叱以止其擾攘。至夜色迷漫時。又見酒瓶續續而出。衆俱鬩飲。直至第三四次。彼聚集之船員爭乃大烈。此時均戲弄紙牌於燭光之下。因光微不能明燭。故皆俯首伏視。狀如荷蘭學校中研究圖畫者。若輩此時雖不知此船中之秘事。而觀其狀態儼同鬼魔矣。查里惟遙坐以觀其究竟。未幾燭光突爲一人所滅。並揮之以老拳而賭徒衝突之聲大起。查里亟往勸止。乃見司德芬亦現身其側。司德芬乃力握查里之臂而言曰。查里。汝速往。汝應至之處。汝今來此何爲者。來此將自討苦喫也。查里不得已應命而去。顧仍偷窺司德芬。則見其獨往船首之艙面。力衝印度水手。使散而若輩一見司德芬。宛如犬之服從其主者。列班恭立於前。以待其命令。查里但見司德芬以手作勢。似與若輩有所言語。又聞彼怒詈之言。似與彼中數人有稍稍爭論矣。入後則彼之言語明了。可聽。有一人曰。汝係何人。敢如此。目中無人。余蓋知汝爲何如人也。司德芬曰。今余爲一船之主。實爲汝輩之長。汝輩乃屬余權力之下。汝輩軀壳及

魂靈皆隸於余者也。余與汝輩約如不從，余命者余將投汝輩於鯊魚之腹。此人又曰：余實爲汝羞，余豈不能爲一船之主？余豈不能爲汝之長耶？葛利遜老友乎，余必有一日爲汝之所爲，汝亦意及之乎？汝若少抑其驕念，不與我輩相抵抗者，吾輩仍可共事，否則汝亦當慎之也。司德芬低語曰：余必慎之，語未畢，突聞手鎗之聲發自艙面。查里見一水手雙臂高張，即倒於甲板之上。至濃烟消退後，見司德芬尙挾其凶器，木立不少動。默念此人兇殘至此，或將謀及於己，事急矣，不可不防。然而衆人見此水手被戕後，則皆如待決之囚，不敢一動。司德芬收槍入於囊中，乃至衆人之前。查里雖距離甚遠，頗能聞彼之語。彼曰：吾之伙伴乎，吾輩究爲同舟共濟者，苟有利益，吾輩均當分潤者也。然汝輩必須宣誓當確認，余爲一船之主，即指鎗斃之人曰：彼即屬余權力之下，而不用命者，吾輩現擬銷滅此屍，余必立促汝輩將此屍投入海中。衆乃奉命維謹。司德芬曰：佳哉，余之令汝輩拋屍，意不在屍，蓋驗汝輩能否服吾命令耳。今吾輩將離此，在未啓程之先，吾輩須慎重所事，不宜近於嬉戲。查里又見司德芬四顧前後，所接近之衆人，密作微語，惟所作何語，則無人能聞者也。第見其語時頗顯得意之態，乃即入室。查里因思渠必征服此輩水手，否則足以妨碍渠之舉動。且水手中亦富有刀器之屬，彼雖有手槍，亦寡難敵衆也。未幾，又聞笑聲大作，則彼輩一刻不可離之紙牌，又出現於衆人之前矣。至船上八鐘（船上號鐘約在夜半），知水手長約會之期將至，查里回至己室，假寐牀上。未幾，室門輕開數寸，即聞纖細之聲曰：汝之計劃准在後日。

黎明實行語畢門闔查里至此頗疑訝以爲適聞所聞之言疑在夢中也。

第十九章

全雪可艦之船員長查里自得此消息後因思茲事亦良困難且無能可與籌劃之人僅有一裴爾耳惟朗華德及其女郎則覺此事過於繁複亦無隙可以訴知惟裴爾則頗告奮勇願於救生船中効力無論何時彼必盡瘁也渠又密告查里曰所有不合用之小艇應即棄而不用如此則可使救生船迅行無阻查里深韙其說並告以此事須慎密將事查里頗欲與朗華德有所談話然終無隙可乘當朗華德來艙面時司德芬則守護之終未離開一步是日水手長携魚餌甚夥並曰先生欲釣者速行查里聞此不能作答俄而忽得一計彼即將此魚竿回己室疾作一書書中則告以所謀之計畫并云倘君贊成此舉者應即速爲準備須於後日黎明偕女士及女僕即來艙面萬勿携帶多物此行必將有種種之困難惟計已決矣脫吾輩再徘徊居此舟必且入於死途請熟籌之如君贊成此次冒險事者請於晨間來至艙面作一向海面展卷之暗號余當領會是爲至要云云查里書畢覺種種希望皆在於此乃仍携魚竿出室行至船後朗華德室之屋次以書緊緊繫於釣鈎即將此鈎垂入其室門之前查里以書輕扣其室門者數下垂之而下覺魚鈎已切近地面即有纖白之手將此書拾去未幾仍將魚鈎拽上並即投入水中以掩司德芬之目查里乃知此書爲女郎所得當已呈阿父閱矣夜中查里見衆水手乃大不如往常之態度

惟有數人尙在作葉子戲。而其餘或坐或立交頭附耳密談。正濃。查里猜彼所談者無非爲此事耳。至天將破曉。水手長來至查里之室。並以極微之語告彼所聞。查里亦語以密約。朗華德之事。並囑其注意。朗華德向海面展卷之記號。查里自知均已準備。惟於救生船一事尙未妥貼。以詢水手長。水手長曰。不妨。余今日即整理之。余將令船主爲吾輩料理之。第明晨萬不可錯誤。時刻如其遲誤。必爲衆人所瞥見。且各水手將羣起而與爲難。查里曰。我輩當出之以慎密。今諸皆妥洽。祇須俟朗華德回音矣。爾時水手長口含雪茄散步於甲板之上。意滋暢適。未幾見朗華德行至甲板。展卷示意。不知者以爲開卷讀書也。查里見此意乃大慰。並注視水手長者。再而水手長則已行至司德芬處。曰。余以爲救生船恐未十分堅實。難保無有損壞之處。我輩何不以之入水一試驗乎。司德芬曰。是也。汝其飭人入水一試驗可耳。汝祇言余將出獵以釋人疑。又曰。汝應多携獵鳥所需之品。以免缺乏。水手長此時爲狀殊鎮定。乃至船員集會之地。意將發其命令。時旁有三人方吸烟。水手長曰。汝輩作此態度。試問尙有幾時乎。汝輩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余實爲汝輩羞。汝輩今當出其勞力爲佳。彼衆同聲問曰。彼（指司德芬）今作何事耶。水手長曰。彼欲令汝輩即將救生船下水出駛。勿得稍遲。彼欲以此舟往海島獵鳥耳。余今代彼宣令。雖然。余心有所未甘也。水手長則坐於船欄。頗現怒意。一人曰。此老儉乃儼然居我輩上。余必於明晨使彼不得乘船行獵。水手長曰。我有一事語汝輩。此亦汝輩之利害關頭也。即低聲以查里之謀告衆人。有一人攘臂起。

曰。明日。夜間。吾輩將自由矣。吾輩此後不須更有艦長及船員長。即次等船員亦不須有矣。舉衆中一人能書善文者。即推領此舟足矣。水手長曰。誠然。誠然。吾輩以後必如是。乃可。汝輩趣來助余。下此救生船。吾輩以迅疾爲是。今互談此事。又防爲彼所覺也。又一人曰。然。然。吾輩速去。速去。此三人即向救生船而去。查里亦頗喜其計之得售。即佯至水手處。力阻其事。以掩人耳目。並曰。汝輩何爲耶。誰命汝輩放此舟耶。水手長曰。汝尙有所未知。吾輩係遵船主之命也。彼寧非汝之船主耶。汝萬勿力阻吾輩。查里曰。司德芬命汝輩爲此。耶水手長昂然曰。我言船主。船主即司德芬也。語未畢。司德芬手挾鳥槍兩支。適自後至。即曰。汝欲阻吾事耶。查里曰。否。余詢此事。究爲何人之命耳。司德芬曰。汝何問爲汝其留意於汝分內之職務可也。余雅不欲汝出而干涉余之命令。吾伴乎。汝其行矣。查里無言自去。未幾。即聞船上放此練索之聲。繼聞舳板入水之聲。與夫機件軋軋之聲。蓋因此船久不用。不無略覺費力耳。惟舟既下水。司德芬與水手長遽入此船。並偕另一人。竟爾駛去。查里見之。並不驚恐。顧朗華德則至爲驚訝。惟彼女郎態度殊鎮定。其彼曰。吾知吾輩必可無恙。吾輩雖經如何困難之境。後必安全。彼凶徒雖極力欲陷我。然上帝必且拯我輩。否則我輩對於上帝亦自覺無罪也。爾時查里即告女郎及朗華德。謂此艇試駛必將復回。且曾約定黎明時相會。屆時可以潛出。上船切勿觀望。自誤云云。彼父女聞此。意乃稍釋。查里則注視日光。以定船行之方向。乃知最妙向東南方。行彼以爲向東南方行者。則乘機得達海中。羣島未幾。船果

即回。司德芬乃躍登艦上。惟槍仍留在小艇內。水手長仍留艇中。即將纜繩繫諸大船之旁。嗣彼亦登艦。查里見諸事均妥。且夜間之事亦已準備。彼又知脫不於今晚日出之前。脫離此艦者。則終無逃避之日。查里見此美妙可憐之女郎。四週皆猙獰有同惡獸之水手。深入危途。誓必救護此女郎。方爲天職。查里此時斜倚於船邊。注視滔滔之水。因念轉瞬之間。船中風潮起矣。惟此時則全雪可艦爲狀。滋適方風平浪靜。行於南太平洋靜默之中央。

第二十章

海面如鏡。夜色淒清。繁星如雨。閃動作光。萬里無雲。更顯其蔚碧之色。俯視海面空闊。無倫惟微浪所擁。星乃搖搖隨之。蕩漾總之。此時萬象闐寂。大有身入埃及黑暗世界之概。已而星光之在東極者。漸見疏淡。惟與天際相接。乃作一色白鷗點點。振翼而飛。桅尖之帆。其色可愛。蓋受晨光之映照。愈顯其嫵媚之狀態。未幾晨光熹微。隱約可見。嗣有一人。跣足自其臥室來。至船之中部。乃將救生船拽近大船之次。並解下其纜。以手牽之。船中并有橫下之桅。及雙帆四槳。置於兩旁。篷布成束。置諸舟中。足見水手長終夜勤勞於此事矣。未幾水手長忽然來至小舟之次。覺後有躡足微步聲。回首乃見查里立於已後。查里微語曰。諸事妥協否。水手長點首示意。查里曰。然則可邀若輩下船矣。水手長即躍入舟中。舉首而望。乃見斐爾立於查里之次。於是查里乃往朗華德室門之前。輕叩其門。未幾門啓。三人自內出。查里即指示。助

華德曰趣由繩梯而下。先至船中待余可也。水手長乃以小舟拽迎大船之旁。朗華德初覺甚難。嗣亦緣梯而下。查里乃以臂挾女郎如抱一嬰。乃即安置女郎於舟之後部。裴爾則在大船之甲板前後奔馳。查里至此心乃稍慰。覺各事漸已妥適矣。更有一女僕亦由查里挾之而下。顧此女傭如瘦小之女郎。身輕

無倫。查里如挾軟

木之塞。惟女僕驚

惶之態。其狀可掬

全身震顛如葉受

風搖搖不可自止

查里挾至舟次。即

由水手長接入舟

中。郎華德女士下



船後水手長乃呼曰。謝上帝女郎安也。舟中人聞之乃大慰。此時裴爾尙在大船之舷。乃即一躍入舟中。彼以用力過猛。致舟蕩至數碼之外。查里尙在大舟中。致不能

即下。查里方欲力躍。還有一人從後猛擊之。則司德芬也。查里擊倒於甲板之上。顧尙力疾躍起。大呼小舟趣行。汝輩趣遁可也。萬勿顧余。查里言時。惟聞女郎大呼。不可嗣。又飛一棒直擊查里之面。遂頓失其知覺矣。未幾聞船槳激水之聲。及水手叫號之聲。查里隱約聞之。吁氣而歎曰。謝上帝。玉人脫離虎口矣。

當查里發暈後重醒時。乃覺身在室內。且室門大開。注視門外。黑暗特甚。惟見衆星燦照而已。彼迴想一切殊覺茫然。惟彼初醒時。意實慰甚。因喜女郎已得脫離虎口。至於一已縱無生全之望。然則彼之犧牲者。實爲有益也。顧未幾而疑雲又起。以爲我真醒者。何以門外之景物奇異。耳中祇聞有不洽音律之鋼琴聲。斷續可聽。似在甲板上。有無數高冠修衣之婦人。羣與野蠻之水手。跳舞查里對此種種幻象。實所不解。彼思若輩何由來此。耶於是緊闔雙目。意欲覘其究竟。爲夢爲真。然鋼琴之音。仍斷續接於耳鼓。且雜以男子叫號之聲。其歌聲一如酩酊之徒。隨吻亂發者。查里自念此何爲哉。彼高冠而修衣之婦人。誰耶。已而舉手按頭。則覺頭上包有一物。始憶彼在大呼小艇趣逃時。司德芬以棒擊之。顧念我已失其知覺矣。彼尙如此優待。不置我於死地。此又何故。耶方沉思間。突由門外來一人。吁氣作聲。意滋暢適。查里細加審視。此人非他。即船中侍役愛爾蘭人派西也。此人即呼曰噫。吾今無恙耶。余敢言君之生。余有力也。脫非余者。君其殆矣。查里謝之曰。好友乎。余之生者。其蒙君之賜乎。派西曰。君宜安眠。險哉。汝幾入鯊魚之腹也。查里突然坐起。曰。然則彼小艇如何矣。未曾遇險耶。派西曰。此艇悠然去矣。其捷駛如飛鳥也。船主另以一舟追之。然前舟槳力足。追者恐無及也。顧彼輩何以離此佳艦而掉孤舟於巨浸中。危險實甚。除非得一老練善駕之人。庶無他慮。查里曰。謝上帝。若輩得達佳地矣。雖然。請君告余。以被擊後之種種。派西搖首曰。余意先生不聞爲佳。聞之。或且加重汝疾。查里曰。不脫汝告余者。余轉可以釋然於懷。派

西曰是矣。先生且臥靜聽。余言當君被擊後。余即力衝衆人而入。救護先生。嗣有一人欲力沉小船。惟衆皆不欲。願若輩雖乘小艇而逃。而此纍纍黃金皆棄而不顧。寧不大愚。嗣有人至室內。查看黃金尙在否。則案下鐵箱依然未動。且量之甚重。余亦往舉。力未能勝。爾時司德芬詢衆曰。今汝輩意足乎。衆皆撫掌大笑。樂不可支。深德司德芬智計之巧。此即當時情形也。其餘余乃無知矣。查里曰。余知之矣。可惜汝輩乃爲司德芬所賣耳。然小艇已去。此實可以謝上帝也。派西曰。自後余即督率將君昇至此間。然尙有數人欲投君於海中者。即司德芬初亦有此念。旣而忽改念曰。聽之可也。吾輩尙有航事。湏料理云云。查里曰。余實感彼。雖然君請告余。此高冠修衣之婦人。究從何處來。耶言時。又見奇異之男女跳舞於星光之下。派西乃探首往視。回首大笑不止曰。君問此婦人乎。若輩豈皆女郎哉。蓋自酒箱中來也。查里曰。君言何指。派西曰。君尙不知此事耶。若輩在室中搜索。朗華德及其女郎所有物。惟若輩祇得如許酒瓶耳。繼乃獲得一衣筒。在室渠輩將衣筒大開。乃雜取其箱內之女衣被。諸身上。至後又覓見鋼琴一座。若輩即將之至甲板。作跳舞戲矣。查里聞此。憤然曰。此輩實野蠻極矣。余必撕去此衣。語時。即由牀上躍起。派西力制之。令安臥。曰。穉子。汝勿作此態。若輩服此女郎遺棄之衣。又何與汝者。汝寡不敵衆。必將大不利於君。君其安臥。無躁。查里不知彼愛而蘭人用意。何在。尙恨恨不已。握拳嚙齒。意似朗華德女郎之衣。今爲若輩所弄。大褻其高尙神聖之物者。派西曰。此輩本屬野蠻。然不能責諸水手中人。我所異者。彼船主之。

爲人實所不解。余一身之於航途，不爲不久。然從未見若此之人物也。查里曰：余亦云然。當吾輩來此舟時，由彼偷極力勸駕派西。汝其聽之。在此船中有一至惡極險之徒，在此此人非他，卽所謂司德芬其人者。派西驚曰：噫，汝何爲語？此彼非此船之船主耶？而君乃詬罵之。查里曰：船主乎？彼實一海盜也。一般助彼爲惡者，皆其同黨耳。派西聞此語，注視查里者數下，鐘嗣卽低聲言曰：可憐之稗子，汝之被擊者，果船主也。然汝勿多言，多言惹禍。查里曰：余病中言輒妄發，汝勿介意。可愛之派西乎？余今謝汝病已復原矣。然余若久留在此，必無善果，或較死更甚也。派西曰：汝宜靜養，勿多言。君其少進此酒者，嗣派西卽出查里見，彼搖首微歎，不以爲然。又思頃者所遇之一切，卽自慰曰：謝上帝，彼或得安穩矣。彼或且遇救矣。余或不虛此救彼之念也。一閉目間，卽聞室外之狂擾，祇聞衆囂雜，狂歌澈耳。彼無意識之衆水手，方與會颯發也。

第二十一章

時則查里一枕黑甜，及至醒時，陽光已滿室。探視室外，則晨氣宜人。早霞如畫，當彼夜睡時，頭尙溚溚作痛。茲乃大舒，蓋已經充分之休息。此時又無激刺之事故，得大痊然。查里今日之地位，自與往昔不同。今有疑問數則，亦在理所必當解決者也。蓋彼今仍應至甲板否？卽至甲板矣。彼應作何事耶？彼尙能再指令各人否？如其能者，彼將居何等職位耶？此種疑問，卽查里自思，恐亦茫然無以應也。左右思維，神經爲

之紛亂。惟其思之切。反將各事以不解解之。至晨旭出時。彼船員之宴會已終。查里臥於室間。聞歌呼跳躍之聲。已寂。此蓋若輩終夕擾攘。今已各歸臥息矣。顧查里一人獨臥於舟中。頗覺岑寂。四顧茫茫。無非淒涼之景。當彼正孤寂無聊時。突有一人塞門而入。空中光線。致爲所掩。遂成黑暗。此人爲誰。蓋司德芬也。司德芬昂然曰。查里。汝尙生耶。言畢。磔磔作笑聲。又曰。汝不臥於鯊魚之腹。而臥於此間。實汝之大幸也。事汝且較汝友爲幸多矣。可笑。若輩不安於此平安之艦。而掉此孤舟。流轉於此無涯之太平洋。又加以如此可畏之天氣。不亦愚乎。既又笑曰。余思若輩此行。實有負於汝。因若輩乃棄汝而遁也。查里俯首不答。一任彼之嘲弄。少選。司德芬又曰。余謂汝實咎由自取。耳。彼水手長本一狡者。然不意汝乃用之。令入汝之殼中。然余早知彼之目光中已有女郎在。且余亦屢窺見之。今彼得達目的而逝矣。佳運哉。彼也。查里聞司德芬言時。即由牀間躍起。並凝視司德芬。可數抄鐘。並曰。汝意云何。司德芬張吻大笑曰。穉子。汝乃不知我意乎。此問題最易解決。汝須知彼水手長圖逃之計劃。果出何意。可憐哉。女郎嗚呼。少年汝倘澄心一思之。汝心碎矣。查里聞此言時。如火中燒。司德芬又曰。穉子。汝不知耶。我誠憫汝爲彼僮所思念。及此殆將發癩。彼僮計圖彼女郎者。非一日矣。然余終能燭破其奸。因此彼乃儘力與余爲敵。想彼必以余無稽之歷史告汝。無疑而於是汝之視余。遂爲僉壬之流。然余雅不欲詢汝。以彼告汝之語。汝視余今日之爲人。當可知矣。不然。余今日欲致汝於死地者。易如反掌耳。嗟乎。彼之種種設法以欺汝也。今吾

輩已完全覺察矣。惟汝尙在夢夢也。穉子其細思之。當彼女郎欲回至大舟時。彼何以迅將小艇使離大舟耶。嗚呼。彼惡奴於一已之謀。誠巧矣。然穉子則爲所欺矣。查里聞司德芬之言。幾爲所動。以爲我其過信。水手長之爲人。致爲所欺乎。顧彼朗華德在船中。種種事實。今皆現諸眼簾。彼所乘小艇。隱約似在寂默之大海中。又思彼朗華德者。何忍將彼愛女驅之絕地耶。此時查里之心。幾爲司德芬所移。惟憶前宵司德芬與水手長在室中所談之密語。則司德芬之言。寧得可信。無論如何。彼二人於此事實。爲同謀耳。回溯前宵所聞之語。則知水手長者實表同情於司德芬者也。以水手長棹此小舟而去。而司德芬又以欺詐之言。誑我。此實司德芬之奸計耳。查里見船主作種種僞態。不幾笑聲衝喉而出。沉思至此。則又突然起立。且大呼曰。余爲彼僮所欺耶。余曾爲彼惡奴屢次揄弄耶。大聲高呼。狀如中癩。司德芬爲其狂態所迫。不禁退避三舍。顧查里狀態。雖狂。惟於彼仇之舉動。仍極注目。司德芬曰。穉子。總之吾兩人爲彼僮奴所欺。今已晚矣。然我輩固無傷。獨此女郎爲可憐耳。查里至此。卽轉已軀。雙手掩面而呼曰。嗟夫。此余之過也。余實驅彼至於絕望之地也。彼女郎之死境。余實陷之。彼之厄運。余實司之。嗚呼。余何以愚蠢。一至於此耶。時則查里以極可憐之眼光。注視司德芬。並哀之曰。吾輩以何法處之耶。君不能坐視余之入於罪人也。君能設法援余否。余之爲此實愚陋已極者也。嗚呼。余將自此狂易矣。司德芬曰。汝少安。無躁汝之所爲。良覺可憐。然亦汝自取耳。惟余不意汝亦有此愚蠢受人欺給事也。查里曰。然則今當補救之。

耳。第一當救此女郎。司德芬搖首曰。吾輩其何能爲力耶。不僅此也。此間自水手長及二等船員去後。各水手紛亂不服軌範。余今亦無能控制之。前此嘗有不安分之舉動。今則已趨於極端矣。余且不知後日之結果若何也。司德芬方與查里語時。聳肩掀眉。一如奇妙之俳優。未幾又聞歌聲雜起。細聆其音。乃爲酒浸之人所發者。司德芬聞之。狀如有事感觸。頗爲驚惶者。且曰。吾輩今在此大海之中。何能有所作爲。脫汝欲收復汝之錯誤事者。當即俟諸異日矣。惟彼水手駛此小舟行時。彼曾道及所取之路程否。查里受此一詰。問茫然不知所答。頻將司德芬之語反復誦之。屢以指頻撥其唇。似覓其失物者。然少選。乃即突然語曰。新西蘭。新西蘭。我憶之矣。此無誤也。此船爾時當行近新西蘭地矣。司德芬曰。我恐未必或者彼所取之路程與汝所擬者。適相反對。彼故告汝以此路程而取他路程以逃。此實必然之事也。查里曰。否。我所言者必無訛。余曾知之。司德芬曰。吾意彼必取道南向矣。彼若取道舊金山。其方向亦稍涉於南向。則彼或逃至舊金山。亦未可知。余意不如吾艦亦趣舊金山。至則先停船以待其臨。余計惟如此耳。查里沉默移時。復詢司德芬曰。汝謂若輩往南耶。司德芬曰。凡世界中事。一經余涉。想即可明確。以定查里曰。然則君計已熟。吾輩或至舊金山相待。彼舟如來者。當可相遇。惟此舉亦希圖萬一耳。司德芬曰。我思吾輩計劃已定。諒不至徒勞無功也。汝今宜指令此艦不之英而之舊金山可耳。查里曰。然第此艦在大洋中。今欲改絃往舊金山爲時既久。衆心能否允洽。言時狀頗鄭重。司德芬曰。大凡希望之能達與否。全

視人之毅力何如耳。余知彼水手長者亦抱此旨。然余知彼必避道而進。脫彼告汝以新西蘭者。決非往新西蘭。汝須認明。凡余今日之觀念。皆非誤見也。司德芬矯爲極親密之狀。言之續續不休。百計以媚查里。又曰。汝尙不知余之爲人。且又不知此人之實爲凶徒。蓋余於防備此人。已吃盡多少艱苦。彼實以可驚可恐之獸行對余。能不出余畢生之力以防禦之乎。查里曰。乞君恕余。余實爲此人所愚矣。余必改換方針。以贖前愆。司德芬殷勤致詞曰。即此足矣。余亦且釋然於汝矣。汝能明瞭。則前憾可以盡釋。汝又當知。凡此船衆咸服余之命令也。者。司德芬出室。并隨手闔其扉。意似關懷查里者。

第二十二章

查里此時雅不欲。蟄閉室中。令如埋伏之兵。幽諸一室。然不知克敵之日。尙在何時也。追憶彼載此玉人之舸。今不審飄流何所矣。生死且莫能定也。萬一隨波流而去。則確爲己所誘之。以入危境耶。凡此思想。擾擾於查里之胸。至夜尙未能釋然。夜色清澄。明星皎潔。彼酒醉之水手。乃乘此星月而興。致颺發抗喉。而歌。佐以僂僂之舞。叫囂之聲大作。在彼固實視爲雅樂也。查里以力疲思絕之軀。處此高歌狂舞之中。但覺耳中擾擾。未幾卽睡熟矣。直至次晨始醒。查里醒後。以爲今日不能更幽室中。旋即起身整衣。並將頭上之帶卸去。出見甲板上熟睡之水手。幾滿。則亦不復擾彼。查里視甲板情況。恍惚已一年。實則查里之不至甲板者。爲時僅三日耳。惟情狀乃大異。查里於無心中。偶近船後。不覺大異。則見向者黑書全雪。

可。三。字。於。黃。色。之。板。者。今。乃。易。白。字。書。海。之。妖。三。字。於。黑。色。之。板。矣。查。里。閱。後。不。禁。大。駭。自。疑。曰。我。豈。在。夢。境。耶。余。已。不。在。此。全。雪。可。艦。乎。然。則。何。以。此。船。忽。變。而。爲。海。之。妖。耶。將。於。我。睡。熟。時。更。易。此。船。耶。或。抑。經。司。德。芬。一。擊。後。致。吾。精。神。改。換。耶。查。里。此。時。殆。入。幻。想。彼。遍。視。全。舟。初。無。大。異。又。見。一。小。舟。其。名。亦。曰。海。之。妖。而。救。命。圈。上。之。名。亦。同。查。里。至。此。不。禁。大。奇。而。愛。而。蘭。之。侍。役。乃。適。由。甲。板。而。過。查。里。即。呼。派。西。前。來。指。船。中。景。物。語。之。曰。汝。對。此。覺。有。所。異。否。渠。曰。無。異。查。里。曰。然。則。此。舟。何。名。也。曰。船。則。仍。此。名。耳。查。里。怒。曰。汝。其。告。余。此。舟。何。以。易。名。海。之。妖。派。西。注。視。查。里。狀。至。不。釋。又。曰。君。如。未。全。愈。者。宜。加。保。養。查。里。曰。我。詢。汝。以。船。名。汝。必。不。告。余。此。何。爲。者。耶。侍。役。曰。此。爲。全。雪。可。先。生。其。忘。耶。詎。以。頭。顱。被。擊。之。故。記。憶。力。不。能。充。分。耶。我。聞。有。以。被。擊。之。故。併。已。名。亦。忘。之。者。先。生。竟。忘。其。船。名。乎。查。里。曰。汝。謂。此。舟。爲。全。雪。可。乎。然。吾。目。不。盲。也。汝。觀。此。果。爲。全。雪。可。乎。即。將。救。生。圈。上。之。字。舉。示。派。西。派。西。審。視。此。字。約。數。分。鐘。並。云。此。何。意。耶。此。非。全。雪。可。之。字。義。耶。查。里。曰。汝。乃。不。審。乎。此。明。明。爲。海。之。妖。之。拼。法。也。派。西。曰。噫。君。言。拼。法。更。余。所。不。諳。也。余。曾。未。一。日。爲。學。生。安。能。與。君。講。論。拼。法。余。祇。知。全。雪。可。不。知。其。他。我。輩。只。視。之。爲。全。雪。可。可。耳。君。欲。知。此。原。委。可。執。昨。日。書。此。之。人。而。詢。之。查。里。曰。昨。日。耶。是。皆。昨。日。所。書。者。耶。派。西。曰。昨。日。船。主。命。人。來。改。書。此。名。然。君。如。納。余。忠。告。者。君。宜。回。至。己。室。安。臥。數。日。以。君。頭。顱。創。痕。尙。未。大。痊。倘。得。安。息。亦。大。佳。事。也。查。里。點。首。無。語。心。念。此。必。司。德。芬。所。爲。或。恐。遇。有。他。舟。致。被。破。獲。全。雪。可。艦。之。案。又。或。英。軍。

艦正在查此。今改此名。特以掩其跡耳。此皆司德芬之機詐。乃生是策。未幾而司德芬自室中出。狀至欣悅。並與查里殷殷款接。曰。穉子。今日健旺耶。余甚欲見君。以君在艙面。藉可鎮攝衆水手。邇來若輩。囂張極矣。往往以終日無事之故。遂致無事不爲。良可慮也。查里曰。自後此。或可安靜矣。司德芬言畢。乃去。此船無事者。可一星期。查里自歎曰。過此無謂之光陰。何其日長如小年耶。查里以無聊之極。喃喃自語曰。休矣。我之在此。不其悶損耶。

(未完)



●結婚奇談六

(冷)

▲七萬六千字之情書 加里侯爵夫人。昨挾七萬六千字之情書。擬在聖。蕭中央。審判廳。控訴油漆公司書記哈爾雷。蓋哈在歐。遇加時。曾訂諧老之約。嗣後。食言。潛遁。至美。而侯爵夫人。竟要求二百五十萬金元之賠償云。

中國名畫集

每集一元五角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吾國不乏名人書畫惜多散佚本局特搜覓古今各種名人名畫製成珂羅版銅版分別精印成冊每冊附以五彩珂羅版套印名畫一頁尤為精彩試與原本對照淺深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千古秘藏得以流傳人世以視坊間之石印畫譜等真有霄壤之別美術家賞鑒家當必先睹為快也現已出十六集以後仍陸續出版以續飫閱者各集細目如下

●第一集目次 唐楊昇雪霽圖。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元陸天游丹台春曉圖。元吳仲圭墨竹。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明董香光山水。王烟客仿大痴山水。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山水畫冊一二。御題南田畫冊一二三。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第二集目次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畫冊三四。御題南田畫冊四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戴醇士山水卷一二三

●第三集目次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五。御題南田畫冊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機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俾南田秋聲圖扇面

●第四集目次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淨花圖

。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圖。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尙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雙馬。郎世賢畫虎

●第五集目次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隱居思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蘭石梅花畫軸

●第六集目次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仇孟陽山水。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水軸。明仇十洲搗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第七集目次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九。王煙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陸壑密林圖。石谷畫冊

中國名畫集廣告

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
松雪溪松仙館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
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第八集目次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王石谷臨柯敬
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九。明唐
六如蕪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
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疇天女散
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
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第九集目次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十。
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山水。明李流芳山水。
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
。明馬湘蘭畫蘭竹。查世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
莊淺絳山水。王熙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
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

●第十集目次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
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
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
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
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
。羅兩峰飲饌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第十一集目次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三幅。暉南田做惠
崇花塢夕陽卷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二幅。黃履齋人
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
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三幅。王廉州
山水小冊計六開

●第十二集目次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山
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雙鉤竹石圖。明張二
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暉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
冊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石溪上人山水

。黃大飄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遠公梅花
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
。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琴。明
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第十三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鶴秋菊宮扇。元人畫嬰
戲圖。顧見龍仕女停叔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
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
隱圖。暉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王石谷圖冊
十二。王麓臺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
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
畫翠廉高捲圖

●第十四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
趙仲穆畫馬。文衡山山水。唐六如山居圖。吳墨井雨散煙
樹圖上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一二。王石谷谿山霽雪
圖。五彩暉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
軸上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及鴛
湖春權圖。顧西謀阜亭送別圖。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第十五集目次 五彩暉冰女士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
山水。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蔡女羅
荷花鴛鴦。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及張敞畫眉圖。馬湘蘭
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塵織雲女士設色
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吳香翰女
史牡丹 (此集亦名名閨寶繪)

●第十六集目次 北宋李唐雨餘烟樹圖。元朱澤民雪港
買魚圖。明沈石田山水。明唐六如山水。王烟客做大癡山水
。王烟客做倪高士山水。王廉州仿巨然溪山深秀圖。吳墨
井畫石翁詩意圖。吳墨井鳳阿山房圖。王石谷做黃鶴山樵夏
山圖。王石谷仿許道寧巖邊樹色圖。暉南田老耄圖。暉南田
一峰深秀圖。王麓臺仿巨然山水谷。方士庶湖莊春曉圖。
椒王畦仿黃鶴山樵山水。五彩暉冰女士花卉卷二



紅冰閣雜記

(續)

(柴紫芳)

大魚

甬江東岸。於光緒二十六年。有一魚自海水來。湧於岸。潮退不能去。人爭欲取之。而患其重。乃相約各割肉若干歸。而骨則爲公家物。計得肉三十餘擔。腹中銅衣鈕二大匣。乃知此魚已食人無算。其肉皆不敢食。棄之河中。今魚骨云猶在。遠望之。不知者以爲側屋。其大亦可知矣。

談虎

富陽有農家子。入山樵采。遇虎被食。次日。家人於山麓覓得鞋一隻。離數十步。又得半襖。已裂破不成形。有齒痕寬一寸三分。又上十數步。得手臂一隻。再覓之。一無見矣。有長者謂其家人曰。曷往山澗一尋。以窮究竟。虎食人後。血頗黏其口。必往澗飲水。家人信其言。踪血跡所至。果至澗側而絕。澗水猶猩紅。澗中隋肉。浮於水面。點滴如落花然。又有客行紹興山谷。夜分微雨。時且近戌。而彷徨不知所至。山中又無亭座。可以息足。須越嶺方有客店。然計其到時。雖捷足行。非五鼓後不得達。正躊躇間。見路旁黑影一叢。客

以爲磐石。其下可以隱雨。乃息肩扒入。安然而眠。至天明。乃負擔欲去。覺頂際熱氣燻涌。漸不可當。仰首視之。則龐然虎首也。客懼甚。欲扒出而不敢。思仍息其下。猶懼其食。計無復之。不得已。待死而已。乃復屈足偏手。臥其下。時日已三竿。虎猶不稍動。蹲伏如故。客苦待死。淚洩洩下。俄虎忽然牽頸伸舌。客不敢視。繼忽然一躍而去。終不知其腹下有人臥者。客乃慶得更生。負擔越嶺而去。後親爲人述之如此。紀曉嵐言。有人曾衝虎而過。虎猶不知。事與此正同。吳孫權赤烏九年五月。鄱陽言虎仁。瑞應圖曰。仁者王者不暴虐。則虎仁不異也。先儒謂虎不食人曰仁。亦與此同。又大別山上。有客行深巖。時將亥分。蓋生客而失道者。俄見一虎在嶺頭。一虎踊躍而至。時微雨初霽。月色模糊。一虎不慎。滑足墜崖中。不能出。暴嘯震天。又一虎亦奔至。與嶺頭虎共地。二虎身體大動。客知爲虎交。乃靜觀之。少頃。一虎疾奔去。又一虎亦去。將至巖所。客怖甚。計不得出。乃取所負行李。置當道。而身則匍匐其後。少頃。一虎至。遙見黑物。以爲牡虎。乃力疾返奔去。蓋方交而牡虎懷痛逃。見客行李。以爲牡虎也。明日。客至深崖。視墜虎。已不在。惟唾涎一大堆而已。

三斗糠

相傳有人相王有齡云。子須喫三斗糠。事濟矣。時王已宦。自度雖至極困。萬無食糠理。不信其言。後李秀成兵臨武陵。王爲浙江巡撫。外圍數十重。城中易子析骸。草根樹皮皆盡。署中通寇者。匿食井中。王不得

食於僧寺求得糲糠三斗食之。未完其半。而城破矣。乃縊死於後花園。

鳥之可教

望江潘學海買一鸚鵡。不能言。潘乃日夜楚撻。至半月而言矣。凡潘家人語。必學之。無不盡善。此亦鳥之可教者。禽經鸚鵡摩背而瘖。注云。鸚鵡出隴西。能言。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啞矣。予試之。不然。且有愈摩而愈鳴者。此鳥亦不止出隴西。今隴西此鳥轉不盛。豈出隴西者。摩其背必瘖。而他產者。不然邪。若潘氏之鳥。則撻而鳴矣。昔楊太真教白鸚鵡誦多心經。一句半偈。皆能憐妃子之心。識如來之意。波羅舍利。天花欲墜。此鳥可訓。自古已然。

玲玉

古人死而口中含玉。名曰玲。不知何益。埃及取雜香藏屍。數千年不腐。吾國貴家人死。取水銀貫滿腹。以玉徧塞諸竅而斂。云亦能不腐。此未知實否。然蘇州西鄉土人。掘一殯土新柩。見一尸通身上下俱腐。惟頭則面目如生。目光猶炯炯逼人。於棺下得水銀三斗。諸竅中玉俱在。而腐血流出。鮮臭異常。徐察之。乃女身而男人頭也。土人大喧。事聞於邑。邑令親至踏驗。乃知殺人。而別棄尸他處。以其頭置於此處。且傾水銀。而欲滅其跡者。乃出示緝兇。迄久未得。而別尋其男人之身。亦未得。至令傳爲談柄云。其鄉人爲予言之如此。予按能殺人者。至其埋屍。必不至如此之愚。况埋屍時情急心顛。必不至於分兩處理。且能從

容傾置水銀於其中。其女身男頭。或亦當時之誤視。然通身俱腐。惟頭獨生。此一重公案。雖起包老難斷也。

閨中七詞

清代詞家。其所填唱成集者。豈止汗牛充棟。選詞家所指稱為大家者。大抵以多為貴。如陳其年朱竹垞。多至千餘首。所謂託足權門。憑權藉勢。故不得不如此。然欲求簾外雨潺潺之句。欲一往情深。有後主之高妙。思深意曲。有飛卿之流麗者。除其年竹垞羨門諸人外。餘子碌碌。直如蟲吟草間。不足論已。陽湖徐佑成涵生。秀骨豐眉。形神朗逸。喜使槍槊。擊劍馳馬。有幽并之氣。而詞之逸韻柔情。獨能上窺唐宋。俯視元明。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嘗有鄉先輩見其詞曰。作者傷神。讀者銷魂。多作必致疾病。有友人讀其詞曰。使我悲感無端。憂從中來。是夕竟不成寐。亦可見其凝恨鬱懷。萬端愁緒。俱在選聲擊韻中矣。今錄七闋。嘗鼎一臠。詠髻。調寄巫山一段雲云。高聳巫山影。春光一段妍。綠雲半掩晚風前。黛色隱秋千。斜掠妝臺上。惺鬆玉枕邊。殘香萬縷暗相牽。鴛帳夢魂憐。詠足。調寄臨江仙云。看來疑是如鈎月。綠楊庭院。鞦韆波迴洛水。見神仙。嫩芽凝碧。生出是何年。夢斷巫雲垂帳底。雙雙拋向臺前。柳腰壓住玉纖纖。怕他飛去。鎮日下珠簾。詠目。調寄南鄉子云。簾底淡橫波。眇眇零星轉如梭。偷與檀郎傳密意。斜睨。一點靈犀從此寄。花下感多情。說着愁眉總是青。記得燈前媚眼注。相顧。只恨當年回首處。詠眉。調寄河滿子

云。不怨春風拂黛。卻嫌柳葉多姿。淡淡春山橫玉鏡。含情鬥巧多時。夢斷未庸煩惱。生來不解相思。提起心頭舊事。教人畫盡難支。爲着檀郎添一皺。雙彎長斂如癡。藏得閒愁半斛。翠梢有恨誰知。繡鞋調寄後庭宴云。紅織寸羅。碧裁千縷。鳳頭襯起雙飛鳧。如弓如月可凌波。牡丹芽上留春住。裙邊瘦玉難描。簾底牒聲何處。裏王臺上。莫遣相思悞。不隨巫峽遊。且逐阮郎去。詠手調寄河滿子云。曉起珠簾纔捲。遲遲愛理殘妝。嬌學捧心人愈媚。日長懶繡鴛鴦。羅袖雙垂無力。胸前解護酥香。指上無憑期約。攜來徒亂愁腸。憶自玉臺初握後。至今猶染餘芳。恨處香顛斜托。教人魂斷蕭娘。撲粉調奇南歌子云。罷梳還對鏡。振衣更理妝。懺懺玉指臉邊忙。唾出胭脂。櫻口麝蘭香。翠黛描楊柳。紅腮嬌海棠。菱花影裏辨鴛鴦。輕揭珠簾。墻下棄餘芳。又其暮色亂迴峯五字。尤佳。

緬茄

緬茄只產於緬甸。明季李邦直使緬甸。攜一核歸。忽失去。媿婢甚苦。婢冤憤死。明年忽自床下發芽而生。合圍數抱。結莢甚繁。移種他處皆不生。樹在今高州。衡州徐啓書有詩云。異種傳殊域。嘉名錫緬茄。冤沈精衛石。腸斷女兒花。礪礪懸珠斗。玲瓏綴赭霞。憤泉並秋沸。碩果此萌芽。峻壘成尋丈。輪囷近十圍。靈根鬱孤憤。弼質抱湮微。不字貞存節。幽光卉具腓。清陰還覆被。留蔭借餘暉。美竝空青石。昭開衆瞽蒙。貞柯亘霄漢。遺憾愬泥中。證果偏宜月。含苞欲怨風。六如亭下水。千古此堪同。

賦句

前代攷試。必有詩賦。而作者用筆。每苦不能使典。筆不活也。今惟此道不行。然既履中國土地。服中國衣裳。亦不可不一究其事。二三新進。每咄此爲破碎無用之學。國粹於以不保。竟以橫行文字相高。若果如是。吾可必十年後。馬前草露布之無人也。昔吳錫麒賦采菱云。香重舟輕。烟橫路直。齊彥槐賦菊影云。有葉皆雙。無花不雨。商嘉言樵風云。遠水寒生。遙山瘦立。徐軾東坡赤壁後遊云。嶺斷岡連。風清月白。此數語。對仗工整。組事明麗。結調陡峭。音節嘹亮。令人讀之。庶幾有摩詰詩畫之意。無云今之士子所不能道。即昔之擅長此事者。亦所夢不到。此種筆法。誠宜學習。昔人作腐草爲螢賦。苦無典。友人戲以青青河畔草。及囊螢事語之。便成一聯云。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此日囊中。還照聖人之典。遂成好句。何憂腸儉耶。故知賦能用筆。則風佩風姿熟事。都成異彩。無筆而妄填。欲逞博。徒取厭。爲詩爲文皆如之。（予友張三郎云。今日學堂出身。皆未必識字。而自稱識字。此言似太過。其中能振拔中國文學者。亦不乏人。其以新學相誇。自稱心包千古。胸羅八荒者。其所學亦皆破碎無用。聞常州某學堂教師。以木牛流馬爲張良事。堂下無不匿笑者。乃曰。吾不喜攷古。諸生欲知其詳。待予歸檢之可也。予謂今之類此者。殆不鮮也。）

明祖待亡國之厚

伊古以來。待亡國之後。惟宋爲最。宋之待周。遷恭帝符太后。作周六廟。拜嵩陵慶陵。爲鄭王發哀。錄世宗

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封柴詠爲崇義公。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詔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此皆見之本紀及通鑑者。我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世。今日之爲皇裔者。猶頌宋德不置。其後金元二朝。待宋後之厚薄。雖不同。要皆未過於摧殘。故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雄於關外數百年。君子觀此。信天道之無間也。玉堂漫筆載徐達之盛。元順帝於開平也。開一角使逸去。剪勝野聞亦謂達追順帝。忽傳令班師。明使謂上幸汴梁時。達密請於帝。謂元主若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漸滅。出塞之後。慎固封守可也。蓋明祖之心。以爲彼嘗君天下。旣不能甘心。以受天下之唾。又不可裂地。以爲子孫之累。則縱之固便。觀其封崇禮侯。誥則明祖之作用可見矣。洪武三年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此語有異）其太子愛猷職里達臘。僅以數騎北奔。乃獲其皇太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上手批之曰。是祖常君天下者。有所不忍。止令其俱本俗服見。至之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尙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鋤平羣雄。混一區宇。爲天下主。其買的里八剌者。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旣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

命。今殂。特諡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云。見北平錄抄本。嗚呼。以視元世祖之偪宋幼主於滄波。復聽番僧言。發宋列帝陵寢。掘取財寶。何其遠哉。何其幸哉。於此一端。不使太祖君天下不得也。

洪人維

清初朝鮮之役。其中固有人焉。間黨讀韓人著養志堂日記。其中載洪人維事。此人實舉世未知者。爲表而出之。以發潛德之幽光焉。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宏立。以兵助明。與海蓋道康應乾兵合營。富察之郊。與清師戰。兵敗被擒。先是朝鮮吏部侍郎洪人維戒宏立曰。吾聞清國最重盟誓。今不如私行賚書往。以求和。則彼無後顧憂。必諾焉。不然。一旦戰不勝。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籜。爐火之燎鴻毛。將何以禦之。宏立不聽。堅欲一戰。人維又苦諫。乃至泣下。宏立引兵而東。人維遂於夜間自經。後果如其言。

畫媒

珠江某生。善六法。尤精仕女。每一條幅出。人爭藏之。而閨閣中所愛尤多。同邑金翠芬者。民家女。而亦善此。每見生畫輒嘆曰。嫁此夫婿。亦快事也。家藏生畫。自山水人物小品數十幅。每幅必親題絕句一首於端。日夕諷詠。其父以女年及笄。將受聘矣。翠芬聞之。不食者二日。後投一詩於父桌上曰。葡萄春醉惜含愁。桃李無言怕倚樓。東風不管相思苦。吹他楊花滿陌頭。其父讀之。哂曰。個必是癡女子作弄也。即命其

母入問。翠芬間不吐情。母已心會。辭人聘矣。會某生亦正與貴家議婚。以奩資多寡。時爲斤斤。貴家以聘禮豐薄。故爲較較。翠芬乃曰。得間矣。遂取紙賦百韵詩寄生。內有二句曰。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某生得之。即辭貴家而就翠芬焉。越一年。親迎後。伉儷甚篤。生一子。亦善畫。翠芬與生時復唱和。有蓬萊繡餘草。翠閣雙聲集等著。翠芬有和夫子香奩體原韵三十六首。今錄其四云。一翦情絲萬縷癡。癡回鵲豆記相思。茜紗窗鎖輕輕扣。藕綫環搖故故遲。楊柳樓臺難禁夜。枇杷門卷可憐時。桃花一樹湘臯泣。揜抑心犀訴孰知。流蘇帳小入流螢。紫燕雙棲語未停。笑指瓊窗花弄影。暗疑仙扇畫通靈。蒲裙水冷秋多雨。障袖光微夜有星。解繫金珂香暗逗。曹騰猶自惜惺惺。重帷窈窕揜晴紗。天上秋濛轉斗車。月暈鈎藏宵放箔。煙痕釵劃夜分茶。弓鞦夢繡愁迷蝶。鏡影穿簾嬌打鴉。記取敲門休錯認。馬櫻花下是兒家。醪醕花下記棲鸞。粉盒珠鈿未忍看。窈女青霄愁隔水。姮娥碧府易生寒。鮫珠攢孔愁相引。蠟炬成灰淚早乾。白玉蓮花一杯酒。更誰沈醉碧闌杆。

瞽異

相傳商邱宋公榮。精於賞鑒。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真贋。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者。然亦奇矣。沈青齋之子賓谷。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好與之爲菓子戲。摸其牌而配合弃去之。雖巧者莫能勝也。此尤奇。佐莊親王修同文韵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其字。於大藏經咒之缺字。

或誤字。以手捫之。能補其衍缺。或正其誤。此別無所謂紙之精粗與厚薄也。豈不大可奇哉。

重用火牛法

岳鍾琪之征青海也。兵至哈達河。襲守地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饑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初過哈達河。事未預防。致爲伏兵所擊。羅卜藏丹津窮窘無計。乃放平日所養野驃。直奔鍾琪軍前。驃尾有焰上騰。諸軍大驚駭。鍾琪曰。此火牛故法耳。可一不可再。乃命士卒各持長矛。向前直奔。又命強弩百餘。盡力而射。驃懷痛。皆反奔。羅卜藏丹津陣伍大亂。遂殲焉。

血團

姑蘇民家女。金素貞。悅一郎。而僅一見。自是之後。萍水終隔。想念爲勞。病劇。吐一血團而死。其母以別有故也。用藥物藏之。後郎過其居。訪之。云已物化。則悲不自持。母出所藏血團出視。則儼然郎之面目也。愈爲鮮閃。郎撫哭者久之。竟撞死屋側。如此者。豈非情入於心。而其一種憂鬱之思。深印其血。乃有此象。聞嶺南有人臥病。思食鼈。輾轉床褥。竟不可得。後忽吐一小血鼈而死。氣機之感。有如此者。

苗沛霖妾

苗沛霖之駐下蔡也。嘗微服出行。徘徊阡隴間。忽見一紅衣女子。遠遠奔來。至沛霖前。手持衣包一事。持刀欲砍。沛霖溫語問之。女亦相與款談。良久。解衣包。則殷紅人頭也。沛霖駭問。因言其兄爲清兵所殺。遂

身獨入清兵營。砍其副將頭來。以釋兄怨。思奔數十里外。棄之。適見爾在。疑爲清謀。故欲殺爾。以滅口。非有他也。沛霖即以實告。掘地埋人頭。事已。遂相持繾綣。卽昇之大營。賜名紅兒。翌日以禮置爲妾。後誦北壽州懷遠諸役。紅兒每爲前敵。隻身敢戰。會沛霖之黨。夜變。親兵三千人。以英王舊部。沛霖初肆其詐。慝誘殺英王。復以威力劫服其衆。使爲之用。至是。乃合謀復仇。夜三鼓。沛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死。復至其府。刦奪攻掠。時沛霖諸家人。俱不在。惟紅兒從夢中起。卽手雙刀。奪門出。初。內諸門守兵。俱見刀光披靡。及大門。有卒數十人。持刀盡死。抵敵。紅兒力不支。遂被擒焉。諸將斃其貌。各有爭之之意。紅兒曰。妾從苗先生數年。義當速死。諸先生有懷不軌意者。妾雖死。猶當食其肉也。若鑿其愚弱。放之使歸。得優游閒過此生。則死且不朽。言畢。泣數行下。諸將中亦有沾巾者。乃禮送出之。後受天台法。爲比丘尼。莫知所終。君子謂其能報兄仇。能守婦節。雖古之女豪。不是過也。

吞刀

陳玉成有一部將。不食三日。不飢。食則兼十人飯。能吞短匕首。入喉格格數聲。已鎔爛入腹矣。大解時。祇見鐵屑閃爍糞坑中。無他異也。



小說時報價目表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一號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梓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冊	郵費	五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冊	郵費	二元八角
每一冊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精製銅版鋅版

◀ 併代印刷 ▶

此二種版皆用照相法與腐蝕法而成為近今美術印刷中之要品色澤分濃淡者如照相畫圖之類宜製銅版色澤不分濃淡者如名戳地圖廣告商標之類宜製鋅版精密明晰堅緻耐用每方可印至數萬張且可與鉛印活字版同印縮小放大亦極便利故應用甚廣本局研究此技有年製作精審訂期不誤茲特定廉價於下倘蒙惠顧不任歡迎

每加一英方寸 一英方寸 一角二分

多製常製 格外從廉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啟 製版印刷所在上海海濱路

平等閣詩話

二冊定價大洋四角

自政治改革後詩詞一道久爲士夫所不講而一般青年子弟尤鄙棄不屑道是不獨人心之變亦風俗之壞也考之歐洲各國人皆高志琦行俗皆純美可風推厥原因實由文詞美術以爲先導此編乃平等閣主人會萃今人之作搜羅往昔遺篇彙集成書名曰詩話其所採詞意輒慷慨歛歛超逸不俗讀之可以消遣懷抱抒寫性靈又書中每遇名賢著作必略述其事蹟加以評語使閱者尤有興趣洵有裨益於吾人身心之書也

夏令必需之

新摺扇

此種摺扇乃將古今名人書畫照原樣用五彩珂羅版及石版一面印字一面印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大楷小楷行書草書種種悉備試與真蹟比對深淺濃淡毫髮無憾古色古香非常精緻購去即用尤極簡便愛習書畫者既可為却暑之需且一絕好之臨本也 細目如下

- | | | |
|---------------|----|----|
| ▲顧西眉畫紅樓夢菊花詩杜圖 | 每把 | 二角 |
| ▲楊子鶴畫水禽圖 | 每把 | 三角 |
| ▲改七香畫三羊圖 | 每把 | 三角 |
| ▲王石谷畫雪景 | 每把 | 三角 |
| ▲惲南田畫牡丹 | 每把 | 三角 |
| ▲惲南田畫荷花 | 每把 | 三角 |
| ▲翁相國行書 | 每把 | 二角 |
| ▲翁相國畫紙鸞 | 每把 | 二角 |
| ▲王烟客山水 | 每把 | 二角 |
| ▲顧西眉畫紅樓夢放鶴圖 | 每把 | 三角 |
| ▲戴醇士秋林竹石 | 每把 | 二角 |
| ▲王麓台山水 | 每把 | 二角 |
| ▲惲南田山水 | 每把 | 二角 |
| ▲王忘庵花果 | 每把 | 二角 |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發行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新信箋

每百張	為一	套
貢川紙印洋叁角	雪光紙印壹角半	

已出三種

時裝仕女

甲種滿印式

乙種角印式

海上新髻

滿印式